

精華編二二三冊
集部

儒藏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 精華編. 二一三/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301-11931-0

I. 儒… II. 北… III. 儒家 IV. 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081557 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二一三)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編

責任編輯: 王 應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931-0/B·0617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電子郵件: 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6569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35.5 印張 348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500.00 元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郵件: fd@pup.pku.edu.cn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二一三冊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
(按年齡排序)

本冊主編 孫欽善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錄》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錄，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內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內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內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說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內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二一三冊

集部

二程全書〔北宋〕程顥程頤

.....

附錄總目

第一

二先生遺文

放蜴頌闕文。

酌貪泉詩闕文。

書縣廳壁

易上下篇義見《易傳》。

易序見《易傳》。

禮序

春秋傳序見《春秋說》。

禘說

書銘

與方元案手帖

謝執政書

謝傅耆伯壽手謁

答晁以道書闕文。

與橫渠簡闕文。

答謝良佐書闕文。

寄范淳夫書闕文。

傳文續記

凡十一條

右程子遺文遺事一卷，善心所蒐輯，可繕寫。始慮世傳胡氏本猶未盡善，而朱子改本惜不可見也。貞白虞叔世聯葭莩，尺牘往還，商略考訂，推本朱子之意，以復於舊。然如《定性書》、富、謝二書所刪字，終不可考，則固未敢自信，而亦未能自慊也。一日，以書來，蓋從今內翰吳先生得家藏別本，乃與臆見脗合，而凡刪字皆在，且又益以數

篇焉。遂與一二同志三復校正，用
鋟諸梓，以與學者共之。其朱子與
劉、張二公辨論所及者，悉附注于
目錄之下；其餘脫誤錯簡，文字同
異不復具列；且爲竊考程氏世系，
譜於十二卷之首，以便觀覽。此外
有《經說》八卷，尚當嗣刻，以傳永
久云。至治三年秋九月丙午，臨川
後學譚善心謹書。

第二

朱子辨論胡本錯誤書南軒語附。

與劉共父一首

與張欽父一首

又並同上。

又別紙。

又同上。

書明道先生遺文後

後序

五首

附 錄

河南程氏遺文

放 蝎 頌 見游氏本《拾遺》。

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

酌貪泉詩 見劉立之《敘述》。

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

書縣廳壁 見《龜山語錄》。

視民如傷。

右明道先生文

易上下篇義 已載《易傳》。

易 序 見《性理群書》，已載《易傳》。

禮 序 見《性禮群書》。

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僞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巡遜却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有於教與邀譽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群分，禮固行矣。

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爲冠、婚、喪、祭、朝、聘、

燕、饗之禮，^①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爲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義之薄，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爲禮者之過也。

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家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衢，^②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游阿房之宮，千門萬

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聖人之歸。惟達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爲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從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

禘

說見《朱子文集》。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

① 「燕」，涂刻本作「射」。

② 「衢」，涂刻本作「肆」。

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以上更推

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爲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爲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授以天下之重，不可謂舜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爲養男也，禪

讓之事蔑然矣。

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圓丘，器用陶匏藁秸，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祀於圓丘，^①以禰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帝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

① 「祀」，涂刻本作「配」。

於此後人，^①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書

銘見《微言》。

含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

與方元霖手帖見《近思錄》。

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人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按：朱子跋此帖有二，其一有

「應舉耕田」之語，又嘗得先生年二十五時與方氏帖，惜皆不可見，姑記朱說云。^②

謝執政書

見張繹《師說》。

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頤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謝傅書伯壽手謁見《朱子文集》。

頤謹詣行館拜謝長官秘書。十月日，河

①

「後」，涂刻本無此字。

②

「說」，涂刻本作「語」。

南程頤狀。

答晁以道書

見《呂氏雜志》。

頤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

與橫渠簡

見《朱子語錄》。

堯夫說《易》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一作「說《先天之圖》甚有理，可試往之聽他說看」。^①

答謝良佐書

見《微言》。○又楊遵道錄但是問答，^②不

云有書。

族子至愚，無足責；故人素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

寄范淳夫書

同上。

丞相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實在原明耳。

右伊川先生文

傳聞續記

此記係取朱子《名臣言行錄》及邵氏《易學

辨惑》所載，以補《遺書》、《外書》之未備。若夫他書，豈無附見，然未敢必信，故不復取云。

一日，二程先生侍太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攜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悵然謂門生周純明一作「甫」。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

① 「之」，涂刻本無此字。

② 「問」，原作「簡」，據涂刻本改。

論議，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純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內聖外王之道也。」是日，康節有詩，明道和之，今各見集中。《聞見錄》。

右二先生語

李文定公爲舉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試京師，攜明逸書見柳開仲塗，以文卷爲贊，與謁俱入。久之，仲塗出，曰：「讀君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一日，仲塗自出題，令文定與其諸子及門下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魁天下，爲宰相。」令門下客與諸子拜之，曰：「異日無忘也。」及文定爲宰相，仲塗門下客有柳某者，文定命長子東之娶其女，不忘仲塗之言也。文定所擬賦題不傳。如王沂公曾，初作《有物混成賦》，識者知其決爲宰相。蓋所養所學，發

爲言詞者，可以觀矣。程明道先生爲伯溫云。《聞見錄》。

神宗欲用溫公，召知許州令過闕上殿。方下詔，謂監察御史裏行程顥曰：「朕召司馬光，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同上。

熙寧十年春，呂申公起知河陽，河南尹賈公昌衡率溫公、程伯淳錢於福先寺上東院，康節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語康節曰：「君實與晦叔席上各辨論出處不已，顥以詩解之。」云云。上同。①

陳左司瓘曰：「范公淳夫嘗論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惟伯淳能之。」予問公曰：「伯淳誰

① 「上同」，涂刻本互乙。

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邪？」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予常以寡陋自媿。了翁之子正由云：「了翁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然後讀之。」《范太史遺事》。

右明道先生語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不三十年，子孫有乞匄於海上者矣。程頤云。《涑水記聞》。

程伊川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聞見錄》。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

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胡氏《傳家錄》。

異時，伊川同朱公掞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是安在甚處？」^①先君爲之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易學辨惑》。

伊川又同張子堅來，方春時，先君率同遊天門街看花。伊川辭曰：「平生未嘗看花。」先君曰：「庸何傷乎？物物皆有至理。吾儕看花，異於常人，自可以觀造化之妙。」伊川曰：「如是則願從先生遊。」同上。

先君病且革，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致力，願先生自主張。」先君曰：「平生

①「是」，涂刻本無此字。

學道，固知此矣，然亦無可主張。」伊川猶相問難不已。先君戲之曰：「正叔可謂生薑樹頭生，必是生薑樹頭死也。」伊川曰：「從此與先生永訣矣，更有可以見告者乎？」先君聲氣已微，舉張兩手以示之。伊川曰：「何謂也？」先君曰：「面前路徑，須常令寬。路徑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同上。

右伊川先生語

伊川遺文續記終

書 序^①

朱子辨論胡本錯誤書^② 南軒語附

近略到城中，歸方數日。見平父，示近間承寄聲存問，感感。但所論二先生集，則愚意不能無疑。伯逢主張家學，固應如此，熹不敢議。所不可解者，以老兄之聰明博識，欽夫之造詣精深，而不曉此，此可怪耳。

若此書是文定所著，即須依文定本爲正。今此乃是二先生集，但彼中本偶出文定家。文定當時，亦只是據所傳錄之本。雖文定，蓋不能保其無一字之訛也。今別得善本，復加補綴，乃是文定所欲聞。文定復生，亦無嫌間。不知二兄何苦尚爾依違也？此間所用二本，固不能盡善，亦有灼然却是此

間本誤者，當時更不曾寫去，但只是平氣虛心，看得義理通處，便當從之。豈可肚裏先橫却一箇胡文定，後不復信道理邪？如《定性書》及《明道敘述》、《上富公與謝帥書》中，刪却數十字，及《辭官表》倒却次序，《易傳序》改「沿」爲「沂」，《祭文》改「姪」爲「猶子」之類，皆非本文，必是文定刪改。熹看得此數處，有無甚害者，但亦可惜改却本文，蓋本文自不害義理故也，《敘述》及《富謝書》是也。有曲爲回互，而反失事實，害義理者，《辭表》是也。欲爲回互，^③便是私意害義理矣。惟《定性書》首尾雖非切要之辭，然明道謂橫渠實父表弟，聞道雖有先後，然不應以

① 「書序」，陳刻本、涂刻本無此二字。

② 「朱子」，陳刻本、涂刻本作「晦菴」。

③ 「欲」，涂刻本作「曲」。

聞道之故，傲其父兄如此。《語錄》說二先生與學者語有不合處，明道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云「不是」。明道氣象如此，與今所刪之書，氣象類乎？不類乎？且文定答學者書，雖有不合，亦甚宛轉，不至如此無含蓄，況明道乎？今如此刪去，不過是減得數十箇閑字，而壞却一箇從容和樂底大體氣象。恐文定亦是偶然一時意思，欲直截發明向上事，更不暇照管此等處。或是當時未見全本，亦不可知。今豈可曲意苟從邪？^①

向見李先生本，出龜山家，猶雜以游察院之文。比訪得游集，乃知其誤，以白先生。先生歎息曰：「此書所自來，可謂端的，猶有此誤，況其他又可盡信邪？」只此便是虛己從善，公平正大之心。本亦不是難事，但今人先著一箇私意橫在肚裏，便見此等事為難及耳。又「猶子」二字，前論未盡。《禮記》

云：「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言人為兄弟之子喪服猶己之子，非所施於平時也。況「猶」字本亦不是稱呼，只是記禮者之辭。如下文「嫂叔之無服，姑姊妹之薄也」，今豈可沿此遂謂嫂為「無服」，而名姑姊妹以「薄」乎？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為姪，然亦無云猶子者。但云兄之子，弟之子，孫亦曰兄孫耳。二先生非不知此，然猶從俗稱姪者，蓋亦無害於義理也。此等處，文定既得以一時己見，改易二程本文，今人乃不得據相傳別本，改正文定所改之未安處，此何理邪？

又明道《論王霸劄子》等數篇，胡本亦無。乃此間錄去，有所脫誤，非文定之失。伊川《上仁廟書》，此間本無，後來乃是用欽夫元寄胡家本校，亦脫兩句。此非以他人本

① 「苟」，涂刻本作「徇」。

改文定本，乃是印本自不曾依得文定本耳。似此之類，恐是全不曾參照，只見人來說自家刻得文字多錯，校得不精，便一切逆拒之，幾何而不爲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乎？夫樂聞過，勇遷善，有大於此者，猶將有望於兩兄，不意只此一小事，便只如此，殊失所望。然則區區所以劇論不置者，正恐此私意根株，消磨不去，隨事滋長，爲害不細，亦不專爲二先生之文也。

如必以胡氏之書一字不可改易，則又請以一事明之。集中《與呂與叔論中書》注云：「子居，和叔之子。」胡氏編《語錄》時，意其爲邢恕之子，遂削此注，直於正文「子居」之上，加一「邢」字。頃疑呂氏亦有和叔，因以書問欽夫。答云：「嘗問之邢氏，果無子居者。」以此例之，則胡氏之書，亦豈能一無謬誤？乃欲不問是非，一切從之乎？況此

乃文字間舛誤，與其本原節目處，初無所妨，何必一一遵之而不敢改乎？近以文定當立祠於鄉郡說，應求、邦彥二公皆指其小節疑之，魏元履至爲扼腕。今二兄欲尊師之，而又守其尤小節處，以爲不可改，是文定有所謂大者，終不見知於當世也。此等處，非特二先生之文之不幸，亦文定之不幸耳。

今既用官錢刊一部書，却全不睹是，只守却胡家錯本文字，以爲至當，可謂直截不成議論，恐文定之心却須該遍流通，決不如是之陋也。若說文定決然主張此書，以爲天下後世必當依此，即與王介甫主張三經、《字說》何異？作是說者，却是謗文定矣。設使微似有此，亦是克未盡底己私，所謂賢者之過。橫渠所謂「其不善者共改之」，正所望於後學，不當守己殘而妬道真，使其遺風餘弊波蕩於末流也。程子嘗言：「人之爲學，其

失在於自主張太過。」橫渠猶戒以自處太重，無復以來天下之善。今觀二兄主張此事，得無近此？聖賢稽衆舍己，兼聽並觀之意，似不然也。胡子《知言》亦云：「學欲約，不欲陋。」此得無近於陋邪？如云當於他處別看，^①此尤是不情悠悠之說，與月攘一雞何異？非小生所敢聞也。每恨此道衰微，邪說昌熾，舉世無可告語者。望二兄於千里之外，蓋不趨飢渴之於飲食，乃不知主意如此偏枯。若得從容賓客之後，終日正言，又不知所以不合者復幾何耳。

欽夫尊兄，不及別狀，所欲言者，不過如此，幸爲呈似。所言或不中理，却望指教，熹却不敢憚改也。向所錄去數紙，合改處當時極費心力，又且勞煩，衆人意以爲必依此改正，故此間更無別本，今既不用，切勿毀棄，千萬盡爲收拾，便中寄來，當十襲藏之，^②以

俟後世耳。向求數十本，欲遍遺朋友，今亦不須寄來，熹不敢以此等錯本文字誤朋友也。天寒手凍，作字不成，不能傾竭懷抱，惟加察而恕其狂妄可也。朱子與劉共夫。

昨見共父家問，以爲二先生集中誤字，老兄以爲嘗經文定之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曉所謂。夫文定固有不可改者，如尊君父，攘夷狄，討亂臣，誅賊子之大倫大法，雖聖賢復出，不能改也。若文字之訛，安知非當時所傳亦有未盡善者，而未得善本以正之歟？至所特改數處，竊以義理求之，恐亦不若先生舊文之善。若如老兄所論，則是伊川所謂「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

① 「看」，涂刻本作「刊」。

② 「十」，涂刻本作「什」。

復正」者，又將起於今日矣。已作共父書詳言之，復此具稟，更望虛心平氣，去彼我之嫌，而專以義理求之，則於取舍從違之間，知所處矣。

道術衰微，俗學淺陋極矣。振起之任，平日深於吾兄望之。忽聞此論，大以爲憂。若每事自主張如此，則必無好問察言之理，將來任事，必有不滿人意處，而其流風餘弊，又將傳於後學，非適一時之害也。只如近世諸先達，聞道固有淺深，涵養固有厚薄，擴充運用固有廣狹，然亦不能不各有偏倚處，但公吾心以玩其氣象，自見有當矯革處，不可以火濟火，以水濟水，而益其疾也。

熹聞道雖晚，賴老兄提掖之賜，今幸略窺彷彿。然於此不能無疑，不敢自鄙外於明哲，故敢控瀝，一盡所言。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其詳則又具於共父書中，幸取而并觀

之，無怪其詞之太直也。與張欽夫。

「不先天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胡本「天」作「時」。欽夫云：「作「天」字大害事。」愚謂此言先天，與《文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云先天後天，乃是左右參贊之意，如《左傳》云實先後之意，思却在中間，正合天運，不差毫髮，所謂啐啄同時也。此序所云先天，却是天時未至，而妄以私意先之，若耕獲菑畲之類耳。兩先天，文同而意不同。先天先時却初不異，但上言天，下言人，上言時，下言政，於文爲協耳。

「窺聖人之心。」胡本無「心」字。欽夫云：「著「心」字亦大害事，請深思之。」愚謂孟子云：「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言用心，莫亦無害於理否？並同上。

稱姪固未安，稱猶子亦不典。按禮有從祖從父之名，則亦當有從子從孫之目矣。以此爲稱，似稍穩當。慮偶及此，因以求教，非敢復議改先生之文也。《與富公及謝帥書》，全篇反復，無非義理，卒章之言，止是直言義理之效，感應之常。如易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福；《書》四十八篇，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以歆動其君而告戒之者，尤不爲少。《卷阿》尤著。孟子最不言利，然對梁王亦曰：「未有仁義而遺後其君親者。」答宋牼亦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豈以利害動之哉？但人自以私心計之，便以爲利。故不肖者則起貪欲之心，賢者則有嫌避之意，所趣雖殊，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若夫聖賢以大公至正之心，出大公至正之言，原始要終，莫非至

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若使先生全篇主意專用此說，則誠害理矣。向所見教同行異情之說，於此亦可見矣。《春秋序》兩處，觀其語脉文勢，似熹所據之本爲是。先天二字，卷中論之已詳，莫無害於理否？理既無害，文意又協，何爲而不可從也？「聖人之用」下著「心」字語意方足，尤見親切主宰處，下文所謂「得其意」者是也。不能窺其用心，則其用豈易言哉？故得其意，然後能法其用，語序然也。其精微曲折，蓋有不苟然者矣。若謂用心，非所以言聖人，則《孟子》、《易傳》中言聖人之用心者多矣。蓋人之用處，無不是心，自聖人至於下愚一也。但所以用之者，有精粗邪正之不同，故有聖賢下愚之別。不可謂聖人全不用心，又不可謂聖人無心可用，但其用也妙，異乎常人之用耳。然又須知即心即用，非有是心而又有用之者也。

別紙。

伏蒙垂諭，向論程集之誤，《定性書》、《辭官表》兩處，已蒙收錄，其他亦多見納用。此見高明擇善而從，初無適莫，而小人向者妄發之過也。然所謂不必改，不當改者，反復求之，又似未能不惑於心，輒復條陳，以丐指喻。

夫所謂不必改者，豈以爲文句之間小小同異，無所繫於義理之得失，而不必改邪？熹所論出於己意，則用此說可也。今此乃是集諸本而證之，按其舊文，然後刊正。雖或不能一一盡同，亦是類會數說，而求其文勢語脉所趨之便。除所謂「疑當作某」一例之外，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點畫也。此其合於先生當日本文無疑。今若有尊敬重正而不敢忽易之心，則當一循其舊，不容復有毫髮

苟且遷就於其間，乃爲盡善。惟其不爾，故字義迂晦者，必承誤疆說而後通；如「遵」誤作「尊」，今便疆說爲「尊其所聞」之類是也。語句刊闕者，須以意屬讀然後備。如「嘗食絮羹，叱止之」，無「皆」字則不成文之類是也。此等，不惟於文字有害，反求諸心，則隱微之間，得無未免於自欺邪？且如吾輩秉筆書事，唯務明白，其肯故舍所宜用之字，而更用他字，使人疆說而後通邪？其肯故爲刊闕之句，使人屬讀而後備邪？人情不大相遠，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改之，不過印本字數稀密不勻，不爲觀美，而他無所害。然則胡爲而不改也？卷子內如此處，已悉用朱圈其上，復以上呈。然所未圈者，似亦不無可取，方執筆時，不能不小有嫌避之私，故不能盡此心。今人又來督書，不容再閱矣，更乞詳之可也。

所謂不當改者，豈謂《富謝書》、《春秋

序之屬，而書中所喻沿泝猶子二說，又不當改之尤者邪？以熹觀之，所謂尤不當改者，乃所以爲尤當改也。大抵熹之愚意，止是不欲專輒改易前賢文字，稍存謙退敬讓之心耳。若聖賢成書，稍有不愜己意處，便率情奮筆，恣行塗改，恐此氣象，亦自不佳。蓋雖所改盡善，猶啓末流輕肆自大之弊，況未必盡善乎？伊川先生嘗語學者，病其於己之言有所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不能同也。楊迪、及門二書，見集。今熹觀此等改字處，竊恐先生之意，尚有不可不思者，而改者未之思也。蓋非特己不之思，又使後人不復得見先生手筆之本文，雖欲思之以達於先生之意，亦不可得，此其爲害，豈不甚哉？夫以言乎己，則失其恭敬退讓之心；以言乎人，則啓其輕肆妄作之弊；以言乎先生之意，則恐猶有未盡者，而絕人之思。姑無問其所改之得

失，而以是三者論之，其不可已曉然矣。

老兄試思：前聖人太廟，每事問，存饌羊，謹闕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聞闕疑之心，爲如何？而視今日紛更專輒之意象，又爲如何？審此，則於此宜亦無待乎熹之言而決。且知熹之所以再三冒瀆，貢其所不樂聞者，豈好己之說勝，得已而不已者哉？

熹請復論沿泝猶子之說，以實前議。夫改沿爲泝之說，熹亦竊聞之矣。如此曉破，不爲無力。然所以不可改者：蓋先生之言垂世已久，此字又無大害義理，若不以文辭害其指意，則只爲沿字，而以因字尋字循字之屬訓之，於文似無所害，而意亦頗寬舒。必欲改爲泝字，雖不無一至之得，然其氣象却殊迫急，似有疆探力取之弊。疑先生所以不用此字之意，或出於此。不然，夫豈不知

沿泝之別而有此謬哉？蓋古書沿字，亦不皆爲順流而下之字也。《荀子》云：「反鉛察之。」注云：「鉛與沿同，循也。」惜乎當時莫或疑而扣之，以祛後人之惑；後之疑者，又不能闕而遽改之。是以先生之意，終已不明，而舉世之人亦莫之思也。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邪？漢儒釋經，有欲改易處，但云某當作某，後世猶或非之，況遽改乎？且非特漢儒而已。孔子刪《書》，「血流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繼之，亦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終不刊去此文，以從己意之便也。然熹又竊料改此字者當時之意，亦但欲使人知有此意，未必不若孟子之於《武成》，但後人崇信太過，便憑此語，塗改舊文，自爲失耳。

愚竊以爲此字決當從舊，尤所當改。若

老兄必欲存之，以見「泝」字之有力，則請正文只作「沿」字，而注其下云某人云：「沿」當作「泝」。不則云胡本「沿」作「泝」，不則但云「或人」可也。如此兩存，使讀者知用力之方，改者無專轍之咎，而先生之微音餘韻，後世尚有默而識之者，豈不兩全其道而無所傷乎？

猶子之稱，謂不當改，亦所未喻。蓋來教但云姪止是相沿稱之，而未見其害義不可稱之意，云稱猶子尚庶幾焉，亦未見其所以庶幾之說，是以愚瞢未能卒曉。然以書傳考之，則亦有所自來。蓋《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注引左氏姪其從姑以釋之，而反復考尋，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爲何也。以《漢書》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謂叔侄，^①而傳以父子稱之，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

①「侄」，陳刻本、涂刻本作「姪」。

猶然也。蓋古人淳質，不以爲嫌，故如是稱之，自以爲安。降及後世，則心有以爲不可不辨者，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非古制，然亦得別嫌明微之意；而伯父叔父與夫所謂姑者，又皆吾父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今若欲從古，則直稱子而已。若且從俗，則伊川、橫渠二先生者皆當稱之。伊川嘗言「禮從宜，使從俗有大害義理處，則須改之」。夫以其言如此，而猶稱姪云者，是必以爲無大害於義理故也。故其遺文出於其家，而其子序之以行於世，舉無所謂猶子云者，而胡本特然稱之，是必出於家庭之所筆削無疑也。若曰何故他處不改？蓋有不可改者，如祭文則有對偶之類是也。若以稱姪爲非，而改之爲是，亦當從其舊文，而附以新意，況本無害理而可遽改之乎？今所改者出於《檀弓》之文，而彼文止爲喪服兄弟之子

與己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叔之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之文同耳，豈以爲親屬之定名哉？猶即如也，其義繫於上文，不可殊絕，明矣。若單稱之，即與世俗歇後之語無異。若平居假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爲親屬之定名乎？若必以爲是，則自我作古，別爲一家之俗，夫亦孰能止之？似不必強挽前達，使之同己，以起後世之惑也。故愚於此，亦以爲尤所當改，以從其舊者。若必欲改之，則請亦用前例，正文作姪，注云胡本作「猶子」則亦可矣。

《春秋序》、《富謝書》，其說略具卷中，^①不知是否。更欲細論，以求可否，此人行速，屢來督書，不暇及矣。若猶以爲疑，則亦且

① 「具」，原作「其」，今據《四部叢刊》影明嘉靖本《晦庵集》改。

注其下云元本有某某若干字，庶幾讀者既見當時言意之實，又不揜後賢刪削之功，其他亦多類此。幸賜詳觀，即見區區。非有偏主必勝之私，但欲此集早成完書，不誤後學耳。計老兄之意，豈異於此？但恐見理太明，故於文意瑣細之間，不無濶略之處，用心太剛，故於一時意見所安，必欲主張到底，所以紛紛未能卒定。如熹則淺暗遲鈍，一生在文義上做窠窟，苟所見未明，實不敢妄爲主宰，農馬智專，所以於此等處不敢便承誨諭，而不自知其僭易也。

伏惟少賜寬假，使得盡愚。將來改定新本，便中幸白共父寄兩本來，容更參定箋注求教。所以欲兩本者，蓋欲留得一本作底，以備後復有所得也。^①儻蒙矜恕，不錄其過而留聽焉，不勝幸甚。同上。

右明道先生遺文九篇，長沙學官既刻二先生文集，後三年，新安朱熹復以此寄栻，云得之玉山汪應辰，敬以授教授何蘊，俾嗣刻之。乾道己丑四月朔，廣漢張栻謹書。南軒《書明道先生遺文後》。

後序^②

河南二程先生《文集》，憲使楊公已鋟板三山學官。《遺書》、《外書》則庾司舊有之，乙未之火，與他書俱燬不存。諸書雖未能復，是書胡可緩？師耕承乏此來，亟將故本易以大字，與《文集》爲一體，刻之後圃明教

① 「得」，涂刻本作「稽考」。

② 此標題原無，爲避免混亂，據《附錄總目》補。《附錄總目》稱後序有五首，實際祇有四首。

堂。賴吾同志相與校訂，視舊加密，二先生之書於是乎全。豈淳祐丙午古汴趙師耕書。麻沙本後序。

《程氏遺書》，長沙本最善，而字頗小，閱歲之久，板已漫漶。教授王君湜出示五羊本，參校既精，大字亦便觀覽，然無《外書》。襲之乃模鋟於春陵郡庫，又取長沙所刊《外書》附刻焉。願與同志者共學。淳祐六年立秋日，東川李襲之謹題。春陵本後序。

右《河南程氏遺書》、《外書》俱出程門弟子手記，考亭朱夫子家藏，類訪旁搜，先後次第爲此，世所刊本，無不同者。獨二先生《文集》出胡文定公家，頗有改削，如《定性書》及《明道行述》、《上富公與謝帥書》中刪却數十字，《辭官表》之顛倒次第，《易傳序》之改沿

爲泝，《祭文》之改姪爲猶子。劉、張二公以是本刻之長沙，考亭定其所當改者數紙，與共父劉帥書，及與南軒張子屢書，凜然承舛習訛，末流波蕩之爲懼，而卒亦莫之從也。今所傳《文集》，大率渾本，^①是固不能無餘論矣。臨川譚善心元之蚤讀二書，慮其傳本寢少，悉爲刻棗，而於《文集》復加詳審，與蜀郡虞槃叔常往復討論，以復乎考亭所改之舊，且註劉、張本異同於其下，其餘遺文，凡集所未錄者，各以類附焉。至若伊川《經說》，其目見《近思錄》，其書見時氏本，特《易傳》止《繫辭》上篇，《春秋傳》止魯桓九年，《書解》止「舜格于文祖」，《詩解》止「四方以無拂」，《論語解》止「吾從下」，恨多誤字，不敢臆決。惟《易·繫》取呂氏《精義》所編，

①「渾」，陳刻本，涂刻本作「渾」。

《春秋傳》取尹氏《纂集》所補，以舊板本審校先刊，而他書則俟求善本，讎校續刻。此其爲意，固將以集程氏書文之全，明程、朱授受之正，稽之往哲而不悖，傳之來裔而亡窮。觀此書者，如挹座春而立門雪，俱非苟然爲之也。嗚呼！元之之用心，亦可謂勤也已。裝褫成帙，家學人誦，謹緝大意，書于左方。至治二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臨川後學鄒次陳謹識。

周、二程、張、邵書，余以晁昭德《讀書志》校之：周子《通書》一卷，明道《中庸解》一卷，《程氏易》十卷，《書說》一卷，《詩說》兩卷，《論語說》十卷，《孟子解》十四卷，《伊川集》二十卷，《程氏雜說》十卷，《張子正蒙書》十卷，《漁樵問對》一卷，《信聞紀》一卷，《孟子解》十四卷，《易說》十卷，《春秋說》一卷，

《橫渠崇文集》十卷，《邵子皇極經世》十二卷，《觀物篇》六卷，《擊壤集》二十卷，凡十九部，壹伯五十四卷。^①所謂《程氏雜說》十卷者，疑即朱子所謂諸公各自爲書，散出並行之一者也。而《遺書》所錄，不見其目，朱子因其先人舊藏，益以類訪，爲《遺書》二十五卷，又爲《外書》十二卷，益多《雜說》數倍，而《雜說》固不傳。合晁氏所記，與今所傳續，^②蓋可考矣。然今所傳本，皆家藏故書，數十年前所刻，就令刻板具在，意且漫漶廢棄不少矣。清廟雅樂，姑以備數，而鄭、衛之聲，人爭愛之，則此日少而彼日多者，亦其勢然也。近年始有新刊邵子書，聞風而起者，或謂爲迂濶，且笑之。宜黃譚善心，同邑傳

① 「伯」，涂刻本作「百」。

② 「續」，涂刻本作「讀」。

君友諒之門人也，奮然不顧，取《二程遺書》、《文集》刻之，且將考訂《程氏經說》，以次鋟木。槃托中表之好，乃得預聞其說，喜其事之有成，而學者得以傳讀先儒之遺文而不倦，其卓然之見，良有可取，故題其後，以勉同志之士云。蜀郡後學虞槃。

易序

《易》之爲書，卦爻象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縕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僞出焉，萬緒起焉。

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

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偶；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象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

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

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周易程子傳序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

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无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有宋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河南程頤正叔序。

周易傳序

上下篇義

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爲上篇之首；坎、離，陰陽之成質，故爲上篇之終。咸、恒，夫婦之道，生育之本，故爲下篇之首；未濟，坎、離之合，既濟，坎、離之交，合而交則生物，陰陽之成功也，故爲下篇之終。二篇之卦既分，而後推其義以爲之次，《序卦》是也。

卦之分則以陰陽。陽盛者居上，陰盛者居下。所謂盛者，或以卦，或以爻。卦與爻取義有不同。如《剝》：以卦言，則陰長陽剝也；以爻言，則陽極於上，又一陽爲衆陰主也。如大壯：以卦言，則陽長而壯；以爻言，則陰盛於上，用各於其所，不相害也。

乾，父也，莫亢焉；坤，母也，非乾無與爲一無「爲」字。敵也。故卦有乾者居上篇，有坤者居下篇。而復陽生，臨陽長，觀陽盛，剝陽極，則雖有坤而居上；姤陰生，遯陰長，大壯陰盛，夬陰極，則雖有乾而居下。

其餘有乾者皆在上篇，泰、否、需、訟、小畜、履、同人、大有、无妄、大畜也。有坤而在上篇，皆一陽之卦也。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故一陽之卦皆在上篇，師、謙、豫、比、復、剝也。

其餘有坤者皆在下篇，晉、明夷、萃、升也。卦一陰五陽者，皆有乾也，又陽衆而盛也，雖衆陽說於一陰，說之而已，非如一陽爲衆陰主也。王弼云「一陰爲之主」，非也。故一陰之卦皆在上篇，小畜、履、同人、大有也。卦二陽者，有坤則居下篇，小過雖無坤，

陰過之卦也，亦在下篇。其餘二陽之卦，皆一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陽之盛也，皆在上篇，屯、蒙、頤、習坎也。陽生於下，謂震、坎在下。震，生於下也。坎，始於中也。達於上，謂一陽至一作「在」。上，或得正位也。生於下而上一作「陽」。達，陽暢之盛也。①陽生於下而不達於上，又陰衆而陽寡，復失正位，陽之弱也，震也，解也。上有陽而下無陽，無本也，艮也，蹇也。震、坎、艮，以卦言則陽也，以爻言則皆始變，微也。而震之上、艮之下無陽，坎則陽陷，皆非盛也。惟習坎則陽上達矣，故爲盛卦。

二陰者，有乾則陽盛可知，需、訟、大畜、无妄也；無乾而爲盛者，大過也，離也。大過陽一有「過」字。盛於中，上下之陰弱矣。陽居上下，則綱紀於陰，頤是也。陰居上下，不能主制於陽而反弱也。必上下各二陰，中惟

兩陽，然後爲勝，小過是也。大過、小過之名可見也。離則二體上下皆陽，陰實麗焉，陽之盛也。其餘二陰之卦，二體俱陰，陰盛也，皆在下篇，家人、睽、革、鼎、巽、兌、中孚也。

卦三陰三陽者，敵也，則以義爲勝。陰陽尊卑之義，男女長少之序，天地之大經也。陽少於陰而居上，則爲勝。蠱，少陽居長陰上；賁，少男在中女上，皆陽盛也。坎雖陽卦，而陽爲陰所陷溺也，又與陰卦重，陰盛也。故陰陽敵而有坎者，皆在下篇，困、井、渙、節、既濟、未濟也。或曰：一體有坎，尚爲陽陷，二體皆坎，反爲陽盛，何也？曰：一體有坎，陽爲陰所陷，又重於陰也；二體皆坎，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可謂盛矣。

①「暢之」，涂刻本此二字互乙。

男在女上，乃理之常，未爲盛也。若失正位而陰反居尊，則弱也，故恒、損、歸妹、豐皆在下篇。女在男上，陰之勝也。凡女居上者，皆在下篇，咸、益、漸、旅、困、渙、未濟也。唯隨與噬嗑，則男下女，非女勝男也。故《隨》之《彖》曰：「剛來而下柔。」《噬嗑》·《彖》曰：「柔得中而上行。」長陽非少陰可敵，以長男下中少女，故爲下之。若長少敵，勢力侔，則陰在上爲陵，陽在下爲弱，咸、益之類是也。咸亦有下女之象，非以長下少也，乃二少相感一作「感說」。以相與，所以致陵也，故有利貞之戒。困雖女少於男，乃陽陷而爲陰揜，無相下之義也。

小過，二陽居四陰之中，則爲陰盛；中孚，二陰居四陽之中，而不爲陽盛，何也？曰：陽體實，中孚中虛也。然則頤中四陰不爲虛乎？曰：頤二體皆陽卦，而本末皆陽，

盛之至也。中孚二體皆陰卦，上下各二陽，不成本末之象，以其中虛，故爲中孚，陰盛可知矣。

上下篇義

周易程氏傳目錄

上經上

卷之一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上經下

卷之二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下經上

卷之三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夬 姤
萃 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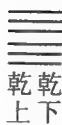
下經下

卷之四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伊川易傳卷之一

周易上經



乾下
乾上

乾，元，亨，利，貞。

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爲乾。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萬物之始，故爲天，爲陽，爲

父，爲君。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惟乾、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則隨事而變焉。故元專爲善大，利主於正固，亨貞之體，各稱其事。四德之義，廣矣大矣。

初九，潛龍勿用。

下爻爲初。九，陽數之盛，故以名陽爻。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乾以龍爲象。龍之爲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初九在一卦之下，爲始物之端，陽氣方萌。聖人側微，若龍之潛隱，未可自用，當晦養以俟時。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田，地上也。出見於地上，其德已著。以聖人言之，舜之田漁時也，利見大德之君，

以行其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大德之君，九五也。乾坤純體，不分剛柔，而以同德相應。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三雖人位，已在下體之上，未離於下而尊顯者也，舜之玄德升聞時也。日夕不懈而兢惕，則雖處危地而无咎。在下之人而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懼可知。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則何以爲教？作易之義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淵，龍之所安也。或，疑辭，謂非必也。躍不躍，惟及時以就安耳。聖人之動，無不時也，舜之歷試時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進位乎天位也。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在

下大德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見夫大德之君也。

上九，亢龍有悔。

九五者，位之極中正者。得時之極，過此則亢矣。上九至於亢極，故有悔也。有過則有悔。唯聖人知進退存亡而无過，則不至於悔也。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用九者，處乾剛之道，以陽居乾體，純乎剛者也。剛柔相濟爲中，而乃以純剛，是過乎剛也。「見群龍」，謂觀諸陽之義，无爲首則吉也。以剛爲天下先，凶之道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卦下之辭爲彖。夫子從而釋之，通謂之彖。彖者，言一卦之義。故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大哉乾元」，贊乾元始萬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萬物資始乃統天」，言元也。乾元統言天之道也。天道始萬物，物資始於天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亨也。天道運行，生育萬物也。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卦之初終，乃天道終始。乘此六爻之時，乃天運也。「以御天」，謂以當天運。「乾道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保合大和乃利貞」，保謂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大和」，是以利且貞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大和」也。天爲萬物之祖，王爲萬邦之宗。乾道「首

出庶物」而萬彙亨，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卦下象解一卦之象，爻下象解一爻之象。諸卦皆取象以爲法。乾道覆育之象至大，非聖人莫能體，欲人皆可取法也，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足以見天道也。「君子以自彊不息」，法天行之健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陽氣在下，君子處微，未可用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見於地上，德化及物，其施已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進退動息，必以道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量可而進，適其時則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大人之爲，聖人之事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盈則變，有悔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用九，天德也。天德陽剛，復用剛而好先，則過矣。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他卦，彖、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明其義，推乾之道，施於人事。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人則元者，衆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合於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體法於乾之仁，乃爲君長之道，足以長人也。「體仁」，體元也。比而效之謂之體。

嘉會足以合禮，

得會通之嘉，乃合於禮也。不合禮則非理，豈得爲嘉？非理安有亨乎？

利物足以和義，

和於義乃能利物。豈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

貞固足以幹事。

貞固所以能幹事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行此四德，乃合於乾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自此以下，言乾之用，用九之道也。初九陽之微，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陋也。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知難而避，其守

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以龍德而處正中者也。在卦之正中，為得正中之義。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既處無過之地，則唯在閑邪。邪既閑，則誠存矣。「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德博而化」，正己而物正也。皆大人之事，雖非君位，君之德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三居下之上，而君德已著，將何為哉？唯「進德脩業」而已。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君子之學如是，故知處上下之道而无驕憂，不懈而知懼，雖在危地而无咎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或躍或處，上下无常；或進或退，去就從宜。非為邪枉，非離群類，「進德脩業，欲及時」耳。時行時止，不可恒也，故云「或」。深淵者，龍之所安也。在淵謂躍就

所安。淵在深而言躍，但取進就所安之義。或疑辭，隨時而未可必也。君子之順時，猶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人之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位，人之類莫不歸仰，況同德乎？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流濕就燥，從龍從虎，皆以氣類，故聖人作而萬物皆覩。上既見下，下亦見上。物，人也，古語云人物、物論，謂人也。《易》中「利見大人」，其言則同，義則有異。如訟之利見大人，謂宜見大德中正之人，則其辯明，言在見前。乾之二五，則聖人既出，上下相見，共成其事，所利者見大人也，言在見

後。「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陰陽「各從其類」，人物莫不然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九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无民無輔，動則有悔也。

「潛龍勿用」，下也。

此以下言乾之時。「勿用」，以在下未可用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隨時而止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進德脩業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隨時自用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得位而行，上之治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窮極而災至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用九之道，天與聖人同，得其用則「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此以下言乾之義。方陽微潛藏之時，君子亦當晦隱，未可用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龍德見於地上，則天下見其文明之化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隨時而進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離下位而升上位，上下革矣。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正位乎上，位當天德。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時既極，則處時者亦極矣。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用九之道，天之則也。天之法則謂天道也。或問：「乾之六爻皆聖人之事乎？」曰：「盡其道者聖人也，得失則吉凶存焉。豈特乾哉？諸卦皆然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又反覆詳說以盡其義。既始則必亨，不亨則息矣。

利貞者，性情也。

乾之性情也。既始而亨，非利貞其能不息乎？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无所不利，非可指名

也。故贊其利之大曰「大矣哉」。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大哉」，贊乾道之大也。以剛、健、中、正、純、粹六者，形容乾道。精謂六者之精極。

以六爻發揮旁通，盡其情義。乘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天之功用著矣。故見「雲行雨施」，陰陽溥暢，天下和平之道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德之成，其事可見者行也。德成而後可施於用。初方潛隱未見，其行未成。未成，未著也。「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脩業

而已。學、聚、問、辨，進德也。寬居、仁行，脩業也。君德已著，利見大人，而進以行之耳。進居其位者，舜、禹也。進行其道者，伊、傅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三重剛，剛之盛也。過中而居下之上，上未至於天，而下已離於田，危懼之地也。因時順處，乾乾兢惕以防危，故雖危而不至於咎。君子順時兢惕，所以能泰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四不在天，不在田，而出人之上矣，危地也。疑者，未決之辭。處非可必也，或進或退，唯所安耳，所以无咎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

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聖人先於天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合於道，則人與鬼神豈能違也？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極之甚爲亢。至於亢者，不知進退存亡得喪之理也。聖人則知而處之，皆不失其正，故不至於亢也。

三三三坤下
三三三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爲貞，坤則柔順而貞。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馬之貞」。

君子有攸往，

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合坤德也。

先迷，後得，主利。

陰，從陽者也，待唱而和。陰而先陽，則爲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主利」，利萬物則主於坤，生成皆地之功也。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勞於事者，臣之職也。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得其常則安，安於常則貞，是以吉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

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

至。「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盛也。聖人於尊卑之辨，謹嚴如此。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順承天施，以成其功，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於乾之无疆也。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猶乾之剛、健、中、正、純、粹也。含，包容也。弘，寬裕也。光，昭明也。大，博厚也。有此四者，故能成承天之功，品物咸得亨遂。取牝馬爲象者，以其柔順而健行，地之類也。「行地无疆」，謂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爲柔也。柔順而利貞，乃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乾之用，陽之爲也。坤之用，陰之爲也。形而上曰天地之道，形而下曰陰陽之功。「先迷後得」以下，言陰道也。先唱則迷失陰道，後和則順而得其常理。西南陰方，從其類，得朋也。東北陽方，離其類，喪朋也。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終有吉慶也。與類行者本也，從於陽者用也。陰體柔躁，故從於陽則能安貞而吉，應地道之无疆也。陰而不安貞，豈能應地之道？彖有三无疆，蓋不同也。「德合无疆」，天之不已也。「應地无疆」，地之无窮也。「行地无疆」，馬之健行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坤道之大猶乾也，非聖人孰能體之？地厚而其勢順傾，故取其順厚之象，而云「地勢坤」也。君子觀坤厚之象，以深厚之德容載庶物。

初六，履霜，堅冰至。

陰爻稱六，陰之盛也。人則陽生矣，非純盛也。陰始生於下，至微也。聖人於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爲之戒。陰之始凝而爲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陰始凝而爲霜，漸盛則至於堅冰。小人雖微，長則漸至於盛，故戒於初。馴謂習，習而至於盛。習，因循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二，陰位在下，故爲坤之主，統言坤道中正

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盡地之道矣。由直、方、大，故不習而无所不利。「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爲而爲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直、方、大，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也。在坤體，故以方易剛，猶貞加牝馬也。言氣，則先大。大，氣之體也。於坤，則先直方，由直方而大也。直、方、大足以盡地道，在人識之耳。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乾則二五相應。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承天而動，直以方耳，直方則大矣。直方之義，其大无窮，地道光顯，其功順成。豈習而後利哉？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爲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於君，乃可常而得正。上无忌惡之心，下得柔順之道也。「可貞」，謂可貞固守之，又可以常久而无悔咎也。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成功，惟奉事以守其終耳。守職以終其事，臣之道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

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之。言爲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爲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爲也。含而不爲，不盡忠者也。

「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象只舉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他卦皆然。「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

光大也。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四居近五之位，而无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其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知，如括結囊口而不露，則可得无咎，不然則有害也。既晦藏，則无譽矣。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能慎如此，則无害也。

六五，黃裳，元吉。

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爲之戒云：「黃裳，元吉。」黃，中色。裳，下服。守中而居下，則元吉，謂守其分也。元，大而善也。爻象唯言守中居下則元吉，不盡發其義也。黃裳既元吉，則居尊爲天下大凶可知。後之人未達，則此義晦矣，不得不辨也。五，尊位也。在他卦，六居五，或爲柔

順，或爲文明，或爲暗弱；在坤，則爲居尊位。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或疑在革，湯、武之事猶盡言之，獨於此不言，何也？曰：廢興，理之常也；以陰居尊位，非常之變也。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中之文，在中不過也。內積至美而居下，故爲元吉。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陰從陽者也，然盛極則抗而爭。六既極矣，復進不已，則必戰，故云「戰于野」。野，謂進至於外也。既敵矣，必皆傷，故「其血玄黃」。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盛至於窮極，則必爭而傷也。

用六，利永貞。

坤之用六，猶乾之用九，用陰之道也。陰道柔而難常，故用六之道，利在常永貞固。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陰既貞固不足，則不能永終。故用六之道，利在盛大於終。能大於終，乃永貞也。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後得主而有常，

含萬物而化光。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其德則方。動剛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陰之道不唱而和，故居後爲得，而主利成萬物，坤之常也。含容萬類，其功化光大也。「主」字下脫「利」字。「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承天之施，行不違時，贊

坤道之順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其大至於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辯之於早，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无由而成，乃知霜冰之戒也。霜而至於冰，小惡而至於大，皆事勢之順長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

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爲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從王事」，代上以終其事而不敢有其成功也。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主於天也。妻道亦然。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四居上，近君而无相得之義，故爲隔絕之象。天地交感，則變化萬物，草木蕃盛。

①「習」，原誤作「直」，據《古逸叢書》覆刻元至正本《易傳》改。

君臣相際而道亨。天地閉隔，則萬物不遂。君臣道絕，賢者隱遯。四於閉隔之時，括囊晦藏，則雖无令譽，可得无咎，言當謹自守也。

君子黃中通理，

正位居體，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黃中」，文居中也。君子文中而達於理，居正位而不失為下之體。五尊位，在坤則惟取中正之義。美積於中，而通暢於四體，發見於事業，德美之至盛也。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陽大陰小，陰必從陽。陰既盛極，與陽偕矣，是「疑於陽」也。不相從則必戰。卦雖

純陰，恐疑无陽，故稱「龍」，見其與陽戰也。「于野」，進不已而至於外也。盛極而進不已，則戰矣。雖盛極，不離陰類也，而與陽爭，其傷可知，故稱「血」。陰既盛極，至與陽爭，雖陽不能无傷，故「其血玄黃」。玄黃，天地之色，謂皆傷也。

䷧ 震下
䷧ 坎上

屯，《序卦》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為盈塞於天地之間。至通暢茂盛，則塞意亡矣。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以二象言之，雲雷之興，陰陽始交也。以二體言之，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陰陽相交，乃成雲雷。陰陽始交，雲雷相應而未成澤，故為屯；若

已成澤，則爲解也。又動於險中，亦屯之義。陰陽不交則爲否，始交而未暢則爲屯。在時，則天下屯難，未亨泰之時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非貞固何以濟屯？方屯之時，未可有所往也。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必廣資輔助，故「利建侯」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

以雲雷二象言之，則「剛柔始交」也。以坎震二體言之，「動乎險中」也。剛柔始交，未能通暢，則艱屯，故云「難生」。又「動於險中」，爲艱屯之義。

大亨貞，

雷雨之動滿盈。

所謂大亨而貞者，「雷雨之動滿盈」也。陰

陽始交，則艱屯未能通暢，及其和洽，則成雷雨，滿盈於天地之間，生物乃遂，屯有大亨之道也。所以能大亨，由夫貞也。非貞固安能出屯？人之處屯，有致大亨之道，亦在夫貞固也。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上文言天地生物之義，此言時事。天造謂時運也。草，草亂无倫序。昧，冥昧不明。當此時運，所宜建立輔助，則可以濟屯。雖建侯自輔，又當憂勤兢畏，不遑寧處，聖人之深戒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坎不云雨而云雲者，雲爲雨而未成者也。未能成雨，所以爲屯。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下之事，以濟於屯難。經緯，綸緝，謂營爲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初以陽爻在下，乃剛明之才，當屯難之世，居下位者也。未能便往濟屯，故磐桓也。方屯之初，不磐桓而遽進，則犯難矣，故宜居正而固其志。凡人處屯難，則鮮能守正。苟无貞固之守，則將失義，安能濟時之屯乎？居屯之世，方屯於下，所宜有助，乃居屯濟屯之道也。故取建侯之義，謂求輔助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

賢人在下，時苟未利，雖盤桓未能遂往濟時之屯，然有濟屯之志與濟屯之用，志在行其正也。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九當屯難之時，以陽而來居陰下，爲「以貴下賤」之象。方屯之時，陰柔不能自存，有一剛陽之才，衆所歸從也。更能自處卑下，所以「大得民也」。或疑方屯於下，何

有貴乎？夫以剛明之才而下於陰柔，以能濟屯之才而下於不能，乃「以貴下賤」也。況陽之於陰，自爲貴乎？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二以陰柔居屯之世，雖正應在上，而逼於初剛，故屯難。遭，回。如，辭也。乘馬，欲行也。欲從正應，而復班如，不能進也。班，分布之義。下馬爲班，與馬異處也。二當屯世，雖不能自濟，而居中得正，有應在上，不失義者也。然逼近於初，陰乃陽所求，柔者剛所陵，柔當屯時，固難自濟，又爲剛陽所逼，故爲難也。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矣。婚媾，正應也。寇，非理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苟合於初，所以不字。苟貞固不易，至於十年，屯極必通，乃獲正應而字育矣。以女子陰柔，苟

能守其志節，久必獲通，況君子守道不回乎？初爲賢明剛正之人，而爲寇以侵逼於人，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而爲義，更不計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居屯之時，而又乘剛，爲剛陽所逼，是其患難也。至於十年，則難久必通矣，乃得反其常，與正應合也。十，數之終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六三以陰柔居剛，柔既不能安屯，居剛而不中正，則妄動。雖貪於所求，既不足以自濟，又无應援，將安之乎？如即鹿而无虞人也。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无導之者，則惟陷入于林莽中。君子見事之幾

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事不可而妄動，以從欲也。无虞而即鹿，以貪禽也。當屯之時，不可動而動，猶无虞而即鹿，以有從禽之心也。君子則見幾而舍之不從，若往，則可吝而困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六四以柔順居近君之位，得於上者也，而其才不足以濟屯，故欲進而復止，乘馬班如也。己既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賢以自輔，則可濟矣。初陽剛之賢，乃是正應，己之婚媾也。若求此陽剛之婚媾，往與共輔陽剛中正之君，濟時之屯，則吉而无所不利也。居公卿之位，己之才雖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在下之賢，親而用之，何所不濟哉？

象曰：求而往，明也。

知己不足，求賢自輔而後往，可謂明矣。居得致之地，己不能而遂，至暗者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五居尊得正，而當屯時，若有剛明之賢爲之輔，則能濟屯矣。以其无臣也，故「屯其膏」。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爲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己也。威權去己，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脩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謂以道馴致，爲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爲，若唐之僖、昭也。不爲則常屯，以至於亡矣。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膏澤不下及，是以德施未能光大也，人君之屯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六以陰柔居屯之終，在險之極，而无應援，居則不安，動无所之，乘馬欲往，復班如不進，窮厄之甚，至於「泣血漣如」，屯之極也。若陽剛而有助，則屯既極可濟矣。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屯難窮極，莫知所爲，故至泣血。顛沛如此，其能長久乎？夫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分三而又兩之，足以包括衆理，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 坎下
䷃ 艮上

蒙，《序卦》：「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穉小，

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也。爲卦，艮上坎下，艮爲山，爲止；坎爲水，爲險。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爲蒙。及其進，則爲亨義。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時中，乃致亨之道。六五爲蒙之主，而九二發蒙者也。我謂二也。二非蒙主，五既順巽於二，二乃發蒙者也，故主二而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五居尊位，有柔順之德，而方在童蒙，與二爲正應，而中德又同，能尸二之道以發其蒙也。二以剛中之德在下，爲君所信嚮，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求己，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匪我求於童蒙，乃童蒙來求於我也。筮，占決也。「初

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己則告之。再三則瀆慢矣，故不告也。發蒙之道，利以貞正，又二雖剛中，然居陰，故宜有戒。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山下有險，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爲，故爲昏蒙之義。「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得中則時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二以剛明之賢處於下，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於五，蓋五之志應於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初筮，謂誠一而來，求決其蒙，則當以剛中之道告而開發之。再三，煩數也。來筮之意煩數，不能誠一，則瀆慢矣，不當告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爲煩瀆，故曰「瀆蒙也」，求者告者皆煩瀆矣。

蒙以養正，聖功也。

卦辭曰「利貞」，彖復伸其義，以明不止爲戒於二，實養蒙之道也。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於蒙，學之至善也。蒙之六爻，二陽爲治蒙者，四陰皆處蒙者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若人蒙穉，未知所適也。君子觀蒙之

象，「以果行育德」，觀其出而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而未有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初以陰暗居下，下民之蒙也。爻言發之之道。發下民之蒙，當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後從而教導之。自古聖王爲治，設刑罰以齊其衆，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教化行，雖聖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嘗偏廢也。故爲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謂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无由而入。既以刑禁率之，雖使心未能喻，亦當畏威以從，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後漸能知善道而革其非心，則可以移風易俗矣。苟專用刑以爲治，則蒙雖畏而終不能發，苟免而无耻，治化不可

得而成矣，故以往則可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治蒙之始，立其防限，明其罪罰，正其法也，使之由之，漸至於化也。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包，含容也。二居蒙之世，有剛明之才，而與六五之君相應，中德又同，當時之任者也。必廣其含容，哀矜昏愚，則能發天下之蒙，成治蒙之功。其道廣，其施博，如是則吉也。卦唯二陽爻，上九剛而過，唯九二有剛中之德，而應於五，用於時而獨明者也。苟恃其明，專於自任，則其德不弘。故雖婦人之柔闇，尚當納其所善，則其明廣矣。又以諸爻皆陰，故云婦。堯、舜之

聖，天下所莫及也，尚曰「清問下民，取人爲善」也。二能包納，則克濟其君之事，猶子能治其家也。五既陰柔，故發蒙之功，皆在於二。以家言之：五，父也；二，子也。二能主蒙之功，乃人子克治其家也。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二能主蒙之功者，五之信任專也。二與五，剛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相接，則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三以陰柔處蒙闇，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爲群蒙所歸，得時之盛，故捨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說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身

者也，无所往而利矣。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也。

六四，困蒙，吝。

四以陰柔而蒙闇，无剛明之親援，无由自發其蒙，困於昏蒙者也，其可吝甚矣。吝，不足也，謂可少也。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蒙之時，陽剛爲發蒙者。四，陰柔而最遠於剛，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无由得明矣，故困於蒙。可羞吝者，以其獨遠於賢明之人也，不能親賢以致困，可吝之甚也。「實」謂陽剛也。

六五，童蒙，吉。

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於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發而資於人也。爲人君者，苟能

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於己也？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舍己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優於天下矣。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九居蒙之終，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既極，如苗民之不率，爲寇爲亂者，當擊伐之。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爲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爲剛暴，乃爲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爲寇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利用禦寇」，上下皆得其順也。上不爲過暴，下得擊去其蒙，禦寇之義也。

䷃ 乾下
坎上

需，《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

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夫物之幼稚，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爲飲食之道，所以次蒙也。卦之大意，須待之義，《序卦》取所須之大者耳。乾健之性，必進者也。乃處坎險之下，險爲之阻，故須待而後進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者，須待也。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進，而遇險未能進也，故爲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爲需之主，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無難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辯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需之義，須也。以險在於前，未可遽進，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剛健，而能需待，不輕動，故不陷於險，其義不至於困窮也。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善者也。故夫子贊之云「其義不困窮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五以剛實居中，爲孚之象，而得其所需，亦爲有孚之義。以乾剛而至誠，故其德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所以能然者，以居天位而得正中也。居天位，指五。「以正中」，兼二言，故云「正中」。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既有孚而貞正，雖涉險阻，往則有功也，需道之至善也。以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雲方上於天，未成雨也，故爲須待之義。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澤，猶君子畜其才德而未施於用也。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爲雨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於險，故爲「需于郊」。郊，曠遠之地也。處於曠遠，利在安守其常，則无咎也。不能安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於遠而无過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處曠遠者，不犯冒險難而行也。陽之爲物，剛健上進者也。初能需待於曠遠之

地，不犯險難而進，復宜安處不失其常，則可以无咎矣。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坎爲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爲「需于沙」。漸近於險難，雖未至於患害，已「小有言」矣。凡患難之辭，大小有殊。小者至於有言，言語之傷，至小者也。二以剛陽之才，而居柔守中，寬裕自處，需之善也。雖去險漸近，而未至於險，故小有言語之傷，而无大害，終得其吉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寬綽也。二雖近險，而以寬裕居中，故雖小有言語及之，終得其吉，善處者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逼於水也。既進逼於險，當致寇難之至也。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故致寇也。苟非敬慎，則致喪敗矣。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三切逼上體之險難，故云「災在外也」。災，患難之通稱，對胥而言則分也。三之致寇，由己進而迫之，故云自我。寇自己致，若能「敬慎」，量宜而進，則无喪敗也。需之時，須而後進也。其義在相時而動，非戒其不得進也，直使敬慎毋失其宜耳。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四以陰柔之質處於險，而下當三陽之進，傷於險難者也，故云「需于血」。既傷于險難，則不能安處，必失其居，故云「出自穴」。穴，物之所安也。順以從時，不競於

險難，所以不至於凶也。以柔居陰，非能競者也。若陽居之，則必凶矣。蓋无中正之德，徒以剛競於險，適足以致凶耳。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四以陰柔居于險難之中，不能固處，故退「出自穴」。蓋陰柔不能與時競，不能處則退，是順從以聽於時，所以不至於凶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需于酒食」而貞且吉者，以五得中正而盡其道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需以險在前，需時而後進。上六居險之終，終則變矣。在需之極，久而得矣。陰止於六，乃安其處，故爲「入于穴」。穴，所安也。安而既止，後者必至。「不速之客三人」，謂下之三陽。乾之三陽非在下之物，需時而進者也。需既極矣，故皆上進。「不速」，不促之而自來也。上六既需得其安處，群剛之來，苟不起忌疾忿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豈有侵陵之理？故終吉也。或疑以陰居三陽之上，得爲安乎？曰：三陽乾體，志在上進，六陰位，非所止之正，故无爭奪之意，敬之則吉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不當位」，謂以陰而在上也。爻以六居陰爲所安。象復盡其義，明陰宜在下而居

上，爲「不當位」也。然能敬慎以自處，則陽不能陵，終得其吉。雖「不當位」，而未至於大失也。

䷄ 坎下
乾上

訟，《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人之所需者飲食，既有所須，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爲卦，乾上坎下。以二象言之，天陽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違，所以成訟也。以二體言之，上剛下險，剛險相接，能无訟乎？又人內險阻而外剛強，所以訟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

訟之道，必有其孚實。中无其實，乃是誣妄，凶之道也。卦之中實，爲有孚之象。訟者，與人爭辯，而待決於人，雖有孚，亦須窒塞未通。不窒，則已明无訟矣。事既

未辯，吉凶未可必也，故有畏惕。「中吉」，得中則吉也。「終凶」，終極其事則凶也。

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者，求辯其曲直也，故利見於大人。大人則能以其剛明中正決所訟也。訟非和平之事，當擇安地而處，不可陷於危險，故「不利涉大川」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訟之爲卦，「上剛下險」，險而又健也。又爲險健相接，內險外健，皆所以爲訟也。若健而不險，不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訟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訟之道固如是。又據卦才而言，九二以剛自外來而成訟，則二乃訟之主也。以剛處中，中實之象，故爲有孚。處訟之時，雖有孚信，亦必艱阻窒塞而有惕懼。不窒則不

成訟矣。又居險陷之中，亦爲窒塞惕懼之義。二以陽剛，自外來而得中，爲以剛來訟而不過之義，是以吉也。卦有更取成卦之由，則更不言所變之爻也。據卦辭，二乃善也，而爻中不見其善。蓋卦辭取其有孚得中而言，乃善也；爻則以自下訟上爲義，所取不同也。

「終凶」，訟不可成也。

訟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終極其事？極意於其事則凶矣，故曰「不可成也」。成謂窮盡其事也。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訟者，求辯其是非也。辯之當，乃中正也，故「利見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聽者非其人，則或不得其中正也。中正大人，九五也是也。

「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與人訟者，必處其身於安平之地，若蹈危險，則陷其身矣，乃入于深淵也。卦中有中正險陷之象。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若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六以柔弱居下，不能終極其訟者也。故於訟之初，因六之才，爲之戒曰：若不長永其事，則雖「小有言」，終得吉也。蓋訟非可長之事，以陰柔之才而訟於下，難以吉矣。以上有應援，而能不永其事，故雖「小有言」，終得吉也。有言，災之小者也。不

永其事而不至於凶，乃訟之吉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

六以柔弱而訟於下，其義固不可長永也。永其訟，則不勝而禍難及矣。又於訟之初即戒，訟非可長之事也。

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柔弱居下，才不能訟，雖「不永所事」，既訟矣，必有小災，故「小有言」也。既不永其事，又上有剛陽之正應，辯理之明，故終得其吉也。不然，其能免乎？在訟之義，同位而相應，相與者也，故初於四爲獲其辯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訟者也，故二與五爲對敵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二五相應之地，而兩剛不相與，相訟者也。九二自外來，以剛處險，爲訟之主，乃與五爲敵。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敵乎？是

爲訟而義不克也。若能知其義之不可，退歸而逋避，以寡約自處，則得無過眚也。必逋者，避爲敵之地也。三百戶，邑之至小者。若處強大，是猶競也，能无眚乎？眚，過也，處不當也，與知惡而爲有分也。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

義既不敵，故不能訟，而逋竄，避去其所也。

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自下而訟其上，義乖勢屈，禍患之至，猶拾掇而取之，言易得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

三雖居剛而應上，然質本陰柔，處險而介二剛之間，危懼，非爲訟者也。祿者稱德而受，「食舊德」謂處其素分。「貞」謂堅固自守。「厲終吉」謂雖處危地，能知危懼，則終必獲吉也。守素分而无求則不訟矣。

處危謂在險而成乘皆剛，與居訟之時也。或從王事无成。

柔，從剛者也；下，從上者也。三不爲訟，而從上九所爲，故曰「或從王事无成」，謂從上而成不在己也。訟者剛健之事，故初則不永，三則從上，皆非能訟者也。二爻皆以陰柔不終而得吉，四亦以不克而渝得吉，訟以能止爲善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守其素分，雖從上之所爲，非由己也，故无成而終得其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四以陽剛而居健體，不得中正，本爲訟者也。承五，履三，而應初。五，君也，義不克訟。三居下而柔，不與之訟。初，正應而順從，非與訟者也。四雖剛健欲訟，无與對敵，其訟无由而興，故「不克訟」也。

又居柔以應柔，亦爲能止之義。既義不克訟，若能克其剛忿欲訟之心，復即就於命，革其心，平其氣，變而爲安貞，則吉矣。命謂正理，失正理爲方命，故以即命爲復也。方，不順也。《書》云：「方命圯族。」孟子云：「方命虐民。」夫剛健而不中正，則躁動，故不安；處非中正，故不貞。不安貞，所以好訟也。若義不克訟而不訟，反就正理，變其不安貞爲安貞，則吉矣。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能如是，則爲无失矣，所以吉也。

九五，訟，元吉。

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正，所以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也。吉大而不盡善者有矣。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中正之道，何施而不元吉？

上九，或錫鞶帶，終朝三褫之。

九以陽居上，剛健之極，又處訟之終，極其訟者也。人之肆其剛強，窮極於訟，取禍喪身，固其理也。設或使之善訟能勝，窮極不已，至於受服命之賞，是亦與人仇爭所獲，其能安保之乎？故終一朝而三見褫奪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窮極訟事，設使受服命之寵，亦且不足敬，而可賤惡，況又禍患隨至乎？

三三坎下
三三坤上

師，《序卦》：「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之興，由有爭也，所以次訟也。爲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爲衆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內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言之，一陽而

爲衆陰之主，統衆之象也。比以一陽爲衆陰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爲衆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之道，以正爲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爲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无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衆，乃以衆心未服，請莊賈爲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爲大將，蓋其謀爲有以使人尊畏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衆心服從而歸正，王道止於是也。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

言二也。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爲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上順下險，「行險而順」也。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古者東征西怨，民心從也。如是故吉而无咎。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又何咎矣」，其義故无咎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水聚於地中，爲衆聚之象，故

爲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初，師之始也，故言出師之義及行師之道。在邦國興師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法也，謂以禁亂誅暴而動。苟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爲本，所以統制於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制師无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出當以律，失律則凶矣。雖幸而勝，亦凶道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師卦惟九二一陽，爲衆陰所歸，五居君位，

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唯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闔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无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于三也。凡事至于三者，極也。六五在上，既專意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他卦九二爲六五所任者有矣，唯師專主其事，而爲衆陰所歸，故其義最大。人臣之道，於事无所敢專，唯闔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己，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爲也。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公能

①「意」，涂刻本作「倚」。

爲人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子道亦然。唯孟子爲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爲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與前所云世儒之見異矣。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懷萬邦」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三居下卦之上，居位當任者也。不唯其才陰柔，不中正，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

以剛中之才爲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蓋指三也。以三居下之上，故發此義。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倚付二三，安能成功？豈唯无功，必以致凶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師之進，以強勇也。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進退，乃所當也，故无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進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爲咎也。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行師之道，因時施宜，乃其常也，故左次未必爲失也。如四退次，乃得其宜，是以无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五，君位，興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爲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爲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爲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者也。自古任將不

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長子，謂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復使其餘者衆尸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爲諸侯也。承家，以爲卿大夫也。承，受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爲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況挾其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此專言師終之義，不取爻

義，蓋以其大者。若以爻言，則六以柔居順之極，師既終而在无位之地，善處而无咎者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大君持恩賞之柄，以正軍旅之功。師之終也，雖賞其功，小人則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亂邦。小人恃功而亂邦者，古有之矣。

三三 坤下
三三 坎上

比，《序卦》：「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親輔也。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爲卦，上坎下坤。以二體言之，水在地上，物之相切比無間，莫如水之在地上，故爲比也。又衆爻皆陰，獨五以陽剛居君

位，衆所親附，而上亦親下，故爲比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

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爲吉道。故《雜卦》云：「比樂，師憂。」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筮謂占決卜度，非謂以蓍龜也。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

不寧方來，後，夫凶。

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寧，方且來求親比，得所比則能保其安。當其不寧之時，固宜汲汲以求比。若獨立自恃，求比之志不速而後，則雖夫亦凶矣。夫猶凶，況柔弱者乎？夫，剛立之稱。《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是謂我非夫。」凡生天地之間

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雖剛柔之至，^①未有能獨立者也。比之道，由兩志相求。兩志不相求，則睽矣。君懷撫其下，下親輔於上，親戚朋友鄉黨皆然，故當上下合志以相從。苟无相求之意，則離而凶矣。大抵人情相求則合，相持則睽。相持，相待莫先也。人之相親固有道，然而欲比之志不可緩也。

彖曰：比吉也。

比，輔也，下順從也。

「比吉也」，比者吉之道也。物相親比，乃吉道也。「比，輔也」，釋比之義，比者相親輔也。「下順從也」，解卦所以爲比也。五以陽居尊位，群下順從以親輔之，所以爲比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推原筮決相比之道，得「元永貞」而後可以

无咎。所謂「元永貞」，如五是也，以陽剛居中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以陽剛當尊位爲君德，元也。居中得正，能永而貞也。卦辭本泛言比道，彖言「元永貞」者，九五以剛處中正是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

人之生，不能保其安寧，方且來求附比。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爲安。不寧而來比者，上下相應也。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故上下之志，必相應也。在卦言之，上下群陰比於五，五比其衆，乃「上下應也」。

「後，夫凶」，其道窮也。

① 「柔」，涂刻本作「強」。

衆必相比，而後能遂其生。天地之間，未有不相親比而能遂者也。若相從之志不疾而後，則不能成比，雖夫亦凶矣。无所親比，困屈以致凶，窮之道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夫物相親比而无間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爲比也。先王觀比之象，「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

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爲本。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无咎也。孚，信之在中也。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誠信充實於內，若物之盈滿於缶中也。缶，質素之器。言若缶之盈實其中，外不

加文飾，則終能來有他吉也。他，非此也，外也。若誠實充於內，物无不信，豈用飾外以求比乎？誠信中實，雖他外皆當感而來從。孚信，比之本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言比之初六者，比之道在乎始也。始能有孚，則終致有他之吉。其始不誠，終焉得吉？上六之凶，由无首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二與五爲正應，皆得中正，以中正之道相比者也。二處於內，「自內」謂由己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於己。己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內也，不自失也。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乃自失也。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守己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易之爲戒嚴密。二雖中正，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戒之自守，以待上之求，无乃涉後凶乎？曰：士之脩己，乃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然後出也。

六三，比之匪人。

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四，陰柔而不中；二，存應而比初：皆不中正，匪人也。比於匪人，其失可知，悔吝不假言也，故可傷。二之中正，而謂之匪人，隨時取義，各不同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人之相比，求安吉也，乃比於匪人，必將反得悔吝，其亦可傷矣。深戒失所比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四與初不相應，而五比之，外比於五，乃得貞正而吉也。君臣相比，正也。相比相與，宜也。五，剛陽中正，賢也，居尊位在上也。親賢從上，比之正也，故爲貞吉。以六居四，亦爲得正之義。又陰柔不中之人，能比於剛明中正之賢，乃得正而吉也。又比賢從上，必以正道則吉也。數說相須，其義始備。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外比」，謂從五也。五，剛明中正之賢，又居君位，四比之，是比賢且從上，所以吉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誠吉。

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

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爲喻，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先王以四時之畋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爲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邑人不誡，吉」，言其至公不私，无遠邇親疎之別也。

邑者，居邑，《易》中所言邑皆同。王者所都，諸侯國中也。誠，期約也。待物之一，不期誠於居邑，如是則吉也。聖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於顯比見之矣。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脩身誠意以待之。親己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顯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處正中之地，乃由正中之道也。比以不偏爲善，故云正中。凡言「正中」者，其處正得中也，比與隨是也。言「中正」者，得中

與正也，訟與需是也。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

禮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順取逆也。順命而去者皆免矣。比以向背而言，謂去者爲逆，來者爲順也。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言來者撫之，去者不追也。

「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不期誠於親近，上之使下，中平不偏，遠近如一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六居上，比之終也。首謂始也。凡比之道，其始善則其終善矣。有其始而无其終者或有矣，未有无其始而有終者也。故比之无首，至終則凶也。此據比終而言。然上六陰柔不中，處險之極，固非克終者也。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天下多矣。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比既无首，何所終乎？相比有首，猶或終違。始不以道，終復何保？故曰「无所終也」。

䷇ 乾下
巽上

小畜，《序卦》：「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相比附則爲聚，聚，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畜，止也，止則聚矣。爲卦，巽上乾下。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剛健，莫如巽順，爲巽所畜，故爲畜也。然巽，陰也，其體柔順，唯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能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又四以一陰得位，爲五陽所說，得位得柔，巽之道也；能畜群陽之志，是以爲畜也。小畜謂以小畜大，所畜聚者小。所畜之事小，以陰故也。彖專以六四畜諸陽爲成卦之義，不言二體，蓋舉

其重者。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倡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倡，不順也，故不和，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以人觀之，雲氣之興，皆自四遠，故云郊。據四而言，故云自我。畜陽者四，畜之主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言成卦之義也。以陰居四，又處上位，柔得位也；上下五陽皆應之，爲所畜也。以一陰而畜五陽，能係而不能固，是以爲小畜也。彖解成卦之義，而加「曰」字者，皆重卦名，文勢當然。單名卦，惟革有「曰」字，亦文勢然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以卦才言也。內健而外巽，健而能巽也。二五居中，剛中也。陽性上進，下復乾體，志在於行也。剛居中爲剛而得中，又爲中剛。言畜陽則以柔巽，言能亨則由剛中。以成卦之義言，則爲陰畜陽，以卦才言，則陽爲剛中。才如是，故畜雖小而能亨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畜道不能成大，如密雲而不成雨。陰陽交而和，則相固而成雨。二氣不和，陽尚往而上，故不成雨。蓋自我陰方之氣先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其功施未行也。小畜之不能成大，猶西郊之雲不能成雨也。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乾之剛健，而爲巽所畜。夫剛健之性，惟

柔順爲能畜止之，雖可以畜止之，然非能固制其剛健也，但柔順以擾係之耳，故爲小畜也。君子觀小畜之義，以懿美其文德。畜聚爲蘊畜之義。君子所蘊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方之道義爲小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初九陽爻而乾體。陽在上之物，又剛健之才，足以上進而復，與在上同志，其進復於上，乃其道也，故云「復自道」。復既自道，何過咎之有？无咎而又有吉也。諸爻言「无咎」者，如是則无咎矣，故云「无咎者，善補過也」。雖使爻義本善，亦不害於不如是則有咎之義。初九乃由其道而行，无有過咎，故云「何其咎」，无咎之甚明也。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陽剛之才，由其道而復，其義吉也。初與四爲正應，在畜時乃相畜者也。九二，牽復，吉。

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皆以陽剛居中，爲陰所畜，俱欲上復。五雖在四上，而爲其所畜則同，是同志者也。夫同患相憂，二五同志，故相牽連而復。二陽並進，則陰不能勝，得遂其復矣，故吉也。曰：遂其復，則離畜矣乎？曰：凡爻之辭，皆謂如是，則可以如是。若已然，則時已變矣，尚何教誡乎？五爲巽體，巽畜於乾，而反與二相牽，何也？曰：舉二體而言，則巽畜乎乾；全卦而言，則一陰畜五陽也。在易，隨時取義，皆如此也。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二居中得正者也，剛柔進退，不失乎中道也。陽之復，其勢必強。二以處中，故雖

強於進，亦不至於過剛，過剛乃自失也。爻止言牽復而吉之義，象復發明其在中之美。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暱比而不中，爲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言不能行也。「夫妻反目」，陰，制於陽者也，今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婦人爲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故說輻反目，三自爲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夫妻反目，蓋由不能正其室家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進，猶夫不能正其室家，故致反目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四於畜時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內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卦獨一陰，畜衆陽者也，諸陽之志係乎四。四苟欲以力畜之，則一柔敵衆剛，必見傷害，唯盡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之矣。故其傷害遠，其危懼免也。如此，則可以无咎。不然，則不免乎害矣。此以柔畜剛之道也。以人君之威嚴，而微細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蓋有孚信以感之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四既有孚，則五信任之，與之合志，所以得惕出而无咎也。惕出則血去可知，舉其輕者也。五既合志，衆陽皆從之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小畜，衆陽爲陰所畜之時也。五以中正居尊位，而有孚信，則其類皆應之矣，故曰「攣如」，謂牽連相從也。五必援挽，與之

相濟，是「富以其鄰」也。五以居尊位之勢，如富者推其財力與鄰比共之也。君子爲小人所困，正人爲群邪所厄，則在下者必攀挽於上，期於同進，在上者必援引於下，與之戮力，非獨推己力以及人也，固資在下之助以成其力耳。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有孚攣如」，蓋其鄰類皆牽攣而從之，與衆同欲，不獨有其富也。君子之處難厄，唯其至誠，故得衆力之助，而能濟其衆也。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

九以巽順之極，居卦之上，處畜之終，從畜而止者也，爲四所止也。「既雨」，和也。「既處」，止也。陰之畜陽，不和則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尚德載」，四用柔巽之德，積滿而至於成也。陰

柔之畜剛，非一朝一夕能成，由積累而至，可不戒乎？載，積滿也。《詩》云：「厥聲載路。」婦貞厲，婦謂陰。以陰而畜陽，以柔而制剛，婦若貞固守此，危厲之道也。安有婦制其夫，臣制其君，而能安者乎？

月幾望，君子征凶。

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盛將敵也。陰已能畜陽，而云幾望，何也？此以柔巽畜其志也，非力能制也。然不已，則將盛於陽而凶矣。於幾望而爲之戒曰：婦將敵矣，君子動則凶也。君子謂陽。征，動也。幾望，將盈之時。若已望，則陽已消矣，尚何戒乎？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既雨既處」，言畜道積滿而成也。陰將盛極，君子動則有凶也。陰敵陽則必消陽，

小人抗君子則必害君子，安得不疑慮乎？若前知疑慮而警懼，求所以制之，則不至於凶矣。

䷄ 兌下
乾上

履，《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履所以繼畜也。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爲卦，天上澤下。天而在上，澤而處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也，禮之本也，常履之道也，故爲履。履，踐也，藉也。履物爲踐，履於物爲藉，以柔藉剛，故爲履也。不曰剛履柔，而曰柔履剛者，剛乘柔，常理不足道，故《易》中唯言柔乘剛，不言剛乘柔也。言履藉於剛，乃見卑順說應之義。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人所履之道也。天在上而澤處下，以柔履藉於剛，上下各得其義，事之至順，理之至當也。人之履行如此，雖履至危之地，亦无所害。故「履虎尾」而不見咥，所以能亨也。

彖曰：履，柔履剛也。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兌以陰柔履藉乾之陽剛，柔履剛也。兌以說順應乎乾剛而履藉之，下順乎上，陰承乎陽，天下之至理也。所履如此，至順至當，雖履虎尾，亦不見傷害。以此履行，其亨可知。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九五以陽光中正，尊履帝位，苟无疚病，得履道之至善，光明者也。疚謂疵病，夬履是也。光明，德盛而輝光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

民志。

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爲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驚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辯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初九，素履往，无咎。

履不處者，行之義。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无咎矣。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爲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无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志願耳。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九二居柔，寬裕得中，其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也。雖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靜安恬之人處之，則能貞固而吉也。九二陽志上進，故有幽人之戒。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履道在於安靜。其中恬正，則所履安裕。中若躁動，豈能安其所履？故必幽人，則能堅固而吉。蓋其中心安靜，不以利欲自亂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三以陰居陽，志欲剛而體本陰柔，安能堅其所履？故如盲眇之視，其見不明；跛蹇之履，其行不遠。才既不足，而又處不得中，履非其正，以柔而務剛，其履如此，是履於危地，故曰「履虎尾」。以不善履履危地，必及禍患，故曰「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如武暴之人而居人上，肆其躁率而已，非能順履而遠到也。不中正而志剛，乃爲群陽所與，是以剛躁蹈危而得凶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陰柔之人，其才不足，視不能明，行不能遠，而乃務剛，所履如此，其能免於害乎？「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以柔居三，履非其正，所以致禍害，被咥而凶也。以武人爲喻者，以其處陽，才弱而志剛也。志剛則妄動，所履不由其道，如武人而爲大君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九四陽剛而乾體，雖居四，剛勝者也，在近君多懼之地，无相得之義。五復剛決之過，故爲「履虎尾」。愬愬，畏懼之貌。若能畏懼，則當終吉。蓋九雖剛而志柔，四雖近而不處，故能兢慎畏懼，則終免於危而獲吉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能愬愬畏懼，則終得其吉者，志在於行而不處也。去危則獲吉矣。陽剛，能行者也；居柔，以順自處者也。

九五，夬履，貞厲。

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行者也。如此則雖得正，猶危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爲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剛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爲危道，況剛明不足者乎？《易》中云「貞厲」，義各不同，隨卦可見。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戒夬履者，以其正當尊位也。居至尊之

位，據能專之勢，而自任剛決，不復畏懼，雖使得正，亦危道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上處履之終，於其終視其所履行，以考其善惡禍福，若其旋，則善且吉也。旋謂周旋完備，无不至也。人之所履，考視其終，若終始周完无疚，善之至也，是以元吉。人之吉凶，係其所履善惡之多寡，吉凶之小大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履之終也。人之所履善而吉，至其終周旋无虧，乃大有福慶之人也。人之行貴乎有終。

䷊ 乾下
坤上

泰，《序卦》：「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泰所以

次履也。爲卦，坤陰在上，乾陽居下。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爲通泰。

泰，小往大來，吉亨。

小謂陰，大謂陽。往，往之於外也。來，來居於內也。陽氣下降，陰氣上交也。陰陽和暢，則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則君上，小則臣下，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誠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君子來處於內，小人往處於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泰之道，吉而且亨也。不云「元吉」「元亨」者，時有污隆，治有大小，雖泰，豈一概哉？言吉亨則可包矣。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小往大來」，陰往而陽來也，則是天地陰

陽之氣相交，而萬物得遂其通泰也。在人，則上下之情交通，而其志意同也。

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陽來居內，陰往居外，陽進而陰退也。乾健在內，坤順在外，爲「內健而外順」，君子之道也。君子在內，小人在外，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爲泰也。既取陰陽交和，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和，乃君子之道長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財成」，謂體天地交泰之道，而財制成其施爲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地通

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爲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爲播植之法；秋氣成實萬物，則爲收斂之法；乃「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於民也。民之生，必賴君上爲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是左右之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初以陽爻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者也。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既泰，則志在上進也。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爲象。彙，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唯志在相先，樂於與善，實乃相賴以濟。故君子小人，未不能獨立不賴朋類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

位，則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各從其類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時將泰，則群賢皆欲上進。三陽之志欲進，同也，故取茅茹彙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於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爲上所專任，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无節。治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

事理而人安之。若无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无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惰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爲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不遐遺」，泰寧之時，人心狃於泰，則苟安逸而已，惡能復深思遠慮，及於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陋，皆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

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絕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牽於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產則妨於貴家，如此之類，既不能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牽於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爲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能合於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言能配合中行之義也。尚，配也。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言如此，則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顯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

理如循環，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於泰之盛與陽之將進，而爲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爲否矣。當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爲，如是則可以无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爲孚如是，則於其禄食有福益也。禄食謂福祉。善處泰者，其福可長也。蓋德善日積，則福禄日臻，德踰於禄，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无往不復」，言天地之交際也。陽降于下，必復于上；陰升于上，必復于下，屈伸往來之常理也。因天地交際之道，明否泰

不常之理，以爲戒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六四處泰之過中，以陰在上，志在下復，上二陰亦志在趨下。翩翩，疾飛之貌。四翩翩就下，與其鄰同也。鄰，其類也，謂五與上。夫人富而其類從者，爲利也。不富而從者，其志同也。三陰皆在下之物，居上乃失其實，其志皆欲下行，故不富而相從，不待戒告而誠意相合也。夫陰陽之升降，乃時運之否泰，或交或散，理之常也。泰既過中，則將變矣。聖人於三，尚云艱貞則有福，蓋三爲將中，知戒則可保。四已過中矣，理必變也，故專言始終反復之道。五，泰之主，則復言處泰之義。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翩翩，下往之疾。不待富而鄰從者，以三

陰在上，皆失其實故也。陰本在下之物，今乃居上，是失實也。不待告戒而誠意相與者，蓋其中心所願故也。理當然者天也，衆所同者時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史謂湯爲天乙，厥後有帝祖乙，亦賢王也，後又有帝乙。《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稱帝乙者，未知誰是。以爻義觀之，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爲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也。六五以陰柔居君位，下應於九二剛明之賢。五能倚任其賢臣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降其尊而順從於陽，則以之受祉，且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者也，謂成治泰之功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所以能獲祉福且元吉者，由其以中道合而行其志願也。有中德，所以能任剛中之賢，所聽從者皆其志願也。非其所欲，能從之乎？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於否，如城土頽圯，復反于隍也。上，泰之終六，以小人處之，行將否矣。「勿用師」，君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上下之情通而心從也。今泰之將終，失泰之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離散，不從其上，豈可用也？用之則亂。衆既不可用，方自其親近而告命之，雖使所告命者得其正，亦可羞吝。邑，所居，謂親近，大率告命必自近始。凡「貞凶」「貞吝」，有二義：有貞固守此則凶吝者，有雖得正亦凶吝者。此不云「貞凶」，而云「貞吝」者，將否

而方告命，爲可羞吝，否不由於告命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城復于隍」矣，雖其命之，亂不可止也。

䷁ 坤下
乾上

否，《序卦》：「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夫物理往來，通泰之極則必否，否所以次泰也。爲卦，天上地下。天地相交，陰陽和暢，則爲泰。天處上，地處下，是天地隔絕，不相交通，所以爲否也。

否之匪人，

天地交而萬物生於中，然後三才備，人爲最靈，故爲萬物之首。凡生天地之中者，皆人道也。天地不交，則不生萬物，是无人道，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消長闔闢，相因而不息，泰極則復，否終則傾，无

常而不變之理，人道豈能无也？既否則泰矣。

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夫上下交通，剛柔和合，❶君子之道也。否則反是，故「不利君子貞」，君子正道否塞不行也。「大往小來」，陽往而陰來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象，故爲否也。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夫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无生成之理。上下之義不交，則天下无邦國之道。建邦國所以爲治也。上施政以治民，民戴君而從命，上下相交，所以治安也。今上下不交，

❶「合」，涂刻本作「會」。

是天下无邦國之道也。陰柔在內，陽剛在外，君子往居於外，小人來處於內，「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天地不交通，故爲否。否塞之時，君子道消，當觀否塞之象，而以儉損其德，避免禍難，不可榮居祿位也。否者，小人得志之時。君子居顯榮之地，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泰與否皆取茅爲象者，以群陽群陰同在下，有牽連之象也。泰之時，則以同征爲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爲亨。始以內小人身外君子爲否之義，復以初六否而在下，爲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變動无常。否之時，在下者君子也。否之三陰，上皆有應，

在否隔之時，隔絕不相通，故无應義。初六能與其類貞固其節，則處否之吉，而其道之亨也。當否而能進者，小人也，君子則伸道免禍而已。君子進退，未嘗不與其類同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爻以六自守於下，明君子處下之道，象復推明以象君子之心。君子固守其節以處下者，非樂於不進獨善也。以其道方否，不可進，故安之耳，心固未嘗不在天下也。其志常在得君而進，以康濟天下，故曰「志在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二，其質則陰柔，其居則中正。以陰柔小人而言，則方否於下，志所包畜者，在承順乎上以求濟，其否爲身之利，小人之吉也。大人當否，則以道自處，豈肯枉己屈

道，承順於上，唯自守其否而已。身之否，乃其道之亨也。或曰：上下不交，何所承乎？曰：正則否矣，小人順上之心，未嘗无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群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之否也。不云君子而云大人，能如是則其道大矣。

六三，包羞。

三以陰柔，不中不正而居否，又切近於上，非能守道安命，窮斯濫矣，極小人之情狀者也。其所包畜謀慮，邪濫无所不至，可羞耻也。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陰柔居否，而不中不正，所爲可羞者，處不當故也。處不當位，所爲不以道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四以陽剛健體，居近君之位，是以濟否之才而得高位者也，足以輔上濟否。然當君道方否之時，處逼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忌而已。若能使動必出於君命，威柄一歸於上，則无咎，而其志行矣。能使事皆出於君命，則可以濟時之否，其疇類皆附離其福祉。離，麗也。君子道行，則與其類同進，以濟天下之否，「疇離祉」也。小人之進，亦以其類同也。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有君命則得无咎，乃可以濟否，其志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大人當位，能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以馴致於泰。猶未離於

否也，故有「其亡」之戒。否既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便爲安肆，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謂爲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爲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繫辭》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有大人之德，而得至尊之正位，故能休天下之否，是以吉也。无其位，則雖有其道，將何爲乎？故聖人之位，謂之大寶。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上九，否之終也。物理極而必反，故泰極

則否，否極則泰。上九否既極矣，故否道傾覆而變也。先極，否也；後傾，喜也。否傾則泰矣，後喜也。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之理？極而必反，理之常也。然反危爲安，易亂爲治，必有剛陽之才而後能也。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屯之上六則不能變屯也。

䷀ 離下
䷀ 乾上

同人，《序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夫天地不交則爲否，上下相同則爲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爲卦，乾上離下。以二象言之，天在上者也，火之性炎上，與天同也，故爲同人。以二體言之，五居正位，爲乾之主，二爲離之

主，二爻以中正相應，上下相同，同人之義也。又卦唯一陰，衆陽所欲同，亦同人之義也。他卦固有一陰者，在同人之時而二五相應，天火相同，故其義大。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野謂曠野，取遠與外之義。夫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則聖賢大公之心也。常人之同者，以其私意所合，乃暱比之情耳。故必于野，謂不以暱近情之所私，而于郊野曠遠之地，既不繫所私，乃至公大同之道，无遠不同也，其亨可知。能與天下大同，是天下皆同之也。天下皆同，何險阻之不可濟？何艱危之不可亨？故「利涉大川，利君子貞」。上言「于野」，止謂不在暱比，此復言宜以君子正道。君子之貞，謂天下至公大同之道。故雖居千里之遠，生千歲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

之廣，兆民之衆，莫不同。小人則唯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者則爲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貞正。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言成卦之義。「柔得位」，謂二以陰居陰，得其正位也。五，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得中而應乎乾」也。五，剛健中正，而二以柔順中正應之，各得其正，其德同也，故爲同人。五，乾之主，故云「應乎乾」。象取天火之象，而彖專以二言。

同人曰

此三字羨文。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至誠无私，可以蹈險難者，乾之行也。无私，天德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又以二體言其義。有文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

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合乎乾行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不云「火在天下」，「天下有火」而云「天與火」者，天在上，火性炎上，火與天同，故爲同人之義。君子觀同人之象，而「以類族辨物」，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凡異同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九居同人之初，而无繫應，是无偏私，同人之公者也，故爲出門。同人出門謂在外，在外則无私昵之偏，其同博而公，如此則无過咎也。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出門同人」于外，是其所同者廣，无所偏私。人之同也，有厚薄親疎之異，過咎所由生也。既无所偏黨，誰其咎之？

六二，同人于宗，吝。

二與五爲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謂宗黨也。同於所繫應，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爲私狹矣，故可吝。二若陽爻，則爲剛中之德，乃以中道相同，不爲私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諸卦以中正相應爲善，而在同人則爲可吝，故五不取君義。蓋私比非人君之道，

相同以私爲可吝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三以陽居剛而不得中，是剛暴之人也。在
 同人之時，志在於同。卦惟一陰，諸陽之
 志皆欲同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
 道與五相應，三以剛強居二五之間，欲奪
 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
 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懷惡而內負不直，
 故又畏懼，時升高陵以顧望，如此至於三
 歲之久，終不敢興。此爻深見小人之情
 狀，然不曰凶者，既不敢發，故未至凶也。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
 安行也？

所敵者五，既剛且正，其可奪乎？故畏憚
 伏藏也。至于三歲不興矣，終安能行乎？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四剛而不中正，其志欲同二，亦與五爲仇

者也。墉垣所以限隔也。四切近于五，如
 隔墉耳。「乘其墉」，欲攻之，知義不直而
 不克也。苟能自知義之不直而不攻，則爲
 吉也。若肆其邪欲，不能反思義理，妄行
 攻奪，則其凶大矣。三以剛居剛，故終其
 強而不能反。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能反
 之義，能反則吉矣。畏義而能改，其吉
 宜矣。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
 反則也。

所以乘其墉而弗克攻之者，以其義之弗克
 也。以邪改正，義不勝也。其所以得吉
 者，由其義不勝，困窮而反於法則也。二
 者，衆陽所同欲也。獨三四有爭奪之義
 者，二爻居二五之間也，初終遠，故取
 義別。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九五同于二，而爲三四二陽所隔。五自以義直理勝，故不勝憤抑，至于「號咷」。然邪不勝正，雖爲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大師克相遇」，五與二正應，而二陽非理隔奪，必用大師克勝之，乃得相遇也。云「大師」、云「克」者，見二陽之強也。九五君位，而爻不取人君同人之義者，蓋五專以私暱應於二，而失其中正之德。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非君道也。又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是私暱之情，非大同之體也。二之在下，尚以同於宗爲吝，況人君乎？五既於君道无取，故更不言君道，而明二人同心，不可間隔之義，《繫辭》云：「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中誠所同，出處語默无不同，天下莫能間也。同者一也，一不可分，分乃二也。一可以通金石，冒

水火，无所不能入，故云其利斷金。其理至微，故聖人贊之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其言意味深長也。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先所以號咷者，以中誠理直，故不勝其忿切而然也。雖其敵剛強，至用大師，然義直理勝，終能克之，故言能相克也。相克謂能勝，見二陽之強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郊，在外而遠之地。求同者必相親相與，上九居外而无應，終无與同者也。始有同則至，終或有睽悔。處遠而无與，故雖无同，亦无悔。雖欲同之志不遂，而其終无所悔也。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居遠莫同，故終无所悔。然而在同人之

道，求同之志不得，遂雖无悔，非善處也。

䷛ 乾下
離上

大有，《序卦》：「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夫與人同者，物之所歸也。大有所以次同人也。爲卦，火在天上。火之處高，其明及遠，萬物之衆，无不照見，爲大有之象。又一柔居尊，衆陽並應，居尊執柔，物之所歸也。上下應之，爲大有之義。大有，盛大豐有也。

大有，元亨。

卦之才可以元亨也。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吉、謙亨是也。有因其卦義便爲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由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能元亨也。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

「大有」。

言卦之所以爲大有也。五以陰居君位，「柔得尊位」也，處中得大中之道也，爲諸陽所宗，「上下應之」也。夫居尊執柔，固衆之所歸也，而又有虛中文明大中之德，故上下同志應之，所以爲「大有」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卦之德，內剛健而外文明。六五之君，應於乾之九二。五之性柔順而明，能順應乎二。二，乾之主也，是應乎乾也。順應乾行，順乎天時也，故曰「應乎天而時行」。其德如此，是以「元亨」也。王弼云：「不大通，何由得大有乎？大有則必元亨矣。」此不識卦義離乾成大有之義。非大有之義便有元亨，由其才故得元亨。大有而不善者與不能亨者，有矣。諸卦具元亨

利貞，則彖皆釋爲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也；不兼利貞，則釋爲元亨，盡元義也。元有大善之義。有元亨者四卦：大有、蠱、升、鼎也。唯升之彖誤隨他卦，作大亨。曰：諸卦之元與乾不同，何也？曰：元之在乾，爲元始之義，爲首出庶物之義，他卦則不能有此義，爲善爲大而已。曰：元之爲大可矣，爲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不善者乎？事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興而後有衰，衰固後於興也。得而後有失，非得則何以有失也？至於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爲先。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高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故爲大有。

大有，繁庶之義。君子觀大有之象，以遏絕衆惡，揚明善類，以奉順天休美之命。萬物衆多，則有善惡之殊。君子享大有之盛，當代天工，治養庶類。治衆之道，在「遏惡揚善」而已。惡懲善勸，所以順天命而安群生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九居大有之初，未至於盛，處卑无應與，未有驕盈之失，故「无交害」，未涉於害也。大凡富有，鮮不有害。以子貢之賢，未能盡免，況其下者乎？「匪咎，艱則无咎」，言富有本匪有咎也，人因富有自爲咎耳，若能享富有而知難處，則自无咎也。處富有而不能思艱兢畏，則驕侈之心生矣，所以有咎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在大有之初，克念艱難，則驕溢之心无由

生矣，所以不交涉於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九以陽剛居二，爲六五之君所倚任。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无過，其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如大車之材強壯，能勝載重物也。可以任重行遠，故有攸往而无咎也。大有豐盛之時，有而未極，故以二之才可往而无咎。至於盛極，則不可以往矣。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壯大之車，重積載於其中而不損敗，猶九二材力之強，能勝大有之任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三居下體之上，在下而居人上，諸侯人君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專其有？凡土地之富，人民之衆，皆王者之有

也，此理之正也。故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乎天子，謂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爲私，不知公以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公當「用亨于天子」，若小人處之，則爲害也。自古諸侯能守臣節，忠順奉上者，則蕃養其衆，以爲王之屏翰，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賦。若小人處之，則不知爲臣奉上之道，以其爲己之私，民衆財豐，則反擅其富強，益爲不順，是小人大有則爲害，又大有爲小人之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九四居大有之時，已過中矣，是大有之盛者也。過盛則凶咎所由生也。故處之道，「匪其彭」則得无咎，謂能謙損，不處其

太盛，則得无咎也。四近君之高位，苟處太盛，則致凶咎。彭，盛多之貌。《詩·載驅》云：「汶水湯湯，行人彭彭。」行人盛多之狀。《雅·大明》云：「駟驪彭彭。」言武王戎馬之盛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皙也。

能不處其盛而得无咎者，蓋有明辨之智也。皙，明智也。賢智之人，明辨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於滿極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虛中，為孚信之象。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盡其信誠以事於上，上下孚信相交也。以柔居尊位，當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專尚柔順，則陵慢生矣，故必「威如」則吉。「威如」，有威嚴之謂也。既以柔和孚

信接於下，衆志說從，又有威嚴使之有畏，善處有者也，吉可知矣。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下之志，從乎上者也。上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以誠信事其上，故「厥孚交如」。由上有孚信以發其下孚信之志，下之從上，猶響之應聲也。威如之所以古者，謂若无威嚴，則下易慢而无戒備也，謂无恭畏備上之道。備謂備上之求責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九在卦之終，居无位之地，是大有之極，而不居其有者也。處離之上，明之極也。唯至明所以不居其有，不至於過極也。有極而不處，則无盈滿之災，能順乎理者也。五之孚信，而履其上，為蹈履誠信之義。五有文明之德，上能降志以應之，為尚賢

崇善之義。其處如此，合道之至也，自當享其福慶。「自天祐之」，行順乎天而獲天祐，故所往皆吉，无所不利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大有之上，有極當變。由其所爲順天合道，故天祐助之，所以吉也。君子滿而不溢，乃天祐也。《繫辭》復申之云：「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履信謂履五，五虛中，信也。思順謂謙退不居。尚賢謂志從於五。大有之世，不可以盈豐而復處盈焉，非所宜也。六爻之中，皆樂據權位，唯初上不處其位，故初九无咎，上九无不利。上九在上，履信思順，故在上而得吉，蓋「自天祐也」。

伊川易傳卷之二

周易上經

三三三
艮下
坤上

謙，《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其有既大，不可至於盈滿，必在謙損，故大有之後，受之以謙也。爲卦，坤上艮下，地中有山也。地體卑下，山高大之物，而居地之下，謙之象也。以崇高之德，而處卑之下，謙之義也。

謙，亨，君子有終。

謙有亨之道也。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巽自處，何往而不亨乎？「君子有

終」，君子志存乎謙巽，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慕於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濟」當爲「際」。此明謙而能亨之義。天道，以其氣下際，故能化育萬物，其道光明。下際謂下交也。地之道，以其處卑，所以其氣上行，交於天，皆以卑降而亨也。天道虧盈而益謙，

以天行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日月陰陽是也。

地道變盈而流謙，

以地勢而言，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

流注而益增也。

鬼神害盈而福謙，

鬼神謂造化之跡。盈滿者禍害之，謙損者福祐之，凡過而損，不足而益者，皆是也。

人道惡盈而好謙。

人情疾惡於盈滿，而好與於謙巽也。謙者人之至德，故聖人詳言，所以戒盈而勸謙也。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爲卑巽也，而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德實高，不可加尚，是「不可踰」也。君子至誠於謙，恒而不變，有終也，故尊光。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體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外卑下而內蘊高大之象，故爲謙也。不云「山在地

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蘊其崇高也。若言崇高蘊於卑下之中，則文理不順。諸象皆然，觀文可見。「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君子觀謙之象，山而在地下，是高者下之，卑者上之，見抑高舉下、損過益不及之義。以施於事，則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初六以柔順處謙，又居一卦之下，爲自處卑下之至，謙而又謙也，故曰「謙謙」。能如是者，君子也。自處至謙，衆所共與也，雖用涉險難，亦无患害，況居平易乎？何所不吉也？初處謙而以柔居下，得无過於謙乎？曰：柔居下，乃其常也，但見其謙之至，故爲謙謙，未見其失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謙謙，謙之至也。謂君子以謙卑之道自牧也。自牧，自處也。《詩》云：「自牧歸荑。」

六二，鳴謙，貞吉。

二以柔順居中，是為謙德積於中。謙德充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為貞且吉者，有為得貞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二之謙德，由至誠積於中，所以發於聲音，中心所自得也，非勉為之也。^①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三以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為眾陰所宗，履得其位，為下之上，是上為君所任，下為眾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故曰「勞謙」。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身當天下之

大任，上奉幼弱之主，謙恭自牧，夔夔如畏然，可謂有勞而能謙矣。既能勞謙，又須君子行之有終，則吉。夫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已鮮矣，況有功勞可尊乎？雖使知謙之善，勉而為之，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常久，欲其有終，不可得也。唯君子安履謙順，乃其常行，故久而不變，乃所謂有終，有終則吉也。九三以剛居正，能終者也。此爻之德最盛，故象辭特重。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能勞謙之君子，萬民所尊服也。《繫辭》云：「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有勞而不自矜

① 「勉」下，涂刻本有小字「一有强字」。

伐，有功而不自以為德，是其德弘厚之至也。言以其功勞而自謙，以下於人也。

「德言盛，禮言恭」，以其德言之，則至盛，以其自處之禮言之，則至恭，此所謂謙也。夫謙也者，謂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存，守也。致其恭巽以守其位，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是以能終吉也。夫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為保其位而為之也。而言存其位者，蓋能致恭，所以能存其位，言謙之道如此。如言為善有令名，君子豈為令名而為善也哉？亦言其令名者，為善之故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謙柔自處，九三又有大功德，為上所任，眾所宗，而已居其上，當恭畏以奉謙德之君，卑巽以讓勞謙之臣，動作施為，无所不利於撝謙也。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

動息進退，必施其謙，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故也。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凡人之謙，有所宜施，不可過其宜也。如六五或用侵伐是也。唯四以處近君之地，據勞臣之上，故凡所動作，靡不利於施謙，如是然後中於法則，故曰「不違則也」，謂得其宜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富者眾之所歸，唯財為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眾所歸也，故不富而能有其鄰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為人君而持謙順，天下所歸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用行侵伐也。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蓋五之謙柔，當防於過，故發此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征其文德謙巽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之過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六以柔處柔順之極，又處謙之極，極乎謙者也。以極謙而反居高，未得遂其謙之志，故至發於聲音，又柔處謙之極，亦必見於聲色，故曰「鳴謙」。雖居无位之地，非任天下之事，然人之行己必須剛柔相濟。上，謙之極也，至於大甚，則反爲過矣，故利在以剛武自治。邑國，己之私有。行師，謂用剛武。「征邑國」，謂自治其私。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謙極而居上，欲謙之志未得，故不勝其切，至於鳴也。雖不當位，謙既過極，宜以剛

武自治其私，故云「利用行師征邑國」也。

三三坤下
三三震上

豫，《序卦》：「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承二卦之義而爲次也，有既大而能謙，則有豫樂也。豫者，安和悅樂之義。爲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九四爲動之主，上下群陰所共應也，坤又承之以順，是以動而上下順應，故爲和豫之義。以二象言之，雷出於地上。陽始潛閉於地中，及其動而出地，奮發其聲，通暢和豫，故爲豫也。

豫，利建侯行師。

豫，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於建侯行師。夫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民悅服，兵師之興，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悅豫之道，利於建侯行師也。

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衆，非和悅不能使之服從也。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剛應」，謂四爲群陰所應，剛得衆應也。「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爲動而順理，順理而動又爲動而衆順，所以豫也。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以豫順而動，則天地如之而弗違，況建侯行師，豈有不順乎？天地之道，萬物之理，唯至順而已。大人所以先天後天而不違者，亦順乎理而已。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復詳言順動之道。天地之運，以其順動，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之行不愆忒；「聖人以順動」，故經正而民興於善，刑罰

清簡而萬民服也。

豫之時義大矣哉！

既言豫順之道矣，然其旨味淵永，言盡而意有餘也，故復贊之云：「豫之時義大矣哉！」欲人研味其理，優柔涵泳而識之也。時義，謂豫之時義。諸卦之時與義，用大者，皆贊其大矣哉，豫以下十一卦是也。豫、遯、姤、旅，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也。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鬱，及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爲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先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發於聲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

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謂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

初六，鳴豫，凶。

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是不中正之小人處豫，而爲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發於聲音。輕淺如是，必至於凶也。鳴，發於聲也。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云初六，謂其以陰柔處下，而志意窮極，不勝其豫，至於鳴也，必驕肆而致凶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與時合也。唯六二一爻處中正，又無應，爲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也。「介于石」，其介如石也。人之於豫樂，心悅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

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見幾，而極言知幾之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者，蓋知幾也。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巽，故過則爲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爲瀆。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凶也？君子明

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

斷，別也。其判別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也，故贊之曰：「萬夫之望。」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能不終日而貞且吉者，以有中正之德也。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爻言六二處豫之道，爲教之意深矣。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六三陰而居陽，不中不正之人也。以不中正而處豫，動皆有悔。盱，上視也。上瞻望於四，則以不中正不爲四所取，故有悔也。四，豫之主，與之切近，苟遲遲而不前，則見棄絕，亦有悔也。蓋處身不正，進退皆有悔吝。當如之何？在正身而已。

君子處己有道，以禮制心，雖處豫時，不失中正，故无悔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自處不當，失中正也，是以進退有悔。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豫之所以爲豫者，由九四也，爲動之主，動而衆陰悅順，爲豫之義。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故云「由豫」。「大有得」，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勿疑，朋盍簪」，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唯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朋類自當盍聚。夫欲上下之信，唯至誠而已。苟盡其至誠，則何患乎其无助也？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或曰：卦唯一陽，安得同德之助？

曰：居上位而至誠求助，理必得之。姤之九五曰「有隕自天」是也。四以陽剛，迫近君位，而專主乎豫，聖人宜爲之戒，而不然者，豫和順之道也，由和順之道，不失爲臣之正也。如此而專主於豫，乃是任天下之事而致時於豫者也，故唯戒以至誠勿疑。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由己而致天下於樂豫，故爲「大有得」，謂其志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六五以陰柔居君位，當豫之時，沉溺於豫，不能自立者也。權之所主，衆之所歸，皆在於四。四之陽剛得衆，非耽惑柔弱之君所能制也，乃柔弱不能自立之君，受制於專權之臣也，居得君位貞也，受制於下有疾苦也。六居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也，故云「貞疾，恒不死」，言貞而有疾，常疾而

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爲多。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見其強逼者，四本无失，故於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義，於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去己之義，各據爻以取義，故不同也。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於豫，乃是任得其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也。蒙亦以陰居尊位，二以陽爲蒙之主，然彼吉而此疾者，時不同也。童蒙而資之於人，宜也；耽豫而失之於人，危亡之道也。故蒙相應，則倚任者也；豫相逼，則失權者也。又上下之心專歸於四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貞而疾，由乘剛爲剛所逼也。「恒不死」，中之尊位未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上六陰柔，非有中正之德，以陰居上，不正也。而當豫極之時，以君子居斯時，亦當戒懼，況陰柔乎？乃耽肆於豫，昏迷不知反者也。在豫之終，故為昏冥已成也。若能有渝變，則可以无咎矣。在豫之終，有變之義。人之失，苟能自變，皆可以无咎，故冥豫雖已成，能變則善也。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昏冥於豫，至於終極，災咎行及矣，其可長然乎？當速渝也。

䷐ 震下
䷐ 兌上

隨，《序卦》：「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夫悅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為

卦，兌上震下，兌為說，震為動，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女隨人者也，以少女從長男，隨之義也。又震為雷，兌為澤，雷震於澤中，澤隨而動，隨之象也。又以卦變言之，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陽來下於陰也。以陽下陰，陰必說隨，為隨之義。凡成卦，既取二體之義，又有取爻義者，復有更取卦變之義者，如隨之取義，尤為詳備。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為眾所隨，與己隨於人，及臨事擇所隨，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徙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於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卦所以爲隨，以剛來而下柔，動而說也，謂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以陽剛來下於陰柔，是以上下，以貴下賤。能如是，物之所說隨也。又下動而上說，動而可說也，所以隨也。如是，則可大亨而得正，能大亨而得正，則爲无咎。不能亨，不得正，則非可隨之道，豈能使天下隨之乎？天下所隨者時也，故云「天下隨時」。

隨時之義大矣哉！

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爲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凡贊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此贊隨時之義大，與豫等諸卦不同，諸卦時

與義是兩事。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爲隨之象。君子觀象，以隨時而動。隨時之宜，萬事皆然，取其最明且近者言之。「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君子晝則自強不息，及嚮昏晦，則人居於內，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禮：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九居隨時而震體且動之主，有所隨者也。官，主守也。既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易也，故曰「官有渝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過動也。「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

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

既有隨而變，必所從得正則吉也。所從不正，則有悔吝。

「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出門而交，非牽於私，其交必正矣，正則无失而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守，故爲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上，丈夫也。二若志係於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係小子而失丈夫，舍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如是也，在隨之時，當爲之戒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於四，故係於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於所近者。上係於四，故下失於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善也。如昏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背是從非，舍明逐暗，下隨也。四亦无應，无隨之者也，近得三之隨，必與之親善。故三之隨四，有求必得也。人之隨於上，而上與之，是得所求也；又凡所求者可得也。雖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隨於上。苟取愛說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邪。

諂趨利之爲也。故云「利居貞」。自處於正，則所謂有求而必得者，乃正事君子之隨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既隨於上，則是其志舍下而不從也。舍下而從上，舍卑而從高也，於隨爲善矣。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於隨有獲，則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於己。爲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己，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唯孚誠積於中，動爲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於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至誠存乎

中，是「有孚」也；其所施爲无不中道，「在道」也；唯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復何過咎之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无逼上之嫌，勢重而无專強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處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居近君之位而有獲，其義固凶。能有孚而在道，則无咎，蓋明哲之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其吉可知。嘉，善也。自人君至於庶人，隨道之吉，唯在隨善而已。下應二之正中，爲隨善之義。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處正中之位，由正中之道，孚誠所隨者正中也，所謂嘉也，其吉可知。所孚之嘉，謂六二也。隨以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上六以柔順而居隨之極，極乎隨者也。「拘係之」，謂隨之極，如拘持縻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繫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王用亨于西山」，隨之極如是。昔者太王用此道，亨王業于西山。太王避狄之難，去豳來岐，豳人老稚扶攜以隨之如歸市，蓋其人心之隨，固結如此，用此故能亨盛其王業於西山。西山，岐山也。周之王業，蓋興於此。上居隨極，固爲大過，然在得民之隨與隨善之固，如此乃爲善也，施於他則過矣。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隨之固如拘繫維持，隨道之窮極也。

䷐ 巽下
艮上

蠱，《序卦》：「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承二卦之義以爲次也。夫喜悅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无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爲卦，山下有風，風在山下，遇山而回則物亂，是爲蠱象。蠱之義，壞亂也。在文爲蟲皿，皿之有蟲，蠱壞之義。《左氏傳》云：「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於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是爲有事之象，故云蠱者，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以卦之象言之，所以成蠱也；以卦之才言之，所以治蠱也。蠱，元，亨，利涉大川。

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

開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曰「利涉大川」。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甲第，甲令，皆謂首也，事之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誠，^①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

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也，有所更變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以卦變及二體之義而言。「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九上而為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為初六也。陽剛，尊而在上者也，今往居於上，陰柔，卑而在下者也，今來居於下。男雖少而居上，女雖長而在下，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之道也。由剛之上、柔之下，變而為艮巽。艮，止也。巽，順也。下巽而上止，止於巽順也。以巽順之道治蠱，是以元亨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治蠱之道，如卦之才，則「元亨而天下治」矣。夫治亂者，苟能使尊卑上下之義正，

① 「誠」，涂刻本作「誠」。

在下者巽順，在上者能止齊安定之，事皆止於順，則何蠱之不治也？其道大善而亨也，如此則「天下治」矣。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方天下壞亂之際，宜涉艱險以往而濟之，是往有所事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夫有始則必有終，既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終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後甲而爲之慮，所以能治蠱而致元亨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爲有事之象。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於民，養育其德也。在己則養德，於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无大於此二者。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初六雖居最下，成卦由之，有主之義。居內在下而爲主，子幹父蠱也。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爲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爲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也。處卑而尸尊事，自當兢畏。以六之才，雖能巽順，體乃陰柔，在下无應而主幹，非有能濟之義。若以不克幹而言，則其義甚小，故專言爲子幹蠱之道。必克濟則不累其父，能厲則可以終吉，乃備見爲子幹蠱之大法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子幹父蠱之道，意在承當於父之事也，故祇敬其事，以置父於无咎之地，常懷惕厲，則終得其吉也。盡誠於父事，吉之道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二陽剛，爲六五所應，是以陽剛之才在下，而幹夫在上，陰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

蠱爲義。以剛陽之臣，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二巽體而處柔，順義爲多，「幹母之蠱」之道也。夫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无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其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能使之爲甚高之事乎？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安能使之大有爲乎？且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爲成王而已。守成不失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爲義、黃、堯、舜之事也。二巽體而得中，是能巽順而得中道，合「不可貞」之義，得幹母蠱之道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二得中道而不過剛，幹母蠱之善者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三以剛陽之才，居下之上，主幹者也，子「幹父之蠱」也。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而在巽體，雖剛過而不爲无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過。以剛陽之才，克幹其事，雖以剛過，而有小之悔，終无大過咎也。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以三之才，「幹父之蠱」，雖小有悔，終无大咎也。蓋剛斷能幹，不失正而有順，所以「終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四以陰居陰，柔順之才也，所處得正，故爲寬裕以處其父事者也。夫柔順之才而處

正，僅能循常自守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吝也。以陰柔而无應助，往安能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以四之才，守常居寬裕之時則可矣，欲有所往，則未得也。加其所任，則不勝矣。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當人君之幹，而下應於九二，是能任剛陽之臣也。雖能下應剛陽之賢而倚任之，然已實陰柔，故不能為創始開基之事，承其舊業則可矣，故為「幹父之蠱」。夫創業垂統之事，非剛明之才則不能。繼世之君，雖柔弱之資，苟能任剛賢，則可以為善繼而成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幹父之蠱，而用有令譽者，以其在下之賢

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九居蠱之終，无繫應於下，處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不屈道以徇時，既不得施設於天下，則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如上九之處事外，不累於世務，不臣事於王侯，蓋進退以道，用舍隨時，非賢者能之乎？其所存之志，可爲法則也。

䷒ 兌下
䷁ 坤上

臨，《序卦》：「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蠱者事也」，有事則可大矣，故受之以臨也。韓康伯云：「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爲臨也。爲卦，澤上有地。澤上之地，岸也，與水相際，臨近乎水，故爲臨。天下之物，密近相臨者，莫若地與水，故地上有水則爲比，澤上有地則爲臨也。臨者，臨民、臨事，凡所臨皆是。在卦，取自上臨下臨民之義。

臨，元，亨，利，貞。

以卦才言也。臨之道，如卦之才，則大亨

而正也。

至于八月，有凶。

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爲之戒曰：陽雖方長，「至於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狙安富則驕侈主，^①樂舒肆則綱紀壞，^②忘禍亂則豐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

說而順，剛中而應，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① 「主」，涂刻本作「生」。

② 「綱」，原作「剛」，據涂刻本改。

浸，漸也。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下兌上坤，和說而順也。剛得中道而有應助，是以能大亨而得正，合天之道。剛正而和順，「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以此臨人，臨事，臨天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兌爲說，說乃和也。《夬·彖》云：「決而和。」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臨，二陽生，陽方漸盛之時，故聖人爲之戒云：陽雖方長，然至于八月則消，而凶矣。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故云「消不久也」。在陰陽之氣言之，則消長如循環，不可易也。以人事言之，則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方君子道長之時，聖人爲之誠，使知極則有凶之理而虞備之，常不至於滿極，則无凶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之上有地。澤，岸也，水之際也。物之相臨與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爲臨也。君子觀親臨之象，則「教思无窮」，親臨於民，則有教導之意思也。无窮，至誠无斁也。觀含容之象，則有容保民之心。无疆，廣大无疆限也。含容有廣大之意，故爲「无窮」「无疆」之義。

初九，咸臨，貞吉。

咸，感也。陽長之時，感動於陰。四應於初，感之者也，比他卦相應尤重。四，近君之位。初得正位，與四感應，是以正道爲當位所信任，得行其志，獲乎上而得行其正道，是以吉也。他卦初上爻不言得位失位，蓋初終之義爲重也。臨則以初得位居正爲重。凡言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

正則吉者，有貞固守之則吉者，各隨其事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所謂「貞吉」，九之志在於行正也。以九居陽，又應四之正，其志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二方陽長而漸盛，感動於六五中順之君，其交之親，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也。「吉」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然，於所施爲，无所不利也。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未者，非遽之辭。《孟子》：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又云：「仲子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歟？抑亦盜跖之所樹歟？」是未可知也。《史記》：侯嬴曰：「人固未易知。」古人用字之意皆如

此，今人大率用對「已」字，故意似異，然實不殊也。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蓋以剛德之長，而又得中，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不利。五順體而二說體，又陰陽相應，故象特明其非由說順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陰柔而說體，又處不中正，以甘說臨人者也。在上而以甘說臨下，失德之甚，无所利也。兌性既說，又乘二陽之上，陽方長而上進，故不安而益甘，既知危懼而憂之，若能持謙守正，至誠以自處，則无咎也。邪說由己，能憂而改之，復何咎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长也。

陰柔之人，處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復乘二陽，是處不當位也。既能知懼而憂之，則

必強勉自改，故其過「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於下，臨之至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爲至。四居正位，而下應於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於下，是以无咎，所處當也。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居近君之位，爲得其任；以陰處四，爲得其正；與初相應，爲下賢；所以无咎，蓋由位之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臣，是能倚任於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爲不知。惟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

聰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五順應於九二剛中之賢，任之以臨下，乃已以明知臨天下，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君臣道合，蓋以氣類相求。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剛中之賢，得「大君之宜」，成知臨之功，蓋由行其中德也。人君之於賢才，非道同德合，豈能用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而居臨之終，敦厚於臨也。與初二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於陽，又其至順，故志在從乎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所以吉而无咎。陰柔在上，非能臨者，宜有咎也。以其敦厚於順剛，是以吉而无咎。六居臨之終，而不取極

義，臨無過極，故止爲厚義。上，无位之地，止以在上言。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志在内」，應乎初與二也。志順剛陽而敦篤，其吉可知也。

䷁ 坤下
䷋ 巽上

觀，《序卦》：「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觀所以次臨也。凡觀視於物則爲觀，爲觀於下則爲觀。如樓觀謂之觀者，爲觀於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爲觀；修德行政，爲民瞻仰，則爲觀。風行地上，徧觸萬類，周觀之象也。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爲群下所觀，仰觀之義也。在諸爻，則惟取觀見，隨時爲義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予聞之胡翼之先生曰：「君子居上，爲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也。故爲天下之觀，當如宗廟之祭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則下民盡其至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也。薦，謂獻腥獻熟之時也。盥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至既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時矣。居上者正其表儀，以爲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顒，仰望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五居尊位，以剛陽中正之德，爲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順中正

之德爲觀於天下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爲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无有差忒，則見其神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設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惟聖人默契，體其妙用，設爲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

設教。

「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爲由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爲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子巡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爲政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方」，觀民也。「設教」，爲民觀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六以陰柔之質，居遠於陽，是以觀見者淺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觀」。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君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所見不明，如童蒙之觀也。小人，下民也，所見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吝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所觀不明，如童稚，乃小人之分，故曰「小人道也」。

六二，闕觀，利女貞。

二應於五，觀於五也。五，剛陽中正之道，非二陰暗柔弱所能觀見也，故但如闕覘之觀耳。闕覘之觀，雖少見而不能甚明也。二既不能明見剛陽中正之道，則利如女子之貞。雖見之不能甚明，而能順從者，女子之道也，在女子爲貞也。二既不能明見九五之道，能如女子之順從，則不失中正，乃爲利也。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君子不能觀見剛陽中正之大道，而僅闕覘其彷彿，雖能順從，乃同女子之貞，亦可羞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三居非其位，處順之極，能順時以進退者也。若居當其位，則無進退之義也。「觀我生」，我之所生，謂動作施爲出於己者。

觀其所生而隨宜進退，所以處雖非正，而未至失道也。隨時進退，求不失道，故无悔咎，以能順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觀己之生，而進退以順乎宜，故未至於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觀莫明於近。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四雖陰柔，而巽體居正，切近於五，觀見而能順從者也。「利用賓于王」，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于朝廷，輔戴之以康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于王朝，

效其智力，上輔於君，以施澤天下，故云「利用賓于王」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君子懷負才業，志在乎兼善天下，然有卷懷自守者，蓋時无明君，莫能用其道，不得已也，豈君子之志哉？故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既觀見國之盛德光華，古人所謂非常之遇也，所以志願登進王朝，以行其道，故云「觀國之光，尚賓也」。尚謂志尚，其志意願慕賓于王朝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繫乎己而已。觀己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己之所為政化善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己之所為

政治未善，不能免於咎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我生，出於己者。人君欲觀己之施為善否，當觀於民，民俗善則政化善也。王弼云「觀民以察己之道」是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以陽剛之德處於上，為下之所觀，而不當位，是賢人君子不在於位，而道德為天下所觀仰者也。「觀其生」，觀其所生也，謂出於己者，德業行義也。既為天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若皆君子矣，則无過咎也。苟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也。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於位故，

安然放意无所事也。是其志意未得安也，故云「志未平也」。平謂安寧也。

震下
離上

噬嗑，《序卦》：「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既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也，噬嗑所以次觀也。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爻，爲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則得嗑，故爲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爲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爲有強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罰，小則懲戒，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

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觀噬嗑之象，推之於天下萬事，皆使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爲義。在二體，明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也。

噬嗑，亨，利用獄。

「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嗑之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間，非刑獄何以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

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察情僞，得其情則知爲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

頤中有物，故爲噬嗑。有物間於頤中則爲害，噬而嗑之，則其害亡，乃亨通也，故云「噬嗑而亨」。

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

以卦才言也。剛爻與柔爻相間，「剛柔分」而不相雜，爲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動而明」，下震上離，其動而明也。「雷電合而章」，雷震而電耀，相須並見，「合而章」也。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上既以二象言其動而明，故復言威照並用之意。

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六五以柔居中，爲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五爲不當。而「利於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於嚴暴，過柔則失於寬縱，五爲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以柔居剛爲「利用獄」，以剛居柔爲利否？曰：剛柔質也，居用也，用柔非治獄之宜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象无倒置者，疑此文互也。雷電，相須並見之物，亦有嗑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飭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爲之防者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九居初，最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爲受刑之人。當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輕。校，木

械也，其過小，故屨之於足，以滅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繫辭》云：「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言懲之於小與初，故得无咎也。初與上无位，爲受刑之人，餘四爻皆爲用刑之人。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處尊位之上，過於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以爲无陰陽之位，陰陽係於奇偶，豈容无也？然諸卦初上不言當位不當位者，蓋初終之義爲大。臨之初九，則以位爲正。若需上六云不當位，乾上九云无位，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也。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屨校而滅傷其趾，則知懲誡而不敢長其惡，故云不行也。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蓋取禁止其行，使不進於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二應五之位，用刑者也。四爻皆取噬爲義，二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用刑得其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爲象。噬齧人之肌膚，爲易入也。滅，沒也，深入至沒其鼻也。一以中正之道，其刑易服，然乘初剛，是用刑于剛強之人。刑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也。中正之道，易以服人，與嚴刑以待剛強，義不相妨。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深至滅鼻者，乘剛故也。乘剛乃用刑於剛強之人，不得不深嚴也。深嚴則得宜，乃所謂中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三居下之上，用刑者也。六居三，處不當位，自處不得其當，而刑于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犯之，如噬齧乾腊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于口也。用刑而人不

反致怨傷，是可鄙吝也。然當噬嗑之時，大要噬間而噬之，雖其身處位不當，而強梗難服，至於遇毒，然用刑非為不當也，故雖可吝，而亦小噬而噬之，非有咎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以陰居陽，處位不當，自處不當，故所刑者難服而反毒之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中，是其間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乾肺」。肺，肉之有聯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也。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為得剛直之道。雖用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失

剛者皆不貞也。在噬嗑，四最為善。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於利艱貞，^①蓋其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五在卦愈上，而為「噬乾肉」，反易於四之乾肺者，五居尊位，乘在上之勢，以刑於下，其勢易也。在卦將極矣，其為間甚大，非易噬也，故為「噬乾肉」也。「得黃金」，黃，中色，金，剛物。五居中為得中道，處剛而四輔以剛，「得黃金」也。五无應，而四居大臣之位，得其助也。「貞厲无咎」，六五雖處中剛，然實柔體，故戒以必正固而懷危厲，則得无咎也。以柔居尊而當噬嗑之時，豈可不貞固而懷危懼哉？

①「於利」，原誤作「未於」，據四庫本《伊川易傳》改。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所以能无咎者，以所爲得其當也。所謂當，居中用剛而能守正慮危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上過乎尊位，无位者也，故爲受刑者。居卦之終，是其間大，噬之極也。《繫辭》所謂「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惡，以至於極。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爲其无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滅傷其耳，誠聰之不明也。

䷥ 離下
艮上

賁，《序卦》：「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

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列行。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爲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彙皆被其光彩，有賁飾之象，故爲賁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

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於進也。

象曰：賁亨，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卦爲賁飾之象，以上下二體剛柔交相爲文飾也。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爲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爲艮，乃爲山下有

火，止於文明而成賁也。天下之事，无飾不行，故賁則能亨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文於剛，而成文明之象，文明所以爲賁也。賁之道能致亨，實由飾而能亨也。「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分乾之中爻，往文於艮之上也。事由飾而加盛，由飾而能行，故小利有攸往。夫往而能利者，以有本也。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彩耳。事由文而顯盛，故爲「小利有攸往」。亨者，亨通也。往者，加進也。二卦之變，共成賁義，而彖分言上下，各主一事者，蓋離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小進也。「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此承上文言陰陽剛柔相文者，天之文也；止於文明者，人之文也。止謂處於文明也。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

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賁之象，取山下有火；又取卦變，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凡卦，有以二體之義及二象而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天水違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成卦之由也，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于地剝是也。有取二象兼取二爻交變

爲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鼎又以卦形爲象。有以形爲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也。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在下，損於上，益於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就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是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爲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

也。乾坤變而爲六子，八卦重而爲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爲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慎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之用心也，爲戒深矣。象之所取，唯以「山下有火」，明照庶物，以用明爲戒，而賁亦自有「无敢折獄」之義。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没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初九以剛陽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

於天下，惟自貴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修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爲貴也。「舍車而徒」之義，兼於比應取之。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與二非正也。九之剛明守義，不近與於二而遠應于四，舍易而從難，如舍車而徒行也。守節義，君子之貴也。是故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以車徒爲言者，因趾與行爲義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舍車而徒行者，於義不可以乘也。初應四正也，從二非正也。近舍二之易，而從四之難，舍車而徒行也。君子之賁，守其義而已。

六二，賁其須。

卦之爲賁，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爲重。二實賁之主也，故主言賁之道。飾於物者，不能大變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頤而動者也，動止唯繫於所附，猶善惡不由于賁也。^①二之文明，惟爲賁飾，善惡則繫其質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以須爲象者，謂其與上同興也。隨上而動，動止惟繫所附也。猶加飾于物，因其質而賁之，善惡在其質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賁，賁之盛者也，故云「賁如」。如，辭助也。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云「濡如」。光彩之盛，則有潤澤。《詩》云：「麀鹿濯濯。」「永

①「由」，原作「猶」，據四庫本《伊川易傳》改。

貞吉」，三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賁，故戒以常永貞正。賁者飾也，賁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永貞則吉。三與四相賁，又下比於二，二柔文一剛，上下交賁，爲賁之盛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飾而不常，且非正，人所陵侮也，故戒能永正則吉也。其賁既常而正，誰能陵之乎？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四與初爲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爲三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爲九三之寇讐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己之所乘與動於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始爲其間隔耳。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四與初相遠，而三介於其間，是所當之位爲可疑也。雖爲三寇讐所隔，未得親於婚媾，然其正應，理直義勝，終必得合，故云「終无尤也」。尤，怨也，終得相賁，故无怨尤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六五以陰柔之質，密比于上九剛陽之賢，陰比于陽，復无所繫應，從之者也，受賁於上九也。自古設險守國，故城壘多依丘坂，丘謂在外而近且高者。園圃之地，最近城邑，亦在外而近者。丘園謂在外而近者，指上九也。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與上之剛陽相比而志從焉，獲賁於外比之賢，「賁于丘園」也。若能受賁於上九，受其裁制，如束帛而戔

幾，則雖其柔弱不能自爲，爲可吝少，然能從於人，成賁之功，終獲其吉也。幾幾，剪裁分裂之狀。帛未用則束之，故謂之「束帛」；及其制爲衣服，必剪裁分裂幾幾然。「束帛」喻六五本質，「幾幾」謂受人剪製而成用也。其資於人，與蒙同，而蒙不言吝者，蓋童蒙而賴於人，乃其宜也，非童幼而資賁於人爲可吝耳。然享其功，終爲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能從人以成賁之功，享其吉美，是「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僞。惟能質白其賁，則无過失之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真。所謂尚質素者，非无飾也，不使華沒實耳。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白賁无咎」，以其在上而得志也。上九爲得志者，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賁，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尸賁之功，爲得志也。與他卦居極者異矣。既在上而得志，處賁之極，將有華僞失實之咎，故戒以質素則无咎，飾不可過也。

䷋ 坤下
䷋ 艮上

剥，《序卦》：「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剥。」夫物至于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剥也。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于盛極，群陰消剥於陽，故爲剥也。以二體言之，山附於地，山高起地上，而反附著於地，頽剥之象也。

剥，不利有攸往。

剥者，群陰長盛，消剥於陽之時。衆小人剥喪於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惟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

「剥，剥也」，謂剥落也。「柔變剛也」，柔長而剛變也。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於建戌，則極而成剥，是陰柔變剛陽也。陰，小人之道方長盛，而剥消於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

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君子當剥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剥之象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剥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君子存心消息盈虛之理而能順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長，

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

象曰：山附於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艮重於坤，「山附于地」也。山高起於地，而反附著于地，圯剥之象也。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剥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剥者也。故上之剥必自下，下剥則上危矣。爲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

陰之剥陽，自下而上。以牀爲象者，取身之所處也。自下而剥，漸至于身也。「剥牀以足」，剥牀之足也。剥始自下，故爲剥足。陰自下進漸，消蔑于貞正，凶之道也。蔑，无也，謂消亡於正道也。陰剥陽，柔變

剛，是邪侵正，小人消君子，其凶可知。

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取牀足爲象者，以陰侵沒陽于下也。滅，沒也。侵滅正道，自下而上也。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

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剥至于辨，愈蔑於正也，凶益甚矣。

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陰之侵剥於陽，得以益盛，至於剥辨者，以陽未有應與故也。小人侵剥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不能爲害矣；唯其无與，所以被蔑而凶。當消剥之時而无徒與，豈能自存也？言「未有與」，剥之未盛，有與猶可勝也，示人之意深矣。

六三，剥之无咎。

衆陰剥陽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與上下之陰異矣。志從於正，在剥之時，爲无咎

者也。三之爲，可謂善矣，不言吉，何也？

曰：方群陰剥陽，衆小人害君子，三雖從正，其勢孤弱，所應在无位之地，於斯時也，難乎免矣，安得吉也？其義爲无咎耳。言其无咎，所以勸也。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三居剥而无咎者，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類相失，於處剥之道爲无咎，如東漢之呂強是也。

六四，剥牀以膚，凶。

始剥於牀足，漸至于膚。膚，身之外也，將滅其身矣，其凶可知。陰長已盛，陽剥已甚，貞道已消，故更不言蔑貞，直言凶也。

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五爲君位，剥已及四，在人則剥其膚矣。剥及其膚，身垂于亡矣，切近於災禍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剥及君位，剥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剥，而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群陰之主也。魚，陰物，故以爲象。五能使群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所不利也。宮人，宮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陰言，且取獲寵愛之義，以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群陰消剥於陽，以至於極，六五若能長率群陰，駢首順序，反獲寵愛於陽，則終无過尤也。於剥之將終，復發此義，聖人勸遷善之意，深切之至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諸陽消剥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見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

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剥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剥爲坤，陽來爲復，陽未嘗盡也，剥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理既如是，在卦亦衆陰宗陽，爲共載之象。「小人剥廬」，若小人，則當剥之極，剥其廬矣，无所容其身也。更不論爻之陰陽，但言小人處剥極，則及其廬矣。廬，取在上之象。或曰：陰陽之消，必待盡而後復生於下，此在上便有復生之義，何也？夬之上六，何以言「終有凶」？曰：上九居剥之極，

上有一陽，陽无可盡之理，故明其有復生之義，見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夬者，陽消陰，陰，小人之道也，故但言其消亡耳，何用更言却有復生之理乎？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正道消剥既極，則人復思治，故陽剛君子爲民所承載也。若小人處剥之極，則小人之窮耳，「終不可用也」。非謂九爲小人，但言剥極之時小人如是也。

三三震下
三三坤上

復，《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剥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物无剥盡之理，故剥極則復來，陰極則陽生，陽剥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剥也。爲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

歲十月，陰盛既極，冬至則一陽復生於地中，故爲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故爲反善之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復亨」，既復則亨也。陽氣復生於下，漸亨盛而生育萬物。君子之道既復，則漸以亨通，澤於天下，故復則有亨盛之理也。「出入无疾」，出入謂生長，復生於內，入也；長進於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陽生非自外也，來於內，故謂之入。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屯艱。陽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摧折。春陽之發，爲陰寒所折，觀草木於朝暮，則可見矣。「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既无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所謂咎，在氣則爲差忒，在君子則爲

抑塞不得盡其理。陽之當復，雖使有疾之，固不能止其復也，但爲阻礙耳。而卦之才有无疾之義，乃復道之善也。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勝群陰而發生萬物，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忒，以朋來而无咎也。三陽子丑寅之氣生成萬物，衆陽之功也。若君子之道，既消而復，豈能便勝於小人？必待其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勝之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謂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來復。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謂七更也。臨云八月有凶，謂陽長至于陰長，歷八月也。陽進則陰退，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

彖曰：「復亨」，剛反。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復亨」，謂剛反而亨也。陽剛消極而來反，既來反，則漸長盛而亨通矣。「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以卦才言其所以然也。下動而上順，是「動而以順行」也。陽剛反而順動，是以得出入无疾，朋來而无咎也。朋之來，亦順動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其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七日而來復者，天地之運行如是也。消長相因，天之道也。陽剛君子之道長，故「利有攸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者，陰陽相薄而成聲，當陽之微，未能發也。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祇宜音祇，抵也。《玉篇》云：「適也。」義亦同。「无祇悔」，不至於悔也。《坎》卦曰「祇既平，无咎」，謂至既平也。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

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祇，陸德明音支，《玉篇》、《五經文字》、《群經音辨》並見衣部。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學問之道无他也，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六二，休復吉。

二雖陰爻，處中正而切比於初，志從於陽，能下仁也，復之休美者也。復者，復於禮也，復禮則爲仁。初陽復，復於仁也。二比而下之，所以美而吉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爲復之休美而吉者，以其能下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於仁，二能

親而下之，是以吉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爲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復頻失，雖爲危厲，然復善之義則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此爻之義，最宜詳玩。四行群陰之中，而獨能復，自處於正，下應於陽剛，其志可謂善矣。不言吉凶者，蓋四以柔居群陰之間，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无可濟之理，故聖人但稱其能獨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

而必凶也。曰：然則不言无咎，何也？曰：以陰居陰，柔弱之甚，雖有從陽之志，終不克濟，非无咎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稱其獨復者，以其從陽剛君子之善道也。

六五，敦復，无悔。

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敦篤於復善者也，故无悔。雖本善，戒亦在其中矣。陽復方微之時，以柔居尊，下復无助，未能致亨吉也，能无悔而已。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以中道自成也。五以陰居尊，處中而體順，能敦篤其志，以中道自成，則可以无悔也。自成謂成其中順之德。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

復，其凶可知。「有災眚」，災，天災，自外來；眚，己過，由自作。既迷不復善，在己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爲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數之終。「至於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行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復則合道，既迷於復，與道相反也，其凶可知。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善，乃迷於復，反君之道也。非止人君，凡人迷於復者，皆反道而凶也。

䷲ 震下
䷀ 乾上

无妄，《序卦》：「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復者，反於道也，既復於道，則合正理

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也。爲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之道也，卦言人由无妄之道也。「利貞」，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有匪正則爲過眚。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

謂初九也。坤初爻變而爲震，剛自外而來

也。震以初爻爲主，成卦由之，故初爲无妄之主。動以天爲无妄，動而以天，動爲主也。以剛變柔，爲以正去妄之象。又剛正爲主於內，无妄之義也。九居初，正也。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下動而上健，是其動剛健也。剛健，无妄之體也。「剛中而應」，五以剛居中正，二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不妄也。故其道大亨通而貞正，乃「天之命也」。天命謂天道也，所謂无妄也。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所謂无妄，正而已。小失於正，則爲有過，乃妄也。所謂「匪正」，蓋由有往。若无妄而不往，何由有匪正乎？无妄者，理之正也。更有往，將何之矣？乃人於妄也。往則悖於天理，天道所不祐，可行乎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雷行於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於是驚蟄藏，振萌芽，發生萬物，其所賦與，洪纖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物與无妄」也。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各得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茂，盛也。「茂對」之爲言，猶「盛行」「永言」之比。「對時」，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初九，无妄，往吉。

九以陽剛爲主於內，无妄之象，以剛實變柔而居內，中誠不妄者也。以无妄而往，何所不吉？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謂既无妄，不可復有往也，過則妄矣。爻言「往

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蓋誠之於物，无不能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欲爲者乃妄也，故以耕穫菑畲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居動體而柔順，爲動能順乎中正，乃无妄者也，故極言无妄之義。耕，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畲。不耕而穫，不菑而畲，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爲，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穫與畲是也。蓋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畲，是事理之固然，

非心意之所造作也。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爲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爲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未者，非必之辭，臨卦曰「未順命」是也。不耕而穫，不菑而畲，因其事之當然，既耕則必有穫，既菑則必成畲，非必以穫畲之富而爲也。其始耕菑，乃設心在於求穫畲，是以其富也，心有欲而爲者，則妄也。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三以陰柔而不中正，是爲妄者也，又志應於上，欲也，亦妄也；在无妄之道，爲災害也。人之妄動，由有欲也。妄動而得，亦

必有失，雖使得其所利，其動而妄，失已大矣，況復凶悔隨之乎？知者見妄之得，則知其失必與稱也。故聖人因六三有妄之象，而發明其理云：①「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言如三之爲妄，乃无妄之災害也，設如有得，其失隨至。如或繫之牛，「或」謂「設或」也，或繫得牛，行人得之以爲有得，邑人失牛乃是災也。借使邑人繫得馬，則行人失馬，乃是災也。言有得則有失，不足以爲得也。行人邑人，但言有得則有失，非以爲彼己也。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固不足以爲得也。人能知此，則不爲妄動矣。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行人得牛」乃邑人之災也，有得則有失，何足以爲得乎？

九四，可貞，无咎。

四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與，无妄者也。剛而无私，豈有妄乎？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九居陰，得爲正乎？曰：以陽居乾體，若復處剛，則爲過矣，過則妄也。居四，无尚剛之志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於貞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貞固守之，則无咎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九以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其道无以加矣。疾，爲之病者也。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人之有疾，則以藥石

①「發」，原誤作「法」，據四庫本《伊川易傳》改。

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故勿藥則有喜也。「有喜」謂疾自亡也。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爲「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若遂自攻治，乃是淪其无妄而遷於妄也。五既处无妄之極，故惟戒在動，動則妄矣。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人之有妄，理必修改。既无妄矣，復藥以治之，是反爲妄也，其可用乎？故云「不可試也」。試，暫用也，猶曰少嘗之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居卦之終，^①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行，過於理也，過於理則妄也。故上九而

行，則有過眚，而无所利矣。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既極，而復加進，乃爲妄矣，是窮極而爲災害也。

䷘ 乾下
艮上

大畜，《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无妄則爲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爲卦，艮上乾下，天而在於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爲畜止，又爲畜聚，止則聚矣。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爲蘊畜，取艮之止乾，則爲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爲畜義。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莫大於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於下，皆蘊畜至大之象也。在人，爲學術道德充

①「終」，原誤作「中」，據涂刻本改。

積於內，乃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專言其大者。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積於內，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爲於天下，則不獨於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窮處而自食於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施之於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只據大畜之義而言，彖更以卦之才德而言，諸爻則惟有止畜之義。蓋易體道隨宜，取明且近者。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剛上」，陽居上也。陽剛居尊位之上，爲

「尚賢」之義。止居健上，爲「能止健」之義。止乎健者，非大正則安能？以剛陽在上與尊尚賢德、能止至健，皆大正之道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大畜之人，所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故不食於家則吉，謂居天位享天祿也。國家養賢，賢者得行其道也。「利涉大川」，謂大有蘊畜之人，宜濟天下之艱險也。《彖》更發明卦才云：所以能涉大川者，以「應乎天也」。六五，君也，下應乾之中爻，乃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也。所以能應乎天，无艱險之不可濟，況其他乎？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爲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

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初九，有厲利已。

大畜，艮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爲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爲義。初以陽剛，又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於己，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在他卦，則四與初爲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爲相止畜。上與三皆陽，則爲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有危則宜已，不可犯災危而行也，不度其勢而進，有災必矣。

九二，輿說輶。

二爲六五所畜止，勢不可進也。五據在上之勢，豈可犯也？二雖剛健之體，然其處得中道，故進止无失，雖志於進，度其勢之不可，則止而不行，如車輿脫去輪輶，謂不行也。

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輿說輶而不行者，蓋其處得中道，動不失宜，故无過尤也。善莫善於剛中。柔中者，不至於過柔耳。剛中，中而才也。初九處不得中，故戒以有危宜已。二得中，進止自无過差，故但言「輿說輶」，謂其能不行也，不行則无尤矣。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物，又

處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自日常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三，乾體而居正能貞者也，當有銳進，故戒以知難與不失其貞也。志既銳於進，雖剛明，有時而失，不得不誠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所以利有攸往者，以與在上者合志也。上九陽性上進，且畜已極，故不下畜三，而與合志上進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以位而言，則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

牛而加牯，大善而吉也。概論畜道，則四艮體居上位而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者也。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牯，則元吉也。牛之性觶觸以角，故牯以制之。若童犢始角，而加之以牯，使觶觸之性不發，則易而无傷，以況六四能畜止上下之惡於未發之前，則大善之吉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天下之惡，已盛而止之，則上勞於禁制，而下傷於刑誅。故畜止於微小之前，則大善而吉，不勞而无傷，故可喜也。四之畜初是也，上畜亦然。

六五，豮豕之牙，吉。

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豮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爲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繫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豮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發豮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飢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

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故止惡之道，在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嚴刑於彼，而修政於此，是猶患豕牙之利，不制其牙而豮其勢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在上者不知止惡之方，嚴刑以敵民欲，則其傷甚而无功。若知其本，制之有道，則不勞无傷而俗革，天下之福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予聞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事極則反，理之常也，故畜極而亨。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極既當變，又陽性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也，謂虛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天衢之亨，謂其亨通曠濶，无有蔽阻也。在畜道則變矣，變而亨，非畜道之亨也。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何以謂之天衢？以其无止礙，道路大通行也。以天衢非常語，故象特設問曰：何謂天之衢？以道路大通行，取空豁之狀也。以象有「何」字，故爻下亦誤加之。

䷚ 震下
䷌ 艮上

頤，《序卦》：「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夫物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卦，上艮下震，上下二陽爻，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頤之象也。頤，養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爲頤。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

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人、養於人，皆以正道則吉也。天地造化，養育萬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矣。「觀頤，自求口實」，觀人之所頤，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貞吉」，所養者正則吉也。「所養」，謂所養之人與養之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聖人極言頤之道，而贊其大。天地之道，則養育萬物。養育萬物之道，正而已矣。聖人則養賢才，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

俾施澤於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養賢所以養萬民也。夫天地之中，品物之衆，非養則不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養天下，至於鳥獸草木，皆有養之之政。其道配天地，故夫子推頤之道，贊天地與聖人之功曰：「頤之時大矣哉！」或云「義」，或云「用」，或止云「時」，以其大者也。萬物之生與養，時爲大，故云「時」。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以二體言之，「山下有雷」，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荖，發其萌芽，爲養之象。以上下之義言之，艮止而震動，上止下動，頤頤之象。以卦形言之：上下二陽，中含四陰，外實中虛，頤口之象。口所以養身也，故君子觀其象以養其身，慎言

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唯就口取養義。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在身爲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於身者皆是，慎之則必當而無失。在身爲飲食，於天下則凡貨資財用養於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無傷。推養之道，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蒙之初六，蒙者也，爻乃主發蒙而言。頤之初九，亦假外而言，爾謂初也。舍爾之靈龜，乃觀我而朵頤，我對爾而設。初之所以朵頤者四也，然非四謂之也，假設之辭爾。九，陽體剛明，其才智足以養正者也。龜能咽息不食，靈龜喻其明智，而可以不求養於外也。才雖如是，然以陽居動體，而在頤之時，求頤，人所欲也，上應於四，不能自守，志在上行，說所欲而朵頤者

也。心既動，則其自失必矣。迷欲而失己，以陽而從陰，則何所不至？是以凶也。朵頤爲朵動其頤頤，人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涎，故以爲象。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九，動體。朵頤，謂其說陰而志動。既爲欲所動，則雖有剛健明智之才，終必自失，故其才亦不足貴也。人之貴乎剛者，爲其能立而不屈於欲也；貴乎明者，爲其能照而不失於正也。既惑所欲而失其正，何剛明之有？爲可賤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於人者也。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上之祿，民賴司牧之養，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既不能自養，必求養於剛陽；若反下求

於初，則爲顛倒，故云「顛頤」。顛則拂違經常，不可行也。若求養於丘，則往必有凶。丘，在外而高之物，謂上九也。卦止二陽，既不可顛頤于初，若求頤于上九，往則有凶。在頤之時，相應則相養者也。上非其應而往求養，非道妄動，是以凶也。顛頤則拂經，不獲其養爾；妄求於上，往則得凶也。今有人，才不足以自養，見在上者勢力足以養人，非其族類，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矣。六二中正，在他卦多吉，而凶，何也？曰：時然也。陰柔既不足以自養，初上二爻皆非其與，故往求則悖理而得凶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征而從上則凶者，非其類故也。往求而失其類，得凶宜矣。行，往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頤之道，唯正則吉。三以陰柔之質，而處不中正，又在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也。其養如此，拂違於頤之正道，是以凶也。得頤之正，則所養皆吉，求養養人則合於義，自養則成其德。三乃拂違正道，故戒以「十年勿用」。十，數之終，●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所以戒終不可用，以其所由之道，大悖義理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以自養，況養天下乎？初九以剛陽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爲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賴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爲順，今反求下之養，顛倒也，故曰顛頤。然己不勝其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

之，以濟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已无曠敗之咎，故爲吉也。夫居上位者，必有才德威望，爲下民所尊畏，則事行而衆心服從。若或下易其上，則政出而人違，刑施而怨起，輕於陵犯，亂之由也。六四雖能順從剛陽，不廢厥職，然質本陰柔，賴人以濟，人之所輕，故必養其威嚴，眈眈然如虎視，則能重其體貌，下不敢易。又從於人者必有常，若間或无繼，則其政敗矣。「其欲」，謂所須用者，必逐逐相繼而不乏，則其事可濟；若取於人而无繼，則困窮矣。既有威嚴，又所施不窮，故能无咎也。二顛頤則拂經，四則吉，何也？曰：二在上而反求養於下，下非其應類，故爲拂經。四則居上位，以貴下賤，使在下之賢由己以行

●「終」，原脫，據涂刻本補。

其道，上下之志相應而施於民，何吉如之？自三以下，養口體者也；四以上，養德義者也。以君而資養於臣，以上位而賴養於下，皆養德也。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顛倒求養，而所以吉者，蓋得剛陽之應以濟其事，致己居上之德施光明被于天下，吉孰大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頤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陰柔之質，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己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於經常。既以己之不足而順從於賢師傅，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於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陰柔之質，无貞剛之性，故戒以能居貞則吉。以陰柔之

才，雖倚賴剛賢，能持循於平時，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以成王之才，不至甚柔弱也，當管、蔡之亂，幾不保於周公，況其下者乎？故《書》曰：「王亦未敢誚公，賴二公得終信。」故艱險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恃也，不得已而濟艱險者則有矣。發此義者，所以深戒於為君也。於上九，則據為臣致身盡忠之道言，故不同也。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居貞之吉者，謂能堅固順從於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於己，賴己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

勤兢畏？故得終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賴於己，身當天下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專，受任如此之重，苟不濟天下艱危，何足稱委遇而謂之賢乎？當盡誠竭力，而不顧慮，然惕厲則不可忘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若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兢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大有福慶也。

䷛ 巽下
兌上

大過，《序卦》曰：「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爲卦，上兌下巽，澤在木上，滅木也。澤者潤養於木，乃至滅沒於木，爲大過之義。大

過者，陽過也，故爲大者過、過之大與大事過也。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夫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也，其制事以天下之正理，矯失之用，小過於中者則有之，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蓋矯之小過，而後能及於中，乃求中之用也。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惟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皆由道也。道无不中，无不常，以世人所不常見，故謂之大過於常也。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小過，陰過於上下；大過，陽過於中。陽過於中，而上下弱矣，故爲棟橈之象。棟取其勝重，四陽聚於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橈取其本末

弱，中強而本末弱，是以橈也。陰弱而陽強，君子盛而小人衰，故「利有攸往」而亨也。棟，今人謂之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大者過」，謂陽過也。在事爲事之大者過，與其過之大。

「棟橈」，本末弱也。

謂上下二陰衰弱。陽盛則陰衰，故爲「大者過」。在小過，則曰「小者過」，陰過也。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言卦才之善也。剛雖過，而二五皆得中，是處不失中道也。下巽上兌，是以巽順和說之道而行也。在大過之時，以中道巽說而行，故「利有攸往」，乃所以能亨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之時」，其事甚大，故贊之曰「大矣哉」。如立非常之大事，興百世之大功，成

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潤養於木者也，乃至滅沒於木，則過甚矣，故爲大過。君子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能「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也。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无悶」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爲大過人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初以陰柔巽體而處下，過于畏慎者也。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不錯諸地，而藉以茅，過於慎也，是以无咎。茅之爲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慎之道也。慎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繫辭》云：「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

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言敬慎之至也。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甚重。以之藉薦，則爲重慎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過於敬慎，爲之非難，而可以保其安而无過。苟能慎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无所失矣。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以陰柔處卑下之道，惟當過於敬慎而已。以柔在下，爲以茅藉物之象，敬慎之道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陽之大過，比陰則合，故二與五皆有生象。九二當大過之初，得中而居柔，與初密比而相與。初既切比於二，二復无應於上，其相與可知。是剛過之人，而能以中自處，用柔相濟者也。過剛則不能有所爲，九三是也。得中用柔，則能成大過之功，

九二是也。楊者，陽氣易感之物，陽過則枯矣。楊枯槁而復生稊，陽過而未至於極也。九二陽過而與初，老夫得女妻之象。老夫而得女妻，則能成生育之功。二得中居柔而與初，故能復生稊，而无過極之失，无所不利也。在大過，陽爻居陰則善，二與四是也。二不言吉，方言无所不利，未遽至吉也。稊，根也。劉琨《勸進表》云：「生繁華於枯蕘。」謂枯根也。鄭玄《易》亦作「蕘」字，與「稊」同。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老夫之說少女，少女之順老夫，其相與過於常分，謂九二初六陰陽相與之和，過於常也。

九三，棟桡凶。

夫居大過之時，興大過之功，立大過之事，非剛柔得中，取於人以自輔，則不能也。

既過於剛強，則不能與人同，常常之功尚不能獨立，況大過之事乎？以聖人之才，雖小事必取於人，當天下之大任，則可知矣。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得中，剛過之甚者也。以過甚之剛，動則違於中和而拂於衆心，安能當大過之任乎？故不勝其任，如棟之橈，傾敗其室，是以凶也。取棟爲象者，以其无輔，而不能勝重任也。或曰：三，巽體而應於上，豈无用柔之象乎？曰：言易者，貴乎識勢之重輕，時之變易。三居過而用剛，巽既終而且變，豈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從也。三方過剛，上能繫其志乎？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剛強之過，則不能取於人，人亦不能親輔之，如棟橈折，不可支輔也。棟當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爲能用柔相濟，既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隆起，取不下橈之義。大過之時，非陽剛不能濟，以剛處柔，爲得宜矣，若又與初六之陰相應，則過也。既剛柔得宜，而志復應陰，是「有它」也。「有它」則有累於剛，雖未至於大害，亦可吝也。蓋大過之時，動則過也。「有它」謂更有它志，吝爲不足之義，謂可少也。或曰：二比初則无不利，四若應初則爲吝，何也？曰：二得中而比於初，爲以柔相濟之義；四與初爲正應，志相繫者也。九既居四，剛柔得宜矣，復牽繫於陰，以害其剛，則可吝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棟隆起則吉，不橈曲以就下也，謂不下繫

於初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九五當大過之時，本以中正居尊位，然下无應助，固不能成大過之功，而上比過極之陰，其所相濟者，如枯楊之生華。枯楊下生根稊，則能復生，如大過之陽興成事功也；上生華秀，雖有所發，无益於枯也。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爲壯矣，於五无所賴也，故反稱婦得。過極之陰，得陽之相濟，不爲无益也。以士夫而得老婦，雖无罪咎，殊非美也，故云「无咎无譽」，象復言其可醜也。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爲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上六以陰柔處過極，是小人過常之極者也。小人之所謂大過，非能爲大過人之事也，直過常越理，不恤危亡，履險蹈禍而已。如過涉於水，至滅沒其頂，其凶可知。小人狂躁以自禍，蓋其宜也，復將何尤，故曰无咎，言自爲之，无所怨咎也。因澤之象而取涉義。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過涉至溺，乃自爲之，不可以有咎也，言无所怨咎。

☵☵ 坎下
☵☵ 坎上

習坎，《序卦》：「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習謂重習。他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習者，見其重險，險

中復有險，其義大也。卦中一陽上下二陰，陽實陰虛，上下无據，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爲坎陷之義。陽居陰中則爲陷，陰居陽中則爲麗。凡陽，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陷之象，在下動之象。陰，在上說之象，在中麗之象，在下巽之象。陷則爲險。習，重也，如「學習」「溫習」皆重複之義也。坎，陷也。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爲水。陷，水之體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陽實在中，爲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

彖曰：「習坎」，重險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習坎」者，謂「重險也」，上下皆坎，兩險相重也。初六云坎窞，是坎中之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陽動於險中，而未出於險，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於坎，既盈則出乎坎矣。「行險而不失其信」，陽剛中實，居險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爲信義有孚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維其心可以亨通者，乃以其中也。中實爲有孚之象。至誠之道，何所不通？以剛中之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以其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而不行，則常在險中矣。坎以能行爲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

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阻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坎爲水，水流仍洊而至。兩坎相習，水流仍洊之象也。水自涓滴至于尋丈，至于江海，洊習而不驟者也。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水之象，取其有常，則常久其德行。人之德行，不常則僞也，故當如水之有常，取其洊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事。夫發政行教，必使民熟於聞

聽，然後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喻，遽責其從，雖嚴刑以驅之，不能也，故當如水之洊習。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初以陰柔居坎險之下，柔弱无援，而處不得當，非能出乎險也，唯益陷於深險耳。窞，坎中之陷處。已在習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由習坎而更入坎窞，失道也，是以凶。能出於險，乃不失道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二當坎險之時，陷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是有險也。然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益陷入于深險，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難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剛則才足自衛，中則

動不失宜。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方爲二陰所陷，在險之地，以剛中之才，不至陷于深險，是所求小得，然未能出坎中之險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六三在坎陷之時，以陰柔而居不中正，其處不善，進退與居皆不可者也。來下則入于險之中，之上則重險也，退來與進之皆險，故云「來之坎坎」。既進退皆險，而居亦險。枕謂支倚。居險而支倚以處，不安之甚也。所處如此，唯益人於深險耳，故云「入于坎窞」。如三所處之道，不可用也，故戒「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進退皆險，處又不安，若用此道，當益人于險，終豈能有功乎？以陰柔處不中正，雖

平易之地，尚致悔咎，況處險乎？險者，人之所欲出也，必得其道，乃能去之。求去而失其道，益困窮耳。故聖人戒如三所處，不可用也。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六四陰柔而下无助，非能濟天下之險者。以其在高位，故言爲臣處險之道。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无咎矣。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爲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況君心所明處。《詩》云：「天之牖

民，如壘如簾。」毛公訓牖爲道，亦開通之謂。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許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辯者，其說多行。且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群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群公卿及

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而就其明之異耳。又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於齊，此其蔽於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強，既曰蔽矣，其能聽乎？愛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龍因其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響。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象》只舉首句，如此比多矣。樽酒簋貳，質實之至，剛柔相際接之道。能如此，則可終保无咎。君臣之交，能固而常者，在誠實而已。剛柔指四與五，謂君臣之交際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祗宜音抵，抵也，《復》卦云：「无祗悔。」必抵於已平，則无咎。既曰不盈，則是未平而尚在險中，未得无咎也。以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濟於險，然下无助也。二陷於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濟險之才。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居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於險，則爲有咎，必「祗既平」，乃得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九五剛中之才，而得尊位，當濟天下之險難，而坎尚不盈，乃未能平乎險難，是其剛中之道未光大也。險難之時，非君臣協力，其能濟乎？五之道未大，以无臣也。人君之道，不能濟天下之險難，則爲未大，不稱其位也。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上六以陰柔而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獄爲喻。如繫縛之以徽纆，因寘于叢棘之中，陰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云至于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以陰柔而自處極險之地，是其失道也，故其凶至於三歲也。三歲之久，而不得免焉，終凶之辭也。言久，有曰十，有曰三，隨其事也。陷于獄，至于三歲，久之極也。他卦以年數言者，亦各以其事也，如「三歲不興」、「十年乃字」是也。

䷥ 離上
䷥ 離下

離，《序卦》：「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陷於險難之中，則

必有所附麗，理自然也，離所以次坎也。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於上下之陽，則爲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爲明義。離爲火，火體虛，麗於物而明者也。又爲日，亦以虛明之象。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爲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利於貞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通，故曰「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牛之性順，而又牝焉，順之至也。既附麗於正，必能順於正道如牝牛，則吉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既麗於正，當養習以成其順德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

離，麗也，謂附麗也。如日月則麗於天，百穀草木則麗於土。萬物莫不各有所麗，天地之中，无无麗之物。在人當審其所麗，麗得其正則能亨也。

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以卦才言也。上下皆離，重明也。五二皆處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二五以柔順麗於中正，所以能亨。人能養其至順，以麗中正，則吉，故曰「畜牝牛吉」也。或曰：二則中正矣，五以陰居陽，得爲正乎？曰：離主於所麗。五，中正之位，六麗於正位，乃爲正也。學者知時義而不失輕重，則可以言易矣。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若云兩明，則是二明，不見繼明之義，故云

「明兩」，明而重兩，謂相繼也。「作離」，明兩而爲離，繼明之義也。震巽之類，亦取洊隨之義，然離之義尤重也。「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觀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照臨于四方。大凡以明相繼，皆繼明也。舉其大者，故以世襲繼照言之。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陽固好動，又居下而離體。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跡已動矣，動則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於咎矣。初在下，无位者也。明其身之進退，乃所麗之道也。其志既動，不能敬慎則妄動，是不明所麗，乃有咎也。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然欲動，而知敬慎，不敢進，所以求辟免過咎也。居明而剛，故知而能辟，不剛明則妄動矣。

六二，黃離，元吉。

二居中得正，麗於中正也。黃中之色，文之美也。文明中正，美之盛也，故云「黃離」。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於文明中順之君，其明如是，所麗如是，大善之吉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離以中爲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八純卦皆有二體之義。乾，內外皆健；坤，上下皆順；震，威震相繼；巽，上下順隨；坎，重險相習；離，二明繼照；艮，內

外皆止；兑，彼己相說。而離之義，在人
事最大。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
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故爲
日昃之離，日下昃之明也，昃則將沒矣。
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
達者順理爲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
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爲嗟
憂，乃爲凶也。大耋，傾沒也。人之終盡，
達者則知其常理，樂天而已，遇常皆樂，如
「鼓缶而歌」。不達者則恐恒有將盡之悲，
乃「大耋之嗟」，爲其凶也。此處死生之道
也。「耋」與「眊」同。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日既傾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也，故
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安常處順，
何足以爲凶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繼明之初，故言繼
承之義。在上而近君，繼承之地也。以陽
居離體而處四，剛躁而不中正，且重剛。
以不正而剛盛之勢，突如其來，非善繼者
也。夫善繼者，必有巽讓之誠，順承之道，
若舜、啟然。今四「突如其來」，失善繼之
道也。又承六五陰柔之君，其剛盛陵爍之
勢，氣焰如焚然，故云「焚如」。四之所行，
不善如此，必被禍害，故曰「死如」。失繼
紹之義，承上之道，皆逆德也，衆所棄絕，
故云「棄如」。至於死棄，禍之極矣，故不
假言凶也。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上陵其君，不順所承，人惡衆棄，天下所不
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

矣。然以柔居上，在下无助，獨附麗於剛強之間，危懼之勢也。唯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於「出涕」；憂慮之深，至於「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出涕」「戚嗟」，極言其憂懼之深耳，時當然也。居尊位而文明，知憂畏如此，故得吉。若自恃其文明之德，與所麗中正，泰然不懼，則安能保其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也。據在上之勢，而明察事理，畏懼憂虞以持之，所以能吉也。不然，豈能安乎？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

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能照足以察邪惡，能斷足以行威刑，故王者宜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

之功也。征伐，用刑之大者。

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夫明極則无微不照，繼極則无所寬宥，不約之以中，則傷於嚴察矣。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詿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書》曰：「殲厥渠魁，脇從罔治。」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王者用此上九之德，明照而剛斷，以察除天下之惡，所以正治其邦國，剛明居上之道也。

伊川易傳卷之二

伊川易傳卷之三

周易下經

䷥ 艮下
䷥ 兌上

咸，《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爲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爲夫婦之義。咸，感也，以說爲主；恒，常也，以正爲本。而

說之道自有正也，正之道固有說焉。巽而動，剛柔皆應，說也。咸之爲卦，兌上艮下，少女少男也。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爲咸也。艮體篤實，止爲誠慤之義。男志篤實以下交，女心說而上應，男感之先也。男先以誠感，則女說而應也。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而亨通。事物皆然，故咸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在於正也。

不以正，則入於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姣，君臣之以媚說，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也。「取女吉」，以卦才言也。卦有柔上剛下，二氣感應，相與止而說，男下女之義。以此義取女，則得正而吉也。

彖曰：咸，感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咸之義感也。在卦，則柔爻上而剛爻下，柔上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陰陽相交，為男女交感之義。又兌女在上，艮男居下，亦柔上剛下也。陰陽二氣，相感相應而和合，是「相與」也。「止而說」，止於說，為堅慤之意。艮止於下，篤誠相下也；兌說於上，和說相應也。以男下女，和之至也。相感之道如此，是以能亨通而得正，取女如是則吉也。卦才如此，大率

感道利於正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既言男女相感之義，復推極感道，以盡天地之理、聖人之用。天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至誠以感億兆之心而天下和平。天下之心所以和平，由聖人感之也。觀天地交感化生萬物之理，與聖人感人心致和平之道，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而其漸潤通徹，是二物之氣相感通也。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

①「上」，原誤作「下」，據阮刻本《周易正義》改。

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初六，咸其拇。

初六在下卦之下，與四相感。以微處初，其感未深，豈能動於人？故如人拇之動，未足以進也。拇，足大指。人之相感，有淺深輕重之異，識其時勢，則所處不失其宜矣。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初志之動，感於四也，故曰「在外」。志雖動而感未深，如拇之動，未足以進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二以陰居下，與五爲應，故設咸腓之戒。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二若不守道，待上之求，而如腓自動，則躁妄自失，所以凶也。安其居而不動，以待上之求，則得進退之道而吉也。

二，中正之人，以其在咸而應五，故爲此戒。復云「居吉」，若安其分，不自動，則吉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二居中得正，所應又中正，其才本善，以其在咸之時，質柔而上應，故戒以先動求君則凶，居以自守則吉。象復明之云：非戒之不得相感，唯順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九三以陽居剛，有剛陽之才，而爲主於內，居下之上，是宜自得於正道，以感於物，而乃應於上六。陽好上而說，陰上居感說之極，故三感而從之。股者，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者也，故以爲象。言九三不能自主，隨物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隨於物也。剛陽之才，感於所說而

隨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云「亦」者，蓋象辭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處，故諸爻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辭也。上云：「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前二陰爻皆有感而動，三雖陽爻亦然，故云「亦不處也」。「不處」謂動也。有剛陽之質，而不能自主，志反在於隨人，是所操執者卑下之甚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感者，人之動也，故皆就人身取象。拇取在下而動之微，腓取先動，股取其隨。九四无所取，直言感之道，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為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貞正則吉而悔亡，感

不以正，則有悔也。又四說體，居陰而應初，故戒於貞感之道，无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乃有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不通，无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无我之謂也。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貞一則所感无不通，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无所不通乎？《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子因咸極論感通之道。夫以思慮之私心感物，所感狹矣。天下之理一也，塗雖殊而其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則一。雖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之以一，則无能違也。故貞其意，則窮天下无不感通焉，

故曰：「天下何思何慮？」用其思慮之私心，豈能无所不感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來屈信明感應之理。屈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前云屈信之理矣，復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信，蓋不屈則无信，信而後有屈，觀尺蠖則知感應之理矣。龍蛇之藏，所以存息其

身，而後能奮迅也，不蟄則不能奮矣。動息相感，乃屈信也。君子潛心精微之義，入於神妙，所以致其用也。潛心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積與施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上文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處其身，所以崇大其德業也。所為合理，則事正而身安，聖人能事盡於此矣，故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既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更以此語終之，云窮極至神之妙，知化育之道，德之至盛也，无加於此矣。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貞則吉而悔亡，未為私感所害也，係私應則害於感矣。「憧憧往來」，以私心相感，感之道狹矣，故云「未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九居尊位，當以至誠感天下，而應二比上，若係二而說上，則偏私淺狹，非人君之道，豈能感天下乎？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而所不見也。言能背其私心，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則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戒使背其心而咸脢者，爲其存心淺末，係二而說上，感於私欲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上陰柔而說體，爲說之主，又居感之極，是其欲感物之極也，故不能以至誠感物，而發見於口舌之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於人乎？不直云口，而云「輔頰舌」，亦猶今人謂口過曰唇吻，曰頰舌也。「輔頰舌」皆所用以言也。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唯至誠爲能感人，乃以柔說騰揚於口舌，

言說豈能感於人乎？

䷟ 震上

恒，《序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久也。」咸，夫婦之道。夫婦終身不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以恒也。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義。恒，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論交感之情，則少爲親切；論尊卑之序，則長當謹正，故兌艮爲咸，而震巽爲恒也。男在女上，男動于外，女順于內，人理之常，故爲恒也。又剛上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皆恒之義也。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恒者，常久也。恒之道可以亨通，恒而能亨，乃无咎也。恒而不可以亨，非可恒之

道也，爲有咎矣。如君子之恒於善，可恒之道也；小人恒於惡，失可恒之道也。恒所以能亨，由貞正也，故云「利貞」。夫所謂恒，謂可恒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往。唯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常矣。又常久之道，何往不利？彖曰：恒，久也。

恒者，長久之義。

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卦才有此四者，成恒之義也。「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初下居於初，剛爻上而柔爻下也。二爻易處則成震巽，震上巽下，亦剛上而柔下也。剛處上而柔居下，乃恒道也。「雷風相與」，雷震則風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故云相與，乃其常也。「巽而動」，下巽順，上震動，爲

以巽而動。天地造化，恒久不已者，順動而已。巽而動，常久之道也。動而不順，豈能常也？「剛柔皆應」，一卦剛柔之爻皆相應。剛柔相應，理之常也。此四者，恒之道也，卦所以爲恒也。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

恒之道，可致亨而无過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則非可恒之道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恒之正道也。不恒其德，與恒於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天地之所以不已，蓋有恒久之道。人能恒於可恒之道，則合天地之理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天下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恒者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凡天地所生之物，雖山嶽之堅厚，未有能不變者也，故恒

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於常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極言常理。日月，陰陽之精氣耳。唯其順天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四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聖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觀其所恒」，謂觀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觀此，則天地萬物之情理可見矣。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君子觀雷風相與成恒之象，以常久其德，自立於大中常久之道，不變易其方所也。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初居下而四爲正應，柔暗之人能守常而不能度勢。四震體而陽性，以剛居高，志上而不下，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浚，深之也。「浚恒」謂求恒之深也。守常而不度勢，求望於上之深，堅固守此，凶之道也。泥常如此，无所往而利矣。世之責望故素而致悔咎者，皆浚恒者也。志既上求之深，是不能恒安其處者也。柔微而不恒安其處，亦致凶之道。凡卦之初終，淺與深、微與盛之地也。在下而求深，亦不知時矣。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居恒之始，而求望於上之深，是知常而不

知度勢之甚也，所以凶，陰暗不得恒之宜也。

九二，悔亡。

在恒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應於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恒久於中也。能恒久於中，則不失正矣。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九二以剛中之德而應於中，德之勝也，足以亡其悔矣。人能識重輕之勢，則可以言易矣。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所以得悔亡者，由其能恒久於中也。人能恒久於中，豈止亡其悔，德之善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於上六，不唯陰陽相應，風復從雷，

於恒處而不處，不恒之人也。其德不恒，則羞辱或承之矣。「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也。「貞吝」，固守不恒以爲恒，豈不可羞吝乎？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人既无恒，何所容處？當處之地，既不能恒，處非其據，豈能恒哉？是不恒之人，无所容處其身也。

九四，田无禽。

以陽居陰，處非其位，處非其所，雖常何益？人之所爲，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久何益？故以田爲喻，言九之居四，雖使恒久，如田獵而无禽獸之獲，謂徒用力而无功也。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處非其位，雖久何所得乎？以田爲喻，故云「安得禽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五應於二，以陰柔而應陽剛，居中而所應又中，陰柔之正也，故恒久其德則爲貞也。夫以順從爲恒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爲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於人爲恒，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義，在丈夫猶凶，況人君之道乎？在它卦，六居君位而應剛，未爲失也；在恒，故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爲恒也？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如五之從二，在婦人則爲正而吉，婦人以從爲正，以順爲德，當終守於從一。夫子則以義制者也，從婦人之道，則爲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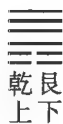
上六，振恒，凶。

六居恒之極，在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

則動極。以陰居上，非其安處，又陰柔不能堅固其守，皆不常之義也，故爲「振恒」，以振爲恒也。振者，動之速也，如振衣，如振書，抖擻運動之意。在上而其動無節，以此爲恒，其凶宜矣。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居上之道，必有恒德，乃能有功。若躁動不常，豈能有所成乎？居上而不恒，其凶甚矣。象又言其不能有所成立，故曰「大无功也」。



遯，《序卦》：「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夫久則有去，相須之理也，遯所以繼恒也。遯，退也，避也，去之之謂也。爲卦，天下有山。天在上之物，陽性上進。山，高起之物，形

雖高起，體乃止。物有上陵之象而止不進，天乃上進而去之，下陵而上去，是相違遯，故爲遯去之義。二陰生於下，陰長將盛，陽消而退，小人漸盛，君子退而避之，故爲遯也。

遯，亨，小利貞。

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遯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爲亨，故遯所以有亨也。在事，亦有由遯避而亨者。雖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退避，固善也。然事有不齊，與時消息，无必同也。陰柔方長，而未至於甚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

小人道長之時，君子遯退，乃其道之亨也。君子遯藏，所以伸道也。此言處遯之道，自「剛當位而應」以下，則論時與卦才，尚

有可爲之理也。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雖遯之時，君子處之，未有必遯之義。五以剛陽之德，處中正之位，又下與六二以中正相應，雖陰長之時，如卦之才，尚當隨時消息。苟可以致其力，无不至誠自盡以扶持其道，未必於遯藏而不爲，故曰「與時行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

遯之時義大矣哉！

當陰長之時，不可大貞，而尚「小利貞」者，蓋陰長必以浸漸，未能遽盛，君子尚可小貞其道，所謂「小利貞」，扶持使未遂亡也。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

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蹇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若有可變之道，可亨之理，更不假言也。此處遯時之道也。故聖人贊其「時義大矣哉」！或久或速，其義皆大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下有山」，山下起而乃止，天上進而相違，是遯避之象也。君子觀其象，以避遠乎小人。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唯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他卦以下爲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進，故初乃爲尾。尾，在後之物也，遯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處微，既

已後矣，不可往也，往則危矣。微者易於晦藏，往既有危，不若不往之无災也。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見幾先遯，固爲善也；遯而爲尾，危之道也。往既有危，不若不往而晦藏，可免於災，處微故也。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

二與五爲正應，雖在相違遯之時，二以中正順應於五，五以中正親合於二，其交自固。黃，中色；牛，順物；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固如執係之以牛革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在遯之時，故極言之。

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上下以中順之道相固結，其心志甚堅，如執之以牛革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陽志說陰，三與二切比，係乎二者也。遯貴速而遠，有所係累，則安能速且遠也？害於遯矣，故爲有疾也。遯而不速，是以危也。臣妾，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爲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三與二非正應，以暱比相親，非待君子之道。若以正，則雖係，不得爲有疾，蜀先主之不忍棄士民是也。雖危，爲无咎矣。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遯而有係累，必以困憊致危，其有疾，乃憊也，蓋力亦不足矣。以此暱愛之心畜養臣妾則吉，豈可以當大事乎？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四與初爲正應，是所好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暱於所好，牽於所私，至於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四，乾體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陰而有係，故設小人之戒，恐其失於正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君子雖有好而能遯，不失於義，小人則不能勝其私意，而至於不善也。

九五，嘉遯，貞吉。

九五中正，遯之嘉美者也。處得中正之道，時止時行，乃所謂嘉美也，故爲貞正而吉。九五非无係應，然與二皆以中正自處，是其心志及乎動止莫非中正，而无私係之失，所以爲嘉也。在《象》則概言遯時，故云「與時行，小利貞」，尚有濟遯之

意，於爻至五，遯將極矣，故唯以中正處遯言之。遯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然人君之所避遠乃遯也，亦在中正而已。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志正則動必由正，所以爲遯之嘉也。居中得正，而應中正，是其志正也，所以爲吉。人之遯也，止也，唯在正其志而已矣。

上九，肥遯，无不利。

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遯者，唯飄然遠逝，无所係滯之爲善。上九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无所係，是遯之遠而无累，可謂寬綽有餘裕也。遯者窮困之時也，善處則爲肥矣。其遯如此，何所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其遯之遠，无所疑滯也。蓋在外則已遠，无應则无累，故爲剛決无疑也。

䷀ 乾下
震上

大壯，《序卦》：「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遯爲違去之義，壯爲進盛之義。遯者，陰長而陽遯也。大壯，陽之壯盛也。衰則必盛，消息相須，故既遯則必壯，大壯所以次遯也。爲卦，震上乾下。乾剛而震動，以剛而動，大壯之義也。剛陽大也，陽長已過中矣，大者壯盛也。又雷之威震而在天上，亦大壯之義也。

大壯，利貞。

大壯之道，利於貞正也。大壯而不得其正，強猛之爲耳，非君子之道壯盛也。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所以名「大壯」者，謂大者壯也。陰爲小，陽爲大。陽長以盛，是「大者壯也」。下剛

而上動，以乾之至剛而動，故爲大壯。爲大者壯與壯之大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者既壯，則利於貞正。正而大者道也，極正大之理，則「天地之情可見矣」。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至大至正也。正大之理，學者默識心通可也。不云「大正」，而云「正大」，恐疑爲一事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震於天上，大而壯也。君子觀大壯之象，以行其壯。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之謂強。」《中庸》於「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強哉矯」。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云「君子以非禮弗履」。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初，陽剛乾體而處下，壯于進者也。在下而用壯，壯于趾也。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九在下，用壯而不得其中。夫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故征則其凶有孚。孚，信也，謂以壯往，則得凶可必也。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在最下而用壯以行，可必信其窮困而凶也。

九二，貞吉。

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處中，是剛柔得中，不過於壯，得貞正而吉也。或曰：貞非以九居二爲戒乎？曰：易取所勝爲義。以陽剛健體當大壯之時，處得中道，无不正也。在四，則有不正之戒。人能識時義之輕重，則可以學易矣。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所以貞正而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中則不失正，況陽剛而乾體乎？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九三以剛居陽而處壯，又當乾體之終，壯之極者也。極壯如此，在小人則爲用壯，在君子則爲用罔。小人尚力，故用其壯勇，君子志剛，故用罔。罔，无也，猶云蔑也。以其至剛，蔑視於事，而无所忌憚也。君子小人以地言，如「君子有勇而无義爲亂」。剛柔得中，則不折不屈，施於天下而无不宜。苟剛之太過，則无和順之德，多傷莫與，貞固守此，則危道也。凡物莫不用其壯，齒者齧，角者觸，蹄者踶。羊壯於首，羝爲喜觸，故取爲象。羊喜觸藩籬，以藩籬當其前也。蓋所當必觸。喜用壯如

此，必羸困其角矣。猶人尚剛壯，所當必用，必至摧困也。三壯甚如此，而不至凶，何也？曰：如三之爲，其往足以致凶，而方言其危，故未及於凶也。凡可以致凶而未至者，則曰厲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在小人，則爲用其強壯之力。在君子，則爲用罔，志氣剛強，蔑視於事，靡所顧憚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四，陽剛長盛，壯已過中，壯之甚也。然居四爲不正，方君子道長之時，豈可有不正也？故戒以貞則吉而悔亡。蓋方道長之時，小失則害亨進之勢，是有悔也。若在他卦，重剛而居柔，未必不爲善也，大過是也。藩所以限隔也，藩籬決開，不復羸困其壯也。高大之車，輪輹強壯，其行之利

可知，故云「壯于大輿之輹」。輹，輪之要處也。車之敗，常在折輹，輹壯則車強矣。云壯于輹，謂壯于進也。「輹」與「輻」同。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剛陽之長，必至於極。四雖已盛，然其往未止也。以至盛之陽，用壯而進，故莫有當之。藩決開而不羸困，其力也。「尚往」，其進不已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羊群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四陽方長而並進，五以柔居上，若以力制，則難勝而有悔。唯和易以待之，則群陽无所用其剛，是喪其壯于和易也。如此，則可以无悔。五，以位言則正，以德言則中，故能用和易之道，使群陽雖壯无所用也。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所以必用柔和者，以陰柔居尊位故也。若

以陽剛中正得尊位，則下无壯矣。以六五「位不當也」，故設「喪羊于易」之義。然大率治壯不可用剛。夫君臣上下之勢，不相侔也。苟君之權足以制乎下，則雖有強壯跋扈之人，不足謂之壯也。必人君之勢有所不足，然後謂之治壯。故治壯之道，不可以剛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羝羊但取其用壯，故陰爻亦稱之。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皆不可也。才本陰柔，故不能勝己以就義，是「不能退」也。陰柔之人，雖極用壯之心，然必不能終其壯，有摧必縮，是「不能遂」也。其所為如此，无所往而利也。陰柔處壯，不能固其守，若遇艱困，必失其壯。失其

壯，則反得柔弱之分矣，是艱則得吉也。用壯則不利，知艱而處柔則吉也。居壯之終，有變之義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非其處而處，故進退不能，是其自處之不詳慎也。「艱則吉」，柔遇艱難，又居壯終，自當變矣。變則得其分，過咎不長乃吉也。

䷢ 離上
䷁ 坤下

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晉所以繼大壯也。爲卦，離在坤上，明出地上也。日出於地，升而益明，故爲晉。晉，進而光明盛大之意也。凡物漸盛爲進，故《彖》云「晉，進也」。卦有有

德者，有无德者，隨其宜也。乾、坤之外，云「元亨」者，固有也；云「利貞」者，所不足而可以有功也。有不同者，革、漸是也，隨卦可見。晉之盛而无德者，无用有也。晉之明盛，故更不言亨，順乎大明，无用戒正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爲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也，故爲康侯。「康侯」者，治安之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順附治安之侯也，故受其寵數，錫之馬衆多也。車馬，重賜也；蕃庶，衆多也。不唯錫與之厚，又見親禮，晝日之中，至於三接，言寵遇之至也。晉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上而言，則進於明盛；在臣而言，則進升高顯，受其光寵也。

象曰：晉，進也。

明出地上，順而麗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進也，明進而盛也。明出於地，益進而盛，故爲晉。所以不謂之進者，進爲前進，不能包明盛之義。明出地上，離在坤上也。坤麗於離，以順麗於大明，順德之臣上附於大明之君也。「柔進而上行」，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順麗，爲能待下寵遇親密之義，是以爲「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諸侯能順附天子之明德，是康民安國之侯也，故謂之「康侯」，是以享寵錫而見親禮，晝日之間，三接見於天子也。不曰「公卿」而曰「侯」，天子治於上者也，諸侯治於下者也，在下而順附於大明之君，諸侯之象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昭，明之也。傳曰：「昭德塞違，昭其度也。」君子觀「明出地上」而益明盛之象，而以自昭其明德。去蔽致知，「昭明德」於己也；「明明德」於天下，「昭明德」於外也。「明明德」在己，故云「自昭」。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居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於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唯得正則吉也。「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无進无抑，唯獨行正道也。寬裕則无咎者，始欲進而未當位故也。君子之於進退，或遲或速，唯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爲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概，久速唯時，亦容有爲之兆者。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六二在下，上无應援，以中正柔和之德，非強於進者也，故於進爲可憂愁，謂其進之難也。然守其貞正，則當得吉，故云「晉如愁如貞吉」。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二以中正之道自守，雖上无應援，不能自進，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蓋六五大明之君，

與之同德，必當求之，加之寵祿，受介福於王母也。介，大也。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受茲介福」，以中正之道也。人能守中正之道，久而必亨，況大明在上而同德，必受大福也。

六三，衆允，悔亡。

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咎。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有順上向明之志，而衆允從之，何所不利？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爲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況順上之大明，豈有不善也？是以悔亡，蓋亡其不中正之失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上行，上順麗於大明也。上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以九居四，非其位也。非其位而居之，貪據其位者也。貪處高位，既非所安，而又與上同德，順麗於上。三陰皆在己下，勢必上進，故其心畏忌之。貪而畏人者，鼫鼠也，故云「晉如鼫鼠」。貪於非據，而存畏忌之心，貞固守此，其危可知。言「貞厲」者，開有改之道也。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賢者以正德，宜在高位，不正而處高位，則爲非據。貪而懼失則畏人，固處其地，危可知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得亡也。下既同德順附，當

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也。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過，至於察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以「失得勿恤」也。夫私意偏任不察則有蔽，盡天下之公，豈當復用私察也？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以大明之德，得下之附，推誠委任，則可以成天下之大功，是往而有福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爲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剛極則有強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維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

其居邑者，治內也。言「伐邑」，謂內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復云「貞吝」以盡其義，極於剛進，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爲可吝也。不失中正爲貞。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維用伐邑」，既得吉而无咎，復云「貞吝」者，貞道未光大也，以正理言之，猶可吝也。夫道既光大，則无不中正，安有過也？今以過剛，自治雖有功矣，然其道未光大，故亦可吝。聖人言盡善之道。

三三 離下
三三 坤上

明夷，《序卦》：「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

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夫進之不已，必有所傷，理自然也，明夷所以次晉也。爲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也。反晉成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群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於地中，明傷而昏暗也，故爲明夷。

明夷，利艱貞。

君子當明夷之時，利在知艱難而不失其貞正也。在昏暗艱難之時，而能不失其正，所以爲明君子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明入於地，其明滅也，故爲明夷。內卦離，離者文明之象；外卦坤，坤者柔順之象。爲人內有文明之德，而外能柔順也。昔者文王如是，故曰「文王以之」。當紂之昏

暗，乃明夷之時，而文王內有文明之德，外柔順以事紂，蒙犯大難，而內不失其明聖，而外足以遠禍患，此文王所用之道也，故曰「文王以之」。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夷之時，利於處艱危而不失其貞正，謂能晦藏其明也。不晦其明，則被禍患；不守其正，則非賢明。箕子當紂之時，身處其國，內切近其難，故云「內難」。然箕子能藏晦其明，而自守其正志，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明所以照，君子无所不照，然用明之過，則傷於察，太察則盡事而无含弘之度。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於莅衆也，不極其明

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爲明也。若自任其明，无所不察，則己不勝其忿疾，而无寬厚含容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失莅衆之道，適所以爲不明也。古之聖人設前旒屏樹者，不欲明之盡乎隱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九，陽明上升者也，故取飛象。昏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翼見傷，故垂朵。凡小人之害君子，害其所以行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君子明照，見事之微，雖始有見傷之端，未顯也，君子則能見之矣，故行去避之。「君子于行」，謂去其祿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也。事未顯而處甚艱，非

見幾之明不能也。夫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識也。故明夷之始，其見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則「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爲明，而揚雄所以不獲其去也。或曰：傷至於垂翼，傷已明矣，何得衆人猶未識也？曰：初傷之始也，云「垂其翼」，謂傷其所以飛爾，其事則未顯也。君子見幾，故亟去之。世俗之人未能見也，故異而非之。如穆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況世俗之人乎？但譏其責小禮，而不知穆生之去，避胥靡之禍也。當其言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雖二儒者亦以爲過甚之言也。又如袁閔於黨事未起之前，名德之士方鋒起，而獨潛身土室，故人以爲狂生，

卒免黨錮之禍。所往而人有言，胡足怪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君子遯藏而困窮，義當然也。唯義之當然，故安處而无悶，雖不食可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六二以至明之才，得中正而體順，順時自處，處之至善也。雖君子自處之善，然當陰闇小人傷明之時，亦不免爲其所傷，但君子自處有道，故不能深相傷害，終能違避之爾。足者，所以行也。股在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爲不甚切，左又非使用者。手足之用，以右爲便，唯蹶張用左，蓋右立爲本也。「夷于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君子爲陰闇所傷，其自處有道，故其傷不甚。自拯有道，

故獲免之疾。用拯之道不壯，則被傷深矣，故云「馬壯則吉」也。二以明居陰闇之下，所謂吉者，得免傷害而已，非謂可以有爲於斯時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之得吉者，以其順處而有法則也。則，謂中正之道。能順而得中正，所以處明傷之時而能保其吉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又處剛而進。上六，坤之上，暗之極也。至明居下而爲下之上，至暗在上而處窮極之地，正相敵應，將以明去暗者也。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南」，在前而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之事也。「南狩」謂前進而除害也。當克獲其大首，「大首」謂暗之魁首上六也。三與上正相應，爲至明克至暗之象。「不

可疾貞」，謂誅其元惡。舊染污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漸，革之遽，則駭懼而不安。故《酒誥》云：「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至於既久，尚曰餘風未殄，是漸漬之俗，^①不可以遽革也，故曰「不可疾貞」，正之不可急也。上六雖非君位，以其居上而暗之極，故爲暗之主，謂之「大首」。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夫以下之明除上之暗，其志在去害而已。如商、周之湯、武，豈有意於利天下乎？「得其大首」，是能去害，而大得其志矣。志苟不然，乃悖亂之事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六四以陰居陰，而在陰柔之體，處近君之

① 「漬」，涂刻本作「漬」。

位，是陰邪小人居高位，以柔邪順於君者也。六五，明夷之君位，傷明之主也，四以柔邪順從之，以固其交。夫小人之事君，未有由顯明以道合者也，必以隱僻之道自結於上。右當用，故爲明顯之所；左不當用，故爲隱僻之所。人之手足，皆以右爲用。世謂僻所爲僻左，是左者隱僻之所也。四由隱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人于左腹」。人腹謂其交深也。其交之深，故得其心。凡姦邪之見信於其君，皆由奪其心也。不奪其心，能无悟乎？「于出門庭」，既信之於心，而後行之於外也。邪臣之事暗君，必先蠱其心，而後能行於外。象曰：「人于左腹」，獲心意也。

「人于左腹」，謂以邪僻之道入于君，而得其心意也。得其心，所以終不悟也。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五爲君位，乃常也。然《易》之取義，變動隨時。上六處坤之上而明夷之極，陰暗傷明之極者也。五切近之，聖人因以五爲切近至暗之人，以見處之之義，故不專以君位言。上六陰暗傷明之極，故以爲明夷之主。五切近傷明之主，若顯其明，則見傷害必矣，故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可以免於難。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之親，可謂切近於紂矣。若不自晦其明，被禍可必也，故佯狂爲奴，以免於害。雖晦藏其明，而內守其正，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所以謂之仁與明也，若箕子，可謂貞矣。以五陰柔，故爲之戒云「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固也。若以君道言，義亦如是。人君有當含晦之時，亦外晦其明，而內正其志也。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晦藏，不失其貞固，雖遭患難，其明自

存，不可滅息也。若逼禍患，遂失其所守，則是亡其明，乃滅息也，古之人如楊雄者是也。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上居卦之終，爲明夷之主，又爲明夷之極。上，至高之地。明在至高，本當遠照，明既夷傷，故不明而反昏晦也。本居于高明，當及遠，初登于天也。乃夷傷其明而昏暗，後入于地也。上，明夷之終，又坤陰之終，明傷之極者也。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初登于天，居高而明，則當照及四方也。乃被傷而昏暗，是「後入于地」，失明之道也。失則失其道也。

䷣ 離下
䷥ 巽上

家人，《序卦》：「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

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夫傷困于外，則必反於內，家人所以次明夷也。家人者，家內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卦，外巽內離，爲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內而出也。自內而出，由家而及於外之象。二與五正男女之位於內外，爲家人之道。明於內而巽於外，處家之道也。夫人有諸身者則能施於家，行於家者則能施於國，至於天下治。治天下之道，蓋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於外耳。故取自內而出之象，爲家人之義也。《文中子》書以明內齊外爲義，古今善之，非取象之意也。所謂齊乎巽，言萬物潔齊於巽方，非巽有齊義也。如戰乎乾，乾非有戰義也。

家人，利女貞。

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矣。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彖以卦才而言。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內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內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雖一家之小，無尊嚴則孝敬衰，無君長則法度廢。有嚴君而後家道正，家者國之則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道正」矣。

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內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於外，由言行之謹於內也。言慎行修，則身正而家治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爲之防閑，則不至於悔矣。治家者，治乎衆人也，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

① 「象」，原作「象」，據涂刻本改。

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无是矣，故悔亡也。九，剛明之才，能閑其家者也。不云无悔者，群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閑之於始，家人志意未變動之前也。正志未流散變動而閑之，則不傷恩，不失義，處家之善也，是以悔亡。志變而後治，則所傷多矣，乃有悔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唯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初三上是也。六二以陰柔之才而居柔，不能治於家者也，故「无攸遂」，无所爲而可也。夫以英雄之才，尚有溺情愛而不能自守者，況柔弱之人，其能勝妻子之情乎？如

二之才，若爲婦人之道，則其正也。以柔順處中正，婦人之道也，故「在中饋」則得其正而吉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云「中饋」。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二以陰柔居中正，能順從而卑巽者也，故爲婦人之貞吉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嗃嗃，未詳字義，然以文義及音意觀之，與嗷嗷相類，又若急束之意。九三在內卦之上，主治乎內者也。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內過剛，則傷於嚴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過嚴，不能无傷，故必悔於嚴厲，骨肉恩勝，嚴過故悔也。雖悔於嚴厲，未得寬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祇畏，猶爲家之吉也。若「婦子嘻嘻」，則終至羞吝矣。在卦，非有嘻嘻

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於放肆，寧過於嚴也。嘻嘻，笑樂無節也。自恣無節，則終致敗家，可羞吝也。蓋嚴謹之過，雖於人情不能無傷，然苟法度立，倫理正，乃恩義之所存也。若嘻嘻無度，乃法度之所由廢，倫理之所由亂，安能保其家乎？嘻嘻之甚，則致敗家之凶，但云吝者，可吝之甚，則至於凶，故未遽言凶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雖嗃嗃，於治家之道未為甚失。若「婦子嘻嘻」，是无禮法，失家之節，家必亂矣。

六四，富家大吉。

六以巽順之體而居四，得其正位，居得其正，為安處之義。巽順於事而由正道，能保有其富者也。居家之道，能保有其富，則為大吉也。四高位，而獨云富者，於家

而言高位，家之尊也，能有其富，是能保其家也，吉孰大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以巽順而居正位，正而巽順，能保有其富者也。富，家之大吉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九五男而在外，剛而處陽，居尊而中正，又其應順正於內，治家之至正至善者也。

「王假有家」，五君位，故以王言，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夫王者之道，修身以齊家，家正則天下治矣。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恭己正家為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矣，勿恤而吉也。五恭己於外，二正家於內，內外同德，可謂至矣。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從而

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若身修法立，而家未化，未得爲假有家之道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當久，而衆人自化爲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也，況欲使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爲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於卦終言之。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治家之道，以正身爲本，故云「反身之謂」。

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於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

䷥
離上

睽，《序卦》：「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爲卦，上離下兌，離火炎上，兌澤潤下，二體相違，睽之義也。又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異，是其志不同行也，亦爲睽義。
睽，小事吉。

睽者，睽乖離散之時，非吉道也。以卦才之善，雖處睽時，而「小事吉」也。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彖先釋睽義，次言卦才，終言合睽之道，而贊其時用之大。火之性動而上，澤之性動而下，二物之性違異，故爲睽義。中少二女雖同居，「其志不同行」，亦爲睽義。女之少也同處，長則各適其歸，其志異也。言睽者，本同也，本不同則非睽也。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卦才如此，所以小事吉也。兌，說也。離，麗也，又爲明。故爲說順而附麗於明。凡離在上，而彖欲見柔居尊者，則曰「柔進而上行」，晉、鼎是也。方睽乖之時，六五以柔居尊位，有說順麗明之善，又得中道而應剛，雖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亦可以小濟，是於小事吉也。五以明而應剛，不能致大吉，何也？曰：五，陰柔，雖應二，而睽之時，相與之道未能深固，故二

必遇主于巷，五噬膚，則无咎也。天下睽散之時，必君臣剛陽中正，至誠協力而後能合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推物理之同，以明睽之時用，乃聖人合睽之道也。見同之爲同者，世俗之知也。聖人則明物理之本同，所以能同天下而和合萬類也。以「天地」「男女」「萬物」明之，天高地下，其體睽也，然陽降陰升，相合而成化育之事則同也。男女異質，睽也，而相求之志則通也。生物萬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稟陰陽之氣，則相類也。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群生之衆，睽散萬殊，而聖人爲能同之。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其事至大，故云「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違異，所以爲睽離之象。君子觀睽異之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於秉彝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不流」是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乖之時，以剛動於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无與，自然同類相合。同是陽爻，同居下，又當相應之位，二陽本非相應者，以在睽故合也。上下相與，故能亡其悔也。在睽，諸爻皆有應。夫合則有睽，本異則何睽？唯初與四，雖非應而同德相與，故相遇。馬者，所以行也。陽，

上行者也。睽獨无與，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復得也。惡人，與己乖異者也。見者，與相通也。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絕也。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睽離之時，人情乖違，求和合之，且病其不能得也，若以惡人而拒絕之，則將衆仇於君子，而禍咎至矣。故必見之，所以免避怨咎也。无怨咎，則有可合之道。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二與五正應，爲相與者也。然在睽乖之

時，陰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學易者識此，則知變通矣。故二五雖正應，當委曲以相求也。二以剛中之德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功矣。而居睽離之時，其交非固，二當委曲求於相遇，覲其得合也，故曰「遇主于巷」。必能合而後无咎，君臣睽離，其咎大矣。巷者，委曲之途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枉己屈道也。

象曰：「遇主於巷」，未失道也。

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迎逢也，巷非邪僻曲徑也，故夫子特云「遇

主于巷，未失道也」。未，非必也，非必謂失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陰柔，於平時且不足以自立，況當睽離之際乎？三居二剛之間，處不得其所安，其見侵陵可知矣。三以正應在上，欲進與上合志，而四阻於前，二牽於後。車牛，所以行之具也。輿曳牽於後也，牛掣阻於前也。在後者牽曳之而已，當前者進者之所力犯也，故重傷於上，為四所傷也。「其人天且劓」，天，髡首也。劓，截鼻也。三從正應而四隔止之，三雖陰柔處剛而志行，故力進以犯之，是以傷也。天而又劓，言重傷也。三不合於二與四，睽之時自无合義，適合居剛守正之道也。其於正應，則睽極有終合之理，始為二陽所戕，是无初

也；後必得合，是有終也。掣，從制從手，執止之義也。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以六居三，非正也，非正則不安。又在二陽之間，所以有如是艱危，由「位不當也」。「无初有終」者，終必與上九相遇而合，乃遇剛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无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九四當睽時，居非所安，无應而在二陰之間，是睽離孤處者也。以剛陽之德，當睽離之時，孤立无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夫，陽稱；元，善也。初九當睽之初，遂能與同德，而亡睽之悔，處睽之至善者也，故目之爲元夫，猶云善士

也。四則過中，爲睽已甚，不若初之善也。四與初皆以陽處一卦之下，居相應之位，當睽乖之時，各无應援，自然同德相親，故會遇也。同德相遇，必須至誠相與交孚，各有孚誠也。上下二陽以至誠相合，則何時之不能行，何危之不能濟？故雖處危厲而无咎也。當睽離之時，孤居二陰之間，處不當位，危且有咎也。以遇元夫而交孚，故得无咎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上下以至誠相交，協志同力，則其志可以行，不止无咎而已。卦辭但言无咎，夫子又從而明之，云可以行其志，救時之睽也。蓋以君子陽剛之才，而至誠相輔，何所不能濟也？唯有君子則能行其志矣。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六以陰柔當睽離之時，而居尊位，有悔可知，然而下有九二剛陽之賢，與之爲應以輔翼之，故得悔亡。「厥宗」，其黨也，謂九二正應也。「噬膚」，噬齧其肌膚而深入之也。當睽之時，非人之者深，豈能合也？五雖陰柔之才，二輔以陽之道而深入之，則可往而有慶，復何過咎之有？以周成之幼稚，而興盛王之治，以劉禪之昏弱，而有中興之勢，蓋由任賢聖之輔，而姬公、孔明所以人之者深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爻辭但言「厥宗噬膚」，則可以往而无咎，象復推明其義，言人君雖己才不足，若能信任賢輔，使其其道深入於己，則可以有爲，是往而有福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上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居上，剛之極也。在離之上，用明之極也。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上之與三，雖爲正應，然居睽極无所不疑，其見三如豕之污穢而又背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則猜成其罪惡，如見載鬼滿一車也。鬼本无形，而見載之一車，言其以无爲有？妄之極也。物理極而必反，以近明之：如人適東，東極矣，動則西也；如升高，高極矣，動則下也。既極，則動而必反也。上之睽乖既極，三之所處者正理。大凡失道既極，則必反正理，故上於三，始疑而終必合也。先張之弧，始疑惡而欲射之

也。疑之者妄也，妄安能常？故終必復於正。三實無惡，故後說弧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爲寇讐，乃婚媾也。此「匪寇婚媾」之語，與他卦同，而義則殊也。陰陽交而和暢則爲雨，上於三，始疑而睽，睽極則不疑而合。陰陽合而益和則爲雨，故云「往遇雨則吉」。往者，自此以往也，謂既合而益和則吉也。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雨者，陰陽和也。始睽而能終和，故吉也。所以能和者，以群疑盡亡也。其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群疑」；睽極而合，則皆亡矣。

䷥ 艮下
䷧ 坎上

蹇，《序卦》：「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睽乖之時，必有蹇

難，蹇所以次睽也。蹇，險阻之義，故爲蹇難。爲卦，坎上艮下。坎，險也。艮，止也。險在前而止不能進也。前有險陷，後有峻阻，故爲蹇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西南，坤方。坤，地也，體順而易。東北，艮方。艮，山也，體止而險。在蹇難之時，利於順處平易之地，不利止於危險也。處順易，則難可紓；止於險，則難益甚矣。蹇難之時，必有聖賢之人，則能濟天下之難，故「利見大人」也。濟難者必以大正之道，而堅固其守，故貞則吉也。凡處難者，必在乎守貞正。設使難不解，不失正德，是以吉也。若遇難而不能固其守，入於邪濫，雖使苟免，亦惡德也，知義命者不爲也。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

蹇，難也。蹇之爲難，如乾之爲健，若易之爲難，則義有未足。蹇有險阻之義。屯亦難也，困亦難也，同爲難而義則異。屯者始難而未得通，困者力之窮，蹇乃險阻艱難之義，各不同也。「險在前也」，坎險在前，下止而不得進，故爲蹇。

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以卦才言處蹇之道也。上險而下止，「見險而能止」也。犯險而進，則有悔咎，故美其能止爲知也。方蹇難之時，唯能止爲善，故諸爻除五與二外，皆以往爲失，來爲得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蹇之時，利於處平易。西南坤方爲順易，東北艮方爲險阻。九上居五而得中正之位，是往而得平易之地，故爲利也。五居

坎險之中而謂之平易者，蓋卦本坤，由五往而成坎，故但取往而得中，不取成坎之義也。方蹇而又止危險之地，則蹇益甚矣，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謂蹇之極也。

「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蹇難之時，非聖賢不能濟天下之蹇，故「利於見大人」也。大人當位，則成濟蹇之功矣，往而有功也。能濟天下之蹇者，唯大正之道。夫子又取卦才而言，蹇之諸爻，除初外，餘皆當正位，故爲貞正而吉也。初六雖以陰居陽而處下，亦陰之正也。以如此正道正其邦，可以濟於蹇矣。蹇之時用大矣哉！

處蹇之時，濟蹇之道，其用至大，故云「大矣哉」！天下之難，豈易平也？非聖賢

不能，其用可謂大矣。順時而處，量險而行，從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蹇之時用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之峻阻，上復有水，坎水為險陷之象，上下險阻，故為蹇也。君子觀蹇難之象，而以「反身修德」。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修。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故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所未善則改之，无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君子修德以俟時而已。

初六，往蹇，來譽。

六居蹇之初，往進則益人於蹇，「往蹇」也。當蹇之時，以陰柔无援而進，其蹇可知。來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止而不進，是有見幾知時之美，來則

有譽也。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方蹇之初，進則益蹇，時之未可進也，故宜見幾而止以待時，可行而後行也。諸爻皆蹇往而善來，然則无出蹇之義乎？曰：在蹇而往，則蹇也，蹇終則變矣，故上已有碩義。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二以中正之德，居艮體，止於中正者也。與五相應，是中正之人為中正之君所信任，故謂之王臣。雖上下同德，而五方在大蹇之中，致力於蹇難之時，其艱蹇至甚，故為蹇於蹇也。二雖中正，以陰柔之才，豈易勝其任？所以蹇於蹇也。志在濟君於蹇難之中，其蹇蹇者非為身之故也。雖使不勝，志義可嘉，故稱其忠蓋不為己也。然其才不足以濟蹇也，小可濟，則聖人當

盛稱以爲勸矣。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雖艱危於蹇時，然其志在濟君難，雖未成功，然終无過尤也。聖人取其志義，而謂其无尤，所以勸忠蓋也。

九三，往蹇，來反。

九三以剛居正，處下體之上，當蹇之時，在下者皆柔，必依於三，是爲下所附者也。三與上爲正應，上陰柔而无位，不足以爲援，故上往則蹇也。來，下來也。反，還歸也。三爲下二陰所喜，故來爲反其所也，稍安之地也。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內，在下之陰也。方蹇之時，陰柔不能自立，故皆附於九三之陽而喜愛之。九之處三，在蹇爲得其所也。處蹇而得下之心，可以求安，故以來爲反，猶《春秋》之言

「歸」也。

六四，往蹇，來連。

往則益入於坎險之深，「往蹇」也。居蹇難之時，同處艱危者，其志不謀而同也。又四居上位，而與在下者同有得位之正，又與三相比相親者也，二與初同類相與者也，是與下同志，衆所從附也，故曰「來連」，來則與在下之衆相連合也。能與衆合，得處蹇之道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四當蹇之時，居上位，不往而來，與下同志，固足以得衆矣。又以陰居陰，爲得其實，以誠實與下，故能連合而下之。二三亦各得其實，初以陰居下，亦其實也。當同患之時，相交以實，其合可知，故來而連者，當位以實也。處蹇難，非誠實何以濟？當位不曰正而曰實，上下之交主於

誠實，用各有所也。

九五，大蹇，朋來。

五居君位，而在蹇難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當蹇而又在險中，亦爲大蹇。大蹇之時，而二在下，以中正相應，是其朋助之來也。方天下之蹇，而得中正之臣相輔，其助豈小也？得朋來而无吉，何也？曰：未足以濟蹇也。以剛陽中正之君，而方在大蹇之中，非得剛陽中正之臣相輔之，不能濟天下之蹇也。二之中正，固有助矣，欲以陰柔之助，濟天下之難，非所能也。自古聖王濟天下之蹇，未有不由賢聖之臣爲之助者，湯、武得伊、呂是也。中常之君，得剛明之臣而能濟大難者則有矣，劉禪之孔明，唐肅宗之郭子儀，德宗之李晟是也。雖賢明之君，苟无其臣，則不能濟於難也。故凡六居五、九居二者，則多由

助而有功，蒙、泰之類是也。九居五、六居二，則其功多不足，屯、否之類是也。蓋臣賢於君，則輔君以君所不能；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故不能成大功也。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朋者，其朋類也。五有中正之德，而二亦中正，雖大蹇之時，不失其守，蹇於蹇以相應助，是以其中正之節也。上下中正而弗濟者，臣之才不足也。自古守節秉義，而才不足以濟者，豈少乎？漢李固、王允，晉周顗、王導之徒是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六以陰柔居蹇之極，冒極險而往，所以蹇也。不往而來，從五求三，得剛陽之助，是以碩也。蹇之道，危蹇窮蹇。碩，大也，寬裕之稱。來則寬大，其蹇紓矣。蹇之極，有出蹇之道。上六以陰柔，故不得出，得

剛陽之助，可以紓蹇而已。在蹇極之時，得紓則爲吉矣。非剛陽中正，豈能出乎蹇也？「利見大人」，蹇極之時，見大德之人則能有濟於蹇也。大人謂五，以相比發此義。五，剛陽中正，而居君位，大人也。在五不言其濟蹇之功，而上六利見之，何也？曰：在五不言，以其居坎險之中，无剛陽之助，故无能濟蹇之義。在上六，蹇極而見大德之人，則能濟於蹇，故爲利也。各爻取義不同，如屯初九之志正，而於六二則目之爲寇也。諸爻皆不言吉，上獨言吉者，諸爻皆得正，各有所善，然皆未能出於蹇，故未足爲吉，唯上處蹇極而得寬裕，乃爲吉也。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六應三而從五，「志在內也」。蹇既極而有助，是以碩而吉也。六以陰柔當蹇之

極，密近剛陽中正之君，自然其志從附，以求自濟，故「利見大人」，謂從九五之貴也。所以云「從貴」，恐人不知大人爲指五也。

三三三
坎下
震上

解，《序卦》：「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物无終難之理，難極則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蹇也。爲卦，震上坎下。震，動也。坎，險也。動於險外，出乎險也，故爲患難解散之象。又震爲雷，坎爲雨，雷雨之作，蓋陰陽交感，和暢而緩散，故爲解。解者，天下患難解散之時也。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如是，則人心懷而安之，故利於西南也。湯

除桀之虐，而以寬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商政，皆從寬易也。「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无所往」，謂天下之難已解散，无所爲也。「有攸往」，謂尚有所當解之事也。夫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而安平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其發語辭。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爲也，既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爲，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坎險，震動，險以動也。不險則非難，不動則不能出難。動而出於險外，是免乎險難也，故爲解。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

解難之道，利在廣大平易，以寬易而往濟解，則得衆心之歸也。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不云「无所往」，省文爾。救亂除難，一時之事，未能成治道也，必待解難，无所往，然後來復先王之治，乃得中道，謂合宜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有所爲則夙吉也。早則往而有功，緩則惡滋而害深矣。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

拆。① 解之時大矣哉！

既明處解之道，復言天地之解，以見解時之大。天地之氣開散，交感而和暢，則成雷雨，雷雨作而萬物皆生發甲拆。天地之功，由解而成，故贊解之時大矣哉！王者法天道，行寬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於昆蟲草木，乃順解之時，與天地合德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天地解散而成雷雨，故「雷雨作」而為解也。與明兩而作離語不同。赦，釋之。宥，寬之。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則非義也，故寬之而已。君子觀雷雨作解之象，體其發育，則施恩仁；體其解散，則行寬釋也。

初六，② 无咎。

六居解初，患難既解之時，以柔居剛，以陰

應陽，柔而能剛之義。既无患難，而自處得剛柔之宜。患難既解，安寧无事，唯自處得宜，則為无咎矣。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爻之辭寡，所以示意。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四相應，是剛柔相際接也。剛柔相際，為得其宜。難既解而處之剛柔得宜，其「義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於時者也。天下小人常衆，剛明之君在上，則明足以照之，威足以懼之，剛足以斷之，故小人不取用其情，然尤常存警戒，慮其有間而害正也。六五以陰柔居尊位，其

① 「拆」，涂刻本作「拆」。

② 「六」，原誤作「九」，據卦象改。

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不果而易惑，小人一近之，則移其心矣。況難方解而治之初，其變尚易。二既當用，必須能去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黃，中色。矢，直物。黃矢謂中直也。群邪不去，君心一人，則中直之道无由行矣，桓敬之不去武三思是也。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所謂貞吉者，得其中道也。除去邪惡，使其中直之道得行，乃正而吉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雖使所為得正，亦可鄙吝也。小

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為君子矣。三陰柔小人，宜在下而反處下之上，猶小人宜負而反乘，當致寇奪也。難解之時，而小人竊位，復致寇矣。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負荷之人，而且乘載，為可醜惡也。處非其據，德不稱其器，則寇戎之致，乃已招取，將誰咎乎？聖人又於《繫辭》明其致寇之道，謂：「作《易》者，其知盜乎！」盜者乘釁而至，苟无釁隙，則盜安能犯？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非其所能安也，故盜乘釁而奪之。小人而居君子之位，非其所能堪也，故滿假而陵慢其上，侵暴其下，盜則乘

其過惡而伐之矣。伐者，聲其罪也。盜，橫暴而至者也。貨財而輕慢其藏，是教誨乎盜，使取之也。女子而天治其容，^①是教誨淫者使暴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招盜使奪之也，皆自取之之謂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九四以陽剛之才居上位，承六五之君，大臣也，而下與初六之陰爲應。拇，在下而微者，謂初也。居上位而親小人，則賢人正士遠退矣。斥去小人，則君子之黨進，而誠相得也。四能解去初六之陰柔，則陽剛君子之朋來至而誠合矣。不解去小人，則己之誠未至，安能得人之孚也？初六其應，故謂遠之爲解。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四雖陽剛，然居陰，於正疑不足，若復親比小人，則其失正必矣，故戒必解其拇，然後

能來君子，以其處未當位也。解者，本合而離之也，必解拇而後朋孚。蓋君子之交，而小人容於其間，是與君子之誠未至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六五居尊位，爲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通言之。君子所親比者，必君子也；所解去者，必小人也，故君子維有解則吉也。小人去，則君子進矣，吉孰大焉？有孚者，世云見驗也。可驗之於小人。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小人去，則君子自進，正道自行，天下不足治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之所解者，謂退去小人也。小人去，則君子之道行，是以吉也。

① 「治」，原作「治」，據四庫本《伊川易傳》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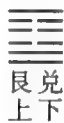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上六尊高之地，而非君位，故曰公，但據解終而言也。隼，驚害之物，象爲害之小人。墉，墻内外之限也。害若在內，則是未解之時也；若出墉外，則是无害矣，復何所解？故在墉上，離乎內而未去也。云高，見防限之嚴；而未去者，上解之極也。解極之時，而獨有未解者，乃害之堅強者也。上居解極，解道已至，器已成也，故能射而獲之。既獲之，則天下之患，解已盡矣，何所不利？夫子於《繫辭》復伸其義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驚害之物在墉上，苟无其器，與不待時而發，則安能獲之？所以解之道，器也；事之當解與已解之道至者，時也。

如是而動，故无括結，發而无不利矣。括結謂阻礙。聖人於此發明藏器待時之義。夫行一身至於天下之事，苟无其器，與不以時而動，小則括塞，大則喪敗。自古喜有爲而无成功，或顛覆者，皆由是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至解終而未解者，悖亂之大者也。射之，所以解之也，解則天下平矣。



兌下
艮上

損，《序卦》：「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縱緩則必有所失，失則損也，損所以繼解也。爲卦，艮上兌下。山體高，澤體深，下深則上益高，爲損下益上之義。又澤在山下，其氣上通，潤及草木百物，是損下而益上也。又下爲兌說，三爻皆上應，是說以奉上，亦損下益上之義。

又下兌之成兌，由六三之變也；上艮之成艮，自上九之變也。三本剛而成柔，上本柔而成剛，亦損下益上之義。損上而益於下則爲益，取下而益於上則爲損。在人，上者施其澤以及下則益也，取其下以自厚則損也。譬諸壘土，損於上以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於下以增上之高，則危墜至矣，豈非損乎？故損者，損下益上之義，益則反是。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損，減損也。凡損抑其過，以就義理，皆損之道也。損之道，必有孚誠，謂至誠順於理也。損而順理，則大善而吉；所損无過差，可貞固常行，而利有所往也。人之所損，或過，或不及，或不常，皆不合正理，非有孚也。非有孚，則无吉而有咎，非可貞之道，不可行也。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聖人以寧儉爲禮之本，故爲損發明其義，以享祀言之。享祀之禮，其文最繁，然以誠敬爲本。多儀備物，所以將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爲僞矣。損飾所以存誠也，故云「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約，可用享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爲本也。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損之所以爲損者，以損於下而益於上也。

取下以益上，故云「其道上行」。夫損上而益下則爲益，損下而益上則爲損。損基本以爲高者，豈可謂之益乎？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謂損而以至誠，則有此「元吉」以下四者，損道之盡善也。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

夫子特釋「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卦辭簡直，謂當損去浮飾。曰何所用哉？二簋可以享也。厚本損末之謂也。夫子恐後人不達，遂以爲文飾當盡去，故詳言之。有本必有末，有實必有文，天下萬事，无不然者。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體；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讓存乎內，待威儀而後行；尊卑有其序，非物采則无別。文之與實，相須而

不可缺也。及夫文之勝，末之流，遠本喪實，乃當損之時也。故云曷所用哉？二簋足以薦其誠矣。謂當務實而損飾也。夫子恐人之泥言也，故復明之曰：二簋之質，用之當有時，非其所用而用之，不可也。謂文飾未過而損之，與損之至於過甚，則非也。損剛益柔，有時剛爲過，柔爲不足，損益皆損剛益柔也。必順時而行，不當時而損益之，則非也。

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或損或益，或盈或虛，唯隨時而已。過者損之，不足者益之，虧者盈之，實者虛之，「與時偕行」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下有澤，氣通上潤，與深下以增高，皆損下之象。君子觀損之象，以損於己，在修己之道所當損者，唯忿與欲，故以懲戒其

忿怒，窒塞其意欲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損之義，損剛益柔，損下益上也。初以陽剛應於四，四以陰柔居上位，賴初之益者也。下之益上，當損己而不自以為功。所益於上者，事既已，則速去之，不居其功，乃无咎也。若享其成功之美，非損己益上也，於為下之道為有咎矣。四之陰柔，賴初者也，故聽於初。初當酌度其宜，而損己以益之，過與不及，皆不可也。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尚，上也，時之所崇用為尚。初之所尚者，與上合志也。四賴於初，初益於四，與上合志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二以剛中，當損剛之時，居柔而說體，上應六五陰柔之君，以柔說應上則失其剛中之

德，故戒所利在貞正也。征，行也。離乎中，則失其貞正而凶矣，守其中乃貞也。「弗損益之」，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非損己而益上也。世之愚者，有雖无邪心，而唯知竭力順上為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九居二非正也，處說非剛也，而得中為善。若守其中德，何有不善？豈有中而不正者？豈有中而有過者？二所謂利貞，謂以中為志也。志存乎中，則自正矣。大率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能守中，則有益於上矣。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損者，損有餘也；益者，益不足也。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九三

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爲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上以柔易剛而謂之損，但言其減一耳。上與三雖本相應，由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與也。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則其志專，皆爲得其友也。三雖與四相比，然異體而應上，非同行者也。三人則損一人，一人則得其友，蓋天下無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夫子又於《繫辭》盡其義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絪縕，交密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則生萬物之化醇。醇謂醲厚，醲厚猶精一也。男女精氣交構，則化生萬物，唯精醇專一，所以能生也。一陰一陽，豈

可二也？^①故三則當損，言專致乎一也。天地之間，當損益之，明且大者莫過此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一而行而得一人，乃得友也。若三人行，則疑所與矣，理當損去其一人，損其餘也。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四以陰柔居上，與初之剛陽相應。在損時而應剛，能自損以從剛陽也，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之益四，損其柔而益之以剛，損其不善也，故曰「損其疾」，疾謂疾病不善也。損於不善，唯使之遄速，則有喜而无咎。人之損過，唯患不速，速則不至於深過，爲可喜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① 「二」，涂刻本作「三」。

損其所疾，固可喜也。云「亦」，發語辭。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六五於損時，以中順居尊位，虛其中以應乎二之剛陽，是人君能虛中自損，以順從在下之賢也。能如是，天下孰不損己自盡以益之？故或有益之之事，則十朋助之矣。十，衆辭。龜者，決是非吉凶之物。衆人之公論，必合正理，雖龜筮不能違也。如此，可謂大善之吉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所以得元吉者，以其能盡衆人之見，合天地之理，故自上天降之福祐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凡損之義有三：損己從人也，自損以益於人也，行損道以損於人也。損己從人，從

於義也；自損益人，及於物也；行損道以損於人，行其義也；各因其時，取大者言之。四五二爻，取損己從人，下體三爻，取自損以益人，損時之用，行損道以損天下之當損者也。上九則取不行其損爲義。九居損之終，損極而當變者也。以剛陽居上，若用剛以損削於下，非爲上之道，其咎大矣。若不行其損，變而以剛陽之道益於下，則无咎而得其正，且吉也。如是，則宜有所往，往則有益矣。在上能不損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從？從服之衆，无有内外也，故曰「得臣无家」。得臣，謂得人心歸服；无家，謂无有遠近内外之限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居上不損下而反益之，是君子大得行其志也。君子之志，唯在益於人而已。



震下
巽上

益，《序卦》：「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爲卦，巽上震下。雷風二物，相益者也，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兩相助益，所以爲益，此以象言也。巽震二卦，皆由下變而成。陽變而爲陰者，損也；陰變而爲陽者，益也。上卦損而下卦益，損上益下，所以爲益，此以義言也。下厚則上安，故益下爲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者，益於天下之道也，故「利有攸往」。益之道，可以濟險難，「利涉大川」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以卦義與卦才言也。卦之爲益，以其「損

上益下」也。損於上而益下，則民說之无疆，謂无窮極也。自上而降已以下下，其道之大光顯也。陽下居初，陰上居四，爲自上下下之義。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

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二復以中正應之，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天下受其福慶也。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益之爲道，於平常无事之際，其益猶小，當艱危險難，則所益至大，故「利涉大川」也。於濟艱險，乃益道大行之時也。「益」誤作「木」。或以爲上巽下震，故云「木道」，非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又以二體言卦才。下動而上巽，「動而巽」也。爲益之道，其動巽順於理，則其益日進，廣大无有疆限也。動而不順於理，豈能成大益也？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以天地之功，言益道之大，聖人體之以益天下也。天道資始，地道生物，「天施地生」，化育萬物，各正性命，其益可謂无方矣。方，所也。有方所，則有限量。无方，謂廣大无窮極也。天地之益萬物，豈有窮際乎？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天地之益无窮者，理而已矣。聖人利益天下之道，應時順理，與天地合，「與時偕行」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己，爲益之道，无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无過矣。益於人者，无大於是。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初九，震動之主，剛陽之盛也。居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雖居至下，而上有六四之大臣應於己。四，巽順之主，上能巽於君，下能順於賢才也。在下者不能有爲也，得在上者應從之，則宜以其道輔於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用爲大作」也。居下而得上之用，以行其志，必須所爲大善而吉，則无過咎。不能元吉，則不唯在己有咎，乃累乎上，爲上之咎也。在至下而當大任，小善不足以稱也，故必元吉，然後得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爲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爲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爲知人，己當之爲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二處中正而體柔順，有虛中之象。人處中正之道，虛其中以求益，而能順從天下，孰不願告而益之？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滿則不受，虛則來物，理自然也。故或有可益之事，則衆朋助而益之。「十」者，衆辭。衆人所是，理之至當也。「龜」者，占吉凶、辨是非之物，言其至是，龜不能違也。「永貞吉」，就六二之才而言。二，中正虛中，能得衆人之益者也；然而質本陰柔，故戒在常永貞固，則吉也。求益之道，非永貞則安能守也？損之六五，十朋之則元吉者，蓋居尊自損，應下之剛，以柔而居剛，柔爲虛受，剛爲固守，求益之至善，故元吉也。六二虛中求益，亦有剛

陽之應，而以柔居柔，疑益之未固也，故戒能常永貞固則吉也。「王用享于帝吉」，如二之虛中而能永貞，用以享上帝，猶當獲吉，況與人接物，其意有不通乎？求益於人，有不應乎？祭天，天子之事，故云「王用」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既中正虛中，能受天下之善而固守，則有益之事，衆人自外來益之矣。或曰：「自外來」，豈非謂五乎？曰：如二之中正虛中，天下孰不願益之？五爲正應，固在其中矣。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三居下體之上，在民上者也，乃守令也。居陽應剛，處動之極，居民上而剛決，果於爲益者也。果於爲益，用之凶事則无咎。

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三居下之上，在下當承稟於上，安得自任，擅爲益乎？唯於患難非常之事，則可量宜應卒，奮不顧身，力庇其民，故无咎也。下專自任，上必忌疾，雖當凶難，以義在可爲，然必有其孚誠，而所爲合於中道，則誠意通於上，而上信與之矣。專爲而无爲上愛民之至誠，固不可也；雖有誠意，而所爲不合中行，亦不可也。圭者，通信之物。禮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凡祭祀朝聘用圭，所以通達誠信也。有誠孚而得中道，則能使上信之，是猶告公上用圭玉也，其孚能通達於上矣。在下而有爲之道，固當有孚中行。又三陰爻而不中，故發此義。或曰：三乃陰柔，何得反以剛果任事爲義？曰：三，質雖本陰，然其居陽，乃自處以剛也。應剛乃志在乎剛也。居動之

極，剛果於行也。以此行益，非剛果而何？《易》以所勝爲義，故不論其本質也。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益之獨可用於凶事者，以其「固有之也」，謂專固自任其事也。居下當稟承於上，乃專任其事，唯救民之凶災，拯時之艱急，則可也。乃處急難變故之權宜，故得无咎，若平時，則不可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四當益時，處近君之位，居得其正，以柔巽輔上，而下順應於初之剛陽，如是可以益於上也。唯處不得其中，而所應又不中，是不足於中也。故云：若行得中道，則可以益於君上，告於上而獲信從矣。以柔巽之體，非有剛特之操，故「利用爲依」。遷國爲依，依附於上也。「遷國」，順下而動也。上依剛中之君而致其益，下順剛陽之

才以行其事，利用如是也。自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而動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爻辭但云，得中行則告公而獲從，《象》復明之曰：告公而獲從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志苟在於益天下，上必信而從之。事君者，不患上之不從，患其志之不誠也。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五，剛陽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之中正相應，以行其益，何所不利？以陽實在中，有孚之象也。以九五之德、之才、之位，而中心至誠，在惠益於物，其至善大吉，不問可知，故云「勿問元吉」。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權，苟至誠益於天下，天下受其大福，其元吉不假言也。「有孚惠我德」，人君至誠，益於天下，天下之人，无不至誠愛戴，以君之德澤為恩惠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人君有至誠惠益天下之心，其元吉不假言也，故云「勿問之矣」。天下至誠懷吾德以為惠，是其道大行，人君之志得矣。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上居无位之地，非行益於人者也；以剛處益之極，求益之甚者也；所應者陰，非取善自益者也。利者，眾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餒。聖賢之深戒也。九以剛而求益之極，眾人所共惡，故无益之者，而或攻擊之矣。「立心勿恒凶」，聖人戒人存心不可專利，云「勿恒」，如是，凶之道也，所當速改也。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无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云「莫益之」者，非其偏己之辭也。苟不偏己，合於公道，則人亦益之，何爲擊之乎？既求益於人，至於甚極，則人皆惡而欲攻之，故擊之者「自外來也」。人爲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己，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苟爲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上九求益之極，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繫辭》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

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君子言動與求，皆以其道，乃完善也，不然，則取傷而凶矣。

䷗
䷗
䷗
兌上 乾下

夬，《序卦》：「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益之極，必決而後止，理无常益，益而不已，已乃決也，夬所以次益也。爲卦，兌上乾下。以二體言之，澤，水之聚也，乃上於至高之處，有潰決之象。以爻言之，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衆陽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爲夬也。夬者，剛決之義。衆陽進而決去一陰，君子道長，小人消衰將盡之時也。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

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

以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孚，信之在中，誠意也。號者，命衆之辭。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使知尚有危道。雖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若易而无備，則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懼之心，則无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

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革之。故聖人誅亂，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是也。邑，私邑。「告自邑」，先自治也。以衆陽之盛，決於一陰，力固有餘，然不可極其剛至於太過，太過乃如蒙上九之爲寇也。戎，兵者，強武之事。「不利即戎」，謂不宜尚壯武也。即，從也。從戎，

尚武也。「利有攸往」，陽雖盛，未極乎上；陰雖微，猶有未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未至也，故宜進而往也。不尚剛武，而其道益進，乃夬之善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夬爲決義，五陽決上之一陰也。「健而說，決而和」，以二體言卦才也。下健而上說，是健而能說，決而能和，決之至善也。兑說爲和。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

柔雖消矣，然居五剛之上，猶爲乘陵之象。陰而乘陽，非理之甚。君子勢既足以去之，當顯揚其罪於王朝大庭，使衆知善惡也。

「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盡誠信以命其衆，而知有危懼，則君子之

道乃无虞而光大也。

「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

當先自治，不宜專尚剛武。「即戎」，則所尚乃至窮極矣。夬之時，「所尚」謂剛武也。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陽剛雖盛，長猶未終，尚有一陰，更當決去，則君子之道純一而无害之者矣，乃剛長之終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水之聚也，而上於天至高之處，故爲夬象。君子觀澤決於上而注溉於下之象，則以「施祿及下」，謂施其祿澤以及於下也。觀其決潰之象，則以「居德則忌」，居德，謂安處其德，則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有防禁，則无潰散也。王弼作「明忌」，

亦通。不云「澤在天上」，而云「澤上於天」，「上於天」，則意不安而有決潰之勢；云「在天上」，乃安辭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九，陽爻而乾體，剛健在上之物，乃在下而居決時，壯于前進者也。前趾，謂進行。人之決於行也，行而宜，則其決爲是；往而不宜，則決之過也，故往而不勝則爲咎也。夬之時而往，往決也，故以勝負言。九居初而壯於進，躁於動者也，故有不勝之戒。陰雖將盡，而己之躁動，自宜有不勝之咎，不計彼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人之行，必度其事可爲，然後決之，則无過矣。理不能勝，而且往，其咎可知。凡行而有咎者，皆決之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夬者，陽決陰，君子決小人之時，不可忘戒備也。陽長將極之時，而二處中居柔，不爲過剛，能知戒備，處夬之至善也。內懷兢惕，而外嚴誠號，雖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莫夜有兵戎，可懼之甚也，然可勿恤者，以自處之善也。既得中道，又知惕懼，且有戒備，何事之足恤也？九居二，雖得中，然非正，其爲至善，何也？曰：陽決陰，君子決小人，而得中，豈有不正也？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爻辭差錯，安定胡公移其文曰：①「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愠，君子夬夬，无咎。」亦未安也。當云：「壯于頄，有

凶。獨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愠，无咎。」夬夬，尚剛健之時。三居下體之上，又處健體之極，剛果於決者也。頄，顴骨也，在上而未極於上者也。三居下體之上，雖在上而未爲最上，上有君而自任其剛決，「壯于頄」者也，有凶之道也。「獨行遇雨」，三與上六爲正應，方群陽共決一陰之時，己若以私應之，故不與衆同而獨行，則與上六陰陽和合，故云「遇雨」。《易》中言雨者，皆謂陰陽和也。君子道長，決去小人之時，而已獨與之和，其非可知。唯君子處斯時，則能夬夬，謂夬其夬，果決其斷也。雖其私與，當遠絕之，若見濡汚，有愠惡之色，如此則无過咎也。三，健體而處正，非必有是失也，因此義以爲教耳。

①「安定」，原誤作「定安」，依文意改。

爻文所以交錯者，由有「遇雨」字，又有「濡」字，故誤以爲連也。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牽梏於私好，由无決也。君子義之與比，決於當決，故終不至於有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臀无膚」，居不安也。「行次且」，進不前也。次且，進難之狀。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並進於下，勢不得安，猶臀傷而居不能安也。欲行則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強進，故「其行次且」也。「牽羊悔亡」，羊者，群行之物，牽者，挽拽之義，言若能自強，而牽挽以從群行，則可以亡其悔。然既處柔，必不能也，雖使聞是言，亦必不能信用也。夫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唯剛明者能之。在它卦，

九居四，其失未至如此之甚，在夬而居柔，其害大矣。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處陰位，不當也。以陽居柔，失其剛決，故不能強進，「其行次且」。剛然後能明，處柔則遷，失其正性，豈復有明也？故聞言而不能信者，蓋其聰聽之不明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於上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爲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決，如莧陸然，則於其中行之德，爲无咎也。「中行」，中道也。「莧陸」，今所謂馬齒莧是也，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若如莧陸，雖感於陰而決斷之易，則於中行无過咎矣，不然則失其中正

也。感陰多之物，莫陸爲易斷，故取爲象。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卦辭言夬夬，則於中行爲无咎矣。象復盡其義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爲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上六，无號，終有凶。

陽長將極，陰消將盡，獨一陰處窮極之地，是衆君子得時，決去危極之小人也，其勢必須消盡，故云无用號咷畏懼，終必有凶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陽剛君子之道，進而益盛，小人之道既已窮極，自然消亡，豈復能長久乎？雖號

咷，无以爲也，故云「終不可長也」。先儒以卦中有孚號惕號，欲以无號爲无號，作去聲，謂无用更加號令，非也。一卦中適有兩去聲字，一平聲字，何害？而讀《易》者率皆疑之。或曰：聖人之於天下，雖大惡，未嘗必絕之也。今直使之无號，謂必有凶，可乎？曰：夬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決去小人之道，豈必盡誅之乎？使之變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凶也。

䷀ 巽下
乾上

姤，《序卦》：「夬，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遇也。」決，判也。物之決判，則有遇合，本合則何遇？姤所以次夬也。爲卦，乾上巽下。以二體言之，風行天下。天之下者萬物也，風之行，无不經觸，乃遇

之象。又一陰始生於下，陰與陽遇也，故爲姤。

姤，女壯，勿用取女。

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大，是女之將長壯也。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取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姤乃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漸壯，則失男女之正，家道敗矣。姤雖一陰甚微，然有漸壯之道，所以戒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姤之義，遇也。卦之爲姤，以「柔遇剛也」。

一陰方生，始與陽相遇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一陰既生，漸長而盛，陰盛則陽衰矣。取女者，欲長久而成家也。此漸盛之陰，將消勝於陽，不可與之長久也。凡女子、小

人、夷狄，勢苟漸盛，何可與久也？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陰始生於下，與陽相遇，天地相遇也。陰陽不相交遇，則萬物不生。「天地相遇」，則化育庶類，「品物咸章」，萬物章明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以卦才言也。五與二皆以陽剛居中與正，以中正相遇也。君得剛中之臣，臣遇中正之君，君臣以剛陽遇中正，其道可以大行於天下矣。

姤之時義大矣哉！

贊姤之時與姤之義至大也。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姤之時與義，皆甚大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行天下，无所不周，爲君后者，觀其周徧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風行地上，與天下有風，皆爲周徧庶物之象。而行於地上，徧觸萬物，則爲觀，經歷觀省之象也；行於天下，周徧四方，則爲姤，施發命令之象也。諸象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大人」。稱「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敕法閉關，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之所爲也，財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者王公之通稱。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爲

之，堅強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於陽，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爲之戒，言陰雖甚微，不可忽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爲況。羸弱之豕，雖未能強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躑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消陽也。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无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無能爲矣。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牽者，引而進也。陰始生而漸進，柔道方牽也。繫之于金柅，所以止其進也。不使進，則不能消正道，乃貞吉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姤，遇也。二與初密比，相遇者也。在他卦則初正應於四，在姤則以遇爲重。相遇

之道，主於專一。二之剛中，遇固以誠，然初之陰柔，群陽在上，而又有所應者，其志所求也。陰柔之質，鮮克貞固，二之於初，難得其誠心矣。所遇不得其誠心，遇道之乖也。包者，苴裹也。魚，陰物之美者。陽之於陰，其所悅美，故取魚象。二於初，若能固畜之，如包苴之有魚，則於遇爲无咎矣。賓，外來者也。「不利賓」，包苴之魚，豈能及賓？謂不可更及外人也。遇道當專一，二則雜矣。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二之遇初，不可使有二於外，當如包苴之有魚。包苴之魚，義不及於賓客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二與初既相遇，三說初而密比於二，非所安也；又爲二所忌惡，其居不安，若臀之无膚也。處既不安，則當去之，而居姤之

時，志求乎遇，一陰在下，是所欲也，故處雖不安，而其行則又次且也。次且，進難之狀，謂不能遽舍也。然三剛正而處巽，有不終迷之義。若知其不正，而懷危懼，不敢妄動，則可以无大咎也。非義求遇，固已有咎矣，知危而止，則不至於大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其始志在求遇於初，故其行遲遲未牽，不促其行也。既知危而改之，故未至於大咎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包者，所裹畜也。魚，所美也。四與初爲正應，當相遇者也，而初已遇於二矣，失其所遇，猶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四當姤遇之時，居上位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己之失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曰：初之從二，以

比近也，豈四之罪乎？曰：在四而言，義當有咎，不能保其下，由失道也。豈有上不失道而下離者乎？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爲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下之離，由己致之。遠民者，己遠之也，爲上者有以使之離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九五，下亦无應，非有遇也，然得遇之道，故終必有遇。夫上下之遇，由相求也。杞，高木而葉大。處高體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美實之在下者，瓜也。美而居下者，側微之賢之象也。九五尊居君位，而下求賢才，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葉而包瓜，能自降屈如此，又其內蘊中正之

德，充實章美，人君如是，則无有不遇所求者也。雖屈己求賢，若其德不正，賢者不屑也。故必含蓄章美，內積至誠，則有隕自天矣，猶云自天而降，言必得之也。自古人君至誠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之賢，未有不遇者也。高宗感於夢寐，文王遇於漁釣，皆由是道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

所謂含章，謂其含蘊中正之德也。德充實，則成章而有輝光。

「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命，天理也。舍，違也。至誠中正，屈己求賢，存志合於天理，所以「有隕自天」，必得之矣。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至剛而在最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角爲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

順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己則如是，人之遠之，非他人之罪也。由己致之，故无所歸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既處窮上，剛亦極矣，是上窮而致吝也。以剛極居高而求遇，不亦難乎？

䷫ 坤下
兌上

萃，《序卦》：「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物相會遇則成群，萃所以次姤也。爲卦兌上坤下，澤上於地，水之聚也，故爲萃。不言「澤在地」，而云「澤上於地」，言「上於地」，則爲方聚之義也。

萃，亨，王假有廟。

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極也。群

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獾能祭，其性然也。「萃」下有「亨」字，羨文也。「亨」字自在下，與《渙》不同。《渙》則先言卦才，《萃》乃先言卦義，彖辭甚明。

利見大人，亨，利貞。

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物聚則爭，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以不正，則人聚爲苟合，財聚爲悖人，安得亨乎？故利貞。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者，豐亨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

吉」。事莫重於祭，故以祭享而言。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皆然。當萃之時，而交物以厚，則是享豐富之吉也，天下莫不同其富樂矣。若時之厚，而交物以薄，乃不享其豐美，天下莫之與，而悔吝生矣。蓋隨時之宜，順理而行，故《彖》云「順天命也」。夫不能有為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利有攸往」。大凡興工立事，貴得可為之時，萃而後用，是以動而有裕，天理然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萃之義，聚也。順以說，以卦才言也。上說而下順，為上以說道使民，而順於人心；下說上之政令，而順從於上。既上下順說，又陽剛處中正之位，而下有應助，如此故能聚也。欲天下之萃才，非如是不

能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王者，萃人心之道，至於建立宗廟，所以致其孝享之誠也。祭祀，人心之所自盡也，故萃天下之心者，无如孝享。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其極也。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萃之時，見大人則能亨，蓋聚以正道也。見大人，則其聚以正道，得其正則亨矣。萃不以正，其能亨乎？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用大牲」，承上「有廟」之文，以享祀而言。凡事莫不如是。豐聚之時，交於物者當厚，稱其宜也。物聚而力贍，^①乃可以有為，故「利有攸往」。皆天理然也，故云「順

①「贍」，原誤作「瞻」，據四庫本《伊川易傳》改。

天命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觀萃之理，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也。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動靜、終始之理，聚散而已。故觀其所聚，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於地」，爲萃聚之象。君子觀萃象，以除治戎器，用戒備於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矣，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初與四爲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

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捨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衆以爲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過咎，不然，則入小人之群矣。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其心志爲同類所惑亂，故乃萃於群陰也。不能固其守，則爲小人所惑亂，而失其正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初陰柔，又非中正，恐不能終其孚，故因其才而爲之戒。二雖陰柔，而得中正，故雖戒而微辭。凡爻之辭，關得失二端者，爲法爲戒，亦各隨其才而設也。「引吉无咎」，引者，相牽也。人之交，相求則合，相

待則離。二與五爲正應，當萃者也，而相遠，又在群陰之間，必相牽引，則得其萃矣。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二亦以中正之道往與之萃，乃君臣和合也。其所共致，豈可量也？是以吉而无咎也。无咎者，善補過也。二與五不相引，則過矣。「孚乃利用禴」，孚，信之在中，誠之謂也；禴，祭之簡薄者也。菲薄而祭，不尚備物，直以誠意交於神明也。「孚乃」者，謂有其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於上也。以禴言者，謂薦其誠而已，上下相聚而尚飾焉，是未誠也。蓋其中實者，不假飾於外，用禴之義也。孚信者，萃之本也。不獨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誠而已。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萃之時，以得聚爲吉，故九四爲得上下之萃。二與五雖正應，然異處有間，乃當萃

而未合者也，故能相引而萃，則吉而无咎。以其有中正之德，未遽至改變也，變則不相引矣。或曰：二既有中正之德，而《象》云「未變」，辭若不足，何也？曰：群陰比處，乃其類聚。方萃之時，居其間，能自守不變，遠須正應，剛立者能之。二，陰柔之才，以其有中正之德，可覲其未至於變耳。故《象》含其意以存戒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三，陰柔不中正之人也，求萃於人，而人莫與求。四則非其正應，又非其類，是以不正爲四所棄也。與二，則二自以中正應五，是以不正爲二所不與也。故欲「萃如」，則爲人棄絕，而「嗟如」，不獲萃而嗟恨也。上下皆不與，无所利也。惟往而從上六，則得其萃，爲无咎也。三與上雖非陰陽正應，然萃之時，以類相從，皆以柔居

一體之上，又皆無與，居相應之地，上復處說順之極，故得其萃而無咎也。易道變動無常，在人識之。然而小吝，何也？三始求萃於四與二，不獲而後往從上六，人之動爲如此，雖得所求，亦可小羞吝也。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上居柔說之極，三往而无咎者，上六巽順而受之也。

九四，大吉，无咎。

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體群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後爲无咎也。大爲周遍之義，无所不周，然後爲大，无所不正，則爲大吉，大吉則无咎也。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

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爲大吉乎？得爲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爲无咎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以其位之不當，疑其所爲未能盡善，故云必得大吉然後爲无咎也。非盡善，安得爲大吉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九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衆而君臨之，當正其位，修其德。以陽剛居尊位，稱其位矣，爲有其位矣，得中正之道，无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反以修其元永貞之德，則无思不服而悔亡矣。「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既有其位，又有其德，中正无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附者，蓋其道未光大也，「元永

貞」之道未至也，在脩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既有未歸，則當脩德也。所謂德，「元永貞」之道也。元，首也，長也，爲君德首出庶物，君長群生，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恒永貞固，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无思不服矣，乃无匪孚而其悔亡也。所謂悔，志之未光，心之未慊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象》舉爻上句。王者之志，必欲誠信著於天下，有感必通，含生之類，莫不懷歸，若尚有匪孚，是其志之未光大也。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六，說之主，陰柔小人，說高位而處之，天下孰肯與也？求萃而人莫之與，其窮至於齋咨而涕洟也。齋咨，咨嗟也。人之絕

之，由己自取，又將誰咎？爲人惡絕，不知所爲，則隕穫而至嗟涕，真小人之情狀也。

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小人所處，常失其宜，既貪而從欲，不能自擇安地，至於困窮，則顛沛不知所爲。六之涕洟，蓋不安於處上也。君子慎其所處，非義不居，不幸而有危困，則泰然自安，不以累其心。小人居不擇安，常履非據，及其窮迫，則隕穫躁撓，甚至涕洟，爲可羞也。未者，非遽之辭，猶俗云「未便」也。未便能安於上也。陰而居上，孤處无與，既非其據，豈能安乎？

䷬ 異下
坤上

升，《序卦》：「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聚

而上也，故爲升，所以次於萃也。爲卦，坤上巽下，木在地下，爲地中生木。木生地中，長而益高，爲升之象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者，進而上也。升進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見大人，不假憂恤，前進則吉也。「南征」，前進也。

彖曰：柔以時升。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以二體言，柔升謂坤上行也。巽既體卑而就下，坤乃順時而上升以時也，謂時當升也。柔既上而成升，則下巽而上順，以巽順之道升，可謂時矣。二以剛中之道應於五，五以中順之德應於二，能巽而順，其升以時，是以「元亨」也。《彖》文誤作「大亨」，解在《大有》卦。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於位則由王公，升於道則由聖賢。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遂其升。勿恤，不憂其不遂也。遂其升，則己之福慶，而福慶及物也。

「南征吉」，志行也。

南，人之所向。南征，謂前進也。前進則遂其升，而得行其志，是以吉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木生地中，長而上升，爲升之象。君子觀升之象，以順脩其德，積累微小，以至高大也。順則可進，逆乃退也。萬物之進，皆以順道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學業之充實，道德之崇高，皆由積累而至。積小所以成高大，升之義也。

初六，允升大吉。

初以柔居巽體之下，又巽之主，上承於九

二之剛，巽之至者也。二以剛中之德，上應於君，當升之任者也。允者，信從也。初之柔巽，唯信從於二，信二而從之同升，乃大吉也。二以德言，則剛中；以力言，則當任。初之陰柔，又无應援，不能自升，從於剛中之賢以進，是由剛中之道也，吉孰大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與在上者合志同升也。上謂九二。從二而升，乃與二同志也。能信從剛中之賢，所以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二，陽剛而在下；五，陰柔而居上。夫以剛而事柔，以陽而從陰，雖有時而然，非順道也。以暗而臨明，以剛而事弱，若眊勉於事，勢非誠服也。上下之交不以誠，其可以久乎？其可以有為乎？五雖陰柔，

然居尊位。二雖剛陽，事上者也，當内存至誠，不假文飾於外，誠積於中，則自不事外飾，故曰「利用禴」，謂尚誠敬也。自古剛強之臣事柔弱之君，未有不為矯飾者也。禴，祭之簡質者也。云「孚乃」，謂既孚乃宜不用文飾，專以其誠感通於上也。如是則得无咎。以剛強之臣而事柔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誠意相交，其能免於咎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二能以孚誠事上，則不唯為臣之道无咎而已，可以行剛中之道，澤及天下，是有喜也。凡《象》言「有慶」者，如是則有福慶及於物也；言「有喜」者，事既善而又有可喜也。如《大畜》「童牛之牯，元吉」，《象》云「有喜」，蓋牯於童則易，又免強制之難，是有可喜也。

九三，升虛邑。

三以陽剛之才，正而且巽，上皆順之，復有援應。以是而升，如入无人之邑，孰禦哉？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入无人之邑，其進无疑阻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四，柔順之才，上順君之升，下順下之進，已則止其所焉，以陰居柔，陰而在下，止其所也。昔者文王之居岐山之下，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升進，已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至德如此，周之王業，用是而亨也。四能如是，則亨而吉，且无咎矣。四之才固自善矣，復有「无咎」之辭，何也？曰：四之才雖善，而其位當戒也。居近君之位，在升之時，不可復升，升則凶咎可知，故云如文王

則吉而无咎也。然處大臣之位，不得无事

於升，當上升其君之道，下升天下之賢，已則止其分焉。分雖當止，而德則當升也，道則當亨也。盡斯道者，其唯文王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四居近君之位，而當升時，得吉而无咎者，以其有順德也。以柔居坤，順之至也。文王之亨于岐山，亦以順時而已。上順於上，下順乎下，已順處其義，故云「順事也」。

六五，貞吉，升階。

五以下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質本陰柔，必守貞固，乃得其吉也。若不能貞固，則信賢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階，所由而升也。任剛中之賢，輔之而升，猶登進自階，言有由而易也。指言九二正應，然在下之賢，皆用升之階也，能用賢則彙升矣。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倚任賢才，而能貞固，如是而升，可以致天下之大治，其志可大得也。君道之升，患无賢才之助爾，有助則猶自階而升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於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其爲不明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於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爲宜矣。君子於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強不息，如上六不已之心，用之於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无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昏冥於升，極上而不知已，唯有消亡，豈復有增益也？不富，无復增益也。升既極，則有退而无進也。

伊川易傳卷之四

周易下經

䷮ 坎下
䷹ 兌上

困，《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困者，憊乏之義。爲卦，兌上而坎下。水居澤上，則澤中有水也；乃在澤下，枯涸无水之象，爲困乏之義。又兌以陰在上，坎以陽居下，與上六在二陽之上，而九二陷於二陰之中，皆陰柔揜於陽剛，所以爲困也。君子爲小人所揜蔽，窮困之時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處困，不唯其道自吉，樂天安命，乃不失其吉也。況隨時善處，復有裕乎？「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

彖曰：困，剛揜也。

卦所以爲困，以剛爲柔所掩蔽也。陷於下而掩於上，所以困也。陷亦揜也。剛陽君子而爲陰柔小人所掩蔽，君子之道困窒之時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以卦才言處困之道也。下險而上說，爲處險而能說，雖在困窮艱險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也。時雖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如是者，「其唯君子乎」！若時當困而反亨，身

雖亨，乃其道之困也。君子，大人通稱。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困而能貞，大人所以吉也，蓋其以剛中之道也。五與二是也。非剛中，則遇困而失其正矣。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當困而言，人所不信，欲以口免困，乃所以致窮也。以說處困，故有尚口之戒。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无水，困乏之象也。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六以陰柔處於至卑，又居坎險之下，在困

不能自濟者也。必得在上剛明之人為援助，則可以濟其困矣。初與四為正應，九四以陽而居陰為不正，失剛而不中，又方困於陰揜，是惡能濟人之困？猶株木之下，不能蔭覆於物。株木，無枝葉之木也。四，近君之位，在他卦不為无助，以居困而不能庇物，故為株木。臀，所以居也。「臀困于株木」，謂无所庇而不得安其居，居安則非困也。「入于幽谷」，陰柔之人，非能安其所遇，既不能免於困，則益迷暗妄動，入於深困。幽谷，深暗之所也。方益入於困，无自出之勢，故至於「三歲不覿」，終困者也。不覿，不遇其所亨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幽，不明也」，謂益人昏暗，自陷於深困也。明則不至於陷矣。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

无咎。

酒食，人所欲而所以施惠也。二以剛中之才，而處困之時，君子安其所遇，雖窮厄險難，无所動其心，不恤其爲困也。所困者，唯困於所欲耳。君子之所欲者，澤天下之民，濟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欲，施其惠，故爲「困於酒食」也。大人君子懷其道而困於下，必得有道之君求而用之，然後能施其所蘊。二以剛中之德困於下，上有九五剛中之君，道同德合，必來相求，故云「朱紱方來」。「方來」，方且來也。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來爲義，故以蔽膝言之。「利用亨祀」，亨祀，以至誠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用至誠，如亨祀然，其德既誠，自能感通於上。自昔賢哲困於幽遠，而德卒升聞，道卒爲用者，惟自守至誠而已。「征凶，无咎」，方困之時，若不至誠

安處以俟命，征而求之，^①則犯難得凶，乃自取也，將誰咎乎？不度時而征，乃不安其所，爲困所動也。失剛中之德，自取凶悔，何所怨咎？諸卦二五以陰陽相應而吉，惟小畜與困乃戾於陰，故同道相求。小畜，陽爲陰所畜；困，陽爲陰所揜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雖困于所欲，未能施惠於人，然守其剛中之德，必能致亨而有福慶也。雖使時未亨通，守其中德，亦君子之道，亨乃有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處險極而用剛。居陽，用剛也，不善處困之甚者也。石，堅重難勝之物。蒺藜，刺不可據之物。三以

① 「征」，原作「往」，據涂刻本改。

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于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于蒺藜」也。進退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宮，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進退與處皆不可，唯死而已，其凶可知。《繫辭》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二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取困，是非所困而困也。名辱，其事惡也。三在二上，固爲據之，然苟能謙柔以下之，則无害矣。乃用剛險以乘之，則不安而取困，如據蒺藜也。如是，死其將至，所安之主可得而見乎？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人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據于蒺藜」，謂乘九二之剛，不安，猶藉刺也。「不祥」者，不善之徵，失其所安者，不善之効，故云「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唯力不足故困，亨困之道，必由援助。當困之時，上下相求，理當然也。四與初爲正應，然四以不中正處困，其才不足以濟人之困。初比二，二有剛中之才，足以拯困，則宜爲初所從矣。金，剛也。車，載物者也。二以剛在下載己，故謂之金車。四欲從初而阻於二，故其來遲疑而徐徐，是「困于金車」也。己之所應，疑其少己而之他，將從之，則猶豫不敢遽前，豈不可羞吝乎？「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二與四皆以陽居陰，而

二以剛中之才，所以能濟困也。居陰者，尚柔也；得中者，不失剛柔之宜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四應於初而隔於二，志在下求，故徐徐而來。雖居不當位爲未善，然其正應相與，故有終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截鼻曰劓，傷於上也。去足爲刖，傷於下也。上下皆揜於陰，爲其傷害，劓刖之象也。五，君位也。人君之困，由上下无與也。赤紱，臣下之服，取行來之義，故以紱言。人君之困，以天下不來也，天下皆來，則非困也。五雖在困，而有剛中之德，下有九二剛中之賢，道同德合，徐必相應而來，共濟天下之困，是始困而徐有喜說也。「利用祭祀」，祭祀之事，必致其誠敬，而後

受福。人君在困時，宜念天下之困，求天下之賢，若祭祀然，致其誠敬，則能致天下之賢，濟天下之困矣。五與二同德，而云上下无與，何也？曰：陰陽相應者，自然相應也，如夫婦骨肉，分定也。五與二皆陽爻，以剛中之德，同而相應，相求而後合者也。如君臣朋友，義合也。方其始困，安有上下之與？有與，則非困，故徐合而後有說也。二云享祀，五云祭祀，大意則宜用至誠，乃受福也。祭與祀享，泛言之則可通，分而言之，祭天神，祀地祇，享人鬼。五君位言祭，二在下言享，各以其所當用也。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始爲陰揜，无上下之與，方困未得志之時也。徐而有說，以中直之道，得在下之賢，

共濟於困也。不曰「中正」，與二合者，云「直」乃宜也。「直」比「正」意差緩。盡其誠意，如祭祀然，以求天下之賢，則能亨天下之困，而享受其福慶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物極則反，事極則變。困既極矣，理當變矣。葛藟，纏束之物；臲臲，危動之狀。六處困之極，爲困所纏束，而居最高危之地，困于葛藟與臲臲也。動悔，動輒有悔，无所不困也。有悔，咎前之失也。曰，自謂也。若能曰，如是動皆得悔，當變前之所爲，有悔也；能悔，則往而得吉也。困極而征，則出於困矣，故吉。三以陰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曰：三居剛而處險，困而用剛，險故凶。上以柔居說，唯爲困極耳，困極則有變困之道也。困與屯之上，皆以无應居卦

終，屯則「泣血漣如」，困則「有悔征吉」，屯險極而困說體故也。以說順進，可以離乎困也。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爲困所纏而不能變，未得其道也，是處之未當也。知動則得悔，遂有悔而去之，可出於困，是其行而吉也。

䷮ 巽下
坎上

井，《序卦》：「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承上「升而不已必困」爲言，謂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於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爲卦，坎上巽下。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巽之義則人也。木，器之象。木入於水下而上乎水，汲井之象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

井之爲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

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汔，幾也。繙，綆也。井以濟用爲功，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下繙於井同也。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所以五穀不熟，不如蕘稗；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羸敗其瓶而失之，其用喪矣，是以凶也。羸，毀敗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巽入於水下而上其水者，井也。井之養於

物，不有窮已，取之而不竭，德有常也。邑可改，井不可遷，亦其德之常也。二五之爻，剛中之德，其常乃如是，卦之才與義合也。

「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雖使幾至，既未爲用，亦與未繙井同。井以濟用爲功，水出乃爲用，未出則何功也？瓶所以上水而致用也，羸敗其瓶，則不爲用矣，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承水而上之，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君子觀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勞徠其民，而勸勉以相助之道也。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與鼎皆物也，就物以爲義。六以陰柔居

下，上无應援，无上水之象。不能濟物，乃井之不可食也。井之不可食，以泥汙也。在井之下，有泥之象。井之用，以其水之養人也，无水，則舍置不用矣。井水之上，人獲其用，禽鳥亦就而求焉。舊廢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復上，則禽鳥亦不復往矣，蓋无以濟物也。井本濟人之物，六以陰居下，无上水之象，故爲不食。井之不食，以泥也，猶人當濟物之時，而才弱无援，不能及物，爲時所舍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以陰而居井之下，泥之象也。无水而泥，人所不食也。人不食，則水不上，无以及禽鳥，禽鳥亦不至矣。見其不能濟物，爲時所舍置不用也。若能及禽鳥，是亦有所濟也。舍，上聲，與乾之「時舍」音不同。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二雖剛陽之才而居下，上无應而比於初，不上而下之象也。井之道，上行者也，潤谷之水，則旁出而就下。二居井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也。井上出，則養人而濟物；今乃下就汚泥，注於鮒而已。鮒，或以爲蝦，或以爲蟄，井泥中微物耳。射，注也，如谷之下流，注於鮒也。「甕敝漏」，如甕之破漏也。陽剛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而上无應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无濟用之功。如水之在甕，本可爲用，乃破敝而漏之，不爲用也。井之初二无功，而不言悔咎，何也？曰：失則有悔，過則爲咎。无應援而不能成用，非悔咎也。居二比初，豈非過乎？曰：處中非過也。不能上，由无援，非以比初也。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井以上出爲功。二陽剛之才，本可濟用，以在下而上无應援，是以下比而射鮒。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三以陽剛居得其正，是有濟用之才者也。在井下之上，水之清潔可食者也。井以上爲用，居下，未得其用也。陽之性上，又志應上六，處剛而過中，汲汲於上進，乃有才用而切於施爲；未得其用，則如井之渫治清潔而不見食，爲心之惻怛也。三居井之時，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爲，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也。然明王用人，豈求備也？故王明則受福矣。三之才足以濟用，如井之清潔，「可用汲」而食也。若上有明王，則當用之而得其效。賢才見用，則已得行其道，君得享其功，下得被其澤，

上下並受其福也。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知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爲憂惻也。既以不得行爲惻，則豈免有求也？故求王明而受福，志切於行也。

六四，井甃，无咎。

四雖陰柔而處正，上承九五之君，才不足以廣施利物，亦可自守者也，故能修治，則得无咎。甃，砌累也，謂修治也。四雖才弱，不能廣濟物之功，修治其事，不至於廢可也。若不能修治，廢其養人之功，則失井之道，其咎大矣。居高位而得剛陽中正之君，但能處正承上，不廢其事，亦可以免咎也。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甃者，修治於井也。雖不能大其濟物之功，亦能修治不廢也，故无咎，僅能免咎而已。若在剛陽，自不至如是，如是則可咎矣。

九五，井冽寒泉食。

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其才其德，盡善盡美，「井冽寒泉食」也。冽，謂甘潔也。井泉以寒爲美。甘潔之寒泉，可爲人食也，於井道爲至善也。然而不言吉者，井以上出爲成功，未至於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後言元吉。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寒泉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中正之德，爲至善之義。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以上出爲用。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收，汲取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

其利无窮，井之施廣矣，大矣。「有孚」，有常而不變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夫體井之用，博施而有常，非大人孰能？^①他卦之終，爲極爲變，唯井與鼎終乃爲成功，是以吉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以大善之吉在卦之上，井道之大成也。井以上爲成功。



離下
兌上

革，《序卦》：「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井之爲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後受之以革也。爲卦，兌上離下，澤中有火也。革，變革也。水火，相息之物，水滅火，火涸水，相變革者也。火之性上，水之性下，若相違行，則

①「孰」，原作「就」，據涂刻本改。

睽而已。乃火在下，水在上，相就而相尅，相滅息者也，所以爲革也。又二女同居，而其歸各異，其志不同，爲不相得也，故爲革也。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革者，變其故也。變其故，則人未能遽信，故必己日，然後人心信從。「元亨利貞悔亡」，弊壞而後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亨。革之而利於正道，則可久，而得去故之義，無變動之悔，乃悔亡也。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澤火相滅息，又二女志不相得，故爲革。息爲止息，又爲生息。物止而後有生，故爲生義。革之相息，謂止息也。

「己日乃孚」，革而信之。

事之變革，人心豈能便信？必終日而後孚。在上者於改爲之際，當詳告申令，至於己日，使人信之。人心不信，雖強之行，不能成也。先王政令，人心始以爲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終不孚而成善治者，未之有也。

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以卦才言革之道也。離爲文明，兌爲說。文明則理無不盡，事無不察；說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則反致弊害，故革有悔之道。惟革之至當，則新舊之悔皆亡也。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推革之道，極乎天地變易、時運終始也。天地陰陽推遷改易而成四時，萬物於是生長成終，各得其宜，革而後四時成也。時運既終，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武之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天道變改，世故遷易，革之至大也，故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水火相息爲革，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歷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慎動，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

則初也，動於事初，則无審慎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則下也，无時无援而動於下，則有僭妄之咎，而无體勢之重。以才則離體而陽也，離性上而剛體健，皆速於動也。其才如此，有爲則凶咎至矣。蓋剛不中而體躁，所不足者中與順也，當以中順自固而无妄動則可也。鞏，局束也。革，所以包束。黃，中色。牛，順物。「鞏用黃牛之革」，謂以中順之道自固，不妄動也。不云吉凶，何也？曰：妄動則有凶咎，以中順自固，則不革而已，安得便有吉凶乎？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以初九時、位、才皆不可以有爲，故當以中順自固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

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

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然臣道不當爲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故「己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輔於君，以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也；以二體柔而處當位，體柔則其進緩，當位則其處固。變革者，事之大，故有此戒。二得中而應剛，未至失於柔也。聖人因其有可戒之疑，而明其義耳，使賢才不失可爲之時也。

象曰：「己日革之」，行有嘉也。

己日而革之，征則吉而无咎者，行則有嘉慶也，謂可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處而不行，是无救弊濟世之心，失時而有

咎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三以剛陽爲下之上，又居離之上而不得中，躁動於革者也。在下而躁於變革，以是而行，則有凶也。然居下之上，事苟當革，豈可不爲也？在乎守貞正而懷危懼，順從公論，則可行之無疑。革言，謂當革之論。就，成也，合也。審察當革之言，至於三而皆合，則可信也，言重慎之至。能如是，則必得至當，乃有孚也。己可信而衆所信也，如此，則可以革矣。在革之時，居下之上，事之當革。若畏懼而不爲，則失時爲害。唯當慎重之至，不自任其剛明，審稽公論，至於三就而後革之，則无過矣。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稽之衆論，至於三就，事至當也。「又何之

矣」，乃俗語「更何往也」。如是而行，乃順理時行，非己之私意所欲爲也，必得其宜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四，革之盛也。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无係應，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剛柔相際，革之用也。四既具此，可謂當革之時也。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亡也。革之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爲也，謂革之也。既事當而弊革，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吉可知。四非中正而至善，何也？曰：唯其處柔也，故剛而不過，近而不逼，順承中正之君，乃中正之人也。易之取義无常也，隨時而已。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誠既至，則上下信矣。革之道，以上下之信爲本。不當不孚則不信。當而不信，猶不可行也，況不當乎？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九五以剛陽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以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无不當也，无不時也。所過變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云「虎變」。龍虎，大人之象也。變者，事物之變。曰虎，何也？曰：大人變之，乃大人之變也。以大人中正之道變革之，炳然昭著，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也。天下蒙大人之革，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信之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事理明著，若虎文之炳煥明盛也，天下有

不孚乎？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革之終，革道之成也。君子謂善人，良善則已從革而變，其著見若豹之彬蔚也。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也。龍虎，大人之象，故大人云虎，君子云豹也。人性本善，皆可以變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能移者。以堯、舜爲君，以聖繼聖，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有象，其來格烝乂，蓋亦革面而已。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爲成也。苟更從而深治之，則爲己甚，己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凶也，當貞固以自守。革至於極，而不守以貞，則所革隨復變矣。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則吉也。居貞非爲六戒乎？曰：爲

革終言也，莫不在其中矣。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无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君子從化遷善，成文彬蔚，章見於外也。

中人以上，莫不變革，雖不移之小人，則亦不敢肆其惡。革易其外，以順從君上之教令，是革面也。至此，革道成矣。小人勉而假善，君子所容也，更往而治之，則凶矣。



鼎，《序卦》：「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之爲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爲熟，易堅而爲柔。水火不可同處也，能使相合爲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爲卦，上離下巽。所以爲鼎，則取其象焉，取其義焉。取其象者有二：以全體言之，則下植爲足，中實爲腹，受物在中之象。對峙於上者，耳也；橫亘乎上者，鉉也，鼎之象也。以上下二體言之，則中虚在上，下有足以承之，亦鼎之象也。取其

義，則木從火也。巽，人也，順從之義。以木從火，爲然之象。火之用惟燔與烹，燔不假器，故取烹象而爲鼎。以木巽火，烹飪之象也。制器取其象也，乃象器以爲卦乎？曰：制器取於象也，象存乎卦，而卦不必先器。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之不能知象也，故設卦以示之。卦器之先後，不害於義也。或疑鼎非自然之象，乃人爲也。曰：固人爲也，然烹飪可以成物，形制如是則可用，此非人爲，自然也。在井亦然，器雖在卦先，而所取者乃卦之象，卦復用器以爲義也。

鼎，元吉亨。

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止當云「元亨」，文羨「吉」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也。《彖》復止云「元亨」，其羨明矣。

彖曰：鼎，象也。

卦之爲鼎，取鼎之象也。鼎之爲器，法卦之象也。有象而後有器，卦復用器而爲義也。鼎，大器也，重寶也，故其制作形模，法象尤嚴。鼎之名正也，古人訓方，方實正也。以形言，則耳對植於上，足分峙於下，周圓、內外、高卑、厚薄，莫不有法而至正，至正然後成安重之象。故鼎者法象之器，卦之爲鼎，以其象也。

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以二體言鼎之用也。以木巽火，以木從火，所以亨飪也。鼎之爲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大，則「聖人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聖人，古之聖王。大，言其廣。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是以元亨。

上既言鼎之用矣，復以卦才言。人能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下體巽，爲巽順於理，離明而中虛於上，爲耳目聰明之象。凡離在上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乃居尊位，進而上行也。以明居尊，而得中道，應乎剛，能用剛陽之道也。五居中，而又以柔而應剛，爲得中道。其才如是，所以能元亨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以木巽火也，烹飪之象，故爲鼎。君子觀鼎之象，「以正位凝命」。鼎者法象之器，其形端正，其體安重。取其端正之象，則以正其位，謂正其所居之位。君子所處必正，其小至於席不正不坐，毋跛毋倚。取其安重之象，則凝其命令，安重其命令也。凝，聚止之義，謂安重也，今

世俗有「凝然」之語。以命令而言耳，凡動爲皆當安重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六在鼎下，趾之象也；上應於四，趾而向上，顛之象也。鼎覆則趾顛，趾顛則覆其實矣，非順道也。然有當顛之時，謂傾出敗惡以致潔取新，則可也。故顛趾利在於出否。否，惡也。四近君，大臣之位，初在下之人，而相應，乃上求於下，下從其上也。上能用下之善，下能輔上之爲，可以成事功，乃善道，如鼎之顛趾，有當顛之時，未爲悖理也。「得妾以其子无咎」，六陰而卑，故爲妾，得妾謂得其人也。若得良妾，則能輔助其主，使无過咎也。子，主也，以其子，致其主於无咎也。六陰居下，而卑巽從陽，妾之象也。以六上應四爲顛趾，而發此義。初六本无才德可取，故云

「得妾」，言得其人則如是也。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

鼎覆而趾顛，悖道也。然非必爲悖者，蓋有傾出否惡之時也。

「利出否」，以從貴也。

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應於四，上從於貴者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二以剛實居中，鼎中有實之象。鼎之有實，上出則爲用。二，剛陽有濟用之才，與五相應，上從六五之君，則得正而其道可亨。然與初密比，陰從陽者也。九二居中而應中，不至失正，己雖自守，彼必相求，故戒能遠之，使不來即我，則吉也。仇，對也。陰陽，相對之物，謂初也。相從則非正而害義，是有疾也。二當以正自守，使之不能來就己。人能自守以正，則不正不

能就之矣，所以吉也。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二能不暱於初，而上從六五之正應，乃是慎所之也。

「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我仇有疾」，舉上文也。「我仇」，對己者，謂初也。初比己而非正，是「有疾」也。既自守以正，則彼不能即我，所以終无過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鼎耳，六五也，爲鼎之主。三以陽居巽之上，剛而能巽，其才足以濟務，然與五非應而不同。五，中而非正；三，正而非中，不同也，未得於君者也。不得於君，則其道何由而行？革，變革爲異也，三與五，異

而不合也。「其行塞」，不能亨也。不合於君，則不得其任，无以施其用。膏，甘美之物，象祿位。雉指五也，有文明之德，故謂之雉。三有才用而不得六五之祿位，是不得雉膏食之也。君子蘊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則雨。方雨，且將雨也，言五與三方將和合。虧悔終吉，謂不足之悔。終當獲吉也。三懷才而不偶，故有不足之悔，然其有剛陽之德，上聰明而下巽正，終必相得，故吉也。三雖不中，以巽體，故无過剛之失。若過剛，則豈能終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始與鼎耳革異者，失其相求之義也。與五非應，失求合之道也；不中，非同志之象也，是以其行塞而不通。然上明而下才，

終必和合，故方雨而吉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協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四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其凶可知。《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蔽於所私，德薄知小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大臣當天下之任，必能成天下之治安，則

不誤君上之所倚，下民之所望，與己致身任道之志，不失所期，^①乃所謂信也。不然，則失其職，誤上之委任，得為信乎？故曰「信如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五在鼎上，耳之象也。鼎之舉措在耳，為鼎之主也。五有中德，故云「黃耳」。鉉，加耳者也。二應於五，來從於耳者，鉉也。二有剛中之德，陽體剛中色黃，故為「金鉉」。五文明得中而應剛，二剛中異體而上應，才无不足也，相應至善矣，所利在貞固而已。六五居中應中，不至於失正，而質本陰柔，故戒以貞固於中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六五以得中為善，是以中為實德也。五之

①「期」，原作「斯」，據涂刻本改。

所以聰明應剛，爲鼎之主，得鼎之道，皆由得中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井與鼎以上出爲用。處終，鼎功之成也。在上，鉉之象。剛而溫者，玉也。九雖剛陽，而居陰履柔，不極剛而能溫者也。居成功之道，唯善處而已。剛柔適宜，動靜不過，則爲大吉，无所不利矣。在上爲鉉，雖居无位之地，實當用也，與他卦異矣。井亦然。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剛而溫，乃有節也。上居成功致用之地，而剛柔中節，所以大吉无不利也。井、鼎皆以終爲成功，而鼎不云「元吉」，何也？曰：井之功用，皆在上出，又有博施有常之德，是以元吉。鼎以烹飪爲功，居上爲成德，與井異，以剛柔節，故得大吉也。

三三震下
三三震上

震，《序卦》：「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鼎者，器也。震爲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故爲主器之主。《序卦》取其一義之大者，爲相繼之義。震之爲卦，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動而上者也，故爲震。震，動也。不曰動者，震有動而奮發震驚之義。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生物之長也，故爲長男。其象則爲雷，其義則爲動。雷有震奮之象，動爲驚懼之義。

震，亨。

陽生於下而上進，有亨之義。又震爲動，爲恐懼，爲有主。震而奮發，動而進，懼而修，有主而保大，皆可以致亨，故震則有亨。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

當震動之來，則恐懼不敢自寧，周旋顧慮，^①虩虩然也。虩虩，顧慮不安之貌。

蠅虎謂之虩者，以其周環顧慮，不自寧也。處震如是，則能保其安裕，故「笑言啞啞」。啞啞，笑言和適之貌。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言震動之大，而處之道。動之大者，莫若雷。震為雷，故以雷言。雷之震動，驚及百里之遠，人無不懼而自失。雷聲所及百里也，唯宗廟祭祀，執匕鬯者，則不至於喪失。人之致其誠敬，莫如祭祀。匕以載鼎實，升之於俎；鬯以灌地而降神。方其酌裸以求神，薦牲而祈享，盡其誠敬之心，則雖雷震之威，不能使之懼而失守。故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卦才无取，故但言處震

之道。

彖曰：震亨。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自有亨之義，非由卦才。震來而能恐懼，自修自慎，則可反致福吉也。「笑言啞啞」，言自若也，由能恐懼而後自處有法則也。「有則」則安而不懼矣，處震之道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

雷之震及於百里，遠者驚，邇者懼，言其威遠大也。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彖文脫「不喪匕鬯」一句。卦辭云「不喪匕鬯」，本為誠敬之至，威懼不能使之自失。彖以長子宜如是，因承上文用長子之義通

①「周旋顧慮」，原作「旋顧周慮」，據涂刻本改。

解之。謂其誠敬能「不喪匕鬯」，則君出而「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也」。長子如是，而後可以守世紀，承國家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洊，重襲也。上下皆震，故爲「洊雷」。雷重仍則威益盛。君子觀洊雷威震之象，以恐懼自修飭循省也。君子畏天之威，則修正其身，思省其過，咎而改之。不唯雷震，凡遇驚懼之事，皆當如是。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初九，成震之主，致震者也。在卦之下，處震之初也。知震之來，當震之始，若能以爲恐懼而周旋顧慮，虩虩然不敢寧止，則終必保其安吉，故「後笑言啞啞」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來而能恐懼周顧，則无患矣，是能因恐

懼而反致福也。因恐懼而自修省，不敢違於法度，是由震而後有法則，故能保其安吉，而「笑言啞啞」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六二居中得正，善處震者也，而乘初九之剛。九，震之主。震剛動而上奮，孰能禦之？厲，猛也，危也。彼來既猛，則己處危矣。億，度也。貝，所有之資也。躋，升也。九陵，陵之高也。逐，往追也。以震來之厲，度不能當，而必喪其所有，則升至高以避之也。九言其重。岡陵之重，高之至也。九，重之多也，如九天、九地也。「勿逐七日得」，二之所貴者，中正也，遇震懼之來，雖量勢巽避，當守其中正，无自失也。億之必喪也，故遠避以自守，過則復其常矣，是勿逐而自得也。逐，即物也。

以己即物，失其守矣，故戒「勿逐」。避遠自守，處震之大方也。如二者，當危懼而善處者也。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終，時既易也。不失其守，雖一時不能禦其來，然時過事已，則復其常，故云「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當震而乘剛，是以彼厲而已危。震剛之來，其可禦乎？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蘇蘇，神氣緩散自失之狀。三以陰居陽，不正。處不正，於平時且不能安，況處震乎？故其震懼而蘇蘇然。若因震懼而能行，去不正而就正，則可以无過。眚，過也。三行則至四，正也。動以就正爲善，故二勿逐則自得，三能行則无眚。以不正而處震懼，有眚可知。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其恐懼自失蘇蘇然，由其所處不當故也。不中不正，其能安乎？

九四，震遂泥。

九四居震動之時，不中不正，處柔失剛健之道，居四无中正之德，陷溺於重陰之間，不能自震奮者也，故云「遂泥」。泥，滯溺也。以不正之陽，而上下重陰，安能免於泥乎？遂，无反之意。處震懼，則莫能守也；欲震動，則莫能奮也。震道亡矣，豈復能光亨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陽者剛物，震者動義。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道，乃失其剛正，而陷於重陰，以致遂泥，豈能光也？云「未光」，見陽剛本能震也，以失德故泥耳。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六五雖以陰居陽，不當位爲不正，然以柔居剛，又得中，乃有中德者也。不失中，則不違於正矣，所以中爲貴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六二、六五可見。五之動，上往則柔不可居動之極，下來則犯剛，是往來皆危也。當君位，爲動之主，隨宜應變，在中而已，故當億度无喪失其所有之事而已。所有之事，謂中德。苟不失中，雖有危不至於凶也。億度，謂圖慮求不失中也。五所以危，由非剛陽而无助。若以剛陽有助爲動之主，則能亨矣。往來皆危，時則甚難，但期於不失中，則可自守。以柔主動，固不能致亨濟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

无喪也。

往來皆厲，行則有危也。動皆有危，唯在无喪其事而已。其事謂中也。能不失其中，則可自守也。「大无喪」，以无喪爲大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索索，消索不存之狀，謂其志氣如是。六以陰柔居震動之極，其驚懼之甚，志氣殫索也。矍矍，不安定貌。志氣索索，則視瞻徊徨。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而處震動之極，故征則凶也。震之及身，乃于其躬也。不于其躬，謂未及身也。鄰者，近於身者也。能震懼於未及身之前，則不至於極矣，故得无咎。苟未至於極，尚有可改之道。震終當變，柔不固守，故有畏鄰戒而能變之義。聖人於震，終示人知懼能改之

義，爲勸深矣。婚媾，所親也，謂同動者。有言，有怨咎之言也。六居震之上，始爲衆動之首，今乃畏鄰戒而不敢進，與諸處震者異矣，故「婚媾有言」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所以恐懼自失如此，以未得於中道也，謂過中也。使之得中，則不至於索索矣。極而復征，則凶也。若能見鄰戒而知懼，變於未極之前，則无咎也。上六動之極，震極則有變義也。

䷲ 艮上
䷳ 艮下

艮，《序卦》：「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動靜相因，動則有靜，靜則有動。物无常動之理，艮所以次震也。艮者止也，不曰止者，艮，山

之象，有安重堅實之意，非止義可盡也。乾坤之交，三索而成艮，一陽居二陰之上。陽動而上進之物，既至於上則止矣。陰者靜也，上止而下靜，故爲艮也。然則與畜止之義何異？曰：畜止者，制畜之義，力止之也；艮止者，安止之義，止其所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无我則止矣。不能无我，无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

止之道，於止爲无咎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艮爲止。止之道，唯其時。行止動靜不以時，則妄也；不失其時，則順理而合義。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動靜合理義，不失其時也，乃其道之光明也。君子所貴乎時，仲尼行止久速是也。艮體篤實，有光明之義。

艮其止，止其所也。

「艮其止」，謂止之而止也。止之而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也。止而不得其所，則无可止之理。夫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

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

以卦才言也。上下二體，以敵相應，无相與之義。陰陽相應則情通而相與，乃以其敵，故「不相與也」。不相與則相背，爲「艮其背」，止之義也。

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相背故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是以能止，能止則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上下皆山，故爲兼山。此而并彼爲兼，謂重復也，重艮之象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初六，艮其止，无咎，利永貞。

六在最下，趾之象。趾，動之先也。「艮其趾」，止於動之初也。事止於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也。以柔處下，當趾之時也。行則失其正矣，故止乃无咎。陰柔患其不能常也，不能固也，故方止之初，戒以利在常永貞固，則不失止之道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當止而行，非正也。止之於初，故未至失正。事止於始則易，而未至於失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六二居中得正，得止之道者也。上无應援，不獲其君矣。三居下之上，成止之主，主乎止者也。乃剛而失中，不得止之宜。剛止於上，非能降而下求，二雖有中正之德，不能從也。二之行止，係乎所主，非得自由，故爲腓之象。股動則腓隨，動止在股而不在腓也。二既不得以中正之道拯

救三之不中，則必勉而隨之。不能拯而唯隨也，雖咎不在己，然豈其所欲哉？言不聽，道不行也，故「其心不快」，不能行其志也。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无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所以不拯之而唯隨者，在上者未能下從也。「退聽」，下從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限，分隔也，謂上下之際。三以剛居剛而不中，爲成艮之主，決止之極也。己在下體之上，而隔上下之限，皆爲止義，故爲「艮其限」，是確乎止而不復能進退者也。在人身，如「列其夤」。夤，膂也，上下之際也。列絕其夤，則上下不相從屬，言止於下之堅也。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

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里？^①「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謂其固止不能進退，危懼之慮常薰爍其中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四，大臣之位，止天下之當止者也。以陰柔而不遇剛陽之君，故不能止物，唯自止其身，則可无咎。所以能无咎者，以止於正也。言止其身无咎，則見其不能止物，施於政則有咎矣。在上位而僅能善其身，无取之甚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不能爲天下之止，能止於其身而已，豈足

稱大臣之位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五，君位，艮之主也，主天下之止者也，而陰柔之才，不足以當此義，故止以在上取輔義言之。人之所當慎而止者，惟言行也。五在上，故以輔言。輔，言之所由出也。艮於輔，則不妄出而有序也。言輕發而无序，則有悔。止之於輔，則悔亡也。有序，中節有次序也。輔與頰舌，皆言所由出，而輔在中。「艮其輔」，謂止於中也。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五之所善者中也。「艮其輔」，謂止於中也。言以得中爲正，止之於輔，使不失中，乃得正也。

上九，敦艮吉。

① 「里」，涂刻本作「理」。

九以剛實居上，而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終，止之至堅篤者也。敦，篤實也。居止之極，故不過而為敦。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以同患也。上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六爻之德，唯此為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天下之事，唯終守之為難。能敦於止，有終者也。上之吉，以其能厚於終也。

䷳ 艮下
䷳ 艮上

漸，《序卦》：「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止必有進，屈伸消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進也，所反亦進也，漸所以次卦也。^①進以序為漸。今人以緩進為漸進，以序不越次，所以緩也。為卦，上巽下艮。山上有木，木之高而因

山，其高有因也。其高有因，乃其進有序也，所以為漸也。
漸，女歸吉，利貞。

以卦才兼漸義而言也。乾坤之變為巽艮，巽艮重而為漸。在漸體而言，中二爻交也。由二爻之交，然後男女各得正位。初終二爻，雖不當位，亦陽上陰下，得尊卑之正。男女各得其正，亦得位也。與歸妹正相對。女之歸，能如是之正，則吉也。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臣之進於朝，人之進於事，固當有序，不以其序，則陵節犯義，凶咎隨之。然以義之輕重，廉恥之道，女之從人，最為大也，故以女歸為義。且男女，萬事之先也。諸卦多有利貞，而所施或不同，有涉不正之疑而為之

① 「卦」，涂刻本作「艮」。

戒者，有其事必貞乃得其宜者，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也。所謂涉不正之疑而爲之戒者，損之九二是也，處陰居說，故戒以宜貞也。有其事必貞乃得宜者，大畜是也，言所畜利於貞也。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者，漸是也，言女歸之所以吉，利於如此貞正也。蓋其固有，非設戒也。漸之義宜能亨，而不云亨者，蓋亨者通達之義，非漸進之義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如漸之義而進，乃女歸之吉也，謂正而有漸也。女歸爲大耳，他進亦然。

進得位，往有功也。

漸進之時，而陰陽各得正位，進而有功也。

四復由上進而得正位，三離下而爲上，遂得正位，亦爲「進得位」之義。

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以正道而進，可以正邦國，至於天下也。凡進於事、進於德、進於位，莫不皆當以正也。

其位，剛得中也。

上云「進得位往有功也」，統言陰陽得位，是以進而有功。復云「其位剛得中也」，所謂位者，五以剛陽中正得尊位也。諸爻之得正，亦可謂之得位矣，然未若五之得尊位，故特言之。

止而巽，動不窮也。

內艮止，外巽順。止爲安靜之象，巽爲和順之義。人之進也，若以欲心之動，則躁而不得其漸，故有困窮。在漸之義，內止靜而外巽順，故其進動不有困窮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其高有因，漸之義也。君子觀漸之象，以居賢善之德，化美於風俗。

人之進於賢德，必有其漸，習而後能安，非可陵節而遽至也。在己且然，教化之於人，不以漸，其能人乎？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漸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漸諸爻皆取鴻象。鴻之爲物，至有時而群有序，不失其時序，乃爲漸也。干，水湄。水鳥止於水之湄，水至近也，其進可謂漸矣。行而以時，乃所謂漸。漸進不失，漸得其宜矣。六居初，至下也；陰之才，至弱也，而上无應援，以此而進，常情之所憂也。君子則深識遠照，知義理之所安，時事之所宜，處之不疑。小人幼子唯能見已然之事，從衆人之知，非能燭理也，故危懼而有言。蓋不知在下所以有進也，用柔所以不躁也，无應所以能漸也，於義自无咎也。若漸之初而用剛急進，則失漸之義，

不能進而有咎必矣。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雖小子以爲危厲，在義理實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二居中得正，上應於五，進之安裕者也。但居漸，故進不速。磐，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濱所有，象進之安。自干之磐，又漸進也。二與九五之君，以中正之道相應，其進之安固平易莫加焉，故其飲食和樂衎衎然，吉可知也。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爻辭以其進之安平，故取飲食和樂爲言。夫子恐後人之未喻，又釋之云：中正君子，遇中正之主，漸進于上，將行其道以及天下。所謂「飲食衎衎」，謂其得志和樂，不謂空飽飲食而已。素，空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

禦寇。

平高曰陸，平原也。三在下卦之上，進至於陸也。陽，上進者也。居漸之時，志將漸進，而上无應援，當守正以俟時，安處平地，則得漸之道。若或不能自守，欲有所牽，志有所就，則失漸之道。四，陰在上而密比，陽所說也。三，陽在下而相親，陰所從也。二爻相比而无應。相比則相親而易合，无應则无適而相求，故爲之戒。夫，陽也。夫謂三。三若不守正，而與四合，是知征而不知復。征，行也。復，反也。不復謂不反顧義理。婦謂四。若以不正而合，則雖孕而不育，蓋非其道也，如是則凶也。三之所利，在於禦寇。非理而至者，寇也。守正以閑邪，所謂禦寇也。不能禦寇，則自失而凶矣。

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

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夫征不復」，則失漸之正。從欲而失正，離叛其群類，爲可醜也。卦之諸爻，皆无不善。若獨失正，是離其群類。婦孕不由其道，所以不育也。所利在禦寇，謂以順道相保。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唯君子自完其己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故曰「禦寇」。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當漸之時，四以陰柔進據剛陽之上，陽剛而上進，豈能安處陰柔之下？故四之處非安地，如鴻之進于木也。木漸高矣，而有不安之象。鴻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棲。桷，橫平之柯。唯平柯之上，乃能安處。謂四之處本危，或能自得安寧之道，則无咎也。如鴻之於木，本不安，或得平

柯而處之，則安也。四居正而巽順，宜无咎者也。必以得失言者，因得失以明其義也。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桷者，平安之處。求安之道，唯順與巽。若其義順正，其處卑巽，何處而不安？如四之順正而巽，乃得桷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陵，高阜也。鴻之所止，最高處也，象君之位。雖得尊位，然漸之時，其道之行，固亦非遽。與二爲正應，而中正之德同，乃隔於三四。三比二，四比五，皆隔其交者也。未能即合，故三歲不孕。然中正之道，有必亨之理，不正豈能隔害之？故終莫之能勝，但其合有漸耳，終得其吉也。以不正而敵中正，一時之爲耳，久其能勝乎？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君臣以中正相交，其道當行，雖有間其間者，終豈能勝哉？徐必得其所願，乃漸吉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安定胡公以陸爲達，達，雲路也，謂虛空之中。《爾雅》：九達謂之達。達，通達无阻蔽之義也。上九在至高之位，又益上進，是出乎位之外。在他時則爲過矣，於漸之時，居巽之極，必有其序，如鴻之離所止而飛于雲空，在人則超逸乎常事之外者也。進至於是，而不失其漸，賢達之高致也，故可用爲儀法而吉也。羽，鴻之所用進也。以其進之用，況上九進之道也。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君子之進，自下而上，由微而著，跬步造次，莫不有序。不失其序則无所不得其吉，故九雖窮高而不失其吉。可用爲儀法

者，以其有序而不可亂也。

䷥ 兌下
震上

歸妹，《序卦》：「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進則必有所至，故漸有歸義，歸妹所以繼漸也。歸妹者，女之歸也。妹，少女之稱。爲卦，震上兌下，以少女從長男也。男動而女說，又以說而動，皆男說女，女從男之義。卦有男女配合之義者四：咸，恒，漸，歸妹也。咸，男女之相感也，男下女，二氣感應，止而說，男女之情相感之象。恒，常也，男上女下，巽順而動，陰陽皆相應，是男女居室夫婦唱隨之常道。漸，女歸之得其正也，男下女而各得正位，止靜而巽順，其進有漸，男女配合得其道也。歸妹，女之嫁，歸也，男上女下，女從男也，而有說少之義。以說而動，

動以說則不得其正矣，故位皆不當。初與上雖當陰陽之位，而陽在下，陰在上，亦不當位也。與漸正相對。咸，恒，夫婦之道，漸，歸妹，女歸之義。咸與歸妹，男女之情也，咸止而說，歸妹動於說，皆以說也。恒與漸，夫婦之義也，恒巽而動，漸止而巽，皆以巽順也。男女之道，夫婦之義，備於是矣。歸妹爲卦，澤上有雷，雷震而澤動，從之象也。物之隨動，莫如水。男動於上，而女從之，嫁歸從男之象。震長男，兌少女。少女從長男，以說而動，動而相說也。人之所說者少女，故云妹爲女歸之象。又有長男說少女之義，故爲歸妹也。歸妹，征凶，无攸利。

以說而動，動而不當，故凶。不當，位不當也。征凶，動則凶也。如卦之義，不獨女歸，无所往而利也。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交感，男女配合，天地之常理也。歸妹，女歸於男也，故云「天地之大義也」。男在女上，陰從陽動，故爲女歸之象。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天地不交」，則萬物何從而生？女之歸男，乃生生相續之道。男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其終不窮。前者有終，而後者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

征凶，位不當也。

以二體釋歸妹之義。男女相感，「說而動」者，少女之事，故以「說而動」，所歸者妹也。所以征則凶者，以諸爻皆不當位也。所處皆不正，何動而不凶？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

无攸利，柔乘剛也。

不唯位不當也，又有乘剛之過。三五皆乘剛。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唱隨之禮，此常理也，如恒是也。苟不由常正之道，徇情肆欲，惟說是動，則夫婦瀆亂，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如歸妹之乘剛是也。所以凶，无所往而利也。夫陰陽之配合，男女之交媾，理之常也。然從欲而流放，不由義理，則淫邪无所不至，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歸妹之所以凶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震於上，澤隨而動，陽動於上，陰說而從，女從男之象也，故爲歸妹。君子觀男女配合，生息相續之象，而以永其終，知有敝也。「永終」謂生息嗣續，永久其傳也。「知敝」謂知物有敝壞，而爲相繼之道也。女歸則有生息，故有永終之義。又夫婦之

道，當常永有終，必知其有敝壞之理而戒慎之。敝壞，謂離隙。歸妹，說以動者也，異乎恒之巽而動，漸之止而巽也。少女之說，情之感動，動則失正，非夫婦正而可常之道，久必敝壞。知其必敝，則當思永其終也。天下之反目者，皆不能永終者也。不獨夫婦之道，天下之事，莫不有終有敝，莫不有可繼可久之道。觀歸妹，則當思「永終」之戒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女之歸，居下而无正應，娣之象也。剛陽在婦人爲賢貞之德，而處卑順，娣之賢正者也。處說居下爲順義。娣之卑下，雖賢，何所能爲？不過自善其身，以承助其君而已，如跛之能履，言不能及遠也。然在其分爲善，故以是而行則吉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

承也。

歸妹之義，以說而動，非夫婦能常之道。九乃剛陽，有賢貞之德，雖娣之微，乃能以常者也。雖在下，不能有所爲，如跛者之能履，然征而吉者，以其能相承助也。能助其君，娣之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陽剛而得中，女之賢正者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之質，動於說者也。乃女賢而配不良，故二雖賢，不能自遂以成其內助之功，適可以善其身而小施之，如眇者之能視而已，言不能及遠也。男女之際，當以正禮。五雖不正，二自守其幽靜貞正，乃所利也。二有剛正之德，幽靜之人也。二之才如是，而言利貞者，利，言宜於如是之貞，非不足而爲之戒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也。世人以嫖狎爲常，故以貞靜爲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三居下之上，本非賤者，以失德而无正應，故爲欲有歸而未得其歸。須，待也。待者，未有所適也。六居三，不當位，德不正也。柔而尚剛，行不順也。爲說之主，以說求歸，動非禮也。上无應，无受之者也。无所適，故須也。女子之處如是，人誰取之？不可以爲人配矣。當反歸而求爲娣，媵則可也，以不正而失其所也。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未當者，其處、其德、其求歸之道皆不當，故无取之者，所以須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以陽居四，四上體，地之高也。陽剛在

女子爲正德賢明者也。无正應，未得其歸也。過時未歸，故云愆期。女子居貴高之地，有賢明之資，人情所願娶，故其愆期乃爲有時，蓋自有待，非不售也，待得佳配而後行也。九居四，雖不當位，而處柔乃婦人之道，以无應故爲愆期之義。而聖人推理，以女賢而愆期，蓋有待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所以愆期者，由己而不由彼。賢女，人所願娶，所以愆期，乃其志欲有所待，待得佳配而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六五居尊位，妹之貴高者也。下應於二，爲下嫁之象。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分，雖至貴之女，不得失柔巽之道，有貴驕之志。故

《易》中陰尊而謙降者，則曰「帝乙歸妹」，泰六五是也。貴女之歸，唯謙降以從禮，乃尊高之德也，不事容飾以說於人也。娣媵者，以容飾爲事者也。衣袂所以爲容飾也。六五尊貴之女，尚禮而不尚飾，故其袂不及其娣之袂良也。良，美好也。月望，陰之盈也，盈則敵陽矣。幾望，未至於盈也。五之貴高，常不至於盈極，則不亢其夫，乃爲吉也。女之處尊貴之道也。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以帝乙歸妹之道言，其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尚禮而不尚飾也。五以柔中，在尊高之位，以尊貴而行中道也。柔順降屈，尚禮而不尚飾，乃中道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六，女歸之終而无應，女歸之无終者也。

婦者，所以承先祖，奉祭祀。不能奉祭祀，則不可以爲婦矣。筐篚之實，婦職所供也。古者房中之俎醢獸之類，后夫人職之。諸侯之祭，親割牲，卿大夫皆然。割取血以祭，禮云血祭，盛氣也。女當承事筐篚而无實，无實則无以祭，謂不能奉祭祀也。夫婦共承宗廟，婦不能奉祭祀，乃夫不能承祭祀也，故刲羊而无血，亦无以祭也，謂不可以承祭祀也。婦不能奉祭祀，則當離絕矣，是夫婦之无終者也，何所往而利哉？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筐无實，是空筐也。空筐可以祭乎？言不可以奉祭祀也。女不可以承祭祀，則離絕而已，是女歸之无終者也。

䷵ 離下
䷲ 震上

豐，《序卦》：「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

豐。」物所歸聚，必成其大，故歸妹之後，受之以豐也。豐，盛大之義。爲卦，震上離下。震，動也。離，明也。以明而動，動而能明，皆致豐之道。明足以照，動足以亨，然後能致豐大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爲盛大，其義自亨。極天下之光大者，唯王者能至之。假，至也。天位之尊，四海之富，群生之衆，王道之大，極豐之道，其唯王者乎！豐之時，人民之繁庶，事物之殷盛，治之豈易周？爲可憂慮。宜如日中之盛明廣照，无所不及，然後无憂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豐者，盛大之義。離明而震動，明動相資，而成豐大也。

「王假之」，尚大也。

王者有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極天下之大也，故豐大之道，唯王者能致之。所有既大，其保之治之之道亦當大也，故王者之所尚至大也。

「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所有既廣，所治既衆，當憂慮其不能周及，宜如日中之盛明，普照天下，无所不至，則可勿憂矣。如是，然後能保其豐大。保有豐大，豈小才小知之所能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既言豐盛之至，復言其難常，以爲誡也。日中盛極，則當昃；月既盈滿，則有虧缺。天地之盈虛，尚與時消息，況人與鬼神乎？盈虛謂盛衰，消息謂進退。天地之運，亦隨時進退也。鬼神謂造化之迹，於萬物盛衰，可見其消息也。於豐盛之時

而爲此誠，欲其守中，不至過盛。處豐之道，豈易也哉？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也。二體相合，故云「皆至」。明動相資，成豐之象。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者必照其情實，唯明克允。致刑者以威於姦惡，唯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動之象，「以折獄致刑」也。噬嗑言先王飭法，豐言君子折獄。以明在上而麗於威震，王者之事，故爲制刑立法；以明在下而麗於威震，君子之用，故爲「折獄致刑」。旅，明在上，^①而云君子者，旅取慎用刑與不留獄，君子皆當然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雷電皆至，成豐之象；明動相資，致豐之道。非明无以照，非動无以行，相須猶形

影，相資猶表裏。初九明之初，九四動之初，宜相須以成其用，故雖旬而相應。位則相應，用則相資，故初謂四爲「配主」，己所配也。配雖匹稱，然就之者也。如配天以配君子，故初於四云配，四於初云夷也。「雖旬无咎」，旬，均也。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上，敵則安肯相從？唯豐之初四，其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陽剛，相從而无過咎也。蓋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相資而成用。同舟則胡越一心，共難則仇怨協力，事勢使然也。往而相從，則能成其豐，故云「有尚」，有可嘉尚也。在他卦，則不相下而離隙矣。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① 「上」，原作「土」，據涂刻本改。

聖人因時而處宜，隨事而順理。夫勢均則不相下者，常理也。然有雖敵而相資者，則相求也，初四是也，所以雖旬而无咎也。與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己以相求，協力以從事。若懷先己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均而先己，是過旬也。一求勝，則不能同矣。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明動相資，乃能成豐。二爲明之主，又得中正，可謂明者也，而五在正應之地，陰柔不正，非能動者。二五雖皆陰，而在明動相資之時，居相應之地，五才不足。既其應之才不足資，則獨明不能成豐。既不能成豐，則喪其明功，故爲「豐其蔀」。「日中見斗」，二，至明之才，以所應不足與而不能成其豐，喪其明功，无明功則爲昏暗，故

云「見斗」。斗，昏見者也。蔀，周匝之義，用障蔽之物掩晦於明者也。斗屬陰而主運乎象。五以陰柔而當君位，日中盛明之時乃見斗，猶豐大之時乃遇柔弱之主。斗以昏見，言見斗，則是明喪而暗矣。二雖至明中正之才，所遇乃柔暗不正之君，既不能下求於己，若往求之，則反得疑猜忌疾。暗主如是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夫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至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人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己之誠意上達，而君見信之篤耳，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若能以誠信發其志意，則得行其道，乃爲吉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有孚發若」，謂以己之孚信，感發上之心

志也。苟能發，則其吉可知。雖柔暗，有可發之道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沛」字，古本有作「旆」字者。王弼以爲幡幔，則是「旆」也。幡幔，圍蔽於內者。豐其沛，其暗更甚於蓍也。三居明體，而反暗於四者，所應陰暗故也。三居明體之上，陽剛得正，本能明者也。豐之道，必明動相資而成。三應於上，上陰柔，又无位而處震之終，既終則止矣，不能動者也。他卦至終則極，震至終則止矣。三无上之應，則不能成豐。沬，星之微小无名數者。「見沬」，暗之甚也。豐之時而遇上六，日中而見沬者也。右肱，人之所用，乃折矣，其无能爲可知。賢智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爲於天下。上无可賴之主，則不能有爲，如人之折其右肱也。人之爲有所失，則有

所歸咎，曰由是故致是。若欲動而无右肱，欲爲而上无所賴，則不能而已，更復何言？无所歸咎也。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三應於上，上應而无位，陰柔无勢力，而處既終，其可共濟大事乎？既无所賴，如右肱之折，終不可用矣。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四雖陽剛，爲動之主，又得大臣之位，然以不中正，遇陰暗柔弱之主，豈能致豐大也？故爲「豐其蔀」。蔀，周圍掩蔽之物。周圍則不大，掩蔽則不明。「日中見斗」，當盛明之時，反昏暗也。「夷主」，其等夷也，相應故謂之「主」。初四皆陽而居初，是其德同，又居相應之地，故爲夷主。居大臣之位，而得在下之賢，同德相輔，其助

豈小也哉？故吉也。如四之才，得在下之賢爲之助，則能致豐大乎？曰：在下者上有當位爲之與，在上者下有賢才爲之助，豈无益乎？故吉也。然而致天下之豐，有君而後能也。五陰柔居尊，而震體，无虛中巽順下賢之象，下雖多賢，亦將何爲？蓋非陽剛中正，不能致天下之豐也。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

「位不當」，謂以不中正居高位，所以闇而不能致豐。

「日中見斗」，幽不明也。

謂幽暗不能光明，君陰柔而臣不中正故也。

「遇其夷主」，吉行也。

陽剛相遇，吉之行也。下就於初，故云行。下求則爲吉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五以陰柔之才，爲豐之主，固不能成其豐大。若能來致在下章美之才而用之，則有福慶，復得美譽，所謂吉也。六二，文明中正，章美之才也。爲五者，誠能致之在位而委任之，可以致豐大之慶、名譽之美，故吉也。章美之才，主二而言。然初與三四，皆陽剛之才，五能用賢，則彙征矣。二雖陰，有文明中正之德，大賢之在下者也。五與二雖非陰陽正應，在明動相資之時，有相爲用之義。五若能「來章」，則「有慶譽」而吉也。然六五无虛己下賢之義，聖人設此義以爲教耳。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其所謂吉者，可以有慶福及于天下也。人君雖柔暗，若能用賢才，則可以爲天下之福，唯患不能耳。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闐其無人，三

歲不覲，凶。

六以陰柔之質，而居豐之極，處動之終，其滿假躁動甚矣。處豐大之時，宜乎謙屈，而處極高，致豐大之功，在乎剛健，而體陰柔，當豐大之任，在乎得時，而不當位。如上六者，處无一當，其凶可知。「豐其屋」，處太高也。「蔀其家」，居不明也。以陰柔居豐大，而在无位之地，乃高亢昏暗，自絕於人，人誰與之？故「闕其戶，闐其无人」也。至於三歲之久而不知變，其凶宜矣。「不覲」，謂尚不見人，蓋不變也。六居卦終，有變之義，而不能遷，是其才不能也。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闐其无人」，自藏也。

六處豐大之極，在上而自高，若飛翔於天際，謂其高大之甚。闕其戶而无人者，雖

居豐大之極，而實无位之地，人以其昏暗自高大，故皆棄絕之，自藏避而弗與親也。

䷶ 艮下
離上

旅，《序卦》：「豐，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豐盛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爲卦，離上艮下。山止而不遷，火行而不居，違去而不處之象，故爲旅也。又麗乎外，亦旅之象。

旅，小亨，旅貞吉。

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六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麗乎上下之剛，「順乎剛」也。下艮止，上離麗，止而麗

①「卦」，原作「封」，據涂刻本改。

於明也。柔順而得在外之中，所止能麗於明，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旅困之時，非陽剛中正，有助於下，不能致大亨也。所謂得在外之中，中非一揆，旅有旅之中也。止麗於明，則不失時宜，然後得處旅之道。

旅之時義大矣哉！

天下之事，當隨時各適其宜，而旅爲難處，故稱其時義之大。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火之在高，明无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明慎用刑。明不可恃，故戒於慎。明而止，亦慎象。觀火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六以陰柔在旅之時，處於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污下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无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瑣瑣，猥細之狀。當旅困之時，才質如是，上雖有援，无能爲也。四，陽性而離體，亦非就下者也，又在旅，與他卦爲大臣之位者異矣。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志意窮迫，益自取災也。災、眚，對言則有分，獨言則謂災患耳。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衆與之，中正則處不失當，故能保其所有，童僕亦盡其忠信。雖不若五有文明之德、上下之助，亦處旅之善者也。次舍，旅所安也。財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也。得就次舍，懷畜其資財，又得童僕之貞良，旅之善

也。柔弱在下者，童也。強壯處外者，僕也。二，柔順中正，故得內外之心。在旅所親比者，童僕也。不云吉者，旅寓之際，得免於災厲，則已善矣。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羈旅之人，所賴者童僕也，既得童僕之忠貞，終无尤悔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爲先。三剛而不中，又居下體之上與艮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於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失所安也。上離爲焚象，過剛則暴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謂失其心也。如此，則危厲之道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旅焚失其次舍，亦以困傷矣。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在旅而以過剛自高待下，必喪其忠貞，謂失其心也。在旅而失其童僕之心，爲可危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四，陽剛，雖不居中，而處柔在上體之下，有用柔能下之象，得旅之宜也。以剛明之才，爲五所與，爲初所應，在旅之善者也。然四非正位，故雖得其處止，不若二之就次舍也。有剛明之才，爲上下所與，乃旅而得貨財之資、器用之利也。雖在旅爲善，然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不能伸其才，行其志，其心不快也。云「我」者，據四而言。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不快也。

四以近君爲當位，在旅，五不取君義，故四

爲「未得位也」。曰：然則以九居四不正爲有咎矣。曰：以剛居柔，旅之宜也。九以剛明之才，欲得時而行其志，故雖得資斧，於旅爲善，其心志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六五有文明柔順之德，處得中道，而上下與之，處旅之至善者也。人之處旅，能合文明之道，可謂善矣。羈旅之人，動而或失，則困辱隨之；動而无失，然後爲善。離爲雉，文明之物。「射雉」，謂取則於文明之道而必合。如射雉，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則終能致譽命也。譽，令聞也。命，福祿也。五居文明之位，有文明之德，故動必中文明之道也。五，君位，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不取君義。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有文明柔順之德，則上下與之。逮，與也。

能順承於上而上與之，爲上所逮也，言上而得乎下，爲下所上逮也。在旅而上下與之，所以致譽命也。旅者，困而未得所安之時也。「終以譽命」，終當致譽命也。已譽命，則非旅也。困而親寡則爲旅，不必在外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鳥，飛騰處高者也。上九，剛不中而處最高，又離體，其亢可知，故取鳥象。在旅之時，謙降柔和，乃可自保，而過剛自高，失其所宜安矣。巢，鳥所安止。焚其巢，失其所安，无所止也。在離上爲焚象。陽剛自處於至高，始快其意，故「先笑」；既而失安莫與，故「號咷」。輕易以喪其順德，所以凶也。牛，順物。「喪牛于易」，謂忽易以失其順也。離火性上，爲躁易之象。

上承「鳥焚其巢」，故更加「旅人」字。不云「旅人」，則是鳥笑哭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以旅在上」，而以尊高自處，豈能保其居？其義當有焚巢之事。方以極剛自高，爲得志而笑，不知喪其順德於躁易，是「終莫之聞」，謂終不自聞知也。使自覺知，則不至於極而號咷矣。陽剛不中而處極，固有高亢躁動之象，而火復炎上，則又甚焉。



巽下
巽上

巽，《序卦》：「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人也。」羈旅親寡，非巽順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人？巽所以次旅也。爲卦，一陰在二陽之下，

巽順於陽，所以爲巽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卦之才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巽與兌皆剛，中正巽說，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爲也，巽陰之爲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

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順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之象也。又重爲重複之義。君子體重巽之義，以申復其命令。申，重複也，丁寧之謂也。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以卦才言也。陽剛居巽而得中正，巽順於中正之道也。陽性上，其志在以中正之道上行也。又上下之柔，皆巽順於剛，其才如是，雖內柔，可以小亨也。

「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順之道，无往不能入，故「利有攸往」。巽順雖善道，必知所從，能巽順於陽剛中正之大人，則爲利，故「利見大人」也。如五二之陽剛中正，大人也。巽順不於大人，未必不爲過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兩風相重，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六以陰柔居卑，巽而不中，處最下而承剛，過於卑巽者也。陰柔之人，卑巽太過，則志意恐懼而不安，或進或退，不知所從，其

所利在武人之貞。若能用武人剛貞之志，則爲宜也。勉爲剛貞，則无過卑恐懼之失矣。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進退不知所安者，其志疑懼也。利用武人之剛貞，以立其志，則其志治也。治謂修立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二居巽時，以陽處陰而在下，過於巽者也。牀，人之所安。巽在牀下，是過於巽，過所安矣。人之過於卑巽，非恐怯則諂說，皆非正也。二實剛中，雖巽體而居柔，爲過於巽，非有邪心也。恭巽之過，雖非正禮，可以遠耻辱，絕怨咎，亦吉道也。史巫者，通誠意於神明者也。紛若，多也。苟至誠安於謙巽，能使通其誠意者多，則吉而无

咎，謂其誠足以動人也。人不察其誠意，則以過巽爲諂矣。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二以居柔在下，爲過巽之象，而能使通其誠意者衆多紛然，由得中也。陽居中，爲中實之象。中既誠實，則人自當信之。以誠意，則非諂畏也，所以吉而无咎。

九三，頻巽，吝。

三以陽處剛，不得其中，又在下體之上，以剛亢之質而居巽順之時，非能巽者，勉而爲之，故屢失也。居巽之時，處下而上臨之以巽，又四以柔巽相親，所乘者剛，而上復有重剛，雖欲不巽，得乎？故頻失而頻巽，是可吝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三之才質，本非能巽，而上臨之以巽，承重剛而履剛，勢不得行其志，故頻失而頻巽，

是其志窮困，可吝之甚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陰柔无援，而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四以陰居陰，得巽之正，在上體之下，居上而能下也。居上之下，巽於上也。以巽臨下，巽於下也。善處如此，故得悔亡。所以得悔亡，以如田之獲三品也。「田獲三品」，及於上下也。田獵之獲分三品，一爲乾豆，一供賓客與充庖，一頒徒御。^①四能巽於上下之陽，如田之獲三品，謂遍及上下也。四之地本有悔，以處之至善，故悔亡而復有功。天下之事，苟善處，則悔或可以爲功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巽於上下，如田之獲三品而遍及上下，成

① 「頒」，原誤作「頌」，據四庫本《伊川易傳》改。

巽之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五居尊位，爲巽之主，命令之所出也。處得中正，盡巽之善。然巽者柔順之道，所利在貞，非五之不足，在巽當戒也。既貞則吉而悔亡，无所不利。貞，正中也。處巽出令，皆以中正爲吉。柔巽而不貞，則有悔，安能无所不利也？命令之出，有所變更也。无初，始未善也。有終，更之使善也。若已善，則何用命也？何用更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出命更改之道當如是也。甲者，事之端也。庚者，變更之始也。十干戊己爲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原始要終，如「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解在《蠱》卦。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之吉，以處正中也。得正中之道則吉，而其悔亡也。正中，謂不過无不及，正得其中也。處柔巽與出命令，唯得中爲善，失中則悔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牀，人所安也。在牀下，過所安之義也。九居巽之極，過於巽者也。資，所有也。斧，以斷也。陽剛本有斷，以過巽而失其剛斷，失其所有，喪資斧也。居上而過巽，至於自失，在正道爲凶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巽在牀下」，過於巽也。處卦之上，巽至於窮極也。居上而過極於巽，至於自失，得爲正乎？乃凶道也。巽本善行，故疑之曰：「得爲正乎？」復斷之曰：「乃

凶也。」

䷹ 兌上
兌下

兌，《序卦》：「巽者，人也。人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物相人則相說，相說則相人，兌所以次巽也。

兌亨，利貞。

兌，說也。說，致亨之道也。能說於物，物莫不說而與之，足以致亨。然為說之道，利於貞正。非道求說，則為邪諂而有悔咎，故戒利貞也。

彖曰：兌，說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之義，說也。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為陽所說也。陽剛居中，中心誠實

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為說而能貞也。「利貞」，說之道宜正也。卦有剛中之德，能貞者也。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而說服無斃。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說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之，而勉力順從。人君之道，以人心說服為本，故聖人贊其大。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

謂天下之可說，莫如「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說之大者，然當明相益之象。初九，和兌，吉。

初雖陽爻，居說體而在最下，无所繫應，是能卑下和順以爲說，而无所偏私者也。以和爲說，而无所偏私，說之正也。陽剛則不卑，居下則能巽，處說則能和，无應則不偏。處說如是，所以吉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有求而和，則涉於邪諂。初隨時順處，心无所繫，无所爲也，以和而已，是以吉也。《象》又以其處說在下而非中正，故云「行未疑也」。其行未有可疑，謂未見其有失也，若得中正，則无是言也。說以中正爲本，爻直陳其義，象則推而盡之。

九二，孚兌，吉，悔亡。

二承比陰柔，陰柔，小人也，說之則當有

悔。二，剛中之德孚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說而不失剛中，故吉而悔亡。非二之剛中，則有悔矣，以自守而亡也。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心之所存爲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

六三，來兌，凶。

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兌」，就之以求說也。比於在下之陽，枉己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之內爲來。上下俱陽，而獨之內者，以同體而陰性下也，失道下行也。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自處不中正，无與而妄求說，所以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四上承中正之五，而下比柔邪之三，雖剛陽而處非正。三，陰柔，陽所說也，故不能決而商度。「未寧」，謂擬議所從而未決，未能有定也。兩間謂之介，分限也。地之界則加「田」，義乃同也。故人有節守謂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遠邪惡，則有喜也。從五，正也；說三，邪也。四，近君之位，若剛介守正，疾遠邪惡，將得君以行道，福慶及物爲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繫所從耳。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所謂喜者，若守正而君說之，則得行其剛陽之道，而福慶及物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而聖人復設有厲之戒，蓋堯、舜之盛，未嘗无戒也，戒所當戒而已。雖聖賢在上，天下

未嘗无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說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說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強仁耳。五若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爲實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小人者，備之不至則害於善，聖人爲戒之意深矣。剝者，消陽之名。陰，消陽者也，蓋指上六，故「孚于剝」則危也。以五在說之時，而密比於上六，故爲之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說之惑人，易人而可懼也如此。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戒「孚于剝」者，以五所處之位正當戒也。密比陰柔，有相說之道，故戒在信之也。

上六，引兌。

他卦至極則變，兌爲說極則愈說。上六成

說之主，居說之極，說不知己者也。故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然而不至悔咎，何也？曰：方言其說不知己，未見其所說善惡也；又下乘九五之中正，无所施其邪說。六三則承乘皆非正，是以有凶。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无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无意味甚矣，豈有光也？未，非必之辭，《象》中多用。非必能有光輝，謂不能光也。

䷵ 坎下
䷵ 巽上

渙，《序卦》：「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說則舒散也，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所以繼兌也。爲卦，巽上坎下。風行於水上，水遇

風則渙散，所以爲渙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離散也。人之離散，由乎中；人心離，則散矣。治乎散，亦本於中；能收合人心，則散可聚也。故卦之義，皆主於中。利貞，合渙散之道在乎正固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渙之能亨者，以卦才如是也。渙之成渙，由九來居二，六上居四也。剛陽之來，則不窮極於下而處得其中；柔之往，則得正位於外，而上同於五之中。巽順於五，乃上同也。四、五，君臣之位，當渙而比，其義相通，同五乃從中也。當渙之時而守其中，則不至於離散，故能亨也。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王假有廟」之義，在《萃》卦詳矣。天下離

散之時，王者收合人心，至於有廟，乃是在其中也。「在中」謂求得其中，攝其心之謂也。中者心之象。剛來而不窮，柔得位而上同，卦才之義，皆主於中也。王者拯渙之道，在得其中而已。孟子曰：「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享帝立廟，民心所歸從也。歸人心之道，无大於此，故云至于有廟，拯渙之道極於此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治渙之道，當濟於險難，而卦有乘木濟川之象。上巽，木也；下坎，水，大川也。利涉險以濟渙也。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以涉川也。涉則有濟渙之功，卦有是義，有是象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是象，救天下之渙散，至于享帝立廟也。收合人

心，无如宗廟。祭祀之報，出于其心，故享帝立廟，人心之所歸也。繫人心，合離散之道，无大於此。

初六，用拯馬壯，吉。

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又得馬壯，所以吉也。六爻獨初不云渙者，離散之勢，辨之宜早，方始而拯之，則不至於渙也，為教深矣。馬，人之所託也。託於壯馬，故能拯渙。馬謂二也。二有剛中之才，初陰柔順，兩皆无應，无應則親比相求。初之柔順，而託於剛中之才，以拯其渙，如得壯馬以致遠，必有濟矣，故吉也。渙拯於始，為力則易，時之順也。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之所以吉者，以其能順從剛中之才也。始渙而用拯，能順乎時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諸爻皆云渙，謂渙之時也。在渙離之時，而處險中，其有悔可知。若能奔就所安，則得悔亡也。机者，俯憑以爲安者也。俯，就下也。奔，急往也。二與初雖非正應，而當渙離之時，兩皆无與，以陰陽親比相求，則相賴者也。故二目初爲机，初謂二爲馬。二急就於初以爲安，則能亡其悔矣。初雖坎體，而不在險中也。或疑初之柔微，何足賴？蓋渙之時，合力爲勝。先儒皆以五爲机，非也。方渙離之時，二陽豈能同也？若能同則成濟渙之功當大，豈止悔亡而已？机謂俯就也。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渙散之時，以合爲安。二居險中，急就於初，求安也。賴之如机而亡其悔，乃得所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三在渙時，獨有應與，无渙散之悔也。然以陰柔之質，不中正之才，上居无位之地，豈能拯時之渙而及人也？止於其身，可以无悔而已。上加渙字，在渙之時，躬无「渙」之悔也。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志應於上，在外也。與上相應，故其身得免於渙而无悔。悔亡者，本有而得亡；无悔者，本无也。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渙，四、五二爻義相須，故通言之，《彖》故曰「上同」也。四，巽順而正，居大臣之位；五，剛中而正，居君位。君臣合力，剛柔相濟，以拯天下之渙者也。方渙散之時，用剛則不能使之懷附，用柔則不足爲之依歸。四以巽順之正道，輔剛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濟渙也。天下渙散，

而能使之群聚，可謂大善之吉也。「渙有丘，匪夷所思」，贊美之辭也。丘，聚之大也。方渙散而能致其大聚，其功甚大，其事甚難，其用至妙。夷，平常也。非平常之見所能思及也。非大賢智，孰能如是？

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稱「元吉」者，謂其功德光大也。元吉光大不在五而在四者，二爻之義通言也。於四言其施用，於五言其成功，君臣之分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五與四君臣合德，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得其道矣。唯在浹洽於人心，則順從也。當使號令洽於民心，如人身之汗浹於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天下之渙，居王位爲稱而无咎。大號，大政令也，謂新民之大命，救渙之大政。再云渙者，上謂渙之時，下謂處渙如是則无咎

也。在四已言元吉，五唯言稱其位也。渙之四五通言者，渙以離散爲害，拯之使合也。非君臣同功合力，其能濟乎？爻義相須，時之宜也。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王居，謂正位人君之尊位也。能如五之爲，則居尊位爲稱而无咎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渙之諸爻，皆无繫應，亦渙離之象。惟上應於三，三居險陷之極，上若下從於彼，則不能出於渙也。險有傷害畏懼之象，故云血惕。然九以陽剛處渙之外，有出渙之象，又居巽之極，爲能巽順於事理，故云若能使其血去，其惕出，則无咎也。其者，所有也。渙之時，以能合爲功，獨九居渙之極，有繫而臨險，故以能出渙遠害爲善也。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若如象文爲「渙其血」，乃與「屯其膏」同也，義則不然。蓋「血」字下脫「去」字，「血去惕出」，謂能遠害則无咎也。



兌下
坎上

節，《序卦》：「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爲卦，澤上有水。澤之容有限，澤上置水，滿則不容，爲有節之象，故爲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

事既有節，則能致亨通，故節有亨義。節貴適中，過則苦矣。節至於苦，豈能常也？不可固守以爲常，「不可貞」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節之道，自有亨義，事有節則能亨也。又卦之才，剛柔分處，剛得中而不過，亦所以

爲節，所以能亨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節至於極而苦，則不可堅固常守，其道已窮極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以卦才言也。內兌外坎，「說以行險」也。人於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方說而止，爲節之義。「當位以節」，五居尊，當位也；在澤上，有節也。當位而以節，主節者也。處得中正，節而能通也。中正則通，過則苦矣。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推言節之道。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無節則失序也。聖人立制度以爲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无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於傷財害民矣。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爲節也。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爲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行。人之德行當義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戶庭，戶外之庭；門庭，門內之庭。初以陽在下，上復有應，非能節者也。又當節之初，故戒之謹守，至於「不出戶庭」，則无咎也。初能固守，終或渝之。不謹於初，安能有卒？故於節之初，爲戒甚嚴也。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爻辭於節之初，戒之謹守，故云「不出戶庭」則「无咎」也。象恐人之泥於言也，故

復明之云：雖當謹守，不出戶庭，又必知時之通塞也。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尾生之信，水至不去，不知通塞也。故君子貞而不諒。《繫辭》所解獨以言者，在人所節，唯言與行，節於言則行可知，言當在先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二雖剛中之質，然處陰居說而承柔。處陰，不正也；居說，失剛也；承柔，近邪也。節之道，當以剛中正。二失其剛中之德，與九五剛中正異矣。「不出門庭」，不之於外也，謂不從於五也。二五非陰陽正應，故不相從。若以剛中之道相合，則可以成節之功。唯其失德失時，是以凶也。不合於五，乃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爲節，如懲忿窒慾，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不能上從九五剛中正之道，成節之功，乃繫於私暱之陰柔，是失時之至極，所以凶也。「失時」，失其所宜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六三不中正，乘剛而臨險，固宜有咎。然柔順而和說，若能自節而順於義，則可以无過。不然，則凶咎必至，可傷嗟也。故「不節若則嗟若」，己所自致，无所歸咎也。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節則可以免過，而不能自節，以致可嗟，將誰咎乎？

六四，安節，亨。

四順承九五剛中正之道，是以中正爲節也。以陰居陰，安於正也。當位爲有節之象。下應於初。四，坎體，水也。水上溢爲无節，就下有節也。如四之義，非強節

之，安於節者也，故能致亨。節以安爲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四能安節之義非一，象獨舉其重者。上承九五剛中正之道以爲節，足以亨矣，餘善亦不出於中正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爲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己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尚也。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既居尊位，又得中道，所以吉而有功。節以中爲貴，得中則正矣，正不能盡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上六居節之極，節之苦者也。居險之極，亦爲苦義。固守則凶，悔則凶亡。悔，損

過從中之謂也。節之悔亡，與他卦之悔亡，辭同而義異也。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節既苦而貞固守之則凶，蓋節之道至於窮極矣。



兌下
巽上

中孚，《序卦》：「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節者爲之制節，使不得過越也。信而後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節也。爲卦，澤上有風，風行澤上，而感于水中，爲中孚之象。^①感謂感而動也。內外皆實而中虛，爲中孚之象。又二五皆陽，中實亦爲孚義。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於豚魚，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況涉川乎？守信之道，在乎堅正，故利於貞也。

象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

二柔在内，中虛，爲誠之象。二剛得上下體之中，中實，爲孚之象。卦所以爲中孚也。

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以二體言卦之用也。上巽下說，爲上至誠以順巽於下，下有孚以說從其上，如是，其孚乃能化於邦國也。若人不說從，或違拂事理，豈能化天下乎？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信能及於豚魚，信道至矣，所以吉也。

① 「孚」，原作「爲」，據涂刻本改。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以中孚涉險難，其利如乘木濟川，而以虛舟也。舟虛則无沉覆之患。卦，虛中爲虛舟之象。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而貞，則應乎天矣。天之道，孚貞而已。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上有風」，感于澤中。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于中，故爲中孚之象。君子觀其象，以「議獄」與「緩死」。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故誠意常求於緩。緩，寬也。於天下之事，无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九當中孚之初，故戒在審其所信。虞，度也，度其可信而後從也。雖有至信，若不得其所，則有悔咎，故虞度而後信則吉也。既得所信，則當誠一，若有他，則不得其燕安矣。燕，安裕也。有他，志不定也。人志不定，則惑而不安。初與四爲正應，四巽體而居正，无不善也。爻以謀始之義大，故不取相應之義。若用應，則非虞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蓋其志未有變動。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在初言求所信之道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二剛實中，^①孚之至者也，孚至則能感通。鶴鳴於幽隱之處，不聞也，而其子相應和，中心之願相通也。好爵我有，而彼亦繫慕，說好爵之意同也。有孚於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違之。」言誠通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者爲能識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中心願」，謂誠意所願也，故通而相應。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敵，對敵也，謂所交孚者，正應上九是也。

三四皆以虛中爲成孚之主，然所處則異：

四得位居正，故亡匹以從上，三不中失正，故得敵以累志。以柔說之質，既有所繫，唯所信是從，或鼓張，或罷廢，或悲泣，或歌樂，動息憂樂，皆繫乎所信也。唯繫

所信，故未知吉凶，然非明達君子之所爲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居不當位，故无所主，唯所信是從。所處得正，則所信有方矣。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四爲成孚之主，居近君之位，處得其正而上信之至，當孚之任者也。如月之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敵矣，臣而敵君，禍敗必至，故以幾望爲至盛。「馬匹亡」，四與初爲正應，匹也。古者駕車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驂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爲匹，謂對也。馬者，行物也。初上應四，而四亦進從五，皆上行，故以馬爲象。孚道在一，四既從五，若復下繫於

① 「中」上，涂刻本有「於」字。

初，則不一而害於孚，爲有咎矣。故「馬匹亡」，則无咎也。上從五而不繫於初，是亡其匹也。繫初則不進，不能成孚之功也。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絕其類而上從五也。類，謂應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五居君位。人君之道，當以至誠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固結如拘攣然，則爲无咎也。人君之孚，不能使天下固結如是，則億兆之心，安能保其不離乎？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五居君位之尊，由中正之道，能使天下信之，如拘攣之固，乃稱其位。人君之道當如是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翰音」者，音飛而實不從。處信之終，信終則衰，忠篤內喪，華美外颺，故云翰音登

天，正亦滅矣。陽性上進，風體飛颺。九居中孚之時，處於最上，孚於上進而不知止者也。其極至於羽翰之音，登聞於天，貞固於此而不知變，凶可知矣。夫子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固守而不通之謂也。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守孚至於窮極而不知變，豈可長久也？固守而不通如是，則凶也。

䷧ 震上
䷧ 艮下

小過，《序卦》：「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人之所信則必行，行則過也，小過所以繼中孚也。爲卦，山上有雷。雷震於高，其聲過常，故爲小過。又陰居尊位，陽失位而不中，小者過其常也。蓋爲小者過，又爲小事過，又爲過之小。

小過，亨，利貞。

過者，過其常也。若矯枉而過正，過所以就正也。事有時而當，然有待過而後能亨者，故小過自有亨義。利貞者，過之道利於貞也。不失時宜之謂正。

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過，所以求就中也。所過者小事也，事之大者豈可過也？於《大過》論之詳矣。「飛鳥遺之音」，謂過之不遠也。「不宜上宜下」，謂宜順也。順則大吉，過以就之，蓋順理也。過而順理，其吉必大。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陽大陰小。陰得位，剛失位而不中，是小者過也，故為小事過，過之小。小者與小事，有時而當過，過之亦小，故為小過。事固有待過而後能亨者，過之所以能亨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過而利於貞，謂與時行也。時當過而過，乃非過也，時之宜也，乃所謂正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有飛鳥之象焉。

小過之道，於小事有過則吉者，而彖以卦才言吉義。柔得中，二五居中也。陰柔得位，能致小事吉耳，不能濟大事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大事非剛陽之才不能濟，三不中，四失位，是以不可大事。小過之時，自不可大事，而卦才又不堪大事，與時合也。「有飛鳥之象焉」，此一句，不類彖體，蓋解者之辭，誤入彖中。中剛外柔，飛鳥之象，卦有此象，故就飛鳥為義。

「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

下順也。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太過則不可，所以在小過也，所過當如飛鳥之遺音。鳥飛迅疾，聲出而身已過，然豈能相遠也？事之當過者，亦如是。身不能甚遠於聲，事不可遠過其常，在得宜耳。「不宜上，宜下」，更就鳥音取宜順之義。過之道，當如飛鳥之遺音。夫聲逆而上則難，順而下則易，故在高則大，山上有雷，所以為過也。過之道，順行則吉，如飛鳥之遺音宜順也。所以過者，為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雷震於山上，其聲過常，故為小過。天下之事，有時當過，而不可過甚，故為小過。

君子觀小過之象，事之宜過者則勉之，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當過而過，乃其宜也，不當過而過，則過矣。初六，飛鳥以凶。

初六，陰柔在下，小人之象。又上應於四，四復動體，小人躁易而上有應助，於所當過，必至過甚，況不當過而過乎？其過如飛鳥之迅疾，所以凶也。躁疾如是，所以過之速且遠，救止莫及也。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其過之疾，如飛鳥之迅，豈容救止也？凶其宜矣。「不可如何」，无所用其力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為祖。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從於三四，故過四而

遇五，是「過其祖」也。五陰而尊，祖妣之象，與二同德相應，在他卦則陰陽相求，過之時必過其常，故異也。无所不過，故二從五，亦戒其過。「不及其君，遇其臣」，謂上進而不陵及於君，適當臣道，則无咎也。遇，當也。過臣之分，則其咎可知。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過之時，事无不過其常，故於上進則戒及其君，臣不可過臣之分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小過，陰過陽失位之時，三獨居正，然在下无所能為，而為陰所忌惡，故有當過者，在過防於小人。若「弗過防之」，則或從而戕害之矣，如是則凶也。三於陰過之時，以陽居剛，過於剛也。既戒之過防，則過剛亦在所戒矣。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三不失正，故无必凶之義，能過防則免矣。

三居下之上，居上為下，皆如是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陰過之時，必害於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當過為之防，防之不至，則為其所戕矣。故曰「凶如何也」，言其甚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四當小過之時，以剛處柔，剛不過也，是以「无咎」。既弗過，則合其宜矣，故云「遇之」，謂得其道也。若往則有危，必當戒懼也。往，去柔而以剛進也。「勿用永貞」，陽性堅剛，故戒以隨宜，不可固守也。方陰過之時，陽剛失位，則君子當隨時順處，不可固守其常也。四居高位，而无上下之交，雖比五應初，方陰過之時，彼豈肯從陽也？故往則有厲。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

戒」，終不可長也。

「位不當」，謂處柔。九四當過之時，不過剛而反居柔，乃得其宜，故曰「遇之」，遇其宜也。以九居四，「位不當」也，居柔乃遇其宜也。當陰過之時，陽退縮自保足矣，終豈能長而盛也？故往則有危，必當戒也。長，上聲，作平聲則大失易意，以夬與剝觀之可見。與夬之《象》，文同而音異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五以陰柔居尊位，雖欲過為，豈能成功？如密雲而不能成雨。所以不能成雨，自西郊故也。陰不能成雨，《小畜》卦中已解。「公弋取彼在穴」，弋，射取之也，射止是射，弋有取義。穴，山中之空，中虛乃空也，「在穴」指六二也。五與二本非相應，乃弋而取之。五當位，故云公，謂公上也。

同類相取，雖得之，兩陰豈能濟大事乎？猶密雲之不能成雨也。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陽降陰升，合則和而成雨。陰已在上，雲雖密，豈能成雨乎？陰過不能成大之義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六，陰而動體，處過之極，不與理遇，動皆過之，其違理過常，如飛鳥之迅速，所以凶也。離，過之遠也。「是謂災眚」，是當有災眚也。災者天殃，眚者人為。既過之極，豈唯人眚？天災亦至，其凶可知。天理人事皆然也。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居過之終，弗遇於理而過之，過已亢，極其凶，宜也。

䷵ 離下
䷵ 坎上

既濟，《序卦》：「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能過於物，必可以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也。爲卦，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則爲用矣。各當其用，故爲既濟，天下萬事已濟之時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既濟之時，大者既已亨矣，小者尚有亨也。雖既濟之時，不能无小未亨也。「小」字在下，語當然也。若言「小亨」，則爲亨之小也。「利貞」，處既濟之時，利在貞固以守之也。「初吉」，方濟之時也。「終亂」，濟極則反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既濟之時，大者固已亨矣，唯有小者亨也。

時既濟矣，固宜貞固以守之。卦才剛柔正當其位，當位者其常也，乃正固之義，利於如是之貞也。陰陽各得正位，所以爲既濟也。

「初吉」，柔得中也。

二以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濟之功。二居下體，方濟之初也，而又善處，是以吉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時極道窮，理當必變也。聖人至此柰何？曰：唯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火既交，各得其用，爲既濟。時當既濟，唯慮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於患也。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患而豫防」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初以陽居下，上應於四，又火體，其進之志銳也。然時既濟矣，進不已則及於悔咎，故「曳其輪，濡其尾」，乃得无咎。輪所以行，倒曳之使不進也。獸之涉水，必揭其尾，濡其尾，則不能濟。方既濟之初，能止其進，乃得无咎；不知已，則至於咎也。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既濟之初，而能止其進，則不至於極，其義自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然五既得尊位，時已

既濟，无復進而有爲矣，則於在下賢才，豈有求用之意？故二不得遂其行也。自古既濟而能用入者鮮矣。以唐太宗之用言，尚怠於終，況其下者乎？於斯時也，則剛中反爲中滿，坎離乃爲相戾矣。人能識時知變，則可以言易矣。二，陰也，故以婦言。茀，婦人出門以自蔽者也。「喪其茀」，則不可行矣。二不爲五之求用，則不得行，如婦之喪茀也。然中正之道，豈可廢也？時過則行矣。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勿逐」。自守不失，則七日當復得也。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雖不爲上所用，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必行於異時也。聖人之勸戒深矣。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中正之道，雖不爲時所用，然无終不行之

理，故喪第七日當復得，謂自守其中，異時必行也。不失其中，則正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用剛之至也。既濟而用剛如是，乃高宗伐鬼方之事。高宗，必商之高宗。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爲心，乃王者之事也，唯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欲也，故戒不可用小人。小人爲之，則以貪忿，私意也；非貪忿，則莫肯爲也。「三年克之」，見其勞憊之甚。聖人因九三當既濟而用剛，發此義以示人，爲法爲戒，豈淺見所能及也？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言憊，以見其事之至難。在高宗爲之則可，无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民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爲義。四，近君之位，當其任者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爲急。「繻」當作「濡」，謂滲漏也。舟有罅漏，則塞以衣袽。有衣袽以備濡漏，又終日戒懼不怠，慮患當如是也。不言吉，方免於患也。既濟之時，免患則足矣，豈復有加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終日戒懼，常疑患之將至也。處既濟之時，當畏慎如是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五中實，孚也；二虛中，誠也：故皆取祭祀爲義。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二五皆有孚誠中正之德，二在濟下，尚有進也，故受福。五處濟

極，无所進矣，以至誠中正守之，苟未至於反耳。理无極而終不反者也。已至於極，雖善處，无如之何矣，故爻象唯言其時也。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五之才德非不善，不如二之時也。二在下，有進之時，故中正而孚，則其吉大來，所謂受福也。「吉大來」者，在既濟之時爲大來也，亨小、初吉是也。

上六，濡其首，厲。

既濟之極，固不安而危也。又陰柔處之，而在險體之上。坎爲水，濟亦取水義，故言其窮至於濡首，危可知也。既濟之終，而小人處之，其敗壞可立而待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既濟之窮，危至於濡首，其能長久乎？

☵ 坎下
☲ 離上

未濟，《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而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爲卦離上坎下，火在水上，不相爲用，故爲未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復有致亨之道，唯在慎處。狐能度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慎，故勇於濟。「汔」當爲「乞」，壯勇之狀。《書》曰：「乞乞勇夫。」小狐果於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未濟之時，求濟之道，當至慎則能亨。若如小狐之果，則不能濟也。既不能濟，无所

利矣。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以卦才言也。所以能亨者，以「柔得中」也。五以柔居尊位，居剛而應剛，得柔之中也。剛柔得中，處未濟之時，可以亨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

據二而言也。二以剛陽居險中，將濟者也，又上應於五。險非可安之地，五有當從之理，故果於濟如小狐也。既果於濟，故有濡尾之患，未能出於險中也。

「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其進銳者，其退速，始雖勇於濟，不能繼續而終之，无所往而利也。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雖陰陽不當位，然剛柔皆相應。當未濟而有與，若能重慎，則有可濟之理。二以汔濟，故濡尾也。卦之諸爻，皆不得位，故爲

未濟。《雜卦》云：「未濟，男之窮也。」謂三陽皆失位也。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不交，不相濟爲用，故爲未濟。火在水上，非其處也。君子觀其處不當之象，以慎處於事物，辨其所當，各居其方，謂止於其所也。

初六，濡其尾，吝。

六以陰柔在下，處險而應四。處險則不安其居，有應則志行於上。然已既陰柔，而四非中正之才，不能援之以濟也。獸之濟水，必揭其尾，尾濡則不能濟。濡其尾，言不能濟也。不度其才力而進，終不能濟，可羞吝也。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不度其才力而進，至於濡尾，是不知之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在他卦，九居二爲居柔得中，無過剛之義也。於未濟，聖人深取卦象以爲戒，明事上恭順之道。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也。五以柔處君位，而二乃剛陽之才，而居相應之地，當用者也。剛有陵柔之義，水有勝火之象。方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尤當盡恭順之道，故戒「曳其輪」則得正而吉也。倒曳其輪，殺其勢，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剛過，則好犯上而順不足。唐之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爲得正而能保其終吉也。於六五則言其貞吉光輝，盡君道之善；於九二則戒其恭順，盡臣道之正；盡上下之道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二得正而吉者，以曳輪而得中道乃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未濟征凶」，謂居險無出險之用，而行則凶也。必出險而後可征。三以陰柔不中正之才而居險，不足以濟，未有可濟之道、出險之用，而征，所以凶也。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險之理。上有剛陽之應，若能涉險而往從之，則濟矣，故「利涉大川」也。然三之陰柔，豈能出險而往？非時不可，才不能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三征則凶者，以「位不當」也，謂陰柔不中正，無濟險之才也。若能涉險以從應，則利矣。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上有虛中明順之主，又已出於險，未濟已過中矣，有可濟之

道也。濟天下之艱難，非剛健之才不能也。九雖陽而居四，故戒以貞固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有悔者也。震，動之極也。古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爲義。力勤而遠伐，至于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濟也。濟天下之道，當貞固如是。四居柔，故設此戒。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如四之才與時合，而加以貞固，則能行其志，吉而悔亡。鬼方之伐，貞之至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五，文明之主，居剛而應剛，其處得中，虛其心而陽爲之輔，雖以柔居尊，處之至正至善，无不足也。既得貞正，故吉而无悔。貞，其固有，非戒也。以此而濟，无不濟也。五，文明之主，故稱其光。君子德輝之盛，而功實稱之，「有孚」也。上云「吉」，

以貞也，柔而能貞，德之吉也。下云「吉」，以功也，既光而有孚，時可濟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光盛則有暉。暉，光之散也。君子積充而光盛，至于有暉，善之至也，故重云「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九以剛在上，剛之極也；居明之上，明之極也。剛極而能明，則不爲躁而爲決。明能燭理，剛能斷義。居未濟之極，非得濟之位，无可濟之理，則當樂天順命而已。若否，終則有傾，時之變也。未濟则无極而自濟之理，故止爲未濟之極。至誠安於義命而自樂，則可无咎。飲酒，自樂也。不樂其處，則忿躁隕穫，入於凶咎矣。若從樂而耽肆過禮，至「濡其首」，亦非能安其處也。「有孚」，自信于中也。「失是」，失其宜也。如是則於有孚爲失也。人之

處患難，知其无可奈何，而放意不反者，豈安於義命者哉？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飲酒至於濡首，不知節之甚也。所以至如是，不能安義命也。能安，則不失其常矣。

伊川易傳卷之四

河南程氏經說目錄

第一

易說繫辭

第二

書解 改正武成

第三

詩解

第四

春秋傳

第五

禮記

明道先生改正大學

伊川先生改正大學

第六

論語解

第七

孟子解

第八

中庸解

伊川經說卷之一

易說

繫辭

「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而乾坤之義明矣。高卑既別，貴賤之位分矣。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則剛柔判矣。事有理，一本作「萬事理也」。物有形也。事則有類，形則有群，善惡分而吉凶生矣。象見於天，形成於地，變化之跡見矣。陰陽之交相摩軋，八方之氣相推盪，雷霆以動之，風雨以潤之，日月運行，寒暑相推，而成造化之功。得乾者成男，得坤者成女。乾當始物，坤當成物。乾

坤之道，易簡而已。乾始物之道易，坤成物之能簡。平易，故人易知；簡直，故人易從。易知則可親就而奉順，易從則可取法而成功。親合則可以常久，成事則可以廣大。聖賢德業久大，得易簡之道也。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有理而後有象，「成位乎其中」也。

聖人既設卦，觀卦之象而繫之以辭，明其吉凶之理，以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吉凶之生，由失得也。悔吝者，可憂虞也。進退消長，所以成變化也。剛柔相易而成晝夜，觀晝夜，則知剛柔之道矣。三極，上中下也。極，中也，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言也。三極，以位言也。六爻之動，以位爲義，乃其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辭所以明義，旣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觀象旣辭而能通其

意，觀象翫占而能順其時，^①動不違於天矣。

彖言卦之象，爻隨時之變，因失得而有吉凶。能如是，則得無咎。位有貴賤之分，卦兼小大之義。吉凶之道，於辭可見。以悔吝爲防，則存意於微小。震懼而得無咎者，以能悔也。卦有小大，於時之中有小大也。有小大則辭之險易殊矣，辭各隨其事也。

聖人作易，以準則天地之道。易之義，天地之道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徧也。綸，理也。在事爲倫，治絲爲綸。彌綸，徧理也。徧理天地之道，而復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驗之著見之跡，故能「知幽明之故」。在理爲幽，成象爲明。「知幽明之故」，知理與物之所以然也。原，究其始；要，考其終；則可以見死生之理。聚爲精氣，散爲游魂。聚則爲物，散則爲變。觀聚散，則見「鬼神之情狀」。萬物始終，聚散而已。鬼神，造

化之功也。以幽明之故，死生之理，鬼神之情狀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道」。易之義，與天地之道相似，故無差違，相似，謂同也。「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義之所包，知也。其義周盡萬物之理，其道足以濟天下，故無過差。「旁行而不流」，旁通遠及而不流失正理。順乎理，「樂天」也。安其分，「知命」也。順理安分故無所憂。「安土」，安所止也，「敦乎仁」，存乎同也，是以「能愛」。「範圍」，俗語謂之模量。模量天地之運化而不過差，委曲成就萬物之理而無遺失，通晝夜闢闔屈伸之道而知其所以然。如此，則得天地之妙用，知道德之本源，所以見至神之妙，無有方所，而易之準道，無有形體。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無端，陰陽無

①「象」，陳刻本、涂刻本作「變」。

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動靜相因而成變化，順繼此道，則爲善也。成之在人，則謂之性也。在衆人，則不能識。隨其所知，故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知，百姓則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運行之跡，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無方，變化無跡，「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矣。「富有」，溥博也。「日新」，無窮也。生生相續，變易而不窮也。乾始物而有象，坤成物而體備，法象著矣。推數可以知來物。通變不窮，事之理也。天下之有，不離乎陰陽。惟神也，莫知其鄉，不測其爲剛柔動靜也。

易道廣大，推遠則無窮，近言則安靜而正。天地之間，萬物之理，無有不同。乾，

「靜也專」，「動也直」。專，專一。直，直易。惟其專直，故其生物之功夫大。坤，靜翕動闢。坤體動則開，應乾開闢而廣生萬物。「廣大」，天地之功夫也。「變通」，四時之運也。一陰一陽，日月之行也。乾坤易簡之功夫，乃至善之德也。

易之道，其至矣乎！聖人以易之道崇大其德業也。知則崇高，禮則卑下。高卑順理，合天地之道也。高卑之位設，則易在其中矣。斯理也，成之在人則爲性。成之者性也。^①人心存乎此理之所存，乃「道義之門」也。

聖人見天下深遠之事，「蹟」，深遠也，^②

① 「成」，原作「誠」，據涂刻本改。

② 「蹟深遠也」，涂刻本此句在「聖人見天下深遠之事」上。

而比擬其形容，體象其事類，故謂之象。天下之動，無窮也。必「觀其會通」。會通，綱要也。乃以「行其典禮」。典禮，法度也，物之則也。繫之辭以斷其吉凶者爻也。言天下之深遠難知也，而理之所有，不可厭也；言天下之動無窮也，而物有其方，不可紊也。擬度而設其辭，商議以察其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變化，爻之時義；擬議，議而言之也。舉「鳴鶴在陰」以下七爻，擬議而言者也。餘爻皆然也。

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行鬼神者，數也。數，氣之用也。「大衍之數五十」，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則爲五十。五十，數之成也。成則不動，故損一以爲用。「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變化言功，鬼神言用。

顯明於道，而見其功用之神，故可與應

對萬變，可贊祐於神道矣，謂合德也。人惟順理以成功，乃贊天地之化育也。

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也。與上文相連，不合在下。①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尚其辭」，謂於言求理者則存意於辭也。「以動者尚其變」，動則變也，②順變而動，乃合道也。制器作事當體乎象，卜筮吉凶當考其占。「受命如響」，「遂知來物」，非神乎？曰感而通，求而得，精之至也。

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上，簡編失其次也。天一生數，地六成數。才有上五者，便有下五者，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也。

或曰：乾坤，易之門，其義難知，餘卦則

①「下」下，涂刻本有「章」字。

②「動」，原作「化」，據涂刻本改。

易知也。曰：乾坤，天地也，萬物烏有出天地之外者乎？知道者統之有宗則然也，而在卦觀之，乾坤之道簡易，故其辭平直。餘卦隨時應變，取舍無常，尤爲難知也。知乾坤之道者，以爲易則可也。

伊川經說卷之一

伊川經說卷之二

書解

《孔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又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以二《典》之言簡邃如此，其上可知。所謂大道，雖性與天道之說，固聖人所不可得而去也。如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之要語，非後代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不去也。使誠有所謂義、農之書，乃後世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所謂神農之言，及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

也。或疑《陰符》之類是，甚非也。此出戰國權變之術，竊窺機要，以爲變詐之用，豈上古至淳之道邪？又《五典》既皆常道，去其三，何也？蓋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爲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之職以志其事，自堯始。其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前世說《易》之書也。《易》本八卦，故以八名。夫子贊《易》道以黜去是書，所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舊書之過可見也，芟夷繁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人或疑前代之書，聖人必無所刪改，此亦不然。若上古聖人之世，史官固當其人，其辭必盡善。若後世之史，未必盡當，其辭未必盡善。設如其書足以垂範，不可去之，而其或有害義，聖人不得不有芟除更易也。其不可更易者，其事耳，未必須曾刪改。但辭苟有害，有可刪改之理耳。或疑「血流漂杵」之

辭何不改，此乃非害義理之辭也。《堯典》爲《虞書》，蓋虞史所修；《舜典》已下，皆當爲《夏書》。故《左氏傳》引《大禹》、《臯陶謨》、《益稷》等，皆謂之《夏書》也。若以其虞時事當爲《虞書》，則《堯典》當爲《唐書》也。大抵皆是後世史所修。典，典則也。上古時淳朴，因時爲治，未立法度典制。至堯而始著治迹，立政有綱，制事有法，故其治可紀，所以有書而稱典也。楊子曰：「法始乎伏羲，成乎堯。」蓋伏羲始畫卦，造書契，開其端矣。至堯而與世立則，著其典常，成其治道，故云成也。《書序》，夫子所爲，逐篇序其作之意也。

堯典^①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

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昔在」文連下文。「光宅天下」已下，^②若與上文相連，則文勢當云在昔也。聽廣曰聰，視遠曰明，堯之神智所知所照，洞徹無不流通，故謂之「聰明」。文，文章也，謂倫理明順成文也。思，謀慮意思也，謂其含蓄。言堯之神智聰明，而其動作施爲，有條理文章，其發謀措事，意思深遠。以此聰明文思，臨治天下，故其道光顯，故云「光宅」，光顯居天下也。既老而將遜避帝位，因禪讓於虞舜，故史官作此《堯典》之書，以載其事。此夫子之序，舉一篇所紀之大要也。

《堯典》此題書之目也。曰若稽古帝堯。

史氏追紀前世之事，若考古之帝堯，其

① 此題原無，據本書體例補。

② 「下」，原作「不」，據涂刻本改。

事「云放勳」以下是也。「堯典」字爲題，下加「曰」者，謂堯典之辭曰也。若，發語辭，如《書》中「王若曰」之類也。古史之體如此。下若稽古帝舜、大禹、皋陶，皆謂考古之某人，其事如此也。

「曰放勳」，功迹之著也。放，依也。上古淳朴，隨事爲治，未立法度，至堯始明治道，因事立法，著爲典常。其施政制事，皆依循法則，著見功迹，可爲典常也。不惟聖人隨事之宜，亦憂患後世而有作也。「放勳」上更加「曰」字者，稽古之帝堯，其事曰如此也。古史之體，發論之辭也。前儒見「云放勳」，遂以爲堯之名，因而又以「重華」、「文命」爲舜、禹之名。若以其文同，則亦當以「允迪」爲皋陶之名，而獨不謂之名者。故或稱堯，或稱放勳，互稱之。如孟子曰堯事，^①而傳錄誤作放勳。亦如傳記中言仲尼，或作夫

子，或作孔子之類，但舉其人耳，誤不足怪也。

「欽明文思安安」，以此四德行放勳之事。欽，敬慎；明，聰明；文，文章；思，謀慮。有此四者，故其所爲，能得義理之至當。上「安」其所處也；下「安」得其理也；謂其所爲放勳之事，皆安於義理之安。王介甫云：「理之所可安者，聖人安而行之。」

《序》言堯德，故云「聰明文思」；此言其立事，故云「欽明文思」，施各有所宜也。立事則欽慎爲大，舉德則聰明爲先，各因其宜。單言明則包聰。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既言其有「欽明文思」之德，故所以能立事成勳，安於義理之安；又言其「允恭克讓」，所以

① 「曰」，涂刻本作「言」。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允，當也。前儒訓信，信然乃當也，其實一義。恭謂欽順。①克，能也，禹曰「朕德罔克」是也。讓謂謙讓，不有其功之謂也。言堯其所爲至當，而能欽慎，其才至能，而不自有其能。夫常人之情，自處既當，則無所顧慮，有能則自居其功。惟聖人至公無我，故雖功高天下而不自有，無所累於心。蓋一介存於心，乃私心也，則有矜滿之氣矣。故舜稱禹功能，天下莫與爭而不矜伐，乃聖人之心也。故堯、舜允而恭，克而讓。夫雖允雖克，足以立事成功而已，未足以光被四表而格上下也；必事當於彼，而欽慎於此，能高於己而讓弗自有，此天下所以感悅信服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聖人與常人異。人知允當不可矜也，則爲恭巽；知能之不可眩也，則是謙讓，必悅而誠服也。然作爲於中

而假之於外，欲常其德且難矣，況足以感人乎？孟子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聖人之公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物，而孰尸其功？故應物而允於彼。復何存於此也？故不害欽慎之神能。亦由乎理而已，故無居有之私。天下見其至當而恭，能高而讓，所以中心悅而誠服也。蓋一出於公誠而已。惟其志至誠，故能光顯及於四遠。先儒訓光作充。光輝照耀乃充塞也，其實一義。天下咸服其德，則是其德充塞，至於天地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前言堯之德，此言堯之治。其事有次序，始於明俊德。俊德，俊賢之德也，堯能辨明而擇任之也。帝王之道也，以擇任賢俊爲

① 「順」，涂刻本作「慎」。

本，得人而後與之同治天下。天下之治，由身及家而治，故始於以睦九族也。注云：「或疑親睦九族，豈待任俊德乎？」蓋言得賢俊而爲治，治之始，自睦九族爲先，故以次序言之也。以王者親睦九族之道，豈不賴賢俊之謀乎？

九族既已親睦，以至於平治章明。百姓，庶民也。前云「明俊德」，既明而用之，則任之之道包在其中矣，故便及庶民。王國百姓既已昭明倫理而順治矣，則至於四方萬國，皆協同和從。天下黎庶於是變惡從善，化成善俗而時雍。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前言堯之治始於「明俊德」，而後由「睦九族」以至「和萬邦，變時雍」。此復言其立政綱紀，分正百官之職，以成庶績，而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明曆象，欽若時令

以授人也。天下萬事無不本於此，故最先詳載其事。聖人治天下之道，惟此二端而已。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作《典》者述堯之治，盡於此矣。自「堯曰疇咨」已下，皆紀其事，以明堯之聖耳。

自上古之時，固已迎日推策矣，堯復考星以正四時，其法明而易準，乃命羲、和，使敬順天時。曆，以象日月星辰之行次。《疏》云：「遞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四時節候，以班隨時之政，授人時也。」又分命羲、和二氏，●仲叔各主一時。分命羲仲居東方之官，主春時之政。嵎夷，東方之名。東方，陽之所生出，歲所起也，故云暘谷。主敬導出

① 「氏」，原作「叔」，據陳刻本、涂刻本改。

日之政，猶春氣之生，舉歲首之事，平均次序，東作耕播之事。又察晝夜之中，鳥宿之見，以正仲春之候，使無差天時。當是時，民析散處田野耕作，鳥獸則交接孕育。上方察正其時，舉其時政，又言民物皆隨天時而然也。

義氏主二時，又重命義叔居南方之官，主夏時之政教。孔云：訛，化也。《釋文》言，平序南方化育之事，凡順夏時所施政教也。「厥民因」，謂春時播種在田，民因就居於野，收斂而後耕播也。

「寅饒納日。」西，日人之方。秋，收成之時。敬隨時變，終歲之事。夷，平也。秋稼將熟，歲功將畢，民獲卒歲之食，心力平夷安舒也。毡，澤好也。

北方曰「朔方」者，朔，初也，陽生於子，謂陽初始生之方也。幽都，幽陰之處也。上

云「朔方」，止言北方也，故須復云「曰幽都」。居北方之官，主順隆陰之候，布冬時之政也。平，均也。在察也。平察終卒而反始所當更易之事也。冬，一歲之事既終，則平察改歲當更之事也。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如彼北方，終其陰而復始其陽，故云「朔易」。或以爲朔，初也，平在其來歲初始變易之事耳，如此則不能包，見其冬今歲之初也。或又以爲來歲更易之事，自是春官所職，此亦不然。古者功作之事，皆於冬月閑隙之際，如修完室廬墻垣之類，非今歲之用，皆爲來歲計耳。皆是一歲之事既終，則復慮其始也。若蓄種實，修耒耜，備器用，不可俟來春農事既興，而春官遽爲之也。

咨，《釋詁》云：嗟也，告與語之辭。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法至堯而精密詳具，故舉其法以勅義、和使職之。古之時

分職，主察天運以正四時，遂居其方之官，主其時之政。在堯謂之四岳，於周乃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知其道，故以星曆爲工技之事，而與政分矣。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自「乃命羲、和」以下，言堯設官分職，立正綱紀，以成天下之務。首舉其大者，是察天道，正四時，順時行政，使人遂其生養之道，此大本也。萬事無不本於此。天下之事無不順天時法陰陽者，律度量衡皆出於此，故首舉而詳載之。其他數事，^①無不備言，故統云「允釐百工」，言百工之職各分命之也。各授其任，使行其治，是信使治也。允釐，信治也。百工各信治其職，故庶工皆和。史載堯治天下之治，^②盡於此矣。「庶績咸熙」，治之成也。自「放勳」至「格于上下」，堯之德也。自「克明俊德」至「於變時雍」，堯治天下之道也。自「乃命羲、

和」至「庶績咸熙」，堯立治之法也。自「帝曰疇咨」已下至篇終，言堯之聖明能知人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咨嗟，告與語之發辭。問：誰乎能順於是者？將登庸之。順是，謂順我之治也。辭不與前相連。此堯老將遜帝位，博求賢聖之意。故放齊對以「胤子朱啓明」，朱本不害，故云明，發而明通矣。又訪問：誰能若順我事？此又別一時求人之事也。「方鳩僝功」，言方集其功。「靜言庸違」，王介甫云靜則能言，用則違其言。「象恭滔天」，言其外貌恭而中心懷藏姦僞，滔天莫測。○蕩蕩乎，平漫之狀；「懷山襄陵」，故蕩蕩然也。

吁，疑歎之辭。方，不順也。命，正理

①「數」，陳刻本、涂刻本作「庶」。

②「之治」，涂刻本作「之事」。

也。謂其不循順正理，而毀圮族類，傾陷忌克之人也。「汝能庸命遜朕位」，汝能用命，由正理也，其順行帝位之事。

「明明揚側陋」，使顯揚側陋之賢。

四岳，堯之輔臣，固賢者也。堯將禪帝位，固宜先四岳，不能當，復使之明揚在下之可當者，宜其得聖人也。後世多疑以爲岳可授，則盍授之？不可授，則何命之也？夫將以天下之公器授人，堯其宜獨爲之乎？故先命之大臣百官，以至天下，有聖過於己者，必見推矣。遞相推讓，卒當得最賢者矣。事之次序，理自當然。

「瞽子父頑。」岳曰：所謂瞽叟之子也，其父頑，母嚚，象傲。烝，進也。《釋詁》云：蒸蒸，勉益漸進之義。其愚惡難化，故漸益進之使治，不至於姦凶之罪。自「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已下，載帝堯求人之事，所以明其

聖能知人也。親愛之至莫如朱，知其惡而弗授。共工之能言，象恭，鯀之才智，天下之大姦佞也，能隱其惡而任其職。克朝之賢如四岳，且弗能辨而稱其才，況百官諸侯下民乎？是舉世莫不賢之也。堯獨聞舉而吁，既而共工卒以惡誅，鯀績弗成。舜居微陋，其德始升聞，師舉則俞其言，遂授之位，非大聖獨見，其能然乎？其曰「我其試哉」，將試觀其聖德，暴之天下也。故女之以二女，命之尊位，使之慎徽五典，時叙百揆，固非未能信而試之也。或曰：共工、鯀之徒，堯既知其惡矣，何不去也？曰：彼所謂大姦者，知惡之不可行也，則能隱其惡，立堯之朝，以助堯之治，何因而去之也？及將舉而進之，則堯知其不可，蓋用過其分，則其惡必見。如

①「克」，涂刻本作「當」。

王莽、司馬懿，若使終身居卿大夫之位，必不起篡逆之謀，而終身為才能之臣矣。鯀居堯朝，雖藏方命圯族之心，飾善以取容，故舉朝莫知其惡，是其惡未嘗行也，及居治水之任，則其惡自顯矣。蓋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①能舍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圯族者所能乎？故其惡顯，而舜得以誅之矣。共工、驩兜之徒，皆凶惡之人也。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顧居其上，又將使之臣之，此凶亂之人所以不能堪也，故其惡顯，而舜得以誅之。如管、蔡在武王之世，何由作亂？當成王少，周公攝政，乘其事會，有以發其凶慝之心也。或曰：堯知鯀不可大任，何為使之？曰：舜、禹未顯。舜登庸時，始三十矣，禹幼可知。當時之人，才智無出其右者，是以四岳舉之也。雖九年而功不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

所及也。惟其功有叙，故其自任益強，咈戾圯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以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故誅之。當其大臣舉之，天下賢之，又其才力實過於人，堯安得不任也？若其時朝廷大臣才智有過鯀者，則堯亦不任之矣。

舜 典

《舜典》，夏時所作。篇末載舜死，夏時所作可知。故史為追紀之辭，與《堯典》同。

虞舜側微，側陋微賤。「重華協于帝」，盛德光華，與堯相襲，協宜于帝位，言以聖繼聖，宜於天下也，故云「重華協于帝」。此句總言舜事，曰若考古之帝舜，重華協于帝。

①「其」，涂刻本作「具」。

自「濬哲文明」已下，重叙其德也。如《堯典》統言「欽明文思安安」已，復云「允恭克讓」以下事，重叙其德也。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八事。濬，淵弘。哲，睿智。文，文章。明，聰明。溫，粹和。恭，恭敬。允，信當。去聲。塞，充實。八者以形容其聖德。凡稱聖人，取其德美之煥發者而稱之，繫其所取，不必同也。如稱堯則曰「欽明文思安安」，稱仲尼則曰「溫良恭儉讓」，要之皆聖人之德美，稱之足以見其聖人耳。譬夫言玉之美者，或美其色之溫潤，或稱其聲之清越，或取其堅貞，或美其精粹，要之舉一則足以知其實矣。隨人之所稱，足以見其美則可也。

「玄德聲聞。」玄，幽遠之稱。穹玄是也。舜潛德幽遠之中，又其德深遠，故云玄德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堯既命之以位，

而舜敬美其五常之教。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也。五者人倫也，言長幼則兄弟尊卑備矣，言朋友則鄉黨賓客備矣。孔氏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烏能盡人倫哉？夫婦，人倫之本，夫婦正而後父子親，而遺之可乎？孟子云：「堯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五者人倫大典，豈舜有以易之乎？五典克從，則《左氏》所謂無違教也。

「納于百揆」，謂進置之于揆度百事之任，而其所揆裁處也。皆時叙。順成也。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賓，禮接也。門，內外之限也。京師爲內，則四方皆外也。中國爲內，則夷狄爲外也。穆穆，和正之貌。舜禮待四方，而諸侯協和，四夷懷來，皆從其綏化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進置之大

麓之任，謂總領庶政也。麓，山阜，草木百物所聚也，訓猶聚也，故孔子云錄也。錄亦總聚之義。前云「納于百揆」，又云「納于大麓」，何也？曰：百揆，揆度百事謀議之任也。大麓，總錄庶政、統領百職事之任也。非是歷遷數職也，各舉其事言耳。云使之敬美五典則克從，使之揆事則時叙，使之賓懷四方則穆穆，使之總庶政則陰陽和。或曰：《序》云「歷試諸難」，安知非居數職也？曰：謂歷試如上諸難事耳，非歷居數官也。堯得舜則置之上位，自五典而下，皆非一司之事也。大麓者，總錄庶政之稱，故極其全功而言，不可止舉一事也。

庶績咸熙，黎民雍和，陰陽順序，風雨時若，無烈風雷雨之愆錯逆亂也。或曰：不止言風雨弗迷，而云烈風，何也？既曰烈風矣，又曰弗迷，辭似不順。曰：謂無烈風雷

雨之迷錯也。風，無時之物，故必言烈，乃見迷。若雷雨必順時，若當暘而降，冬發夏不震，則不必迅暴然後爲迷，所以獨風言烈也。「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詢謀汝所行之事，以考汝之前言，皆可致功實也。聞其言，則堯知其聖矣；見於事，至於三年，而後天下知其聖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既受終，則察七政之度，不愆忒否，以觀天意，蓋聖人欽若昊天之道也。天意既順，於是遂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群神，告其受命攝治也。六宗，三昭三穆也。先已受終文祖矣，故止禋六廟也，堯之六廟。或曰：舜既受終，始占天意，何也？如七政有愆，則如之何？曰：未受終，則天意何緣而有順逆？理必受而後有察也。如其有變，則天時不順，遜避而已，何疑焉？人苟誠焉，則

感於天地，通於神明，豈有二聖授受之際，而有天意不順者乎？注云：或以爲既受終，則欽若昊天，乃所當先，故考齊七政，非謂察己之意合天否也。此則不然。自堯之欽若命官，乃舜納于大麓，其見之政久矣，既受命而君，固宜察天意也。

「肆類于上帝。」肆，遂也，猶後之屬文者言「於是」也。

自「上日受終」，而類上帝，禋六宗，至徧群神，輯斂五瑞，徵五等諸侯也。至月終則四方諸侯至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曰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也。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既見，則頒還其瑞玉。自「歲二月」已下，言巡狩之事，非是當年二月便往，亦非一歲之中，徧歷五岳也。所至協正時日，同其度量，正五等諸侯之秩序，制度之等差，是修五禮也。五等

之制，古有之矣，防其亂，故巡狩所至，必修明也。正其五等制度，并其君臣所執珪幣，皆使合理也。

「如五器，卒乃復」者，諸侯尊而贊重，故已覲則復還其玉，餘則否，所以禮答列辟也。五器即五瑞，以其物言則玉，以其寶言則瑞，以成形言則器。

「歸格于藝祖，用特。」歸格，告至於祖廟也，此記禮也。止言祖廟舉尊耳，實皆告也。如告朔大廟，亦不止告祖也。四時之祭，則各有牲。如告朔告至之類，非祭也，共用一牲而已，故云用特。若受終而禋，則是祭也。雖古禮不可詳知，恐薦新之類，亦止就廟耳。惟時祭設主，則各就其室，非祭不必設主也。每五載一巡狩，則一方之諸侯朝于岳下，故云「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巡狩，非能徧至諸國也，至方岳，則覲

見一方之君，使各進陳其爲治之說，其言之善者則從之，而明考其功，有其功則賜車服，以旌其功也。注曰：民功曰庸，其言善則考而褒之，其言不善則固有以告飭之矣。

「肇十有二州。」上古九州，治水之後，禹別正其九州之封界，舜始分爲十二州，在洪水既平之後。此歷叙舜事，故肇十二州在四罪之前，言殛鯀在說用刑之中，非是先分十二州而後殛鯀也。《禹貢》云別九州者，洪水治平而定九州之域，在後始分十二州。

「封十有二山。」《孔傳》云：封，大也。必非以人力增大其山使大也，蓋表其山爲一州之鎮耳。

「象以典刑」，象罪之輕重，立爲常刑。「鞭作官刑」，治官之刑也，小過不用正刑。「朴作教刑」，凡教皆用，不必指在學校。「流宥五刑」，情之有宜矜貸，則流於遠以寬宥其

刑。五刑分其遠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眚，過也，謂過失入於罪者。災，害也，謂非人所致而至者。肆，緩也，今語有縱肆寬緩之義。赦，除釋之也。眚者肆之，災者赦之也。雖罪非固犯，失由於人，故必致法，矜其情而緩之耳。災非由人，宜加恤也，故直赦之。怙恃其惡，與終固其非者，凶惡之民也，故殘害之以刑，使不得爲人害也，是賊刑也。上云皆舜之制刑立法如此。「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史官既載舜制刑之法，而重明舜意云：舜之於刑，欽哉！欽哉！惟刑之爲憂恤哉！言其敬慎哀矜之至也。

注云：說者皆以爲舜語，非也。

「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史官載述舜之制刑，因叙其所用刑也。四罪蓋肇十有二州之前。大抵流放，統謂之流，故

曰「流宥五刑」，而於流之中有輕重之稱。流者，去遠之也，如水流去。放者，屏斥之。竄者，投置之。以罪之輕重、地之善惡遠邇爲差。殛則誅死之也。四者，自輕及重而言。殛繇必於羽山者，非時適在彼，則惡之彰著，或敗功害事於彼耳。

「百姓如喪考妣。」百姓，庶民也。言庶民，則君子可知矣。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三年喪畢，而朝廷公卿天下諸侯皆請舜正位，故復至文祖之廟，以告見焉。孟子云其避丹朱之事，蓋喪畢而不自有之，畏避也。朝廷諸侯請之，是天下從之也。推其事而言耳，故史官不載其事。或曰：舜往避於南河之南，迹之顯者，《書》不云，何也？曰：《書》之紀事，不如後史之繁悉也。若五載一巡狩，則舜之在位，其所往多矣，皆不記也。

改正武成

武王伐殷，往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咸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乃反商政。政由舊，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伊川經說卷之二

伊川經說卷之三

詩

解世傳胡氏本，辭多不同，疑後人刪潤，今悉從

舊本也。

周南 關雎

《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咏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人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商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

義，可以垂世立教，故曰「興於《詩》」，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古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世之能誦三百篇者多矣，果能達政專對乎？是後之人未嘗知《詩》也。夫子慮後世之不知《詩》也，故序《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如《小雅·鹿鳴》而下，各於其事而用之也。爲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

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之成，至如「一作於」。^①《麟趾》、《騶虞》，乃其應也。天下之治，由茲而始；天下之俗，由此而成。風之正也。自《衛》而下，王道衰，禮義廢，今正風者無幾矣。其刺上，至指詆其惡，豈復有諷諫之義也？蓋發於人情怨憤，聖人取其歸止於禮義而已。惟《雅》亦然，所美者正也，所刺者變也，規誨者漸失而未至於刺也。爲《詩》之義有六：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皆是也。賦者，詠述其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是也。比者，以物相比，「狼跋其胡，載寔其尾。公孫碩膚，赤烏几几」是也。興者，興起其義，「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寔彼周行」是也。雅者，陳其正理，「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頌者，稱美其

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是也。學《詩》而不分六義，豈知《詩》之體也？《詩》之別有四：曰《風》，曰《小雅》，曰《大雅》，曰《頌》。言一國之事，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事有大小，《雅》亦分焉；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有是四端，所謂四始也。《詩》不出此四者，故曰《詩》之至也。得失之迹，刺美之義，則國史明之矣。史氏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南》，化自周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國君而下，正家之道，先王之所以教天下也，故繫之《召南》，化自召而南也。今本「南」字皆誤作「公」。召伯爲

① 「一作於」，原爲大字，據涂刻本改爲小字。

諸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於《召南》。二《南》者，正家之道，王化之所由興也。故《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爲后妃，配君子也。其所憂思，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哀窈窕，思之切也，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色，無傷善之心也，是則《關雎》之義也。

漢 廣

《漢廣》言漢之廣大，猶云江水永也。本言文王之道，南被江、漢之域，因取漢水爲興。水之爲限，不可踰也，以興禮義之爲閑，不可犯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家齊俗厚，婦人知守禮義。既以禮義爲防，則非僻之思自絕，雖有以非禮求之者，亦不可得而犯也，不可得而犯，則不思犯矣。夫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跛倚，喬木不可攀及也，故人絕欲休之

思，興女有高潔之行，非禮者自無求之之思也。重稱漢水之廣，不可思游泳以濟；江之長永，不可思方而渡也。江大於漢，雖方尚不可，濟難於泳矣，興以禮自閑不可侵凌也。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姆傅之側也。錯薪翹翹然，必擇其端直者刈之，如是之女，豈所不願得哉？之子者，若得之以歸，則「言秣其馬」矣，情切之意。惟其禮法之限，不可得也。不止無非禮之私思，又知其端直之美而願慕之也。

汝 墳

《關雎》之化行，則天下之家齊俗厚，婦人皆由禮義，王道成矣。古之人有是道，使天下蒙是化者，文王是也，故以文王之詩附於《周南》之末。又周家風天下，正身齊家之

道，貽謀自於文王，故其功皆推本而歸焉。《漢廣》，婦人之能安於禮義也；《汝墳》，則又能勉其君子以正也。君子從役於外，婦人爲樵薪之事，思念君子之勤勞，如久饑也。調作輞，重也。二章，自勉之意。伐肆，見踰年矣，言將見君子不遠棄我也。三章，勉君子以正，言其勤勞，猶魴魚之頰尾，蓋王室暴政如焚焰，雖則如是，文王之德如父母，望之甚邇，被文王之德化，忘其勞苦也。

麟之趾

《關雎》而下，齊家之道備矣，故以《麟趾》言其應。《關雎》之化行，則其應如此，天下無犯非禮也。自「衰世公子」已下，《序》之誤也。以《詩》有「公子」字，故誤耳。「麟趾之時」，麟趾不成辭，^①言之時，謬矣。《關

雎》始於衽席，及於子孫，至於宗族，以被天下，故自近而言之。麟取其仁厚，趾、角、定，皆於麟取之，皆有仁厚之象也。趾不踐生草，定之狀必有異常物，角端有肉，公子之仁厚如是也。既言之，又歎美之，曰「吁嗟麟兮」！

召南 江有汜

此亦文王時《詩》，因附於此。其嫡不使備嬪妾之數，以侍君也。汜，水之分；渚，水之岐；沱，水之別。歸，謂從君子也，美人君當使妾媵均承其澤，故以歸言，非謂是嫁來之歸也。汜，分之小；洲，渚之岐，則大矣。沱之爲言，別也，幾相類矣。言水之分流，興夫人之不專君子。前二章止言嫡不由是道，

① 「麟趾」，涂刻本在下句「言之時」上。

其後自悔；卒章則言不過我而無怨，笑歌順命，蓋言其所以致嫡之自悔也。處，得其所處也。過，及也。笑，喜樂而已。歌之，發於中也。

谷 風^①

習習，和風。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其感也陰，其成也雨。夫婦之道同，黽勉和同，不宜有怨怒也。蓋和則夫婦之道成而家室正，如陰陽和而成雨。采葑菲者，以其有下體也。無以，以也。夫婦之道，貴其有終。德音，好音也。當期好音無違，至於偕老，承上章意。我行道而遲遲者，中心念其有違乎此也。不遠伊邇，謂此道不遠而邇，何莫置我當其分乎？送，置也。畿，分也。所以疆畿者，所畫之界分耳。荼，至苦也，乃以爲甘。

新昏，非禮之至也，反好之如弟。涇濁而渭清，今涇反以渭爲濁。湜湜，清貌。視於淺處則見清，彼以爲濁，而其汙自湜湜，以言其惑而不得其正也。愛其新昏，而反不以我爲屑也。梁，筍，喻己所治家事，惜爲其毀敗。梁，所以壅蔽，使毋撤而逝之。筍，所以在魚，使毋發而去之。我身之所爲，且不能省閱，暇惜我既去之後乎？「就其深矣」已下，陳其躬所爲治家勤勞之事，隨事盡其心力而爲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可計其有與亡也，強勉求爲之耳。不特如是治其家而已，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我所爲者如是，不能心知念我，而反以我爲讐惡。恤，心所畜也。惟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

① 「谷風」上，涂刻本有「邶」字。

② 「在」，涂刻本作「取」。

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其善，由心阻絕其善也。昔惟恐養生之道窮困，及爾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既饒息矣，乃比我於毒。所以蓄藏美物者，以禦冬爲卒歲之備也，今乃止以我禦窮困之時，終乃見棄。肆，習也。貽我以武暴憤怒，習而爲常矣。暨，息也。不念昔之安息於我室家，心所歸息也。

簡兮

賢才之人，可以爲王臣，而簡擇取之，方將使之爲萬舞。「日之方中」，明朗之時，又在前列而處上，見之宜可辨，而不能知之也。碩德之人，俟俟然心廣體胖，在公庭爲萬舞也。次章又言其才藝之美。「有力如虎」，才武也。「執轡如組」，藝也。言其藝如此，非

在公庭見之也。左執籥而右秉翟，言其能之備，羽籥二事皆能之也。其顏色如渥丹然，必言其顏色之充美者，以其在前，易見其才藝容色如是，而公錫之以爵而已，勞賤者之道也。榛之在山，苓之在隰，乃其宜也。賢者宜在王朝也。「云誰之思？」思彼王國之賢者，言彼美德之人，爲王朝之臣，乃得其所也。言之，所以歎此之不得其所也。或云美人蓋謂衛之賢者，文意不然。

北風

《序》云「並爲威虐」，謂君臣上下皆然。四時之風，春而自東，則生物也；夏而自南，則養物也；秋而自西，則成物也；冬而自北，則殺物也。以北風之殺害於物，故以興虐政。《詩·序》謂「百姓不親」，「相攜持而

去」，乃述當時之事。然考《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禍患者也。風既涼冷，必將至於雨雪，既尚威虐，必將殘暴於人也。以恩惠相好，則攜持而去耳。虛，寬貌。徐，緩也，雍容之狀。亟，急也。只且，辭也。言尚可寬容虛徐乎？既急也哉！涼，氣，階，聲。雩，霏，皆雨散之狀。行，去也。歸，擇所安而往也。同車，亦偕行耳。但卒章辭意益迫切。同車，已有駕之意。莫赤者匪狐乎？莫黑者匪烏乎？以其色，則知其物矣，豈難辨哉？觀其爲政之道，則知暴虐禍難將及於人矣。君子全身遠害，惟恐去之不速，故其辭迫切，「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是也。

君子偕老^①

其德之深厚，「如山如河」，乃稱象德之

服。服章之設，象其德位之宜，德尊位隆，乃稱盛服。今「子之不淑」，奈何？一章言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如是，而奈何反不稱。次章又言服章容貌之美，與德相稱，則可尊仰，故云胡然而仰之如天乎，胡然而尊之爲君乎？帝，君也。帝言以其有德也。三章重陳衣服德容之美，誠如此之人，乃是邦人之媛也。媛，美德之女。

定之方中

美建國之得其時制。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言相土地之初，屬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原其初者多矣。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古人之爲皆是也。

① 「君子」上，涂刻本有「鄘」字。

人謀臧，則龜筮從矣。卒章序其勤勞，以致殷富。塞，當也。淵，深也。當其深，所以成其富盛。

蠓 螻

言奔則女就男。衛國化文王之道，淫奔人知恥而惡絕之，詩人道是意，以風止其事。蠓螻，陰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猶《易》之「自我西郊」。夫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今世俗不以手指者，因《詩》之言。女子之義，從於人也，必待父母之命，兄弟之議，媒妁之言，男先下之，然後從焉。不由是而奔就於男者，猶蠓螻之東，故以興焉。人所醜而不敢指視也，奈何女子之行，而違背父

母兄弟乎？違謂違背不由其命而奔也。朝隋升於西者，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之順，故和而爲雨。崇朝，不日之義。奈何女子反遠其父母兄弟乎？如是之人無他也，懷男女之欲耳。婚姻，男女之交也。人雖有欲，當有信而知義，故言其大無信，不知命，爲可惡也。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人於禽獸矣。女子以不自失爲信，所謂貞信之教。違背其父母，可謂無信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順命，言此所以風也。

相 鼠

相鼠之爲物，貪而畏人，舉止驚擾，無體態，故以興人之無禮儀。視鼠之有皮革，以成其身，有牙以完其形，具形體以成物，而動作如此，猶有人之形質，而無禮儀容

止，不若死也。

干旄

卿大夫公子多好善者，賢者受其禮意之厚，當以善道告之，《詩》推其意，知樂告也。干旄，注旄干首，九旗皆然。九旗之物，所建各不同。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旗，而來就浚之郊，禮下賢者。素絲，束帛也，謂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彼姝美之人，謂有美德者，受其禮意如是，當何以畀之？知其必告以善道也。紕，疎布之狀。組，錯密之狀。祝，疑爲竺，厚積之意。馬四至於五六，馬帛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始畀之，畀，與也，謂答之；中與之，謂交親之；終告之，謂忠告之。待之益至，報之益厚，是爲樂告也。郊，野外。都，邑。城，國中。好賢益篤，則

賢者益至，不好賢則士亦遠邈也。

淇澳

淇澳之地，潤澤膏沃，而生綠竹。竹，生物之美者，興武公之美內充，而文章威儀著於外也。「有斐」，斐然文章貌。君子有文章，由其在學以自修。「如切如磋」，言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以象治玉，譬人之治學修身。「瑟兮僴兮」，恂謹莊栗貌。「赫兮喧兮」，成德顯著於外也，故云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言文章君子盛德之至善，人不能忘也。此首章言德美文章，由善學自治而然。二章言其威儀之美，服飾之盛。三章言其成質之美，如金錫圭璧然。「寬兮綽兮」，寬，弘裕也；綽，開豁也。「重較」，大車，言其多容而任重如大車也。「善

戲謔」，言其樂易而以禮自飾，防節不至於過，是「不爲虐」也。「猗猗」，言竹之態；「青青」，言其色；「如簀」，言其盛，密比爲簀。「綠竹」，竹也，淇澳所有。

考槃

賢者之退，窮處澗谷間，雖德體寬裕，而心在朝廷，寤寐不能忘懷，深念其不得以善道告君，故陳其由也。

碩人

「碩人」，大人尊賢之稱。「賢」，一作「貴」。碩碩，容質之偉盛，言其位尊服飾之美，又陳其家之貴盛，德容之如是。其來也，禮數之備，至近郊而說止，復整車服而後入如朝，君爲之早退，以與夫人燕處，見禮之重。「河

水洋洋，北流活活」，既盡言夫人之尊位重，^①因以河水興人情故縱難制，所以致嬖妾上僭，而薄於夫人。洋洋，浩蕩；活活，流激貌。河水如是，故施眾不安，强大之魚不能制也。君情放縱，故禮法不能制。「葭莢」興衆多。庶姜衆多，孽孽不順，如葭莢然，賢士大夫莫能正，有去而已。

君子陽陽

簋爲樂之器，房，安息之所。苟自爲樂，又招其類，由安息之所也。翻，舞所持。自爲歌舞，又招其侶，由傲樂之道。陽陽，自得；陶陶，自樂之狀；皆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如是而已。

①「尊位」，涂刻本此二字互乙。

揚之水

周人勞於戍申，而怨思。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思其母家耳，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也，人怨宜也。況天子當使方伯鄰國保助之，豈當獨勞畿內之民？故周人怨諸侯之人不共戍申也。「彼其之子」，謂諸侯之人。申、甫、許，皆申之地名。揚之水瀾也淺，故激力不足以流薪，興力不足也。楚、蒲益輕，言力不足愈深。

中谷有蓷

蓷，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能生，故嘆則乾矣，興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棄也。始章歎其遇艱難，次章歎其人之不善。歎，長吟也，悲恨深於歎矣。卒章笑其

恩義之素薄，非由於今也，故云「何嗟及矣」，其怨益深也。「嘆其濕矣」，當作隰矣，亦乾也。

丘中有麻

丘中，宛宛平窳之處，地之美者也。麻可衣，麥可食，宜植丘中，興賢者宜在朝，則能養於人。彼，謂不賢者，乃留於朝。子之賢反窮處而咨嗟，故思望其施施而來。次章云彼乃留而子反歸鄉國，思望其來食於朝。李者，徒能甘人之口，而不能養人之物。丘中反有李，乃比不賢之人也。佩者外飾，玖非真玉。彼留之人所貽我者，徒文飾，而無實貽我及人者。

緇衣鄭

武公父子相繼爲王司徒，善於其職，國

人美其爲國君而能好善道，享服章宮室祿廩之報也。緇衣，卿衣也。宜，言其稱。敝又改爲，言久其職。適其館，授之宮室；授之粢，賜之祿廩。予謂王朝。還，更也，今人言還知、還解、若還，皆更義。還予，猶予還既授之居，復賜之祿也。蓆，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享此，皆善善之功也。

子 衿

衿青，學者之服。青青，舉家之辭。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以反求於汝，謂往教強聒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遂爾棄絕於善道乎？世治，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於移屏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

督，故人莫不强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惰，爲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強之於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佩爲青組綬。挑，輕躍。達，放恣。不事於學，則遨遊城闕而已。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之於學，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放僻邪侈之心勝之矣。

東方之日齊

齊國政衰，君臣皆失道，故風俗敗壞，男女淫奔。日興君，月興臣，日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姦慝莫容，如朝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俗。詩人以東方之日，刺其當明而昏也。日出當明，而姝美之人在我

室，所以在我室，履我即而來也。即，就也，謂行跡履我跡而來奔也。月出亦當明照，而姝美之人在我門內；所以在我門內，履我發而來奔也。發，行步，履其行步而來奔也。由在上之人不明，容此姦慝也。

東方未明

政亂無節，動非其時，或早或暮，無常度也。挈壺氏司漏刻，而朝廷興居不時，是其職廢也。言其不能正時矣，非特刺是官也。折柳以樊圃，狂夫見之且驚躍，知其爲限也。柳，柔脆易折之物，折之以爲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以知其有限，見之則躍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然無節之甚。^①樊，籬也，「營營青蠅止於樊」是也。

盧令

君荒於田獵，故百姓苦之，詩人陳古之賢君畋狩以時，百姓見則善而美之。

園有桃

觀此詩，可見其憂深思遠矣。所刺者，不能用其民耳。不能用其民，則不能治，豈復有德教？其致侵削可知也。國無政事則亡，故詩人憂思之深也。桃，果之賤者。園有桃，亦知其實以爲殽，興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能用其民，故心憂之，至歌且謠。誦詠之爲謠。不知我者，謂我驕慢，彼人如是，子曰何哉？蓋未之知也。故言我心之

①「然」，涂刻本作「乃」。

憂，人莫知之。重言人不知者，不思耳，其情至深切也。棘尤賤物，可用以食也。「行國」猶「駕言出游」，所以寫憂。「罔極」，不中也。

無 衣 唐

武公始有晉國，而能請命天子，故詩人美之，美其所可美也。六七，衣之數。或曰：繼世之君，比受封有降，然不知六七者何物也。燠，煖，亦謂安耳。

葛 生

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序》爲誤矣。

好攻戰則多離濶之恨，葛之生託於物，藪之生依於地，興婦人依君子。「誰與？獨處。」是兩句。誰與乎？獨處而已。獨旦，獨處至旦也。晝夜之永時，思念之情尤切，故期於

死而同穴，乃不相離也。

采 芩

首陽山生堅實之物，故以興讒誣不實之人。山者物之所生，故采必於山。芩生於山顛，苦生於下，葑蓺山陽之平地，又各其所以興采言必於誠實之人。下因誠於信讒之人，造爲巧言，且無用信之。又重誠曰：置之，且無以爲然。人之造爲言者，皆讒誣不實，何所得乎？謂不得實事也。

蒹 葭 秦

蒹葭，蘆葦衆多而強。草類之強者，民之象也。葭待霜而後成，猶民待禮而後治，故以興焉。蒼蒼而成，白露爲霜矣。伊人猶斯人，謂人情所在。人情譬諸在水之中，順

而求之則易且近，逆而求之則艱且遠。「淒淒」，青蒼之間也。「未晞」，未凝也，猶禮教之未至。「采采」，茂盛未已，方濃之狀，未有禮教也。禮教未立，則人心不服而俗亂，國何以安乎？

終 南

終南崇高厚大，以興君位之尊。山之高大，必生美材。人君尊崇，必有令德。條梅，美材也。有令德，故宜稱顯服，又美其容貌，稱人君之位。「至止」，在此耳，不必自外至也。紀，稜角；堂，平寬。紀興禮法，堂興德度。山必有紀堂，君必有禮德，故宜其服，稱其位，當修其身，修其德，保其位，故曰「壽考不忘」也。

晨 風

《序》言「始棄其賢臣」，詩中又見其不求賢之意。歟，飛疾貌。以晨風興君子者，取其來去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如晨風之疾也。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興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故人君未見君子之時，當「憂心欽欽」然，念恐己之有未至也。人君當如此，而如何今乃忘我之多乎？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欽欽」，不懈之意。「如何如何」，歎其如是也。上章言朝廷有道，則賢者歸之，下章言當念下之有賢才也。櫟，山之所有也，而有茂盛而苞者，衆人之中固有秀異者矣。「隰有六駁」亦然。六，見其盛多也，義亦苞聚之類。如下之有

賢，則當求而用之，故於未見，則憂而靡樂，如何反忘我乎？棣、棣亦然。言樹，蓋其茂大者乃成樹耳。「欽欽」、「靡樂」、「如醉」，淺深之次，漸言其至也。

無衣

不與民同欲，故民疾上之爲，詩人言爲君當與民同欲也。能同袍，^①則雖寒不怨矣。若推同袍之恩，則民亦同上之欲。「王于興師」，謂若以王道興兵，則百姓皆修其戈矛，與之同仇矣。澤，猶今謂汗衫之類。

墓門

人情不修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修治，則荆棘生，故以興焉。墓門，墓道之門也。有荆棘，則當以斧斤開析之。他才不善，宜

得賢師良傳以道義輔正之。今「夫也不良」，衆皆知之，而不去之，自昔誰如是乎。此追咎自他幼小，不擇師傳，致成其惡。「誰昔然矣」，猶云從來誰如是乎。前章言有棘，言他之不善；後章言有梅，深咎輔道之使然。梅，美木，雖美木生墓門荆棘荒蕪之處，則惡鳥萃矣。雖有良心善性，與不善人處，則惡歸矣。「夫也不良」，詩人作詩以告責之，告責之而不我顧，必待顛沛，當思我言。

防有鵲巢

起土爲防壘，以爲疆場之限，上植以木，於是鵲往巢焉。有叢林之蔽翳，則鵲巢之，與人心有蔽昏，則讒誣者至。邛，丘也，謂丘

①「袍」，原作「胞」，據涂刻本改，下同。

原廣平之處，則有蒼生之美草，興人心高明平夷，則來善言。俯謂譎張迂迴，誣罔人者必迂曲以致其惡。「予美」，心所賢者，憂讒誣賢善也。「中唐」，窳下之地，瓦礫所聚也，興處汙則不善者從焉。鷗，文草也。旨，言美也。惕惕，懼也。

匪 風 檜

亂極思治，人情所然。風者天之動，以興上政；車者人所爲，以興民俗。天氣順則風時，上德修則政舉，法制備則車成，政教衰則民僻，故以興上下焉。匪風，不和之風。匪車，無法之車。發，迅烈。偈，軒輊不定。顧瞻，吟戀思而傷怛也。飄，回旋。嘒，輕搖。弔，傷憫。魚，美好之物，人所欲，興善政人所思。誰能烹魚以食人？人將喜而助

之。誰能歸從周之道？人將樂而與之。懷，相要結也。好音，和聲，喜樂相從也。

蜉 蝣 曹

蜉蝣朝生而暮死，以興國將亡，不能久也。蜉蝣之羽，羽，翅稍，猶曹君之奢靡，衣裳楚楚然鮮美，胡能久乎？故憂其安所歸處也。翼，翅也。采采，華飾。息，止息。掘閱，升騰游翔之狀。如雪，潔白。經文說說，稅也。●駕皆用說字，憇也，亦有悅義，故通用。

候 人

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則所用多小

●「說稅也」，原在「潔白」下，據涂刻本移此。

人。其進者非一也，獨取候人而言者，蓋時用者，其微有自候人而升者，故取其甚者而言耳。彼候人者，使荷戈投以守疆場，乃其宜也；如彼之人，乃使服大夫之服，又至於三百之多，所以刺也。三百，言其多爾，如三百塵、三百困。曹國之小，豈容有三百之多？《左傳》「乘軒者三百人」，蓋因此詩也。鵜乃在梁，不濡而食，興無功受祿，^①不稱其服章之美，待遇之禮。遂，稱也。卒章興小人之無所取。薈蔚，草木之盛，鬱茂之狀。朝隲乎南山者，以草木之盛有所取也。饑渴乎季女者，謂其有婉孌之容也。今小人無德義可取，何爲而近乎？

下 泉

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

冽，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稂、蕭、薈，皆下澤所生。愾然既寤而歎念周道之衰也，所謂「思明王」之詩也。其卒也，又傷無賢伯以糾率之，故致如是。芄，芄然盛之黍苗，蓋陰雨膏澤使然。四方諸侯能勤王事，由郇伯勞免之故也。郇伯，古方伯之有功者。

幽 七月

周公爲此詩，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之艱難如此。大火流下，歲過中而行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冬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爲首章也。一，一

①「興」，原誤作「與」，據四庫本《程氏經說》改。

陽之月也。「一之日」，猶云「冬之日」、「夏之日」也。「同我婦子」，我婦子同來致餉也，盡室從事耕作，農官至而喜之也。「春日遲遲，采繁祈祈，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再云「春日遲遲」，上已云「春日載陽」。此道人情之感時也。女心之感，不由缺一字。^①而由遲遲，故重言之。繁之用，云生蠶。《正義》云「今亦用之」，應是也。祈祈，衆多。祈祈如雲。女勤力蠶事，勞且傷悲也。蓋所以爲衣裝之備，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也。○「八月萑葦」，亦蠶備也。「蠶月條桑」，當蠶長之月也。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言蠶長之月，當枝落桑，則用斧斫，亦預備其器具也。伐遠揚以猗女桑，皆用斫斧。「我朱孔陽」，言染爲玄黃之色，我特致功於朱使鮮明，蓋所以供公上爲公子之衣裳故也。「爲公子裘」，「獻豸於公」，皆此義也。民之知義

如此，則美俗成矣。○「其同」，謂會聚共事也。續，繼續之義，謂修肄也。後「我稼既同」，謂收聚也。斯螽、莎雞、蟋蟀，說者雖爲三物，然考詩意，恐是一物，隨時異名耳。動股，始躍。振羽，翅成。穹窒。《東山》中已解。○「嗟我婦子」，歎其勤勞，歲事既終，又復爲改歲之事，歲暮人居室也。自「六月食鬱及薁」已下，果蔬棗酒，皆爲養老之具。「七月食瓜」已下，皆爲壯者之食，故云「食我農夫」。○諸種皆入，農事畢矣，故歎我農夫之勤勞，又復執官功也。「上人」，遷人都邑之居也，乘屋，蓋治也。絢，所用蓋屋。鑿冰必在歲末，而藏之須待春至，故云「三之日納於凌陰」。藏冰所以備暑，而開冰必以仲春，所以順時氣也。其蚤，用之於獻羔祭韭，時夏

①「一」，涂刻本作「日」。

頒冰，是其後用時也。「朋酒斯饗」，歲功既畢，朋聚以饗其樂。「殺羔羊」，謂盛禮。「公堂」，公爲衆人會集之所，鄉校是也。稱兕觥，祝觴之辭，民相與爲樂，祝以壽考也。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

鴟鴞

管、蔡流言及叛，是亂也。成王幼而未知周公之志，公爲此詩，告以王業艱難，不忍其毀壞之意，以悟王心，此周公出征救亂之心，作詩之志也。此詩章句不完，莫可究其全體，據所存而言之可也。鴟鴞，惡鳥，呼而謂之：爾既取我子矣，無更毀壞我室。鴟鴞喻爲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管、蔡骨

肉，而與之爲亂，是「既取我子」矣，毋更毀壞我王室也。「恩斯」，謂情愛。「勤斯」，謂篤厚。以骨肉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養鬻育字通用。子之道，可憫惻也。今乃取之，其毒甚矣。此皆謂鴟鴞之言，不知謂之者主何物也。「迨天之未陰雨」而下，言自爲安固防閑之道。深至如此，而尚或侮之，興禽出，而謂曰「汝下民」，義不安。拮据，持捋貌。捋茶，披折貌，疑其義然。蓄租，積取也。卒瘁，致病也。所以如是勞苦，以未有室家也，興成王業之艱。予羽尾殘敝，然後成室。翹翹然高壯貌。既其成就之勞如此，故爲風雨漂搖，則其聲憂懼。此周公之詩，所以辭哀而意切也。

東山

完，言其完師而歸，無死亡之患也。思，

謂念其勤勞，思其廬室荒廢也。東山，所征之地，淮夷也。滔滔，紛紛不窮之狀，言其久也。陰雨則行役尤苦，濛濛之時，羈旅愁慘，我在東而念歸則西悲，謂懷西而悲也。「制彼裳衣」，治歸裝也。士，事也。孔惺鼎銘曰：「作率慶士。」枚，歷也。「枚卜」之「枚」。「勿事行枚」，言當歸也。蠋卷在葉中居，如士卒之獨處，自保其身，敦然獨宿於車下也。烝，上也也，猶云升也。蠋在葉中，故云「烝在桑野」。其在外之久，往來之勞，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丁夫于役，田事廢，室廬遂荒，「果臝」已下是也。在彼思念其如此。「町疃」，廬傍畦壠，爲麋鹿之場也。不可以荒毀爲畏，當以爲懷也。此言與「勿士行枚」，皆人情之正當，然有自勉之意。埵，丘埵也。有陰雨之候，則婦思念其勞而悲歎，又計其行之久，念其將至。「我征聿至」，謂我之行者其遂至

也。「穹窒」，鼠穴穹空也。窒，所壅土也。念其將至而灑拚，甫閭切。復恨其留繫之久，見其思望之情切也。「有敦」，圓成之狀。「瓜苦」，瓜之苦者，延蔓栗薪之上。「栗薪」，堅木。以其苦，人所不取，常在其所。施於堅木，言繫之固，以比君子于役，久留滯不還，言如苦瓜而繫堅木也。「自我不見」，今三年矣。四章言歸，而及時成婚姻之禮，人情之所樂也。倉庚之羽鮮明，婚姻之時也。嫁女之歸，其馬皇駁，有文彩也。「親結其縢」，女之親結之。「九十其儀」，儀之多也。其歸而成新昏且甚嘉，其舊昏相見之歡，當如何也？

破斧

是詩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周公也，

而云惡四國，四國爲亂，何足云惡也？斧也，斨也，以及錡、鉞，皆人之所用。建國封親，制典禮，立政刑，皆爲天下之用，猶人之有器用也，故以斧爲興。言既破毀我斧，又將缺我斨矣。斨，方孔而大者。商、奄始率管、蔡爲流言，遂以叛，將益動天下，以傷壞王業，惡日以滋，當速誅也。周公所以東征，「四國是皇」也。皇，《釋言》：「匡正也。」周公之心，勤勞王家，如是可哀也，其德亦甚大矣。將，大也。我人，猶云我公也。云斯人可哀，迫切之辭。錡，斧屬，言益將有害。訛與吡同，動也。或寢或吡，振動於四國，爲是四國之亂振動，恐其益亂天下。嘉，善也。鉞，不知何物，要之器之大於錡者。邁，逕急也，加切於訛。休，美也。哀周公之忠勤，謂之甚美，所以刺朝廷之不知也。《豳》詩：《七月》

陳王業，《鴟鴞》遺王，《東山》言東征，《破

斧》、《伐柯》、《九罭》皆刺朝廷之不知周公。於刺也，復有淺深之異，觀詩可見。《狼跋》，美不失其聖。

伐 柯

《破斧》言周公之忠勤，憂四國之亂，天下征之之急如此。《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之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斧也，柯也，二物合而後成用，故以興君臣夫婦之合。伐柯，匪斧則不能；娶妻，匪媒則不成。言各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也。二章言其道。伐柯，其取則不遠，所執而伐者乃柯也，以之爲則則是矣；今欲反周公，取則於周公可也。周公者，動必以禮者也，亦當以禮致之，則周公可得而覲見也，故云：我欲覲見之子，惟以禮

乃可。籩豆，禮器，所以行禮，《語》云「俎豆之事」，「籩豆有踐」，謂禮儀是用也。

九 罍

周公爲詩遺王，王未知周公之志，故公居東未反，士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反周公之道。《伐柯》是也。既又思之切，刺之深，責在朝廷之人不速還公也。九罍，網之固密者也。鱗魴，魚之美者。《詩》云：「必河之魴。」九罍之網，則得鱗魴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觀之子，當用上公之禮服往逆之。二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天者也，今乃遵渚，言不得其所。公既征而歸，則未得其所，蓋朝廷未以師保重禮往迎也。使公不得所於外，於汝信安處也矣，深責在朝廷之人也。「宿」，安息也。「不復」，謂未還舊職。

四章祈反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朝廷所以有衮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用也，無以是服逆我公歸來，無使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

狼 跋

周公攝政，居危疑之地，雖成王不知，四國流言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貪欲之私心也。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檻於機穽羅繄，前跋後蹇，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退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碩，大也，謂崇大之位。膚，美也，謂盛美之德。孫者，避而不居也，其謙

遜不以崇高聖智自處，所以天下稱聖，處危而安也。几，安義，几之立名取其義也。此大舜所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也。使周公有貪欲崇高得名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與如是乎？唯其處己也夔夔然有恭畏之心，存誠也蕩蕩焉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德音所以不瑕也。先儒以狼跋蹇不失其猛，興周公不失其聖。不失其猛，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興聖人乎？且上二句言跋言蹇，實有几几不暇之義，但此詩體與他詩不類，故不通耳。此詩在六義比。

小雅 鹿鳴

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於

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謂乎？與二《南》同也。燕群臣嘉賓，則用《鹿鳴》。鹿，食則相呼，故以興燕樂。呦呦，和聲，和聲相呼，共食野之草物，情相樂也。君臣賓主相樂如此。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言其相樂。又以幣帛將其誠意，故云「承筐是將」，承以藉之，筐以貯之，既有誠樂之厚意，則人心感悅而相好，以此示我之列位，故人勸而得盡其歡心。次章又言所燕禮嘉賓，聞望昭明，示民以厚之意，使儀法之。三章言其樂之長久無數。

四 牡

《四牡》之義，憫使臣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說矣。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牡》之義廢，則君臣缺矣。周道，

猶通途也。倭遲，回遠。豈不懷歸乎？以王事不可廢敗，心傷悲念此也。駢駢，不止，嘽嘽，迅疾。駱馬，強而耐遠。騅，翩翩能飛之物，蓋或飛，或下集於所安之處，以興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其私，至「不遑將父」。將，事也。卒章勸以義也。駕而馳驟不息，豈不懷歸？以王事不可廢敗也。是用以此義作歌，以告其母。父則知義，母主恩，故以義告之。「豈不懷歸」，言使臣之心。「是用作歌，將母來諗」，作是歌，使以此義告其母也。

皇皇者華

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有光華。「皇皇」，猶煌煌，光采之狀。皇華

之光明於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故以爲興。「於彼原隰」，言高下皆同其光華。「征夫」，使人。「駢駢」，俊健之狀。惟恐不能宣達，是「每懷靡及」也。駒、騏、駱、駟，皆以俊言。濡，鮮澤。絲，條理。「沃若」、「既均」，皆整順之狀。諷、謀、詢、度，前載雖各有義，要之詢訪耳。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常棣

此燕樂兄弟，親睦宗族之詩，不因管、蔡而作也。常棣，今所謂玉李花，花萼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鄂不韡韡」，韡韡，鮮華壯盛之貌，「不」當作「拊」，亦可如字，亦可以花萼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與人之莫如兄弟也。次章敘兄弟相賴之事。人當死生患難之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群聚

於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恃。三章言兄弟相須之急，猶鵲鵲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也。「每有良朋」，猶「豈無他人」，「每有」猶「亦有」也。「況也永歎」，校之則可永歎也。骨肉不能相爲，而求他人，是可歎也。四章重明兄弟之親，義不能忘，譬之兄弟，狼鬪於牆，雖有不睦之心，猶將外禦其侮。若他人，則衆人之分也，無兵戎之爲之義。五章言平時則皆可遂其私意，急難則莫如兄弟也。六章勸其相宴樂，養恩義。陳爾籩豆，飲食飫足，兄弟既偕來，當和樂且孺也。小兒親慕父母謂之孺子，孺，親慕之義，和樂而相親慕也。七章言兄弟相樂，則妻子好合，其和如鼓瑟琴。兄弟既志意翕合，故其和樂，久而不厭。卒章言能如是親睦其宗族，則能宜其室家，樂其妻孥。窮究是理，圖念是事，信其然乎？言信然。此詩句少而

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義故也。

伐 木

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爲，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尚有此義，況士君子乎？故賦伐木之人，敘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義，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也。朋友故舊篤，則民德歸厚矣。二人伐木，更運斧斤，聲丁丁相應，相須以成其事，賦此可以見朋友之義。繼言「鳥鳴嚶嚶」，又以物情興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和聲。鳥鳴相應和，自幽谷升喬木，相追隨，嚶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友聲」謂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次章因鳥以興朋友之義。相鳥如是，豈人而不

共之。既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尚有此義，況士君子乎？故賦伐木之人，敘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義，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也。朋友故舊篤，則民德歸厚矣。二人伐木，更運斧斤，聲丁丁相應，相須以成其事，賦此可以見朋友之義。繼言「鳥鳴嚶嚶」，又以物情興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和聲。鳥鳴相應和，自幽谷升喬木，相追隨，嚶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友聲」謂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次章因鳥以興朋友之義。相鳥如是，豈人而不

求友乎？朋友之信，常久不渝，可質於神明。

「和」謂相好，「平」謂不變。三章陳伐木共力，因相聚飲食，見歡樂厚篤之意。「許」，衆人共力之狀，因聚衆共力，而具酒食相樂也。先儒以萸爲美，未喻是否。伐木之際，尚醺酒相樂，況既有肥羜，當以召諸父也。寧其不來，無使我恩意不至也。「諸父」、「諸舅」，謂朋友故舊也。四章陳厚意以具飲食，洒掃精潔，盛陳簋器，況既有肥牡，當以召諸舅也。寧其不來，不可使我有不厚之罪。五章重陳此義之不可不然。伐木于峻阪，尤須衆力，故醺酒之多，況乎有盛具，籩豆成列，當以燕樂兄弟，無相疎遠。兄弟，朋友也。民之失德，故不能修親睦之道，厚朋友故舊之禮，乾餼不相及，蓋人之失德也，豈當然乎？卒章陳所當然者。有酒則我醕之，無酒則我酤之，以至鼓舞我爲之，我及暇

時，則相與宴飲，以篤恩義。

天保

恩惠周物，君之下下也；歸美於君，下之報上也。《天保》之詩，盛陳人君受天之祐，福祿之厚，蒙被臣民，由君德之所致也。「天保定爾」，君位甚安固也。「俾爾單厚」，何福不除。「除，更新也，日益之義。俾之多增益，莫不繁庶。次章重陳其盛。既保定爾，俾爾享福，至無所不宜，受天之百祿，衆福又降爾以遐遠之福，惟欲其長。三章言既受天之福祿，莫不繁庶，如山阜崗陵，如川之流聚，莫不增盛。四章言既享豐盛之福，用報祀其祖先，得無窮之壽。「君曰卜爾」，君使卜之設辭也。五章言其所獲。神之至，謂降鑒則錫爾多福。民所實有，則日用飲食，謂

享其豐樂質實也，群衆百族，皆化上德。六章言其德，光顯無虧，庇覆生民。恒亦猶升，言光照遠廣，如南山之無虧崩，如松栢之茂盛，無不承其庇覆。

采 薇

文王之時，有昆夷、玁狁之事，遣戍役以守衛，歌此詩以遣之，敘其勤勞悲傷之情，且風以義，當時之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采薇采薇」，以薇爲遣戍役之候也。「曰歸曰歸」，深念歸時在歲暮也。「作止」，生出地。舍其室家，不遑暇起居，以玁狁之故也。毒民不由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薇，始長而柔矣，行期將至也，念歸期之遠而憂也。「憂心烈烈」，如饑如渴，戍事未休已，念誰使歸問安否。薇，壯而剛矣，且當行也，歸期須

歲之陽，王事不可鹽也，故啓處不遑，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也。首章述事之由，次章三章極道勞苦憂傷之情。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厲。四章五章則勸以義。「彼爾」猶云於彼，亦與「彼路」同。常棣之華，華萼相親，興下盡力以爲上，言當如常棣然也。彼路何也？乃君子所乘之車也。君子則知義矣。總強盛之車甲，豈敢安居？當期成功之速。一月而三捷，言速。五章再言。「駉駉」，強盛貌，付與之重。「依」，依上所處也。「腓」，從動之義，人之腓，身行則從動也，腓是足肚也，言君子小人從其所處而動也。「翼翼」，行列整治之狀，既臨其衆，則整練其車甲，修治其器械，弭服是也。日爲戒備，玁狁之事甚急故也。先言勞苦憂傷以盡其情，次陳之以義以堅其志，戍事盡於此矣。卒章言歸以憫其勞，春而往，冬而旋，行遠而

時久，言「行道遲遲」，則見其思歸之切，心如饑渴，其傷悲甚哀，人莫知也。此據《小序》爲說，於義無害。然《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於義不然。則《采薇》等二篇或非文王時作，乃武王、成王時作。南仲不知何時人。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

出 車

勞將率之旋也。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敘，大要在歸功將率。首章陳出車于牧，王命之征，赴事之急，不敢寧也。「謂我」，命我也。次章既受命而行，有旗章

之盛，見付與之重，憂勞其事也。于郊，行矣。旗旐旆旆華盛。「旆旆」，垂委之狀。「胡不」，猶莫不。其憂念之深，僕夫左右之人亦爲之意瘁。三章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赫赫，德名顯盛。「襄」，上也，謂勝。「彭彭」，衆多；「央央」，華盛，主言城而勝玁狁。禦戎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擊爲先，其事卒矣。四章言其歸，敘其久戍也。以多難故，不遑起居。豈無思歸之心？畏法令不敢自遂。五章復言出兵，而衆和爲一方所僊望，南仲之功，於此尤盛。草蟲、阜蟲，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是也。此南仲之伐西戎也。●觀此詩意，疑似當時西戎兵不加而服，玁狁兵加而服，或止於小大，亦不可知。卒章喜其歸，因敘歸時景物和妍，其歡樂可

①「伐」，原誤作「代」，據四庫本《程氏經說》改。

見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醜」，徒衆。

魚麗

「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太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令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下，傳《詩》者之言也，不可取。罾，魚筍之易作者。麗於罾者，亦美大之魚也，見其盛多。魚與君子之酒，皆美且多。「多且旨」同「旨且有」。多，止云酒多。有，有富有之意。物多可嘉也，有而能備禮也，盛有及時也。明王在上，養育萬物，莫不盛多，故美之也。

南山有臺

此詩樂君臣俱賢，邦家榮盛，爲福之長

也。「南山」興君，「北山」興臣。「臺」、「萊」皆草，草之衣被於山，成蒼蔚之美盛，猶君子爲邦家之基本。「萬壽無期」，重言爲福長久。「桑」、「楊」，充用之物，言山生財以濟用，興君子爲邦家之光榮。「無疆」猶「無期」。「杞」、「李」，可食之物，興君子養人如父母。「德音不已」，言令聞無窮。「栲」、「杻」，木之高者，益山之高，興君子德音茂盛。「遐不眉壽」，猶云不遐遠眉壽乎？「枸」、「楸」，木之尤高大者，興君子德澤長遠，至施及後世，故云「保艾爾後」。

湛露

「湛湛」，厚濃之狀。露之濃厚，匪日出則不晞，興燕樂恩惠之厚，不醉則不歸也。「厭厭」，足意之義。「豐草」，柔從而盛者，以

興同姓之親。「在宗載考」，在同宗成歡樂禮數也。「杞」、「棘」，卑下之物，興小國諸侯，言諸國之君，皆明信君子，承王惠澤，莫不修德以奉上，忠順之心，溫克之容，皆令德也。「其桐其梓，其實離離」，「桐」、「梓」，高大之木，興大國諸侯。湛露在桐梓之上，二物之茂盛，其實離離然，言大國之君，承王惠澤，莫不皆修其令善之儀。先親，次小，後大，德澤所懷，其序然也。「離離」，猶累累。

采 芑

芑，美菜。地力壯盛，則可植美菜，興文武之將，甲兵之強，則能成茂功。「薄言」，發語辭。采芑於新田舊畝，皆地力方盛處。方叔所總臨三千乘之衆。「師干」，猶今云兵甲。「試」，肄習也，衆且練也。「率止」，往征

也。言四騏翼翼壯健，路車儀飾之盛。次章重言之。「中鄉」亦美田。「旂旐央央」，言整肅。首章言肄習，次章言整肅，蓋其敘也。其行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三章言雖將之才，士之衆且勇，進退得宜，趣舍有節。言隼之急疾，亦集於所止，以興兵雖強，用之有節而不過也。「鉦人」，擊鉦者。「伐鼓」，擊鼓者。方叔行師，有鉦鼓爲陳師鞠旅之節。「鞠」，止也。遂美之，言明信之方叔，其伐鼓也淵淵，平和不暴急；其振旅也鼓聲闐闐，整緩之狀。振旅之行，亦以鼓止，行則以鉦。卒章言成功，因言其致伐之由。「蠢」，動而無知之義。蠢爾之蠻，乃與大邦爲仇，方叔克壯其猶，故征而執獲。戎車之盛如雷霆，方叔之明信，自伐玁狁時聞于四方，故荆蠻畏威來服。

車 攻

文王撫有四方，「四方」，一作「西」。「文」，一作

「武」。至是蹙矣，故云「復文、武境土」也。此詩美其修政事，治車甲，因田狩而簡車徒，諸侯順從，軍法肅治如此，故能成中興之功。先王之政，後嗣所當守，失則罪也，故《詩》、《春秋》於復古之事不加美辭，此《詩》但稱其復古也。《吉日》則言美矣。「既攻」謂堅治，「既同」謂調一。「孔阜」爲肥壯。「之子」猶云二子，指所任者。「囂囂」，盛衆貌。「有繹」，聯屬。「決拾」，不知是一物，是二物。「助」，射者傾助也。「射夫」，衆射者。「同」謂同力。如此，故獲多助。我助斂禽者舉摯，士賣切。衆射夫助舉，見其多不倚不偏，不失持中範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詠肅靜如

此。徒御不其警戒乎？庖廚不其充盈乎？承上言。「有聞無聲」，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信哉君子之治戎，其成如此之善。

吉 日

宣王將田而卜吉日，見其慎微，詩人因美之，更稱其接下，得群下之自盡，詩中所陳是也。「戊」，剛日之吉。「既伯既禱」，祭馬祖而禱之，伯爲馬祖，據《爾雅》之文。戊日祭禱，庚午于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皆群下盡力奉上，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先王接下之誠意。發小豝，殪大兕，言所獲耳，不須爲多說也。「大兕」，牛類，今西方有之。旄牛。

庭 燎

天下之事，貴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

苟以意之所欲而已，靡不勤於始而怠於終，故其進銳者其退速。宣王之於始也，不守法以治，盡其力以勤於事，固可知其不能於終也。夙興視朝，固有常節，始自於夜之未央，任其勤而不知節也。無節則早晚不能常也，故次云未艾向晨也。不惟見無常節，且知其必將怠矣。此所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箴之於事，如鍼砭之刺病矣。「央」，中也。「艾」，向盡也。「晨」，曉也。「將將」，鸞鈴聲。「噦噦」，車軛會聚聲。「光」，明之盛。「晰晰」，明也。「輝」，光之散也。

白駒

刺不能用賢，賢者去而不留也。「皎皎」，潔白也。「駒」，馬之俊者，古文「千里駒」，又曰「白駒過隙」。「白」，色之貴者。以

貴色之俊馬，興賢德之才士。場圃所食，非常苗，必美蔬也。白駒當食以美物，賢才當待以殊禮。白駒則維繫之不使去，留玩樂以永日。《唐風》云：「且以永日。」人暇樂則日永也。「所謂伊人」者，宜使於此逍遙，豈當使遠去也？「藿」，蔬之葉。「夕」猶朝也。賢人君子，當使於此為嘉賓。「賁然」，光彩。「來思」，思其賁然而來也。上二章言賢者當在朝廷，此一章言思其來，思其來是不在位也。「爾公爾侯」，謂公卿在位者，但逸豫無期度，不思求賢致治之道乎？戒使欽慎優游無所事之際，當勉強思天下之有潛遜之賢者而進用之也。三章思賢者之來，是不在位也。卒章言其遠遜而思之意。遠遜空谷，處窮困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然其人之美則如玉也。「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賢者既遠遜矣，國之好賢者，猶望其相

聞問而不見絕也，曰毋自貴重其音聲，而有遠棄我之心。

白 華

幽王寵褒姒而黜申后，周人爲之作詩以刺王。王字誤作后字。《序》自「下國化之」以下，言當時事如此，《詩》中所不及也。《詩》大意刺王專寵，失上下之分。白華則漚以爲菅，白茅則用之裹束。物之美惡，其用各有所歸，興尊卑上下各有其分。今王亂貴賤之序，而遠棄我，俾我窮獨失所也。「之子」，謂王也。「英英白雲」，雲之貌。天之道雲蒸露降，則菅茅皆被其澤。王如以道，則嫡妾當均被其寵。今天運艱難，而之子不猶是道也。「天步」，時運也。「猶」，如也。「漚

池北流」，小水微流也，尚能浸溉稻田。王之崇高尊大，而反不能通流其寵澤，念此所以嘯歌而傷懷也。「漚」，池名，無源易竭之水。「樵彼桑薪」，桑，薪之善者，樵彼桑薪不用，而我烘於燂竈，興王之捨嫡后之尊，而專寵於嬖人也。維彼王之崇大，而所爲如此，所以勞傷我心。言「之子」者，直謂是人也。言「碩人」者，言其居尊大之位而所爲如是也。「鼓鐘于宮」，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鼓鐘于宮中，而聲聞于外，今我中心念子，慘慘然憂蹙，而曾不感動，視我邁邁而去。「邁邁」，去遠不顧之意。鶯之在梁，鶴之在林，皆其所也。今王使我不得其所，是以傷心。鴛鴦，雌者右翼掩左，是雄之常也。今王爲夫之道乃不常，「二三其德」，謂初終改易也。「扁」，乘石之形。設乘石，以爲高

也，而反覆卑，興王捨后之尊，而寵微賤之人也。之子見遠，使我困病。疢，病也。此詩八章，有次序，更不煩解。第四章中，「印」字訓我也，謂幽王。我却烘於燬，今俗語如此。

大雅 旱麓

言周家承受先祖之業也。后稷、公劉積德於始，世修其業，至大王、王季，重修百福，以干天祿，申，重也。人爲善而獲福。修善乃福也，爲善而獲福，所謂自求多福，乃干祿也。「瞻彼旱麓」，「旱」，山名。「麓」，山足。高峻非生物之所，麓乃百物所聚生也。瞻彼旱麓之榛楛，草木得麓之氣，濟濟茂盛，興此周家之愷悌君子，承其先祖愷悌之道，所以興盛受福也。榛楛，旱山所有之木。「瑟彼玉瓚」，此章言先祖積德，必有善承之子孫也。

「瑟」，密義，謂縝密溫潤之玉瓚，其中所盛必黃流也。愷悌君子，則福祿所降，必有賢子孫也。「瓚」，圭瓚，玉器。「黃流」，鬱鬯也。「鳶飛戾天」，此章言先祖之德，可以作後人也。「鳶飛戾天」，興上得其道，謂先祖；「魚躍于淵」，興下得其宜，謂後嗣。後嗣之賢，自先世之貽謀，故「愷悌君子，遐不作人」。「作」，興起之於善也，言不遠作人於善乎？「清酒既載」，此章言子孫承受其業，致其誠孝之報，先祖饗其成功也。「載」，事，謂造也。後人載酒備牲，以享祀其先君，祖先享報而子孫受福也，故云「以介景福」。「介」，至也，謂以來大福也。「瑟彼柞楸」，瑟然密茂之狀。前章言先祖享成功之報，此章重明成功由先祖之力。柞楸之所以密茂，由人焚燎而然。今之君子成其王業，亦猶神勞力於昔也。神指先祖。今人種榆，亦焚之使茂。

「莫莫葛藟」，前章言由先祖之爲，此章重言率循先祖之道。「莫莫葛藟」，柔曼茂盛之狀。「施」者，謂依緣木之條幹，興君子率循先祖之道，以干天祿。「不回」，謂無邪回他道也。此詩所稱「愷悌君子」，或目先祖，或謂子孫，觀文意可辨。

皇 矣

此詩美周家所以興王業，故言天監代殷，莫若周然。此詩主意，在美王季，終言王業之成，而盛述文王之事，《序》因云「世世修德，莫若文王」也。「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皇，大也，臨視天下，有赫赫威明也。下章云「王赫斯怒」。「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求民所定也。此泛言天祐下民，作之君長，使得安定也。「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

爰究爰度」，惟求民所定，故君不善則絕之，如彼夏、商二國，不得其政，謂失君道也，則於四方之國，求謀有德之君，使王天下。「究」，尋究也。「度」，謀度也。「上帝耆之，增其式廓」，「耆」，致也，《頌》云「耆定爾功」。「上帝耆之」，謂天命所歸。「式廓」，謂規限也，猶云規模範圍也。天命所致，則增大其規限，自諸侯而升天子，由百里而撫四海，是增而大之也。「懜」字與增同，懜，心有所超也，義與增通矣。「乃眷西顧，此惟與宅」，上泛言天道如此，上所云求德可安民者，大而王之，故其眷西顧而歸於周，「此維與宅」，謂使其居西土以王天下也。「作之屏之」，上章之末言天命歸周，此言其居西土所興之業。其去惡養善，生息其人民，皆以養治材木爲興。「作之」謂拔之，「屏之」謂去之。作屏之者，「其菑其翳」也。「菑」，立死。「翳」，自

斃。意者，立死則全枯，翳謂枝幹之死耳。故「苗」上配「作之」，「翳」上配「屏之」。作，并根出之。屏，伐去而已。夫人之爲惡以自亡，故以自死之木興之。「修之平之」，修治之也。叢生曰灌，行生曰榦。故字從「列」。①謂修治其叢列，使疏密正直得其宜，此興平治民物，各得其宜也。「啓之辟之」，謂芟除也。榦、楮、檉，河柳也。楮，櫟也。②必芟除而後茂盛，此興養民也。上四句止言所當去者及行列，至此言榦、楮，乃興民也。二木，常木，衆多者，故以興民。「攘之剔之」，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槲、栢，待用之木，以興養育賢才也。「帝遷明德，串夷載路」，上述其治矣，此云天監就其明德，其治如此「串夷載路」也。「串」，循順之義，穿物一貫爲串，字形亦然。「夷」，平也。「載路」猶滿路，謂充塞也。周家之治，順平之道，充塞也。「天立厥配，受

命既固」，言天以其德之配天，而立之使王，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也，言天命終歸之，必成王業也。「帝省其山」，此章將言王季受命配天之事，故再言「帝省其山」，以見其所爲之可以配天也。「帝省其山」，言天視周家之治，以山爲興也。「柞棫」，常木，興民；「松柏」，良材，興賢才。「拔」，長盛，興生民繁庶；「兌」，潤澤，興賢才得其所。「帝作」，謂天道。「邦作」，謂人君之爲。人君之德，能興天對合者，自太伯與王季也。○太伯雖不爲人君，然其爲與王季相須，皆周家之事。王季之治，能對天，而由太伯與之國，故云「自太伯、王季」也。「維此王季，因心則友」，

①「從」，原作「以」，據涂刻本改。

②「櫟」，原作「積」，據涂刻本改。

③「國」，原作「固」，據涂刻本改。

又述其事也。「因心」者，出其天性也，言王季天性友愛其兄，故其兄賢之而讓之國，卒受天命，興王業之篤厚、周家之福慶，又成其兄讓德之光顯也。「載」，辭也。「錫」，與也。謂與其兄之光顯，受天福祿，保而不失，以至奄有四方。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此詩本意，在美王季，故其言太伯之讓，皆由王季。下言文王之事，亦歸本王季也。「維此王季，帝度其心」，此章述王季之德。「帝度其心」，謂天鑒其衷誠也。「貊其德音」，「貊」字之義，疑是大也；「德音」，德聲也。其德聲既大，而其實德克明，非徒能明，又能類，類，肖也。今人能知而弗克踐之者，明及之而行弗類也，是非誠有也。言王季既明，又能類，所以爲至德。「長」謂能居長上之道，「君」謂能君撫人民，興王此大國，克順又克俾，順謂順道，俾，化民貽後皆是也。夫身不行道，不行

於妻子，己能順道，然後能使人，王季所以能化民成俗，貽厥子孫也。故不特俾民遷善而已，又俾其子文王守其德而不失，故無悔也。既受天福祿，而能施及於子孫，此二句結之，而下述文王之事也。「帝謂文王」，上章之末言王季之業施於子孫，此章言文王承王季之緒，復受天命，終成王業也。至文王而有救民征伐之事。「畔援」，黨比也。畔，近岸；援，攀援。歆，欲之動也。羨，愛羨。誕與但同義，登岸既濟之義。天謂文王，無黨援以爲強，無以貪欲而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於險難，此謂順天征伐之道。於是密人不恭，拒我大邦之命，既侵阮，而又往將侵共，文王赫然而怒，整其師旅，以遏止密人徂共之師，救亂安人，以厚周家之福，以答天下望周之心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依其在京」，依，憑也，京，周國。文王本據周地以興，侵

廣土疆，自阮而始，謂密侵阮，文王救安之，遂歸服也。開地益廣，至於岐、隴高山皆有之。「陟我」，猶云廣我疆宇，至登高岡也。「矢」，陳也，謂墾闢。言人無耕闢我陵阜乎？陵阜皆我之阿也。無飲我水泉乎？水泉皆我之池也。言皆屬其有也。其地既廣，於是擇高明之處而安居之。度相其「鮮原」，鮮原謂高明之地，得其地於岐山之南，渭水之傍。「將」猶傍也，謂其傍建其都邑，其德為萬國所歸向，是天下萬民之王也。「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上章言文王開拓土宇，天下歸服，此章乃言其聖德所以化人如此。「帝謂文王」，予懷爾之明德，不大其聲色而人化。夫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於形迹也哉？是不發見其大聲色也。故聖人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其化之感人，雖不大其聲色，而其

應之疾，人之惡不及長大而革也。夏，大也，言不待遲久而化也。民由之而不知，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是不識不知，而順夫天理也。此聖人之神化，非文王孰能及之？「帝謂文王，詢爾仇方」，此章首言文王之化如此，章末言聖人之化如此，而天下有昏惡之甚不能化者，伐而誅之，則天下皆善而王業成。帝謂文王，當謀與爾為仇之方詢謀也。同爾兄弟之國，以爾攻伐之具，以伐為仇之崇。「鉤援」，登城之梯。「臨衝」，二車，皆兵車。「臨衝閑閑」，此章述伐崇而天下畏服也。「閑閑」，徐緩之狀。「言言」，猶斷斷也，^①按訟不服之狀。凡聖人之伐，未有不俟其革心順服者。既不服，然後攻之。崇侯迷惡，當文王之徐緩之時，則斷斷不服，故文王遂加之

①「斷斷」，原作「斷斷」，據涂刻本改。下同。

兵，「執訊連連」之多。「連連」，屬續之狀；「訊」，生獲者也。「安安」，不輕暴也。「馘」，斬獲也。聖人之伐，殺其犯順者，非輕肆殺戮也，故於馘也安安然審重，又爲類禡之祭。古者出征，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所以暴明其罪，告之神明，言其當誅伐。伐而告之神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又明其罪惡，以著逆順之理，是可致所不服而來附其人也。於是四方畏服，莫敢侮慢。伐而猶不服，於是力攻之。「蒹葭」，盛強之狀。既力攻之，崇乃仡仡然。「仡仡」，壯勇之狀。堅拒守，是其惡之終不革者也，於是攻伐之。「肆」謂縱攻也。「絕」，滅之；「忽」，滅也。天誅既行，四方畏服，無敢違拂者矣。文王之征始於密，王功之始也；終於崇，天下遂無不服，王功之成也。《文王有聲》言作豐在伐崇之後，而此言度居乃在前章者，蓋此章自「侵自

阮疆」，言其廣疆宇，以至於遠建都邑，一併盡言之耳，非謂事在伐崇前也。

伊川經說卷之三

伊川經說卷之四

春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一作「時」。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

法，所以「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

① 「以」，陳刻本、涂刻本作「謂」。

人之用心，一本無「心」字。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有宋崇寧二年四月乙亥，伊川程頤序。

春 秋

《春秋》，魯史記之名也。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

○隱公，名息姑，惠公子。惠公元妃孟子，繼室以聲子生隱公。《諡法》：不尸其位曰隱。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隱公之始年。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平王之時，王道絕矣。《春秋》假周以正王法。隱不書即位，明大法於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爲君也。法既立矣。諸公或書或不書，義各不同。既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繼世者既非王命，又非先君

之命，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莊、閔、僖是也。桓、宣、定之書即位，桓弑君而立，宣受弑賊之立，定爲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故書其自即位也。定之比宣，則又有間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臯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凡盟，內爲主，稱「及」，外爲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爲主，亦稱「及」，彼來而及之也。兩國已上則稱「會」，彼盟而往會之也。邾，附庸國。邾子克，字儀父。附庸之君稱字，同王臣也；夷狄則稱名，降中國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

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段失道，而公弗制，祭公諫而公弗聽，故詩人譏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也。段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命子封伐京，京叛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鄭伯失爲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勝段之彊，使之彊，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繫于奔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夫婦，人倫之本，故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

故無再配之禮。大夫而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而有再娶之禮。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已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春秋之始，尚有疑焉，故仲子羽數特降，僖公而後，無復辨矣。《春秋》因其竊號而書之，以志僭亂。仲子繫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仲子，妾稱也。以夫人禮贈人之妾，不天亂倫之甚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以見其不王。王臣雖微不名，況於宰乎？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魯志也。稱「及」稱「人」，皆非卿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來朝魯。不言

朝，不與朝也。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爲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委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國爾。

公子益師卒。

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爲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爲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略，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周室既衰，蠻夷猾夏，有散居中國者，方伯大國，明大義而攘斥之，義也。其餘列國，慎固封守可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戎狄是膺」，所以容其亂華也，故《春秋》華夷之辨尤謹。居其地，而親中國，與盟會者，則與之。公之會戎，非義也。

夏五月，莒人人向。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人向，以姜氏還。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舉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春秋》直書其事，而責常在，在被侵伐者。蓋彼加兵於己，則當引咎，或自辯，喻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告于天子方伯。若忿而與戰，則以與戰者為主，處已絕亂之道也。書「莒人」，微者也。凡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尊

師少曰某伐某，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不知衆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書「人」，人其國也。侵人之境固爲暴，況人人之國乎？

無駭帥師人極。

古者卿皆受命於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也。賜族者則書族，不書族者未賜也。

賜族者，皆命之世爲卿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戎猾夏，而與之盟，非義也。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①

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魯，故稱女。內女嫁爲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已，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

①「履緌」，涂刻本作「裂縠」。

親迎者，迎於所館，故有親御授綬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送之者雖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爲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公羊》、《穀梁》皆作伯。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隱公夫人也。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內稱之，小君同。婦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

鄭人伐衛。

聲其罪曰伐。衛服，故不戰。衛服，可免

矣。鄭之擅興戎，王法所不容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更不推求者，何也？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然有常度，災而非異也。星辰陵歷亦然。

三月庚戌，天王崩。

崩，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極惡罪大，^①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①「極惡」，陳刻本、涂刻本互乙。

尹氏，王之世卿。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熙。及周之衰，士皆世官，政由是敗。尹氏世爲王官，故於其卒，書曰「尹氏」，見其世繼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天王崩，諸侯不供其喪，故武氏遣其子徵求於四國。書之以見天子失道，諸侯不臣之甚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吉凶慶弔，講好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也，故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

癸未，葬宋穆公。

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春秋之時，皆不請謚，稱私謚，所以罪其臣子。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諸侯土地有所受，伐之其臯，而奪取其土，惡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

戊申，衛州吁殺其君完。

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弑桓公而立。自古篡弑多公族，蓋謂先君子孫，可以爲君，國人亦以爲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皆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爲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爲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殺君乎？大義既明於初矣，其後弑立者，則

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屬之親而爲寇讐，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書曰「遇」，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日搜諸侯以伐鄭，固爲臯矣，而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人，其罪大矣。二國構怨，而他國與之同伐，

其臯均也。再序四國，重言其臯。左氏以爲再伐，妄也。翬不稱公子，弑逆之人，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辨之宜早，故去其公子。隱公不能辨，是以及禍。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侯方有寵於王，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泣於衛，衛人使右宰醜泣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獮羊肩泚殺石厚于陳。稱「衛人」，衆辭也，舉國殺之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而立之。書曰「衛人立晉」，衛人立之也。諸侯之立，必受命於天子，當時雖不受命於天子，猶受命於先君。

衛人以晉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

五年春，觀魚于棠。

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稱桓公，見國人私謚也。魯往會，故書。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沒于婦人之手。曾子易簀而沒，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肯爲乎？

秋，衛師入郕。

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爲先，居喪爲重，乃興戎修怨，人人之國，書其失道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爲夫人。春秋之初，尚以爲疑，故別宮以祀之。考，始成而祀也，書以見非禮。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群廟皆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群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用八之僭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爲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祀周公，成王之過也。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邾人、鄭人伐宋，先邾人，爲主也。

螟。

書螟，書螽，皆爲災也。國之大事，故書。

冬十有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

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魯與鄭舊修好，既而迫於宋、衛，遂與之同。

伐鄭，故鄭來絕交。輸平，變其平也。匹夫且不肯失信於人，爲國君而負約，可羞之甚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始平于齊也。

秋七月。

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

冬，宋人取長葛。

宋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不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皆臯也。宋之彊取，不可勝誅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伯姬爲紀夫人，叔姬其娣也，待年於家，今始歸。娣歸不書，閔其無終也。

滕侯卒。

不名，史闕也。

夏，城中丘。

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作興，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閼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興廢，復古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爲政之先後輕重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失兄弟之義，或

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傳》皆曰年，齊僖公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說，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爾，非以同母爲加親也。若以同母爲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年，其子尚禮秩如嫡，卒致篡弑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桓三年同。

秋，公伐邾。

《左氏傳》：「爲宋討也。」擅興甲兵，爲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初，戎朝于王，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王使凡伯來聘，戎伐之于楚丘以歸。楚丘，

衛地。伐，見其以衆。天子之使，道由於衛，而戎得以衆伐之，衛不能衛，其臯可知。言「以歸」，則非執，凡伯有失節之臯。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齊侯將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故遇于垂。宋忌鄭之深，故與鄭卒不成好。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柩。

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內，曰許。鄭有朝宿之邑，近於魯，曰柩。時王政不修，天子不巡守，魯亦不朝，故欲以柩易許，各取其近者，故使宛來歸柩，歸魯。來，言易也。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

庚寅，我入柩。

入者，內弗受也，義不可而彊入之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宋爲主也。盟，與鄭絕也。

八月，葬蔡宣公。

速也。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鄰國之交，講信修睦可也，安用盟爲？公

屈己與臣盟，義非安也。

螟。

爲災也。民以食爲命，故有災必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未賜族，書名而已。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答，失道甚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爲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三月大雨震電，不時，災也。大雨雪，非常爲大，亦災也。

夏，城郎。

書不時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

謀伐宋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爲師期也。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鞏不稱公子，與四年同。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①

① 「菅」，原作「管」，據涂刻本改。

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爲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取二邑而有之，盜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人之。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也甚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左氏傳》云：「宋公以王命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爲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爲禮乎？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書「及」，內爲主。非內爲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輦譖於桓公，而請弑之。公祭鍾巫，館于寫氏。輦使賊弑公于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人君終於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弑也。賊不討，不書葬，無臣子也。

○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弟，桓王九年即位。《謚法》：闕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弑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蓋欲易許田，魯受祊而未與許。及桓弑立，故爲會而求之，復加以璧。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諱國惡，禮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爲盟也。弑君之人，凡民罔弗懟，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辜大矣。

秋，大水。

君修德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

夫孔父。

桓公無王，而書王正月，正宋督之辜也。弑逆之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

滕子來朝。

滕本侯爵，後服屬於楚，故降稱子，夷狄之也。首朝桓公，之辜自見矣。①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宋弑其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天下之大惡也。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爲功而受之，故書「取」。以

① 「之」，涂刻本作「其」。

成亂之賂器，置于周公之廟，周公其饗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強致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凡杞稱侯者，皆當爲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紀不復稱侯矣。

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

九月，入杞。

將卑師少，外則稱人，內則止云人某伐某。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君出而書「至」者有三：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桓公弑立，嘗與鄭、齊、陳會矣，皆同爲不義；及遠與戎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臯也。二年宋督弑君，以王法正其臯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會齊侯于贏，成昏于齊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二國爲會，約言相命而不爲盟詛，近於理也，故善之。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自桓公篡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食盡，爲異大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於桓世，稱公子，桓之黨也。卿逆夫人，於禮爲稱。翬雖尊屬，當官而行，亦無嫌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齊侯出疆送女，公遠會之，皆非義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見于廟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致夫人也。稱弟義，見隱七年。

有年。

書「有年」，紀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桓弑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爲之繆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其惡有間，故大有年則書之。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出動衆皆當書。于郎，遠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公弑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也，而其爲如

此。名糾，尊卑貴賤之義亡也。人理既滅，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時。

五年春正月甲戌。

下文闕。

夏，齊侯、鄭伯如紀。

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齊爲諸侯，而欲爲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辜均矣。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古之授任，稱其才德，故士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來聘，而使其子代行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王師於諸侯不書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書

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

大雩。

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耳。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

螽。

蝗也。既旱又蝗，飢不在書也。

冬，州公如曹。

州公嘗爲王三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曹，遂不復。

六年春正月，寔來。

五年冬如曹，尚爲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反國，則匹夫也，故名之。來，來魯也。忽稱鄭忽，明其正也。寔不稱州，亡其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爲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盛夏大閱，妨農害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爲之，妄動也。有警而爲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

蔡人殺陳佗。

佗弑世子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陳厲公，蔡出也。故蔡桓侯殺佗而立之。佗，天下之惡，人皆得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故書蔡人，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冢嫡之生，國之大事，故書。

冬，紀侯來朝。

紀侯懼齊，來朝以求助。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諸侯，和輯其人民，効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不能保其國，宜矣。

七年春二月季亥，^①焚咸丘。

古者昆蟲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云「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臣而弑君，天理滅矣，宜天下所不容也，而反天子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亂天道，歲功不能成矣，故不書春冬，^②與四年同。曰：然則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以書秋冬？曰：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之來，別立義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爲非禮之甚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魯桓公弑立，未嘗朝覲，而王屢聘之，失道之甚也。

夏五月丁丑，烝。

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爲不備也，其瀆亂甚矣。

冬十月，雨雪。

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行私禮，故書來。而以逆后爲遂事，責其不虔王命，而輕天

① 「季」，陳刻本、涂刻本作「己」。

② 「春」，涂刻本作「秋」。

下之母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或曰：借如正月日食，則如何書之？

曰：書春日食，則其義尤明也。王后之歸，天下當有其禮，諸侯莫至，是不能母天下也。故書紀女歸而已。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有疾，不能親行，故使其世子來朝。春秋之時，君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

○先生作《春秋傳》至此而終。舊有解說者，纂集附之於後。

十年冬，^①齊侯、衛、^②鄭伯來戰于郎。

來戰于郎，三國爲主。

十有一年，突歸于鄭。

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鄭忽出奔

衛」，忽國氏，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爵。

十有四年，^③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使來盟，盟前定矣，與高子不同。

十有五年，^④鄭伯突出奔蔡。

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稱爵。鄭人謂之狡童，又曰狂童恣行，其不肖可知。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突，非正也，忽既恣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爵，所以戒居正者，己不能保則人取之矣。書「人」，以見義不容也。

①「冬」下，涂刻本有「十有二月丙午」六字。

②「衛」下，陳刻本、涂刻本有「侯」字。

③「年」下，涂刻本有「夏五」二字。

④「年」下，涂刻本有「五月」二字。

十有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伐鄭。^①

突善結諸侯，故皆爲之致力，屢伐鄭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

○莊公名同，桓公子，莊王四年即位。

《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諸國稱人，違抗王命也。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雖微稱字，王人當尊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朔構其兄，而使至於死，其辜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故書名，書「人」。

九年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及其師，非卿也。公戰諱敗，凡言敗績，大敗也。小小勝負不書。

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

《春秋》之法：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人，將尊師少曰某伐某。齊自管仲爲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稱師，譏其次也。至於秦、晉，使之不竟而已，不强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叛盟，故諱不稱公。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齊桓

① 「伐」上，涂刻本有「蔡侯」二字。

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

十有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鄆之巨室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而取怒大國，故深臯之，書其爲媵而往，盟爲遂事。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兩鄙。

齊桓始霸，責魯不恭其事，故來伐也。

二十有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奚盟于防。

高奚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盟。始與仇爲昏，惡之大也。

冬，公如齊納幣。

齊疑昏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

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昏議尚疑，故公以觀社爲名，再往請議，後

二年方逆，蓋齊難之。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遇穀，盟扈，皆爲要結姻好。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同志而盟，非率之也。

三十有一年冬，不雨。

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深也。

○閔公名啓方，莊公子，惠王十六年即位。《謚法》：在國逢難曰閔。

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恤魯。

○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惠王十

八年即位。《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齊未嘗興大衆，此稱師，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爲聲援，致邢之不保其國也。

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

虞假道而助晉伐虢，虢之亡，虞實致之，故以虞爲主。下陽，邑也，虢之立由此，故即書「滅」。

四年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齊命也。

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故其辭異。

冬，晉人執虞公。

書「執」而不書「滅」，自取也。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天子之宰，與世子禮異。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云諸侯盟，見宰不預。

十有七年夏，滅項。

滅人之國，罪惡大矣，在君則當諱。故魯滅國，書「夏滅項」，君在會，季孫所爲也，故不諱。

十有八年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書「宋及」，曲在宋也。奉少以奪長，其辜大矣。齊師敗績，書敗，責齊臣也。

二十有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宋率諸侯爲會，而蠻夷執會主，而諸侯莫違，故以同執書之。

二十有二年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公戰也。

二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二王後而伯爵，疑前世黜之也。中間從夷，故子之，後復稱伯。

二十有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稱人，貶之，爲其合諸侯以圍宋也。

二十有九年夏，^①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強迫甚矣，故諱公，諸侯貶稱人，惡之大也。

三十有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晉不稱君，居喪祔葬，不可從戎也。忘親背惠，其惡甚矣。秦爲無道，越晉踰周以

襲人，衆所共憤，故稱「晉人」。其稱「及姜戎」，亦然。

○文公名興，僖公子，襄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二年春王正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越國襲人，秦罪也。忘親背惠，晉惡也。秦經人之國以襲人，雖憤，無以爲辭矣，故其來不稱伐。晉不論秦而與戰，故書「晉及」。忿以取敗，故書「敗績」。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秦以憤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故貶稱人。

三年，秦人伐晉。

①「夏」下，涂刻本有「六月」二字。

構怨連禍，殘民以逞，晉人畏之而不敢出，秦人極其忿而後悔過，聖人取其能終改耳。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納幣在喪中，與喪昏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也。不稱夫人，不可爲小君奉宗廟也。不書逆者，雖卿亦失其職矣。

晉侯伐秦。

秦逞忿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晉。聖人取其遷善悔過，乃其善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自成風已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天子成妾母爲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不稱天，義已明。稱叔，存禮也。「王使召

伯來會葬」，天子以妾母同嫡，亂天理，故不稱天。聖人於此，尤謹其戒。

七年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晉始逆立公子雍，既而悔之，故秦興兵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故書「晉及」。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既納晉盟，而復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往與晉盟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家父致命，以徵車也，故書使「來求」。毛伯風魯以欲金，故不云王使。

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櫜。

過時始至，故云「來歸」。雖子母，先君後

夫人，體當然也。書秦人，不云君使，以失禮夷之也，言其尚夷也。蓋嫡妾之亂，自茲而始。

十年夏，秦伐晉。

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不顧義理之是非，惟以報復爲事，夷狄之道也，故夷之。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云晉及。十有四年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同懼楚也。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魯以備齊，不在會，故不序。又稱諸侯者，衆辭，見衆國無能爲也。此盟，爲齊亂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卿之。

○宣公名倭，文公子，子亦庶兄，匡王五年即位。《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脱「氏」字。

夏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謂彼彊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

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

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

①「王正」，涂刻本作「三」。

②「年」下，涂刻本有「春」字。

之，故云「歸我」，不足爲善也。

十有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人，衆辭。大惡，衆所欲誅也。

丁亥，楚子入陳。

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人者，不受而彊之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納」。

十有二年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爲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皆渝，故書「人」以貶之。宋伐陳，衛救之；楚伐宋，晉不救。

十有七年夏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定王十七年即位。《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二年冬十有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楚爲強盛，凌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約盟，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

三年冬，鄭伐許。

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

四年冬，鄭伯伐許。

稱鄭伯，見其不復爲喪，以吉禮從戎。

五年冬十有二月乙丑，^①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

①「乙」，涂刻本作「己」。

蟲牢。

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

七年秋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諸侯同心病楚。

八年冬，衛人來媵。

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賢。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乎？或曰：魯女之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爲媵，因爲之擇賢小君，則諸侯國之賢女，當自聞也。

九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諸國患楚之彊，同盟以相保。鄭既盟復叛，深罪其反覆。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

三月而廟見，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重之，使卿致也。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不以王命興諸侯師，故書「乞」。

三月，公如京師。

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

夏五月，公至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以伐秦爲遂事，明朝爲重。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

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殺世子自立。

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

也，故書「同盟」，見其既同矣。

宋殺其大夫山。

去族，害公族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

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魋、邾人，會吳于鍾離。

吳益強大，求會于諸侯，諸侯之衆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一本此下云：「襄十年相之會，與此同，十四年向之會亦同。」

十有六年六月，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時以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期。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晉侯怒公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己而無卹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爲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爲恥也。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絕其位也。自京師，王命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荅丘。

寘之于荅丘也。

十有七年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諸侯同病楚也。

○襄公名午，成公子，簡王十四年即位。

《謚法》：因事有功曰襄。

二年冬，遂成虎牢。

設險，所以守國也。有虎牢之險而不能守，故不繫于鄭，責其不能守也。

三年六月乙未，^①同盟于雞澤。

楚彊，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

五月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吳來會，非爲主。

① 「乙」，涂刻本作「己」。

十年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

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

十有一年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云「同」，

見其反覆。

會于蕭魚。

諸侯數月之間再伐鄭，鄭之反復可知。鄭

又服而請會，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

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之不疑。至哉，

誠之能感人也！自此，鄭不背晉者二十

四年。

公至自會。

兵不加鄭，故書「自會」。

十有八年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同圍齊。

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

二十有五年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諸侯同病楚也。

三十年冬十月，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

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傳》：叔孫豹會趙武而下諸國之卿，既

貶魯卿，諱而不書。

三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莒子虐，國人弑之而立展輿。展輿非親弑

也，故書國人。

○昭公名稠，襄公子，景王四年即位。

《謚法》：容儀恭明曰昭。

元年三月，取鄆。

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避其辭。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

故稱莒。遂自立，無所稟命，故不稱公子，自以爲公子可立也。

莒展輿出奔吳。

爲弑君者所立，而以國氏者，罪諸侯也。號之會，雖國亂未預，然諸侯與其立矣，故欲執叔孫也。稱莒展輿，見諸侯之與其立也。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爲霸者之事。十有二年冬，晉伐鮮虞。

晉假道於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夷狄之道也。

十有三年秋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楚弃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與盟，晉不使與盟，雖欲辱公，然得不與同盟之

罪，實爲幸也。

十有九年冬，葬許悼公。

蔡般、許止疑同，故書「葬」。

○定公名宋，襄公子，昭公弟，敬王十一年即位。《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皐鼬。

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楚恃其強，侵陵諸侯，晉上請于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辜，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以罪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公以不獲見於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

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田。^①

齊服義而求歸之，故書「來歸」。始失不書，解在哀公八年。

○哀公名蔣，定公子，敬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六年，^②齊陽生入于齊。

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

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

內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是不君也。己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濟西田是也。魯人邾，而其君來致，齊怒，吳伐，彼故賂齊以說之。

齊人歸讙及闡。

不云我田，既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爲惠也。

伊川經說卷之四

①

「田」上，陳刻本、涂刻本有「陰」字。

②

「年」下，涂刻本有「秋」字。

程氏經說卷第五

二先生

禮記

明道先生改正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

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撝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毋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

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上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伊川先生改正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當作「新」。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四字衍。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

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當作「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所謂齊其「其」字衍。家在脩其身者，人之

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①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

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

①「率」，涂刻本作「帥」。

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

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作「殆」之誤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殆」，四庫本《程氏經說》作「怠」，與《外書》卷十一合。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好上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一本云：「彼爲不善之小人，使之爲國家。」

程氏經說卷之五

程氏經說卷第六

伊川先生

論語說

學而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可樂也。「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孝弟，順德也，故不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於其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

弟爲本。論性，則仁爲孝弟之本。

「巧言令色鮮矣仁」，謂非仁也。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之「三省」，忠信而已。

「道千乘之國」，今之諸侯能如是，足以保其國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學，一作「先文」。非爲己之學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見賢改色，有敬賢之誠也。事親事君與朋友交，皆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不厚重則無威儀，所學不能安固。所主在於忠信，所親者必忠信。遷善不可不速，君子之自脩當如是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居

喪盡禮，祭祀致誠，慎終追遠之大者也。凡事能慎其終，不忘於遠，足以化民，歸於厚德矣。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溫、良、恭、儉、讓，盛德之輝光接於人者也。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德容如是，是以諸侯敬而信之。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孝子居喪，志存守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恭而安，別而和，爲可貴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信能守約，恭能遠耻，近於禮義也。因其不失於相近，亦可尚也。

「敏於事」，勇於行也。

貧無諂，富無驕，能處其分也。樂與好

禮，能自脩也。切磋琢磨，自脩各以其道也。告之以樂與好禮，而知爲自脩之道，知來者也。

爲政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聖人言己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則不勉而中矣。

「溫故而知新。」溫故則不廢，知新則日益，斯言可師也。所謂「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也。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踐言則可信。

「周而不比。」周爲遍及之義，君子道弘，周及於物而不偏比。小人偏比，故不能周。

「學而不思則罔。」學不思則無得，力索而不問學則勞殆。

攻求異端，則害於正。

人苟耻其不知，而不求問，是終不知也。以爲不知而求之，則當知矣，故云「是知也」。多見而闕其不安者，寡悔之道也。君子行己能慎，得祿之道也。

「舉直錯諸枉」，舉錯得義，則民心服。

「《書》云孝乎！」《書》之言孝，則曰「惟孝友于兄弟，則能施於有政」。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不當祭而祭之，諂於鬼神也。時多非禮之祀，人情狃於習俗，知義之不可而不能止，蓋無勇耳。

八 佾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也」。忍爲是，則何所不能爲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林放問禮之本。」飾過則失實，故寧儉；喪主於哀，故寧戚。

「夷狄之有君。」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僭亂、無上下之分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如一本無『如』字。射乎！」射者正己而已，非有爭也。「其爭也君子」，言君子其爭乎？

「巧笑倩兮」，美質待禮以成德，一作「法」。猶素待繪以成綢。子夏能論，故曰「起予」。

「夏禮吾能言之。」夏、商之禮未盡亡也，而杞、宋之文籍法度不足考證矣，故夫子不能成之。

「禘自既灌而往者。」灌者，祭之始也。

自灌而往，皆不欲觀，蓋非一事之失也。先儒皆謂以魯逆祀，而云逆祀固失禮之大者，其節文皆失也。天下之事，苟能使之中禮，則治之如視諸掌也。「不知也」者，不欲顯言之也。非止禘也，因禘失禮之甚而言耳。

「奧」喻貴臣，「竈」喻用事者。夫子知其意，抑之云，若「獲罪於天」，求媚何益也？

「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射有五善，不必專以主皮爲工也。工力非一端，苟有可取，不必同科也。古者取善之周也。

「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當時事上之禮簡也。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得淑女，非淫其色也；哀思之切，無傷善之心也。切於善，一作「色」。乃傷善也。

「管仲之器小哉」，謂管仲器小，非止謂不知禮也。或問其知禮乎，故答以不知，器

大則自知禮矣。

樂始翕如、純如、嘒如，至於繹如，非通於樂者，孰能知之？

「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一有傳之失者，故未盡善。

「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居上以愛人爲本，主於寬厚，禮主於敬，喪主乎哀。不然，是無本也，何以觀乎？

里 仁

「子曰：里仁爲美。」居以親仁爲美，處不擇仁，焉得爲知？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得其公正也。「苟志仁，無惡也。」苟志於仁，則無不善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去仁，則不得名君子矣。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得善弗失也。」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言道也。造次、顛沛必於是，言守道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欲仁則仁斯至矣，不繫乎力也。用力於仁者，固當一作「當」。有之，己未嘗見耳，豈敢謂天下無仁者也？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

「朝聞道，夕死可矣。」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

「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君子之於天下，無必往也，無莫往

也，惟義是親。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在上者志存於德，則民安其土；在上者志在嚴刑，則民思仁厚者而歸之。

「放於利而行，多怨。」心存乎利，取怨之道也，蓋欲利於己，必損於人。

禮者爲國之本，能以禮讓，復何加焉？不能以禮，將如禮何？無禮讓，則不可以爲國也。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君子求其在己者，故患身無所立，不患無位以行也；求爲可知之行，不患人之不知己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體也；恕，用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惟其深喻，

是以篤好。

「德不孤，必有鄰。」事物莫不各以類聚，故德必有鄰。

公冶長

「斯焉取斯。」斯，助語，《詩》云：「恩斯勤斯。」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器者，尚飾之物，子貢文勝，故云器也。復問何器。曰：「瑚璉也。」瑚璉，貴器，飾之盛者皆從玉，見其飾之美。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佞，辨才也，人有之，則多人於不善，故夫子云：「焉用佞？」

「子使漆雕開仕。」使求祿也。對以己學且未能信，信謂自得，故夫子說其篤志。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也與！」浮海居夷，譏天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子路以爲實欲浮海也，故喜夫子與己。夫子許其勇而謂其不能量度事理也。「取材」，裁度也，材裁通用。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子貢喜方人，故問其與回孰愈。子貢既能自謂「何敢望回」，故云吾與女弗及，所以勉之進也。

「宰予晝寢。」人既耽惑，難以語學矣，因責其不踐平日之言也。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欲也。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或能勉之，仁則非子貢所及。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子路果於行者，故有聞而未能行，惟恐復有聞也。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人之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與人交也。

世謂臧文仲知，僭上失禮，安得爲知？

「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其然，豈其然乎？人不能見其色則可矣，謂其無喜愠則非也。苟無喜愠，何以知其未仁也？夫子獨稱其以政告新爲忠，斯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使晉時也，其再慮當矣，至於求遭喪之禮，則過矣。

「子在陳，曰：歸與！」夫子之刪詩書，使群弟子編緝之也。

伯夷、叔齊之節，至高峻也，然其居之以

寬，故怨希，不然則不可以處世矣。

「孰謂微生高直？」君子敬以直內，所枉雖小而害則大。

「足恭」，過恭也。左丘明，古之聞人。

顏淵、季路與夫子之言志，夫子安仁也，顏淵不違仁也，季路求仁也。

夫人能自知其過者鮮也，然知過非難也，能自訟之爲善，自訟不置，能無改乎？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忠信，質也。語生質則不異於人，人不若己之好學耳，所以勉人學也。

雍也

「雍也可使南面」，仲弓才德可使爲政也。

子桑伯子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

存乎簡而簡，則爲疎略。仲弓可謂知旨者。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

顏子之怒在物而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求乃欲資之而爲之請粟。夫子曰「與之釜」者，所以示冉求以不當與也。求不達而請益，則「與之庾」，求猶未達夫子之意，故自與之粟五秉，故夫子非其繼富。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周之矣。「原思爲之宰」，則「與之粟九百」，思辭其多，故謂之曰：「苟有餘，則分諸鄰里鄉黨。」夫子之使子華，義也；原思爲宰，有常祿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疑

多「曰」字。角，始角也，可用時也。

回「三月不違仁」，得善則服膺弗失也。「其餘則日月至焉」，至謂心存於仁，非能至於仁也。

季康子問仲由、子貢、冉有其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唯三子者，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

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

「冉有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夫子告以爲學由己，未有力不足者。所謂力不足者，乃中道而自廢耳。今女自止，非力不足也。

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

「行不由徑」，動必從正道。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無鮀之巧言與朝之令色，難免乎今之世，必見憎疾也。

道，不可離也。事必由其道，猶出人之必由戶也。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君子之道，文質得其宜也。

人類之生，以直道也；欺罔而免者，幸耳。

「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非有所得，安能樂之？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才卑而語之高，安能入也？

「樊遲問知。」能從百姓之所義者，知也。鬼神當敬也，親而求之，則非知也。以所難

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樂者，一本有「喜」字。好也。知者樂於運動，若水之通流。仁者樂於安靜，如山之定止。知者得其樂，仁者安其常也。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廢舉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

「觚不觚，觚哉！觚哉！」觚而失其觚之形制，則非觚也。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宰我問仁者好仁，不避患難，雖告之以赴井爲仁，亦從之乎？夫子謂

不然，君子可使之有往，不可陷之於不知，可欺以其方，不可罔以非其道。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博學而守禮，雖未知道，亦可以弗違畔於道矣。

南子非正，而衛君以爲夫人，使見夫子。夫子雖不願見，安能拒之乎？子路以夫子之被強也，故不說。夫子爲陳不得已之故而謂之曰：吾道之否塞如是，蓋天厭之，猶天喪予也。

中庸，天下之正理。德合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

「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博施，厚施也。博而及衆，堯、舜病其難也。聖人濟物之心無窮已也，患其力不能及耳。聖人者，人倫之至，惟聖人爲能盡仁道。然仁可通上下而

言，故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恕者爲仁之方也。

述 而

傳述而不作，信古而好之，自比於老彭也。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默識而無倦者，有諸己者也。何有於我，勉人學當如是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聖矣。」以仁知而言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憂如是，則德日新。

「申申」，和適之貌；「夭夭」，溫裕之貌。「吾不復夢見周公。」夢見周公，夫子盛

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志慮衰矣。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行道者，身老則衰矣。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學者當如是，游泳於其中。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苟以禮來者，無不受也。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待其誠至而後告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既告之，必待其自得也。憤悱，誠意見於辭色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食甘矣，則飫飽。有喪者在側，豈能甘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用舍無所預於己，安於所遇者也。或曰：然則知命矣。夫曰安所遇者，命不足道也。君子知有命，故言必曰命。

然而安之不以命，知求無益於得而不求者，非能不求者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路自負其勇，謂夫子必與己，故夫子抑而教之。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人之所欲也，苟於義可求，雖屈己可也，如義不可求，寧貧賤以守其志也。非樂於貧賤，義不可去也。

「子之所慎，齋、戰、疾。」三者，夫子所重慎。人之事爲多矣，能察知所慎，善觀聖人矣。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當食而聞，忘味之美也。「三月」，乃「音」字誤分爲二也。「不圖爲樂之至於斯」，歎其美也。作「三月」，則於義不可。

「夫子爲衛君乎？」問與輒否乎。二人者，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

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故云「樂亦在其中矣」，非樂疏食飲水也。不義而富貴，視之輕如浮雲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未贊《易》時言也。更加我數年，至五十，以學《易》道，無大過矣。古之傳《易》，如《八索》之類，皆過也，所以《易》道未明。聖人有作，則《易》道明矣。云「學」，云「大過」，皆謙辭。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世俗之言，失正者多矣，如吳、楚失於輕，趙、魏失於重。既通於衆，君子正其甚者，不能盡違也。惟於《詩》、《書》、執禮，必正其言也。

葉公不知仲尼，故問於子路。子路以其

不能知聖人也，故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發憤至於忘食，自樂能忘其憂，老將至而不知，好學之篤耳。聖人未嘗自居於聖也，惟自謂好學耳。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亦自謂好學也，所以勸人學也。敏，速也，謂汲汲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怪異、勇力、悖亂、鬼神之事，皆不以語人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人莫不知有命也，臨事而不懼者鮮矣。惟聖人爲能安命。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孔、孟之道一也，其教人則異。孔子常俯而就之，孟子則推而高之。孔子不俯就，則人不親；孟子不推高，則人不尊；聖賢之分也。二三子

不能窺見聖人，故夫子告之以「無隱」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謂之孚。見於事，謂之信。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才德出衆，謂之君子。善人，良善之人也。有常，雖無善，守其常分者也。若實無而爲有，以虛而爲盈，處約而爲泰，則妄人也，難謂之有常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聖人之仁，不盡物，不驚衆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不知而作，妄作也。聖人固無不知也。在衆人，雖未能知之，若能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認識之，亦可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之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也。今四方之俗，有頑惡難治者，皆習使之然也。互鄉之童子見夫子，而門人怪之。子曰：與其進之志善，不與其退而不善也；拒絕之，則太甚矣。人潔己而來，當與其潔也，豈保其往而不善乎？聖人待物之弘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爲仁由己，欲之則至，未有力不足者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夫子以「知禮」答司敗之問，而以爲黨，在所不答也。而復自云有過者，蓋巫馬期約以復告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歌必全章也，與「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同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常人於文飭則皆欲勝人，實行則未之見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子謙

自謂不敢當仁聖，然行之而不厭，以誨人而不倦，不厭不倦，非己有不能也。公西華見聖人之道遠，而誨人不倦，故歎曰：「正唯弟子不能學耳。」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謂有是理乎。子路以古人之誅告。夫禱者，悔過遷善，祈神之祐也。聖人未始有過，無善可遷，故云「丘之禱久矣」。

「奢則不孫，儉則固。」奢儉皆失禮也，而奢之害大。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循理，故舒泰蕩蕩然。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德容之盛也。善哉！門人之能觀聖人也。

泰伯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

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之讓，非謂其弟也，爲天下也。其事深遠，故民不能識而稱之，而聖人謂之至德。不立，一讓也；逃之，二讓也；文身，三讓也。

恭而無禮，則不安，故勞。慎而無禮，則多懼，故憊。勇而無禮，則不順，故亂。直而無禮，則好訐，故絞。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而樂仁；故舊不遺，則民化而篤厚。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歿，爲終其事也，故以全歸爲免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不問而自言，故曰「言曰」。鳥畏死，故鳴哀；人將死，而言出於誠也，故善。君子所貴者，慎之於身，言動之間，皆有法則。容貌莊敬，則可以遠暴慢。

顏色正，則自知其信。辭氣之出，不使至於鄙倍。鄙謂偏僻，倍謂違拂義理。倍與背字通用，孟子曰：「師死而遂倍之。」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焉，政在修己，身正則官治，若乃事物器用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顏子能無我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大剛毅，而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詩》發於人情，止於禮義，言近而易知，故人之學，興起於《詩》。禮者，人之模範，守禮所以立其身也。安之而和樂，德之成也。

民可使之由是道，不能使之皆知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

之已甚，亂也。」好勇而不安其分，與不仁而無所容，皆必為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居貴富而驕吝，無德之甚也。雖才美奚為？才美謂威儀技藝。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君子處身如是。知無道而富貴為可耻而不處，特立者能之。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師摯之始，必定公始，仲尼自衛反魯時也。哀公之世，則摯適齊矣。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忼忼而不信，吾不知之矣。」狂則必直，侗則必愿，忼忼

則必信，自當然也。而有不然者，僞妄之甚，不可得而知也，謂非常理也。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舜、禹得天下，而已不與求。巍巍，其德之高也。

「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崇高，其大與天同也。蕩蕩，其德之廣大不可得而名言也。其成功可見者，則巍巍崇高，其文章，則煥然至盛。

舜有臣五人，而武王有亂臣十人。以唐、虞之際方之，周爲盛也。然又有婦人焉，惟九人耳。才之難得如此。婦人，邑姜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尚服事於殷，可謂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禹德之至，不可復有加矣。再言「無間」，稱美之深也。

子罕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常人之學，多以一長而得稱成名也。達巷黨人大夫子之博學，而怪不以一善得名於時，蓋其不知聖人也。故夫子聞之，而謂門人曰：欲使我何所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御，藝之最下者。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麻冕用純儉而無害，從衆可也。拜乎上，泰也，泰謂簡慢。事君不可泰也，寧違衆也。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

按時氏本，伊川先生作《論語解》，止此。然以《大全集》校之閣本，詳略不同。後人又自「子絕四」以下，至「堯曰」，纂集《遺書》、《外書》之有解者以附益之。今因重出，故從閣本云。

程氏經說卷之六

程氏經說卷第七

孟子解

按：晁德昭《讀書志》，程氏《孟子解》十四卷，《大全集》止載一卷。又按：《近思錄》及時氏本無之，校之閤本，又止載「盡信書不如無書」一章。及反覆通考，則皆後人纂集《遺書》、《外書》之有解者也。故今亦不複載，因存其目云。

程氏經說卷之七

程氏經說卷之八

中庸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此章先明性、道、教三者所以名。性與天道，一也。天道降而在人，故謂之性。性者，生生之所固有也。循是而之焉，莫非道也。道之在人，有時與位之不同，必欲爲法於後，不可不修。

道也者，不須與離也，止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此章明道之要，不可不誠。道之在我，猶飲食居處之不可去，可去皆外物也。誠以爲己，故不欺其心。人心至靈，一萌于思，

善與不善，莫不知之。他人雖明，有所不與也。故慎其獨者，知爲己而已。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止萬物育焉。

此章明中和及言其効。情之未發，乃其本心。本心元無過與不及，所謂「物皆然，心爲甚」，所取準則以爲中者，本心而已。由是而出，無有不合，故謂之和。非中不立，非和不行。所出所由，未嘗離此大本根也。達道，衆所出入之道。極吾中以盡天地之中，極吾和以盡天地之和，天地以此立，化育亦以此行。

仲尼曰：君子中庸，止小人而無忌憚也。

此章言中庸之用。時中者，當其可而已，猶冬飲湯、夏飲水而已之謂。「無忌憚」，以無所取則也，不中不常，妄行而已。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人莫不中庸，善能久而已。久則爲賢人，

不息則爲聖人。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止道其不行矣夫！

此章言失中之害。必知所以然，然後道行，必可常行，然後道明。知之過，無微不至，則卑陋不足爲，是取不行之道也。行之過，不與衆共，不及，則無以異於衆，是不明之因也。行之不著，習矣不察，是皆飲食而不知味者。如此而望道之行，難矣夫！

子曰：舜其大知也歟！止其斯以爲舜乎！

此章言舜所以用中。舜之知所以爲大者，樂取諸人以爲善而已。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皆樂取諸人者也。兩端，過與不及也。執其兩端，乃所以用其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爲舜，樂取諸人，用諸民，皆以能執兩

端而不失中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止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此章辨惑。陷阱之可避，中庸之可守，人莫不知之，鮮能蹈之，烏在其爲知也歟？惟顏子擇中庸而守之，此所以爲顏子也。衆人之不能期月守，聞見之知，非心知也。顏子服膺而弗失，心知而已，此所以與衆人異。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止中庸不可能也。

此章言中庸之難能。均，平治也。一事之能，一節之廉，一朝之勇，有志者皆能之，久於中庸，惟聖者能之。

子路問強，止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章言強之中。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強者也。南方，中國也，雖不及強，然犯而不校，未害爲君子。北方任

力，故止爲强者，能矯以就中，乃得君子之強。自「和而不流」以下，皆君子自矯其强者也。塞，未通也。不變未達之所守，所謂富貴不能淫也。

子曰：素隱行怪，止惟聖者能之。

此章言行之中。素隱行怪，未當行而行，行之過者也。半途而廢，當行而不行，行之不及者也。惟君子依乎中庸，自信不悔，聖人之事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止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已上論中，此已下論庸。此章言常道之終始。費，用之廣也。隱，微密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所謂隱也。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惟能盡常道，乃所以爲至道。天地之大，亦有所不能，故人猶有憾，況聖人乎？天地之大猶有憾，語大者也。有憾於天地，則大於天地矣，此所以天下莫能

載。愚不肖之夫婦所常行，語小者也。愚不肖所常行，雖聖人亦有不可廢，此所謂天下莫能破。上至乎天地所不能，下至於愚不肖之所能，則至道備矣。自夫婦之能，至察乎天地，則常道盡矣。

子曰：道不遠人，止君子胡不慥慥爾！

言治人治己之常道。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道而遠人，是爲外物。一人之身，而具有天地之道，遠而故今，^①大而天下，同之是理，無毫釐之差。故君子之治人，治其不及人者使及人而已。將欲治人，必先治己，故以忠恕自治。責子之孝，而自知乎未能事父；責臣，責弟，責朋友，皆然。故惟安常守中務實，是乃治己之務。

①「故」，陳刻本、涂刻本作「古」。

君子素其位而行，止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此章言安土順命，乃所以守常。素其位，不援上，不陵下，不怨天，不尤人，居易俟命，自邇自卑，皆安土順命之道。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止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此章論誠之本。惟誠所以能中庸。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所屈者不亡，所伸者無息。雖無形聲可求，而物物皆體。弗聞弗見，可謂微矣。然體物弗遺，此之謂顯。不亡不息，可謂誠矣。因感必見，此之謂不可揜。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止故大德者必受命！

中庸之行，孝弟而已。如舜之德位皆極，流澤之遠，始可盡其孝。故祿位名壽之皆得，非大德其孰能致之？故夫婦之不肖，

可以能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止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此章亦言庸行本於孝。文、武、周公皆盡孝者也，所以父作子述而無憂者。文王之所以致，猶舜之德爲聖人，尊爲天子；武王之孝，能不失顯名，而尊爲天子；周公則達孝於天下，是皆盡孝者也。武王、周公蓋善繼文王之志，善述文王之事。故修其祖廟，所以繼文王事親之志，序爵序事所以述文王事親之事也。追王之禮，下達於士庶人；繼志述事，上達乎祖，此之謂達孝。

哀公問政，止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此章言爲政，蓋本於庸行也。盡修身之行，至於以道以仁，行之至也。思修身，至

於事親，知人知天，知之至也。

天下之達道五，止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謂之達道。所謂達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行。所謂達德者，天下古今之所共有。雖有共行之道，必知之，體之，勉之，然後可行。雖知之，體之，勉之，不一於誠，則有時而息。求之有三，知之則一。行之有三，成功則一。所人之塗，則不能不異；所至之域，則不可不同。故君子論其所至，則生知與困知，安行與勉行，未始有異也。既不有異，是乃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爲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中庸之所以難久也。愚者自是不求，自私者以天下非吾事，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有是三者，欲修其身，未之有也。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

仁，然足以忘私；知耻非勇，然足以起懦。知是三者，未有不能修身者也。天下之理，一而已。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異事也。舉斯心以加諸彼，遠而推之四海而準，久而推之萬世而準。故一修身而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而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皆出乎此者何？中庸而已。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止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此章言庸行，至于九經，盡矣。自知天至於九經，無精粗之別必備，乃所以爲常道。經者，百世所不變也。九經之用，皆本於德懷，無一物不在所撫，而刑有不與焉。修身，九經之本。必親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次之以尊賢。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次之以親親。由親親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群臣。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

來百工。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此九經之序。視群臣猶吾四體，視庶民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禮義由賢者出，尊賢則不爲異端所惑。大臣，人所瞻仰，所以取法，非其人，黜之可也。在其位，不可不敬，不敬則民眩，不知所從。讒、色、貨，皆害德。舍是三者，惟德之貴，則人勸而爲賢。尊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而不責以善，此所以諸父兄弟相勸而親。官盛任使，如注說。注云：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待之以忠信，養之以厚祿，士無有不勸者也。遠人惟可以柔道馭之。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者，柔道也。厚往薄來，不爲歸己者，厚也。一說，謂燕賜厚而納貢薄。一以貫九者誠也，故其下論誠。

凡事豫則立，止道前定則不窮。

豫，謂成己素定也。成而素定，非誠而何？有諸己之謂信。無信不立，有信不廢。如誠有之，何往而不可？苟無其實，幾何不窮？言前定，如宰我、子貢以說辭成。事前定，如冉有、季路以政事成。行前定，如顏淵、仲弓以德成。道前定，如孔子之集大成。此章論在事之誠。

在下位不獲乎上，止不誠乎身矣。

自治民而造約，必至於明善而後已。明善者，能明其善而已。如明仁義，則知凡在我者，以何爲仁，以何爲義。能明其情狀，而知所從來，則在我者，非徒說之而已。在吾身誠有是善，故所以能誠其身。此章論在身之誠。

誠者天之道也，止雖柔必強。

誠者，理之實然，致一而不可易者也。天

下萬古，人心物理，皆所同然，有一無二，雖前聖後聖，若合符節，是乃所謂誠，誠即天道也。天道無勉無思，然其中其得，自然而已。聖人誠一於天，天即聖人，聖人即天。由仁義行，何思勉之有？故從容中道而不迫。誠之者，以人求天者也，思誠而復之，故明有未窮，於善必擇，誠有未至，所執必固。善不擇，道不精；執不固，德將去。學問思辨，所以求之也；行，所以至之也。至之，非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不足以化氣質。

自誠明謂之性，止明則誠矣。

謂之性者，生之所固有以得之。謂之教者，由學以復之。理之實然者，至簡至易。既已至之，則天下之理，如開目睹萬象，不假思慮而後知，此之謂誠則明。致知以窮天下之理，則天下之理皆得，卒亦至于簡

易實然之地，而行其所無事，此之謂明則誠。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止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至于實理之極，則吾生之所固有者，不越乎是。吾生所有，既一於理，則理之所有，皆吾性也。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同者皆然。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爲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爲強柔。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己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爲昏明；蔽有開塞，故爲人物。稟有多寡，故爲強柔；稟有偏正，故爲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

者，亦係於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能盡也。己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幾矣。故行其無事，順以養之而已，是所謂贊天地之化育。天地之化育，猶有所不及，必人贊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才，此之謂天地參。

其次致曲，止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人具有天地之德，自當徧覆包含，無所不盡。然而稟於天，不能無少偏曲，則其所存所發，在偏曲處必多，此謂致曲。雖曰致曲，如專壹於是，未有不_成，德之成矣，未有不見乎文章。致曲至於成章，無以加矣。無以加，則必能知類通達，見其所不盡。幾者，動之微也。知至而不能至之，不可與幾。故知至，未有不動者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有心乎動，動而不息，雖文有大小，未有不變者也。變者，復之初。復于故，則一於理，不知其所以變，故惟至誠爲能化。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止故至誠如神。

誠一於理，無所間雜，則天地人物，古今後世，融徹洞達，一體而已。興亡之兆，今之有思慮，如有萌焉，無不前知。蓋有方所，則有彼此先後之別。既無方所，彼即我也，先即後也，未嘗分別隔礙，自將達乎神明，非特前知而已。

誠者自成也，止故時措之宜也。

誠不爲己，則誠爲外物；道不自道，而其道虛行。既曰誠矣，苟不自成就，如何致力？既曰道矣，非己所自行，將誰與行乎？實有是理，乃有是物。有所從來，有以致之，物之始也；有所從亡，有以喪之，物之終也。皆無是理，雖有物象接於耳

目，耳目猶不可信，謂之非物可也。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故有内外生焉。性生内外之别，故與天地不相似。若性命之德，自合乎内外，故具仁與知。無己無物，誠一以貫之。合大德而施化育，故能時措之宜也。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者也。吾信乎此，則吾德實矣，故曰「誠者自成也」。吾用乎此，則吾道行矣，故曰「道自道也」。夫誠者，實而已矣。實有是理，故實有是物；實有是物，故實有是用；實有是用，^①故實有是心；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是皆原始要終而言也。箕不可以簸揚，則箕非箕矣。斗不可以挹酒漿，則斗非斗矣。種禾於此，則禾之實可收也。種麥於此，則麥之實可收也。如未嘗種而望其收，雖萁稗且不可得，況禾麥乎？是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也。故君子必明乎善，知至意誠矣。既有惻怛之誠意，乃能竭不倦之強力，然後有可見之成功。苟不如是，雖博聞多見，舉歸於虛而已。是則誠之爲貴也。誠雖自成也，道雖自道也，非有我之得私也，與天下同之而已。故思成己，必思所以成物，乃謂仁知之具也。性之所固有，合内外而無間者也。夫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自無内外之别。人有是形，而爲形所梏，故有内外生焉。内外一生，則物自物，己自己，與天地不相似矣。反乎性之德，則安有物我之異，内外之别哉？故時措之宜者，凡以反乎性之德，而得乎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發而皆中節者也。故至誠無息，止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

① 「用」，原作「理」，據涂刻本改。

凝焉。

此章言至約之理，惟至誠而已。盡天地之道，亦不越此。窮盡實理，得之有之，其勢自能至於悠久、博厚、高明，但積之而已。蓋實理不二，則其體無雜。其體無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非使之也，機自動爾，乃乾坤之所以開闔。如使之非實，則有時而息矣。久，堪任也。徵，驗也。悠久，久長也。凡物用之不窮者，其才堪任是用也。如有所窮，則其用必息。故誠之所以久者，不息而已。不能堪任，廢敝必矣，又安所效驗於外哉？不息至於有徵，則傳之百世，亦猶是也。能傳百世而不已，則其積必多。博者能積衆狹，厚者能積衆卑。有如是廣博，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其積不得不明，是皆積之之效也。所以覆物、載物、成物者，其能也；所

以章、所以變、所以成者，其功也。能非力之所任，非用而後有，其勢自然，不得不爾，是乃天地之道也。天地所以生物不測者，止於至誠而已，天地之所以神者，積之無疆而已。如使天地爲物不貳，則必有已，積之有已，則其積不多。昭昭撮土之微，不同乎衆物，又烏有博厚高明悠久之功能哉？天之爲天，不已其命而已。聖人之爲聖人，不已其德而已。其爲天人德命則異，其所以不已則一。故聖人之道，可以配天者，如此而已。禮儀威儀，道也，所以行之者，德也。小德可以任大道，至德可以守至道。故道不虛行，必待人而後行。故必有人而行，然後可名之道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止敦厚以崇禮。

德性，廣大高明皆至德；問學，精微中庸皆至道，惟至德所以凝至道也。雖有問

學，不尊吾自德之性，則問學失其道矣。雖有精微之理，不致廣大以自求，則精微不足以自信矣。雖有中庸之道，不極高明以行之，則同污合俗矣。雖知所未知，不溫故以存之，則德不可積；雖有崇禮之志，不敦厚以持之，則其行不久。此皆合德與道而言，然後可以有成矣。

是故居上不驕，止其此之謂歟！

居上不驕，知上而不知下；爲下不倍，知下而不知上。國有道，不知言之足興，知藏而不知行。

子曰：愚而好自用，止其寡過矣乎！

無德爲愚，無位爲賤。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生周之世，而從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世，反古之道」。三者有一焉，取裁之道也。故王天下者，

有三重焉：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必同倫；制度所以爲法，故車必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必同文。惟王天下者行之，諸侯有所不與，故國無異政，家不殊俗，蓋有一之也。如此則寡過矣。

仲尼祖述堯、舜，止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祖述堯、舜，善有所尊；憲章文、武，善有所徵。上律天時，如祖述堯、舜。下襲水土，如憲章文、武。蓋稱堯、舜者，以道言之，天時者道之所由出也。稱文、武者，以政事言之，水土者人之所有事也。律之言法，襲之言服也。此言仲尼之中庸，如是大，如是之備，故譬言天地之大也。其博厚，足以任天下；其高明，足以冒天下；其化循環而無窮，達消息之理也；其用照鑒而不已，達晝夜之道也。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並育不相害之理也；

貴貴尊賢，賞功罰罪，各當其理，並行不相悖之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小德所以川流；洋洋乎發育，峻極于天，此大德所以敦化也。

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止故曰配天。

此章言聖人成德之用，其效如此。聖人成德，非萬物皆備，足以應物而已；其停蓄充盛，至深至大，出之以時，人莫不敬信悅服，至於血氣之類，莫不尊親，惟天德爲能配。

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止其孰能知之！

大經，庸也。大本，中也。化育，化也。莫非經也。親親，長長，貴貴，尊賢，其大經歟！莫非本也。致公平，極廣大，不偏倚，不係累，其大本歟！莫非化也。陰陽，合散，屈伸，其化育歟！誠者，實有理

是也。反而求之，理之所固有而不可易者，是謂庸。體其所固有之義，則經綸至矣。理之所自出而不可易者，是謂之中。尊其所自出，則立之至矣。理之所不得已者，是謂化育。明其所不得已之機，則知之至矣。至誠而至於此，則至誠之事盡矣，天德全矣。夫天德無所不覆者，不越不倚於物而已。有倚於物，則覆物也有數矣。由不倚，然後積而至於至厚，厚則深，深則大。厚也，深也，大也，不至於天則不已。卒所以浩浩者，天而已。故非達天德，不足以知之。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止無聲無臭至矣。

自此至終篇，言德成反本。自「內省」至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自「不動」「不言」至於「不大聲色」，自「不大聲色」至於「無

聲無臭」，聲臭微矣，有物而不可見，猶曰無之，則誠一於天可知。「闡然而日章」，中有本也；「的然而日亡」，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也。故君子貴乎反本。君子之道，深厚悠遠而有本，故「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本我心之所固有也。習矣而不察，日用而不知，非失之也，不自知其在我爾。故君子之學，將以求其本心。本心之微，非聲色臭味之可得，此不可得而致力焉。惟循本以趣之，是乃入德之要。推末流之大小，則至於本源之淺深，其「知遠之近」歟！以見聞之廣，動作之利，推所從來，莫非心之所出，其「知風之自」歟！心之精微，至隱至妙，無聲無臭，然其理明達暴著，若懸日月，其「知微之顯」歟！凡德之本，不越是矣。如此則入德其幾矣。反本之要，吾心誠然而已。心誠然之，豈係

乎人之見與不見？惟「內省不疚」可矣。其中有本，不待言動，而人敬信。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不必賞罰，而人知勸沮。其盛德之盛，足以使人愛敬。愛之則樂從，故不待勸；敬之則不敢慢，故不待懲。其斯之謂歟！君子之於天下，正己斯可矣。正己，則物孰與不正？「篤恭而天下平」，正己而已。自明之德，若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何聲色之用乎？德之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其不肖也，可以能行。其輕而易舉，豈特毛之比乎？故毛輶有倫。如誠一於天，則無聲無臭之間，得其實理，斯盡之矣。

按晁昭德《讀書志》，有明道《中庸解》一卷，伊川《大全集》亦載此卷。切嘗考之，《中庸》，明道不及爲書，伊川雖言已成《中庸》之書，自以不滿其意，已火之

矣。反復此解，其即朱子所辨藍田呂氏講堂之初本、改本無疑矣。用仍其舊，以備參考。

程氏經說卷之八

粹言序

河南夫子書，變語錄而文之者也。余得諸子高子，其家傳，以爲是書成於龜山先生。龜山，河南之門高弟也，必得夫心傳之妙。苟非其人，差毫釐而千里謬矣。余始見之，卷次不分，編類不別，因離爲十篇，篇標以目，欲其統而要，非求効夫《語》、《孟》之書也。昔文中子所得粹矣，《中說》類多格言，廼門弟子所錄。後之病《中說》者，謂其擬《論語》爲僭，是豈文中子意哉？余於是書，亦慮後世有以議夫子也，故輒記其始末。若夫子之道，日月其明，泰山其高，江海其大也，豈後學所能形容？夫子姓程，諱某，字正叔。夫子之兄，諱某，謚明道先生，亦時有

言行錄於其間。乾道丙戌，正月十有八日，南軒張栻序。

粹言序

河南程氏粹言目錄

上卷

論道篇

論學篇

論書篇

論政篇

論事篇

下卷

天地篇

聖賢篇

君臣篇

心性篇

人物篇

二程粹言卷之一

宋龜山楊時訂定

宋南軒張栻編次

論道篇

子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在父子則親，在君臣則敬。有適有莫，於道已爲有間，又況夫毀髮而棄人倫者乎？

子曰：立言，所以明道也。言之，而知德者厭之，不知德者惑之，何也？由涉道不深，素無涵蓄爾。

子曰：傳道爲難，續之亦不易。有一字之差，則失其本旨矣。

或謂「惟太虛爲虛」。子曰：「無非理

也，惟理爲實。」或曰：「莫大於太虛。」曰：「有形則有小大，太虛何小大之可言？」

子曰：「有者不可謂之無。猶人知識聞見，歷數十年之後，一旦念之，昭昭然於心，謂之無者非也，謂之有者，果安在哉？」

或問：「誠者，專意之謂乎？」子曰：「誠者，實理也，專意何足以盡之？」呂大臨曰：「信哉！實有是理，故實有是物；實有是物，故實有是用；實有是用，故實有是心；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故曰：誠者，實理也。」

或問：「介甫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子曰：「言乎一事，必分爲二，介甫之學也。道一也，未有盡人而不盡天者也。以天人爲二，非道也。子雲謂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亦猶是也。或曰：乾，天道也；坤，地道也。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其道

則無二也。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如止云通天文地理，雖不能之，何害爲儒？」

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可聞，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命在人則謂之性，其用無窮則謂之神，一而已矣。

子曰：陰之道，非必小人也，其害陽則小人也，其助陽成物則君子也。利非不善也，其害義則不善也，其和義則非不善也。

子曰：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

子曰：誠無不動者；修身則身正，治事則事理，臨人則人化，無往而不得，志之正也。

或問：「子所定昏禮，有壻往謝之儀，何謂也？」子曰：「是時也。以今視古，氣之淳漓不同矣。今人之壽夭貌象，與古亦異，而冕服俎豆，未必可稱也。聖人之主化，猶禹

之治水耳，宜順之而不逆，宜遵之而不違。隨時之義，亦因有此焉。」

子曰：天下之害，皆以遠本而末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伐。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王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人欲以復天理，聖人之教也。或曰：「然則未可盡去乎？」曰：「本末，一道也。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禮；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遜有節，非威儀則不行；尊卑有序，非物采則無別。文之與質，相須而不可缺也。及夫末勝而本喪，則寧遠浮華，而質朴之爲貴爾。」

子曰：純於敬，則已與理一，無可克者，無可復者。

子曰：質必有文，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

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必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子曰：佛者之學，若有止則有用。

子曰：觀生理可以知道。

子曰：至誠感通之道，惟知道者識之。

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指公爲仁也。

子曰：聖人以生死爲常事，無可懼者。佛者之學，本於畏死，故言之不已。下愚之人，故易以其說自恐。至於學禪，雖異於是，然終歸於此，蓋皆利心也。或曰：「本以利心得之耶？抑亦利心求之而有失也？」子曰：「本以利心得之，故學者亦以利心失之也。莊生所謂無常化者，亦若是爾。」

韓侍郎曰：「道無真假。」子曰：「既無真，則是假爾；既無假，則是真矣。真假皆無，尚何有哉？必曰是者爲真，非者爲假，

不亦顯然而易明乎？」

子謂門人曰：「於佛氏之說，不必窮也。苟欲窮之，而未能窮，則已與之俱化矣。」曰：「然則何以能不疑？」曰：「曷不以其迹考之？其迹如是，其心何如哉？豈可取其迹而不求其心，探其心而不考其迹也？心迹猶形影，無可判之理。王仲淹之言非也。助佛氏之說者，必曰不當以其迹觀之，吾不信也。」

子曰：義利云者，公與私之異也。較計之心一萌，斯爲利矣。

子曰：便儂狡厲之人，去道遠而。

子曰：公者仁之理，恕者仁之施，愛者仁之用。子厚曰：「誠一物也。」

子曰：苟非至誠，雖建功立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其能久乎？

或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

子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體之爲甘，則人不能以蘖亂之矣；知聖人之爲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

或謂：「佛氏所謂定，豈聖人所謂止乎？」子曰：「定則忘物而無所爲也。止則物自付物，各得其所，而我無與也。」

子曰：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遇之道，大矣哉！

子曰：至公無私，大同無我，雖眇然一身，在天地之間，而與天地無以異也，夫何疑焉？佛者厭苦根塵，是則自利而已。

子曰：能明善，斯可謂明也已。能守善，斯可謂誠也已。

或問：「孝悌爲仁之本與？」子曰：「行

仁自孝弟始，孝弟，仁之事也。仁，性也；孝弟，用也。謂孝弟爲行仁之本則可，直曰仁之本，則不可。」

或問：「仁與聖何以異？」子曰：「仁，可以通上下而言。聖，名其極也。有人於此，一言一行仁矣，亦可謂之仁，而不可謂之聖。至於盡人道者，必謂之聖，而亦可謂之仁。」

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或問敬。子曰：「主一之謂敬。」何謂一？子曰：「無適之謂一。」何以能見一而主之？子曰：「齊莊整敕，其心存焉；涵養純熟，其理著矣。」

子曰：忠恕猶曰中庸，不可偏舉。

子曰：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無不誠者，故曰誠者自成也。

或問：「中庸可擇乎？」子曰：「既博學之，又審問之，又謹思之，又明辨之，所以識中庸之理而不差忒，奚爲而不擇？」

子曰：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行道者，身老則衰。故孔子曰：「吾衰也久矣。」

子曰：仁者必愛，指愛爲仁則不可。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爲仁則不可。

子曰：可欲莫如善，以有諸己爲貴。若存若亡焉，而不爲物所誘，俗所移者，吾未之見也。

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不可曰以敬直內，以義方外。謂之敬義者，猶曰行仁義云耳，何直之有？所謂直也者，必有事而勿正心是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推而放諸四海而準。

子曰：守道當確然而不變。得正則遠

邪，就非則違是，無兩從之理。

子謂學者曰：夫道恢然而廣大，淵然而深奧，於何所用其力乎？惟立誠然後有可居之地。無忠信，則無物。

子曰：理素定，則能見幾而作。不明於理，何幾之能見？

或問：「四端不言信，何也？」子曰：「有不信，故言有信。譬之四方，其位已定，何不信之有？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斯不信矣。是故四端不言信。」

劉安節問：「仁與心何異？」子曰：「於所主曰心，名其德曰仁。」曰：「謂仁者心之用乎？」子曰：「不可。」曰：「然則猶五穀之種，待陽氣而生乎？」子曰：「陽氣所發，猶之情也。心猶種焉。其生之德，是爲仁也。」

子曰：敬則無間斷，文王之純如此。

子曰：禮者人之規範，守禮所以立身

也。安禮而和樂，斯爲盛德矣。

子曰：無道而得富貴，其爲可耻，人皆知之；而不處焉，惟特立者能之。

子曰：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

子曰：今之語道者，語高則遺卑，語本則遺末。孟子之書，雖所記不主一端，然無精麤之分，通貫言之，蔑不盡者。

子曰：凡志於求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雖得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於速也，然寒暑之變極微，曷嘗遽哉？

子曰：語默猶晝夜爾，死生猶古今爾。

子曰：仁則一，不仁則二。

子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

子曰：無一亦無三，故曰「三人行則損

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二而已。

子曰：天以生爲道。

或問：「理義何以異？」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子曰：形而上者，存於洒掃應對之間，理無小大故也。

子曰：理有盛衰，有消長，有盈益，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所尚，所以事天也。

子曰：理善莫過於中。中則無不正者，而正未必得中也。

或問仁。子曰：「聖賢言仁多矣，會觀而體認之，其必有見矣。韓文公曰：『博愛之謂仁。』愛，情也；仁，性也。仁者固博愛，以博愛爲盡仁，則不可。」

或問：「何謂忠？何謂恕？」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天地變化

草木蕃」，恕也。」

子曰：「不偏之謂中。一物之不該，一事之不爲，一息之不存，非中也，以中無偏故也。此道也，常而不可易，故既曰中，又曰庸也。」

或問：「商開丘之事，信乎？」子曰：「大道不明於天下，莊、列之徒窺測而言之者也。」

或曰：「蹈水火白刃而無傷，巫師亦或能之，豈在誠乎？」子曰：「彼以邪心詭道爲之，常懷欺人之意，何誠之有？」曰：「然則其能者何也？」子曰：「西方有幻術焉，凡其所謂變化神通以駭衆人之耳目者，皆幻也。巫師所能，迺其餘緒耳。」

子曰：「異端之說，雖小道，必有可觀也，然其流必害，故不可以一言之中、一事之善，而兼取其大體也。夫楊、墨亦是堯、舜，而非

桀、紂，其是非豈不當乎？其所以是非之意，蓋竊吾之似，欲成其說耳。

子曰：「介甫之言道，以文焉耳矣。言道如此，已則不能然，是已與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啓口容聲，皆至德也。」

子曰：「世之學者，未嘗知權之義，於理所不可，則曰姑從權，是以權爲變詐之術而已也。夫臨事之際，稱輕重而處之，以合於義，是之謂權，豈拂經之道哉？」

或問：「信在四端，猶土王四季乎？」子曰：「信無在，無不在。在《易》則至理也，在孟子則配道義之氣也。」

或問：「夫子曰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中有二耶？」子曰：「非也。發而中節，是亦中也。對中而言之，則謂之和可也，以其發故也。」

子謂子厚曰：「道者天下之公也，而學

者欲立私說，何也？」子厚曰：「心不廣也。」子曰：「彼亦是美事，好而爲之，不知廼所當爲，強私之也。」

子曰：「因人情而節文之者，禮也；行之而人情宜之者，義也。」

或問：「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乎？」曰：「雖無聞見，而聞見之理自存。汝於靜也何如？」對曰：「謂之有物則不可，然昭昭乎有所知覺也。」子曰：「有是覺，則是動矣。」曰：「夫子於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謂靜而已乎？」子曰：「汝必從事於敬以直內，則知而得之矣。」曰：「何以未發言中？」子曰：「敬而無失，所以中也。凡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若俟人爲布置，則不中矣。」

子曰：「或言方有內外，是有間矣。道無間，方無內外。」

或問：「何謂時中？」子曰：「猶之過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也；時而居陋巷，則過門不入非中矣。居於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也；時而當過門不入，則居於陋巷非中矣。蓋以事言之，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也？」

或問：「外物宜惡諸？」子曰：「於道而無所見，則累與惡皆不得免焉，蓋亦原其當有當無爾。當有也，何惡之有？當無也，何絕之有？」

子曰：「理者，禮也，文也。禮者，^①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文若二，而一道也。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至，儉自實生，形影之類也。」

①「理者禮也文也禮者」，涂刻本作「禮者理也文也理者」。

子曰：昔聖人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唯能親親，故自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仁義，盡人之道矣。

子曰：視聽言動一於禮，謂之仁。

子曰：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也。

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矣。盡人之道，則能事鬼矣。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子曰：仕止久速，惟其可，不執於一，故曰：「君子而時中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寂然不動，故曰「天下之大本也」。

子曰：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能盡出處去就之道矣。能盡出處去就之道，則能盡死生之道矣。其致一也。

子曰：有形皆器也，無形惟道。

子曰：凡執守不定者，皆不仁也。

子曰：釋氏言定，異乎聖人之言止。夫於有美惡因而美惡之，美惡在物，我無心焉。苟曰吾之定，不預於物，然物未嘗忘也。聖人曰止，隨其所止而止之，止其所也。

子曰：中無定方，故不可執一。今以四方之中爲中，則一方無中乎？以中外之中爲中，則當外無中乎？故自室而觀之，有室之中，而自堂觀之，則室非中矣。自堂而觀之，有堂之中，而自庭觀之，則堂非中矣。

子曰：集義生氣。方其未養也，氣自氣爾；惟集義以生，則氣與義合，無非道也。合非所以言氣，自其未養言之也。

或問：「集義必於行事，非行事則無所集矣。」子曰：「內外一事，豈獨事欲合義也？」

又問：「敬以直內，其能不用意乎？」子曰：「其始，安得不用意也？久而成焉，意亡矣。」又問：「必有事焉者，其惟敬而已乎？」子曰：「敬以涵養也，集義然後爲有事也。知敬而不知集義，不幾於兀然無所爲者乎？」

子曰：佛氏之道，一務上達而無下學，本末間斷，非道也。

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

子曰：《論語》所載，其猶權衡尺度歟！能以是揆事物者，長短輕重較然自見矣。

子曰：敬則虛靜，而虛靜非敬也。

子曰：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害仁，此爲大。

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我也。知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己，則

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

子曰：仁孝之理，備於《西銘》之言。學者斯須不在，是即與仁孝遠矣。

子曰：無不敬者，對越上帝之道也。

子曰：順理則無憂。

子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張、蘇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爲縱橫，其失益遠矣，今以無傳焉。

或問：「釋氏有事事無礙，譬如鏡燈，包含萬象，無有窮盡也。此理有諸？」子曰：「佛氏善侈大其說也。今一言以蔽之曰，萬物一理耳。夫百氏諸子，未有不善道德仁義者，考其歸宿，則異乎聖人也。佛氏，其辭皆善遁。今即其言而究之，則必曰吾不爲是也。夫已出諸其口，載之於書矣，遁將

何之？」

子曰：佛之所謂世網者，聖人所謂秉彝也。盡去其秉彝，然後爲道，佛之所謂至教也，而秉彝終不可得而去也。耳聞目見，飲食男女之欲，喜怒哀樂之變，皆其性之自然。今其言曰：「必盡絕是，然後得天真。」吾多見其喪天真矣。學者戒之謹之，至於自信，然後彼不能亂矣。

或問：「愛何以非仁？」子曰：「愛出于情，仁則性也。仁者無偏照，是必愛之。」

子曰：謙者，治益之道。

子曰：離陰陽則無道。陰陽，氣也，形而下也。道，太虛也，形而上也。

子曰：道無體，而義有方。

或問：「釋氏有言下覺，何如？」子曰：

「何必浮屠氏，孟子言之矣。『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者知此事也，覺者覺

此理也。」

或問：「變與化何別？」王氏謂因形移易謂之變，離形頓革謂之化，疑其說之善也。」子曰：「非也。變，未離其體也。化，則舊迹盡亡，自然而已矣。故曰『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子曰：盡己無歉爲忠，體物無違爲信，表裏之義也。

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子曰：莫大於道，莫妙於神。至大至妙，宜若難言也。聖人語之，猶常事爾，使學者玩而索之，故其味長；釋氏之言，誇張閎侈，將以駭人耳目而動其心，意已盡而言未已，故其味短。

子曰：聖人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故其道平直而易行。佛氏厭苦棄捨，

造作費力，皆非自然，故失之遠。

子曰：佛氏求道，猶以管窺天，惟務上見，而不燭四旁，是以事至則不能變。

子曰：中庸天理也。不極天理之高明，不足以道乎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耳，非二致也。

子曰：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

子曰：禮樂大矣，然於進退之間，則已得情性之正。

子曰：一二而合爲三，三見則一二亡矣。離三而爲一二，一二見而三亡矣。方爲一二而求三，既已成三，又求一二，是不知理。

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或過或不及，無非惡也，楊、墨之類是也。

子曰：以氣明道，氣亦形而下者耳。

子曰：靜中有動，動中有靜，故曰動靜一源。

子曰：氣充則理正，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

或問：「何謂誠？何謂道乎？」子曰：「自性言之爲誠，自理言之爲道，其實一也。」

子曰：中無定體，惟達權然後能執之。

子曰：至顯莫如理。昔有人鼓琴而見螳螂捕蟬者，或人聞之，而曰：「琴胡爲有殺聲也？」夫殺在物，見在心，而聽者以聲知之，非至顯歟？

子曰：道不遠人，不可須臾離也，此特爲始學者言之耳。論道之極，無遠也，無近也，無可離不可離也。

子曰：使萬物無一失所者，斯天理，中而已。

子曰：「人爲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已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乎？」子曰：「幾矣。雖然，人我之知，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

呂大臨曰：「中者，道之所由出也。」子曰：「非也。」大臨曰：「所謂道也，性也，中也，和也，名雖不同，混之則一歟？」子曰：「中即道也。汝以道出於中，是道之於中也，又爲一物矣。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各有當也。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烏得混而一之乎？」大臨曰：「中即性也。循性而行，無非道者。則由中而出，莫非道也。豈爲性中又有中哉？」子曰：「性道可以合一而言，中不可并性而一。中也者，狀性與道之言也。猶稱天圓地方，而不可謂方圓即天地。方圓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非出於方

圓矣。中不可謂之性，則道非出於中矣。中之爲義，自過與不及而立名，而指中爲性可乎？性不可容聲而論也。率性之謂道，則無不中也，故稱中所以形容之也。」大臨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赤子之心，至虛無倚，豈非中乎？此心所發，無往而不中。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所謂允執厥中也。」子曰：「赤子之心，已發而未遠於中者也，而爾指爲中，是不明大本也。」大臨曰：「聖人智周萬物，赤子未有所知，其心固不同也。孟子所言，特取其純一無僞，可與聖人同爾，非謂無毫髮之異也。無過不及之謂中，何從而知之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至虛不倚，純一無僞，以應萬物之變，何往而非禮義哉？故大臨以赤子之心爲中，而曰中者道之所由出也。」子曰：

「非謂無毫髮之異，斯異矣，大本則無異爾。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求中之中，去中不亦遠乎？」大臨曰：「然則夫子以赤子之心爲已發者，而未發之時謂之無心可乎？」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在人所見何如耳。論愈析微，則愈易差失。言之未瑩，則亦擇之未精耳。大臨曰：「此則淺陋之臯也，敢不承教！」

論學篇

子曰：識道以智爲先，人道以敬爲本。夫人測其心者，茫茫然也；將治心而不知其方者，寇賊然也。天下無一物非吾度內者，故敬爲學之大要。

子曰：學必先知仁，知之矣，敬以存之

而已。存而不失者，心本無懈，何事於防閑也？理義益明，何事於思索也？斯道也，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即我之用也；萬物之體，即我之體也。

子曰：行失即惡，亦改之而已。事失即亂，亦治之而已。苟非自棄，皆君子也。

子曰：「犯而校者，私己也；不校者，樂天也。」或曰：「然則無當報者乎？」子曰：「其有報也，亦循理而已。」

子曰：所處於貧賤，雖貧賤未嘗不樂，不然雖富貴，亦常歉然不自得。故曰：「莫大於理，莫重於義。」

子曰：彈琴而心不在焉，則不成聲。故曰：「琴者，禁邪心也。」

蘇昞問：「脩辭何以立誠？」子曰：「苟以脩飾言語爲心，是僞而已。」

子曰：視聽言動，無非天也；知其正與

妄，斯善學矣。

子曰：世俗之言多失正，如吳、楚失之輕，趙、魏失之重，既通乎衆，盡正之而不得，則君子去其甚者而已。

子曰：有過必改，罪己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爲心害。

子曰：學者欲得正，必以顏子爲準的。

蘇洵曰：「平居講習，殆空言也，何益？不若治經傳道，爲居業之實耳。」子曰：「講習而無益，蓋未嘗有得耳。治經固學之事，苟非自有所得，則雖五經，亦空言耳。」

子曰：射法具而彀不滿，發不中，未正內志耳。

子曰：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章，牽於詁訓，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將安歸？必趨於聖人之道矣。

或問：「有反身而未誠者何？」子曰：

「是視身之與誠，猶二物也。必以己合彼，非能誠矣。夫身既不誠，則無樂矣。」

子謂劉安節曰：「善學者進德，不有異於綴文者耶？有德矣，動無不利，爲無不成，何有不文？若綴文之士，不專則不工，專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乎？呂大臨有言：學如元凱，未免成癖；文似相如，未免類俳。今之爲文者，一意於詞章藻繪之美，務悅人之耳目，非俳優而何？」

子曰：能守節，善矣，亦貴乎適中而已。節而過中，是謂苦節，安能常且久耶？

子曰：妄動由有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失之，二失也。況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得之福，災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繼焉。苟或知此，亦庶幾乎不由欲而動矣。

子曰：於上深有所望，於下深有所責，

其處己則莫不恕也，而可乎？

子曰：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皆誠不至也。

子曰：人之智思，因神以發。智短思敝，^①神不會也。會神必有道。

子曰：古人謂心廣，洪大無偏而不起之處。得見其人，亦可與語矣。

韓公與子坐，惜日之暮，喟然而歎。子曰：「常理也，古猶今也，而何歎？」曰：「老而將去也。」子曰：「勿去可也。」曰：「奈何而勿去？」子曰：「不能則去矣。」

子曰：斟酌古今而去取之，非心有權度，卓然不疑者，未能無差忒。

子曰：可觀莫如萬物之生意。

子曰：處患難，知其無可奈何，遂放意而不反，是安於義命者。

子曰：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

以從義，其剛明者乎？

子曰：飢而食，渴而飲，冬而裘，夏而葛，苟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即廢天職。

子曰：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沿革矣。

或問人道之功。子曰：「立志。志立則有本。譬之藝木，由毫末拱把，至於合抱而干雲者，有本故也。」

子曰：學者有所聞，而不著乎心，不見乎行，則其所聞固自他人之言耳，於己何與焉？

子曰：思索經義，不能於簡策之外脫然有獨見，資之何由深？居之何由安？非特誤己，亦且誤人也。

或問：「有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

①「敝」，原作「蔽」，據涂刻本改。

老而貪。何爲其然也？」子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簣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既堅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也。況老少之異乎？」

或問：「人有日記萬言，或妙絕技藝者，是可學乎？」子曰：「不可。才可勉而少進，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積學明理既久而氣質變焉，則暗者必明，弱者必立矣。」

或問：「爲養而求仕，不免憂得失，將何以免此？」子曰：「志勝氣，義處命，則無憂矣。」曰：「在己可免也，而親不悅，奈何？」子曰：「爲己爲親，非二事也。其如命何？人苟不知命，見利必趨，遇難必避，得喪必動，其異於小人者幾希。聖人曰命云者，爲中人而設也。上智之士，惟義之安。雖曰求而得之，然安於義而無求，此樂天者之事也。」

至於聞有命而不能安之，則每下矣。」

或問：「爲文有害於大學之道乎？」子曰：「是其爲業也，不專則不工也，專則志局於此，斯害也已。學以養心，奚以文爲？五經之言，非聖人有意於文也，至蘊所發，自然而成也。」

或曰：「游、夏以文學稱，何也？」曰：「汝謂其執簡秉筆，從事於詞章之技乎？」

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

子曰：「利者，衆之所同欲也，專欲利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

子曰：「學者自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則遷善愈速。」

子曰：「達理故樂天而不兢，內充故退遜

而不矜。

子曰：物聚而無以養之，則不能存息矣。故君子動靜節宣，所以養生也；飲食衣服，所以養形也；威儀行動，所以養德也；推己及物，所以養人也。養道之所貴，惟正而已矣。

子曰：言不可不謹，傷於易則誕，傷於煩則支，已肆則物忤，出悖則來違，君子所以非法不道也。

子曰：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

子曰：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克己自勝，非君子之大勇不可能也。

子曰：凡夫之過多矣，能改之者，猶無過也。惟識趣汙下之人，其改之爲最難，故其過最甚。

子曰：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

極其至，聖之事也。

子曰：學者好爲高論，猶貧人談金，辨其體色，權其輕重，商其貴賤，其言未必非也，然終不如富人之有金，未嘗自言金之美也。

子曰：進學莫先乎致知，養心莫大乎理義。

王彥霖曰：「人之於善也，必其誠心欲爲，然後有所得，其不欲，不可以強人也。」子曰：「是不然。任其自爲，聽其不爲，則中人以下，自棄自暴者衆矣。聖人所以貴於立教也。」

彥霖再問：「立德進德當何先？」子曰：「有既立而益進者，上也；有勇而至於立者，次也。」

或問：「必有事焉者，其敬而已乎？」子曰：「敬，所以涵養也。集義，所謂必有事

也。不知集義，是爲無事也。」曰：「義者，中理之謂乎？」子曰：「中理見乎事，敬在心。義以方外，然後中理矣。」曰：「義與敬，何以異？」子曰：「敬，所以持守也。有是有非，順理而行者，義也。」曰：「敬猶靜歟？」子曰：「言靜則老氏之學也。」

子曰：處屯難之時，而有致亨之道，其惟正固乎！凡處難，能守正而不變者，鮮矣。

子曰：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爲也。學而無所用，學將何爲也？

子曰：學而未有所知者，譬猶人之方醉也，亦何所不至？及其既醒，必惕然而恥矣。醒而不以爲恥，末如之何也。

子謂周行己曰：今之進學者，如登山：方於平易，皆能濶步而進，一遇峻險，則

止矣。

子曰：根本既立，然後可立趨向；趨向既立矣，而所造有深淺不同者，勉與不勉故也。

子曰：不誠則有累，誠則無累。

子曰：學之而不養，養之而不存，是空言也。

子曰：重任，必強脊膂之人廼能勝。

子曰：義有至精，理有至奧，能自得之，可謂善學矣。

子曰：自得而至於無我者，凡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子曰：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於樂，則清明高遠矣。

子曰：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

子曰：力學而得之，必充廣而行之，不然者，局局其守耳。

子曰：語學者以其所未至，不惟所聞不深，亦易忽於理。

子曰：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禦焉？

子曰：識必見於行，如行道塗，涉暗阻，非日月之光，炬火之照，則不可進矣。故君子貴有識。力學窮理，則識益明，照知不惑，迺益敏矣。

子曰：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

子曰：動以人則有妄，動以天則無妄。

子曰：教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

治民者，導以敬遜，則爭自止。

子曰：學必激昂自進，不至於成德，不敢安也。

或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蒙蔽，力不能勝其任，則如之何？」曰：「致知則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強勉而已。」

子曰：人之於學，避其所難而姑爲其易者，斯自棄也已。夫學者必志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

子曰：以富貴驕人者，固不美矣；以學問驕人者，其害豈小哉？

子曰：「學者當務實，一有近名之心，則大本已失，尚何所學哉？」或曰：「不猶賢於爲利者乎？」子曰：「清污雖不齊，而其利心則一也。」然則沒世而名不稱，孔子何爲而疾之也？子曰：「非爲求名也，爲無善之可稱耳。」

或問：「日新者，益進乎？抑謂無弊而已乎？」子曰：「有進意而求益者，必日新。」

或問：「有因苦學失心者，何也？」子曰：「未之聞也。善學者之於其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曾謂爲心害乎？」

子曰：不知天，則於人之賢否愚智有所

不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學以知天爲本。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故學者以親賢爲急。

子曰：學不博者不能守約，志不篤者不能力行。

或問：「學，何如而謂之有得？」子曰：

「其必默識心通乎！篤誠明理而涵養之者，次也。聞之知之，意億度之，舉非得也。」

或問：「學必窮理。物散萬殊，何由而盡窮其理？」子曰：「誦《詩》、《書》，考古今，察物情，揆人事，反覆研究而思索之，求止於至善，蓋非一端而已也。」又問：「泛然，其何以會而通之？」子曰：「求一物而通萬殊，雖顏子不敢謂能也。夫亦積習既久，則脫然自有該貫。所以然者，萬物一理故也。」

子曰：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不能行，是知之未至也。

子曰：於所當爲者，用意而爲之，未免私心也。

子曰：致知則智明，智明然後能擇。

或問：「夫子之教，必使學者涵養而後有所得。如何其涵養也？」子曰：「莫如敬。」

子曰：學者以屏知見，息思慮爲道，不失於絕聖棄智，必流於坐禪入定。夫鑑之至明，則萬物畢照，鑑之常也，而奚爲使之不照乎？不能不與萬物接，則有感必應，知見不可屏，而思慮不可息也。欲無外誘之患，惟內有主而後可。主心者，主敬也；主敬者，主一也。不一，則二三矣。苟繫心於一事，則他事無自入，況於主敬乎？

或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子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強勉而從之；至於言穿窬不可爲，不必強勉而後能也。故知

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至於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強勉之可能也。」

子曰：閑邪則誠已存，非取誠於外，納諸中而存之也。故役役然於不善之中求善而爲之，必無人善之理。

子曰：古之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

或問：「使從俗，可以從歟？」子曰：「於義有害者，胡爲而可從？」

子曰：學者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安於所不安也。不能然者，不見實理故也。

或問：「何謂實理？」子曰：「灼然見其

是非可否也。古人有視死如歸者，苟不見死重於義，如見火之熱，水之深，無復疑，則其能者未矣。」

子曰：獨處而靜思者非難，居廣而應天下者爲難。

朱光庭問爲善之要。子曰：「孜孜而爲之者，當其接物之際也。未與物接，則敬而已。自敬而動，所謂爲善也。」

子曰：有志於道，而學不加進者，是無勇也。

伯淳與吳師禮論王氏所學之失：「其爲我盡達之介甫。理者天下之公，不可私有也，非敢必以爲是。介甫有以告我，則願反覆辨之，辨之而明，不有益於彼，斯有益於我矣。」

子曰：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也。及夫施於用，則必有其漸。

子曰：「責善之道，必也貴誠而不貴言，則於人有相長之益，在己無自辱之患。」

子曰：「古之教人，無一物不使之誠心，射與舞之類是也。」

子曰：「怒在理而無所遷，動乎血氣則遷矣。」

或謂：「舉子必精脩其所業，可以應有司之選。今夫子每止之使勿習，何也？」子曰：「設科以文詞取之，苟可以應科，則亦足矣；盡心力而爲之，以期乎必得，是惑也。」

子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于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遜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今里巷之語，不可以屬耳也。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

或問：「道不明於後世，其所學者爲

何？」子曰：「教之者能知之。學者之衆，不患其不明也。魯國一時賢者之衆，非特天授，由學致也。聖人既沒，曠千有餘歲，求一人如顏、閔不可得。故教不立，學不傳，人材不期壞而自壞。」

或問：「燕處倨肆，心不怠慢，有諸？」子曰：「無之。人德必自敬始，故容貌必恭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游涵泳而養之可也，拘迫則不能入矣。」

子曰：「古所以成材之具，今舉無矣，惟出入於人心者猶在耳。學者其可不勉乎？」

子曰：「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爲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

子曰：「凡人於事，有少自快，則其喜懌之意猶浹洽於心而發見於外，況學而見理者

乎？雖然，至於窮理而切切焉不得其所可悅者，則亦何以養心也？

子曰：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世之人，自其爲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長追逐時習之所尚，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

子曰：學佛者，於內外之道不備。

子曰：博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聖人之道，悠悠焉，何能自得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何爲而迫切至於如是其極哉？善學者，當求其所以然之故，不當誦其文，過目而已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荀曰「姑俟來日」，^①斯自棄也。

子曰：昏於天理者，嗜慾亂之耳。

子曰：子厚以禮立教，使學者有所據守也。

子曰：學者於聖人無卓然之獨見，則是聞人之言云耳，因曰亦云耳而已。

子曰：學不純，則不得其所止，中無止，則不能不外求。譬夫家有藏寶者，豈復假人以爲玩乎？

潘康仲問：「學者於聖人之門，非願其有異也，惟不能知之，是以流於不同。敢問持正之道？」子曰：「知之而後可守，無所知，則何所守也？故學莫先乎致知。窮理格物，則知無不盡，知之既盡，則守無不固。」

子曰：古之君子，脩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固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

①「姑」上，原衍一「日」字，據涂刻本刪。

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

子曰：蘇、呂二子皆以知見聞見爲學之患。吾喜其近道，必欲堅叩，明其辨可與終其說矣。夫人之學，非自願其有差也，知之不至，則流別於殊塗，陷溺於異端，亦不得免焉耳。

子曰：呂進伯老矣，慮學問之不進，憂年數之不足，恐無所聞而遂死焉，亦可謂之好學也。

子曰：養勇之法，求之太急，故性氣輕軼而難御。凡長育人材也，教之在寬，待之以久，然後化成而俗美。

或問：「夫子有言：『昔之惑人，因其迷闇；今之惑人，因其高明。』切有疑焉。夫既曰高明，而可惑乎？」子曰：「語其質云爾。彼深於佛氏之學者，其質開透，亦必加於人

數等，所謂『智者過之』也，非《中庸》所謂『極高明』者也。聖人『極高明而道中庸』，其照無偏，何過之有？」

子厚曰：「十詩之作，將以驗天心於語默也。」子曰：「舍是有言，亦烏得已乎？」

子謂子厚曰：「關中之士，語學而及政，論政而及禮樂兵刑之學，庶幾善學者。」子厚曰：「如其誠然，則志大不爲名，亦知學貴於有用也。學古道以待今，則後世之謬，不必屑屑而難之，舉而措之可也。」

或問：「學者何習莊、老之衆也？」子曰：「謹禮而不達者，爲其所膠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己也，必資其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

或問：「學者多溺於佛說，何也？」子曰：「學而無所得，其年齒老矣，智力屈矣，其心欲遽止焉，則又不自安，一聞超騰侈大

之說，是以說而人之。」然則可反乎？」子曰：「深固者亦難反。嘗譬之行人：履乎坦途，其進無難也；山高乎其前，水深乎其下，而進之爲難也；於是焉而有捷徑，則欣然而從之，其勢然也。夫托乎逆旅者，蓋不得家居之要爾。未有人既安於家，而又樂舍於逆旅者也。」

子曰：林大節少戇，然得一言即躬履。學者可畏，莫如聞斯行之。聞而不行，十蓋九矣。

子謂門人曰：昨日之會，談空寂者紛紛，吾有所不能。噫！此風既成，其何能救也！古者釋氏盛時，尚只是崇像設教，其害小爾。今之言者，乃及乎性命道德，謂佛爲不可不學，使明智之士先受其惑。嗚呼！清談甚，晉室衰，況有甚者乎？夫明智之士，中人以上之資也。其才足以自立，則反

之難矣。學者必至於自信而不惑，則彼不能亂。不然，猶之淫言美色，戒而遠之，尚恐不免也。

侯仲良曰：夫子在講筵，必廣引博喻，以曉人主。一日，講既退，范堯夫揖曰：「美哉！何記憶之富也！」子對曰：「以不記憶也。若有心於記憶，亦不能記矣。」

或人有自名導氣養生者，問：「子亦知之乎？」子曰：「吾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節嗜慾，定心氣，如此而已。」

子曰：學莫大於知本末終始。致知格物，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物猶理也，若曰窮其理云爾。窮理然後足以致知，不窮則不能致也。

子曰：格物，適道之始，思所以格物而

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子曰：《大學》於「誠意」「正心」皆言「其道」，至於「格物」則不言，獨曰「物格而後知至」，此蓋可以意得，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於聖人；不知格物而欲意誠心正而後身脩者，未有能中於理者也。

子曰：學莫貴乎自得，非在人也。

子曰：見攝生者而問長生，可謂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可謂大惑。

子曰：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

子曰：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所以反之而聖。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而成物，今之學者爲人而喪己。

子曰：無好學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習見之熟也，習聞之久也，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

子曰：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其所學者外也。師者何也？謂理義也。學者必求師，從師不可不謹也。

子曰：君子之學貴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子曰：不思故有感，不求故無得，不問故莫知。

子曰：進學不誠則學雜，處事不誠則事敗，自謀不誠則欺心而棄己，與人不誠則喪德而增怨。今末習曲藝，亦必誠而後精，況欲趨衆善，爲君子者乎？

子曰：「不深思則不能造其學。」或曰：「學者亦有無思而得者乎？」子曰：「漠然未嘗思，自以爲得之者，未之有也。」

子曰：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臨震懼死生而色不變，當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子曰：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正則博。言不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文。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順則詳。

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其末？考詳略，採同異是也。①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

子曰：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

子曰：隨時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

子曰：人皆可以爲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聖人而後已。不至聖人而自己者，皆自棄

也。孝者所當孝，弟者所當弟，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

子曰：學以不欺閭室爲始。

子曰：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知所用爲貴。

子曰：「講說，非古也。學者必潛心積慮，涵養而自得之。今一日盡講，是以博爲教，非有益也。」

子曰：學而爲名，內不足也。

子曰：踐行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

子曰：恥不知而不問，終於不知而已。以爲不知而必求之，終能知之矣。

子曰：有辨佞之才者，多人於不善，故學不貴。

①「是也」，原作「也是」，據涂刻本乙。

子曰：有慾則不剛，剛者不屈於慾。

子曰：克己之私既盡，一歸於禮，此之謂得其本心。

子曰：學貴於通。執一而不通，將不勝其疑矣。通莫如理。

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

論書篇

或問：「坤者臣道也，在君亦有用乎？」
子曰：「厚德載物，豈非人君之用？」

子曰：堯夫曆差之法，妙絕乎古人矣。蓋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盈虛求之，是以不差。陰常虧，陽常盈，差之所由也。昔洛下閎之作曆也，謂數百年之後，當有一日之差乎！何承天慮其差也，則以所差之分，

均於所曆之年，以考每歲所差之多少，謂之歲差法，而差終不可定也。

子曰：五經之言，涵蓄渾然，無精麤之別。

子曰：《春秋》是是非非，因人之行事，不過當年數人而已，窮理之要也。學者不必他求，學《春秋》可以盡道矣。然以通《語》、《孟》爲先。

或問《春秋發微》。子曰：「述法而不通意。」

子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至微者理，至著者象，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故善學者求之必自近。易於近，非知易者也。

子曰：有謂六經爲六藝之文，何其求之於淺也！

劉絢問：「孔子何謂作《春秋》？」子

曰：「由堯、舜至於周，文質損益，其變極矣，其法詳矣。仲尼參酌其宜，以爲萬世王制之所折中焉，此作《春秋》之本意也。觀其告顏子爲邦之道，可見矣。」

子曰：《春秋》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事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天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正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

子曰：《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道即夷之。韓子謂「《春秋》謹嚴」，深得其旨矣。

子曰：諸侯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故《春秋》曰「春王正月」。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

或問：「《易》有大過，何也？」子曰：聖人盡道而無過，故曰大過，亦當事之大耳。猶堯、舜禪遜，湯、武放伐之類也。道無不中

也，無不常也。以世人所不常見，則謂之大過於常耳。是故立非常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而實無所過也。」

子曰：《素問》出於戰國之際，或以爲《三墳》者，非也，然其言亦有可取者。或問：「何說也？」子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豈不當哉？若運氣則不可用。」

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爲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得其理，是以所言多失。

子曰：《禮記》之文多謬誤者。《儒行》、《經解》，非聖人之言也。夏后氏郊鯀之篇，皆未可據也。

子曰：《周禮》之書多訛闕，然周公致太平之法亦存焉，在學者審其是非而去取

之爾。

子曰：《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

子曰：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東京士人尚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矣。本朝經典，比之前代爲盛，然三十年以來，議論尚同，學者於訓傳言語之中，不復致思，而道不明矣。

子曰：魯威公弑君而自立，其無歲不及諸侯之盟會者，所以結外援而自固也。齊遠與戎盟，^①《春秋》危之而書至者，以謂：戎也苟不知鄭、真、^②陳之黨惡而同爲不義，則必執之矣，此居夷浮海之意也。

子曰：自古篡弑，多出於公族，蓋其自謂曰：「先君子孫也，可以君國。」而國人亦

以爲然，從而奉之也。聖人明大義以示萬世，故人春秋之初，其弑君者皆絕屬籍。蓋爲大惡，既自絕於先君之世矣，豈得復爲子孫也？古者公侯刑死則無服，況於弑君乎？此義既明矣，而或有以屬稱者，可見其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階亂也。《春秋》所書，大概事同則辭同，後之學因以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其義各不同，蓋不可以例斷也。

子厚爲二銘，以啓學者，其一曰《訂頑》，《訂頑》曰云云。楊子問：「《西銘》深發聖人之微意，然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至於兼愛。後世有聖賢，而推本而亂，未免歸過於橫渠。夫子盍爲一言，推明其用乎？」子曰：「橫渠

① 「齊」，涂刻本作「及」。

② 「真」，涂刻本作「齊」。

立言誠有過，乃在《正蒙》，至若《訂頑》，明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理一而分殊，墨氏則愛合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斯亡也。子比而同之，過矣。未彼欲使人推而行之，^①本爲用也。反謂不及用，不亦異乎？」楊子曰：「時也昔從明道，即授以此書，於是始知爲學之大方，固將終身服之，豈敢疑其失於墨氏比也？然其書以民爲同胞，鰥寡孤獨爲兄弟，非明者默識，焉知理一無分之殊哉？故恐其流至於兼愛，非謂其言之發與墨氏同也。夫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遠近親疎各當其分，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施也。昔意《西銘》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疑其辭有

未達也。今夫子開論，學者當無惑矣。」

或問：「子厚立言，得無有幾於迫切者乎？」子曰：「子厚之爲人，謹且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寬宏舒泰有不及也。然孟子猶有英氣存焉，是以未若顏子之懿，渾然無圭角之可見也。」

或曰：「聖賢氣象，何自而見之？」子曰：「姑以其言觀之亦可也。」

子曰：「《訂頑》言純而意備，仁之體也；充而盡之，聖人之事也。子厚之識，孟子之後，一人而已耳。」

子謂門弟子曰：昔吾受《易》於周子，使吾求仲尼、顏子之所樂。要哉此言！二三子志之！

子曰：「乾坤毀無以見《易》，」聖人以此

①「未」，涂刻本作「夫」。

洗心退藏於密」。夫所謂易也，此也，密也，果何物乎？聖人所以示人者，深且明矣。學者深思，當自得之。得之，則於退藏之密，奚遠乎？

子曰：讀書而不留心於文義，則荒忽其本意，專精於文義，則必固滯而無所通達矣。

或問：「王介甫有言：『乾之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如何？」子曰：「使人臣每懷此心，大亂之道也。且不識湯、武之事矣。」「然則謂何？」子曰：「知大人之道爲可至，則學而至之，所謂『始條理者智之事』也。」

或問：「胡先生以九四爲太子爻，可乎？」子曰：「胡爲而不可？當大臣則爲大臣，當儲貳則爲儲貳，顧用之如何耳。苟知其一而不知其變，則三百八十四爻止於三百

八十四事而已矣。」

子曰：夫人之說，無可極者，惟朋友講習以相資益，爲說之至也。

子曰：《大學》，孔子之遺言也。學者由是而學，則不迷於人德之門也。

子曰：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不分物我，成德之事也。

或問：「人以能立爲能賢，而《易》取於隨，何也？」子曰：「隨者，順理之謂也。人君以之聽善，臣下以之奉命，學者以之徙義，處事以之從長，豈不立哉？言各有當也。若夫隨時而動，合宜適變，不可以爲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可與權者，不能與也。」

子曰：由《孟子》可以觀物。

或問：「窮經旨，當何所先？」子曰：「於《語》、《孟》二書知其要約所在，則可以觀五經矣。讀《語》、《孟》而不知道，所謂『雖多

亦奚以爲」？」

子曰：凡書載事，容有重輕而過其實，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信於辭，則或有害於義，曾不若無書之爲愈也。

子曰：孟子言三代學制，與《王制》所記不同，《王制》有漢儒之說矣。

子曰：孟子養氣之論，學者所當潛心也。勿忘，勿助長，養道當然，非氣也。雖然，既已名之曰氣，則非漠然無形體可識也。如其漠然無形體，尚何養之有？是故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無非義也。

子曰：《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也。

子曰：春秋之時，諸侯不稟命天王，擅相侵伐，聖人直書其事，而常責夫被侵伐者。蓋兵加於己，則引咎自責，或辨諭之以禮，又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上告之天王，下告之方伯，近赴於鄰國，必有所直矣。苟不勝其

忿，而與之戰，則以與之戰者爲主，責己絕亂之道也。

劉絢問：「讀《春秋》，以何道爲準？」子曰：「其中庸乎！欲知中庸，其惟權乎！權之爲言，稱輕重之義也。權義而上，不容聲矣，在人所見如何耳。」

張閔中曰：「《易》之義起於數。」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者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理，而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廼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管輅、郭璞之流是也，非聖人之道也。」閔中曰：「象數在理中，何謂也？」子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則可以由辭而觀象。故曰：得其理，則象數舉矣。」

子曰：乾九三，言聖人之學也；坤六二，言賢人之學也。此其大致也。若夫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則雖聖人不越乎此，無異道故也。

子爲《易傳》成，門人再三請傳，終不可。問其故，子曰：「尚不祈有少進也乎？」時年已七十餘矣。

子曰：卜筮有疑心，則不應。

子曰：孔子之言，莫非自然，孟子之言，莫非實事。

子曰：曆法之要，以日爲主，日正則餘皆可推矣。

或問：「《蒙》之上九，『不利爲寇』。夫寇亦可爲，而聖人教之以利乎？」子曰：「非是之謂也。昏蒙之極，有如三苗者，征而誅之，若秦皇、漢武窮兵暴虐，則自爲寇也。」

謝師直與明道言《春秋》，明道或可之；又言《易》，明道不可，師直無忤色。他日，又以問伊川。伊川曰：「二君知《易》矣。」師直

曰：「伯淳不我與，而子何爲有是言也？」子曰：「忘刺史之勢而屈以下問，忘主簿之卑而直言無隱，是固《易》之道也。」

子讀《春秋》，至蕭魚之會，歎曰：「至哉，誠之能感人也！晉悼公推誠以待反覆之鄭，信而不疑，鄭自是而不復背晉者二十有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

子曰：《春秋》王師於諸侯不書敗，諸侯不能敵王也；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

子既老，門人屢請《易傳》，教而習之，得以親質諸疑。子曰：「書雖未出，而《易》未嘗不傳也，但知之者鮮耳。」其後黨論大興，門人弟子散而四歸，獨張繹受其書於垂絕之日。

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爲未遠，其所學於古者，比後世爲未缺也，然而周室班爵

祿之制，已不聞其詳矣。今之禮書，皆掇拾秦火之餘，漢儒所傳會者多矣，而欲句爲之解，字爲之訓，固已不可，又況一一追故迹而行之乎？

子曰：禮儀三千，非拂民之欲而强其不能也，所以防其欲而使之入道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非教人以博雜爲功也，所以由情性而明理物也。

子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爲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矣。

子曰：《詩》、《書》之言帝，皆有主宰之意者也；言天，皆有涵覆之意者也；言王，皆公共無私之意也。上下數千年，若合符節。

或問：「嚴父配天，何以不言武王，而曰『周公其人也』。」子曰：「周家制作，皆自乎周公，故言禮必歸焉。」

或問：「周公既禱三王，而藏其文於金縢之匱中，豈逆知成王之信流言，將以語之乎？」子曰：「以近世觀焉，祝冊既用，則或焚之，或埋之，豈周公之時未有焚埋之禮也，而欲敬其事，故若此乎？」

子曰：禁人之惡者，獨治其惡，而不絕其爲惡之原，則終不得止。《易》曰：「豶豕之牙吉。」見聖人處機會之際也。

子曰：先儒有言，乾位西北，坤位東南。今以天觀之，無乎不在，何獨有於西北？又曰乾位在六子，而自處於無爲之地。夫風雷山澤水火之六物者，廼天之用，猶人之身，耳目口鼻各致其用，而曰身未嘗有爲也，則可乎？

子曰：「盡天理，斯謂之《易》。」

子曰：「作《易》者，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之微，無一而不合。」

子曰：「退之作《美里操》曰：『臣罪當誅，天王聖明。』可謂知文王之心矣。」

子曰：「作《詩》者未必皆聖賢，孔子之取也，取其止於禮義而已，然比君以碩鼠，目君爲狡童，疑於禮義有害也，不以辭害意可也。」

子曰：「先儒以《考槃》不復見君而告之，永誓不諼，吾心實若是也，此非君子之心也。齊、梁之君陋矣，乃若孟子，則每有顧戀遲留而不忍去之意。今日君一不我用，我則永誓而不見也，豈君子之心哉？」或曰：「然則爲此《詩》者何謂也？」子曰：「賢者退而窮處，雖去而不忘君，然猶慕之深也。君臣之義，猶父子之恩，安得不怨？故於寤寐而不忘。末陳其不得見君而告之，又自陳此情

之不詐也，忠厚之至也。」

子曰：「上古世淳而人朴，順事而爲治耳。至堯，始爲治道，因事制法，著見功迹，而可爲典常也。不惟隨時，亦其憂患後世而有作也。故作史者，以典名其書。」

或曰：「《大學》在止於至善，敢問何謂至善？」子曰：「理義精微，不可得而名言也，姑以至善目之，默識可也。」

或問：「《中庸》九經，先尊賢而後親親，何也？」子曰：「道孰先於親親？然不能尊賢，則不知親親之道。故堯之治，必先克明峻德之人，然後以親九族。」

或曰：「文中子答或人學《易》之問曰：『終日乾乾可也。』此盡道之言也。文王之聖，純亦不已耳。」子曰：「凡講經義，等次推而上之，焉有不盡者？然理不若是也。終日乾乾，未足以盡《易》，在九三可也。荀曰

乾乾者不已也，不已者道也，道者易也，等次推而上之，疑無不可者，然理不若是也。」

子讀《易》至履，歎曰：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定，民志定而後可以言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有德而位不稱焉，則在上者舉而進之。士知脩其身，學成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四民各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乎富侈，億兆之心交驚於利，而天下紛然，欲其不亂，難矣。

子曰：農夫勤瘁播種五穀絲麻，吾得而衣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械，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扞守疆圉，吾得而安之。惟有脩葺聖人之遺言，以待後之學者，茲為小補耳。

或問：「制器取諸象也，而象器以為卦

乎？」子曰：「象在乎卦，而卦不必先器也。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由之而不能知之，故設卦以示之耳。」

或問：「麟鳳和氣所生，太平之應也。鳳鳥不至，孔子曰：『吾已矣夫。』而麟見獲於春秋之季，何也？」子曰：「聖人之生，乃天地交感，五行之秀會也。以仲尼元聖，尚生於春秋之時，而況麟乎？」

子曰：《論語》一書，未易讀也。有既讀之而漠然如未嘗讀者，有得一二而啓悅其心者，有通體誠好之者，有不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子曰：讀《論語》而不知道，所謂「雖多奚為」也。於是有要約精至之言，能深窮之而有所見，則不難於觀五經矣。

子曰：艮，止其所也。萬物各止其所，分無不定矣。

論政篇

子曰：孔子爲政，先正名，名實相須故也。一事苟，則無不苟者矣。

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爲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

子曰：八十四聲各盡其清濁之極，然後可以考中聲。聲必本乎律，不得乎律，則中聲不可得矣。律者，自然之數也。今世有三命之術，以五行支幹納音推之，蓋律之遺也，而用之者末矣。欲度量權衡之得其正，必自律起，而律必取於黃鍾，以律管定尺，蓋準氣乎天地，非積秬黍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

時，惟此物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也，今則不可矣。

子曰：養親之心，無有極也。貴貴尊賢之義，亦何有極乎？

子曰：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惡爲善良，綏仇敵爲臣子者，由弗之絕也。苟無含洪之道，而與己異者一皆棄絕之，不幾於棄天下以讐君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絕人。

子與韓公、范公泛舟於潁湖，有屬吏求見韓公。公既已見之，退而不悅，曰：「謂其以職事來也，乃求薦舉耳。」子曰：「公爲州太守，不能求之，顧使人求君乎？」范公曰：「子之固，每若是也。夫今世之仕者，求舉於其人，蓋常事耳。」子曰：「是何言也？不有求者，則遺而不及知也，是以使之求之歟？」韓公無以語，愧且悔者久之。子顧范公曰：「韓公可謂服義矣。」

李籲問：「臨政無所用心，求於恕，何如？」子曰：「推此心行恕可也，用心求恕非也。恕，己所固有，不待求而後得，舉此加彼而已。」

子曰：「事事物物各有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

子曰：「養民者，以愛其力爲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爲政者，必重民力。」

子曰：「爲治而不法三代，苟道也。虞舜不可及已，三代之治，其可復必也。」

子曰：「封禪本於祭天，後世行之，祇以自誇美而已。王仲淹曰：『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斯言當矣。」或曰：「《周頌》『告於神明，非乎？』」子曰：「陳先王之功德，而

非自誇美也。」

子曰：「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至於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不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其盛也。狃安富而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滋蔓，而不知亂亡之相尋也。」

明道在鄆邑，政聲流聞，當路欲薦之朝，而問其所欲。對曰：「夫薦士者，量才之所堪，不問志之所欲。」

明道守官京兆，南山有石佛，放光於頂上，遠近聚觀，男女族集，爲政者畏其神而莫敢止。子使戒其徒曰：「我有官守，不能往也，當取其首來觀之耳。」自是光遂滅，人亦不不復疑也。

子曰：「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所不通，無所不應者，正而已矣。正者，虛

中無我之謂也。以有繫之私心，膠於一隅，主於一事，其能廓然通應而無不徧乎？

子曰：治蠱必求其所以然，則知救之道，又慮其將然，則知備之方。夫善救則前弊可革矣，善備則後利可久矣，此古聖人所以新天下垂後世之道。

子曰：古之人重改作。變政易法，人心始以爲疑者有之矣，久而必信，乃其改作之善也。始既疑之，終復不信，而能善治者，未之有也。

子謂子厚曰：「議法既備，必有可行之道。」子厚曰：「非敢言也。顧欲載之空言，庶有取之者耳。」子曰：「不行於今，而後世有行之者，亡也。」

子曰：聖王爲治，脩刑罰以齊衆，明教化以善俗。刑罰立則教化行矣，教化行而刑措矣。雖曰尚德而不尚刑，顧豈偏廢哉？

子曰：自古聖人之救難而定亂也，設施有未暇及焉者，既安之矣，然後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而下，禍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所以不能髣髴於三代與！

劉安世問百世可知之道。子曰：「以三代而後觀之，秦以反道暴政亡，漢興，尚德行，崇經術，鑒前失也。學士大夫雖未必知道，然背理甚者亦鮮矣，故賊莽之時，多仗節死義之士。世祖興而褒尚之，勢當然也。節久而苦，視死如歸，而不明乎禮義之中也，故魏、晉一變而爲曠蕩浮虛之習，人紀不立，相胥爲夷，五胡亂華，行之弊也。陰極則陽生，亂極則治形，隋驅除之，唐混一之，理不可易也。唐室三綱不立，自太宗啓之，故後世雖子弟不用父兄之命；元宗使其子篡，肅宗使其弟反，選武才人，以刺王妃人也；納壽王妃，以武才人進也。終唐之世，夷狄數爲中

國患，而藩鎮陵犯，卒以亡唐。及乎五季之甚，人爲而致也。」

子曰：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城郭溝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夫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等威，異之以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皆險之大用也。

子曰：三代而後，漢爲治，唐次之。漢大綱正，唐萬目舉。

子曰：戰國之際，小國介乎強大之間，而足以自持者，先王之分界約束未亡故也。今混一之形，如萬頃之澤，祖宗涵濡既久矣，故人心弭然柔伏，雖有姦猾，欲起而無端也。

子曰：善爲治者，莫善乎靜以守之。而或擾之，猶風過乎澤，波濤洶湧，平之實難。故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者，天下之勢也。

子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

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

子曰：「今責罪官吏，無養廉耻之道。」或曰：「何類？」子曰：「如徒流杖，使以銅贖之類也。古者責不廉，曰簠簋不飾而已，忠厚之至也。」

子曰：「賜進士第，使衛士掖之以見天子，不若使趨進而雍容也。大臣孰不由此塗出？立侍天子之側，曾無愧乎？」子厚曰：「先示以第名，使以次見，則亦可矣。」

有少監逮繫乎越獄。子曰：「卿監以上無逮繫，爲其近於君也。君有一時之命，有可必執常法，^①而不敢從焉。君無是命，而有司請加之桎梏，下則叛法，上則無君，非之大也。」子厚曰：「獄情不得，則如之何？」子曰：「寧獄情之不得，而朝廷之大義不可。」

①「可」，涂刻本作「司」。

虧也。」

子曰：後世有治獄而無治市，周公則有其政矣。曹參之治齊，以獄市爲寄，其時爲近古也。

子曰：舉措合義，則民心服。

子曰：治則有爲治之因，亂必有致亂之因，在人而已矣。

或問：「敬者，威儀儼恪之謂乎？」子曰：「非也。是所以成敬之具爾。」

子曰：爲政必立善法，俾可以垂久而傳遠。若後世變之，則未如之何矣。

子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

或人謀仕於子，邑尉責重，邑簿責輕。

子曰：「尉能治盜而已，不能使民不爲盜。簿佐令治邑，宜使民不爲盜也，而謂責輕可乎？」

或曰：「治獄之官不可爲。」子曰：「苟

能充其職，則一郡無冤民矣。」

子曰：立治有體，施治有序，酌而應之，臨時之宜也。

子曰：游文定公之門者，多知稽古而愛民，誠如是，亦可從政矣。

或問：「蠻夷猾夏，處之若何而後宜？」子曰：「諸侯方伯明大義以攘却之，義也；其餘列國，謹固封疆可也。若與之和好，以苟免侵暴，則亂華之道也。是故《春秋》謹華夷之辨。」

子曰：今之度量權衡，非古法之正也，姑以爲準焉可耳。凡物不出於自然，必人爲之而後成，惟古人能得其自然也。

子曰：明道臨政之邦，上下響應，蓋有以協和衆情，則風動矣。天地造化，風動而已。

子曰：今代之稅，視什一爲輕矣，但斂

之無法而不均，是以疑於重也。

子曰：世未嘗無美材也，道不明於天下，則無與成其材。古人之爲《詩》，猶今人之樂曲，閭閻童稚皆熟聞而樂道之，故通曉其義。後世老師宿儒尚未能明也，何以興於《詩》乎？古禮既廢，人倫不明，治家無法，祭則不及其祖，喪必僧之是用，何以立於禮乎？古人歌詠以養其性情，舞蹈以養其血氣，行步有佩玉，登車有鸞和，無故而不去琴瑟，今也俱亡之矣，何以成於樂乎？噫！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晉城縣有令宰書名石，明道記之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善惡皆見乎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惟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殘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宜亦多

矣，然其所書大率纔十數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傳，蓋其意斯與古史之意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賢爲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行，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而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自其始至即皇皇然圖所施設，則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吏書已至矣。儻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己之政而盡去其舊，則其迹固已無餘，而況因循不職者乎？夫以易息之政，而又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聞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今有書前政之名氏以爲記者尚近古。第其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爲師戒云爾。

子曰：兵以正爲本。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而怨敵生，亂亡之道也，是以聖王重焉。東征西怨，義正故也。子曰：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行師無法，幸而不敗耳，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

青苗之法初行，明道時居言職，言於上曰：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安危之本在人情，治亂之機係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矣。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矣。今條例司劾不行之官，駁老成之奏，乃舉一偏而盡阻公議，因小事而先動衆心，難乎其能濟矣。

子曰：唐朝政事付之尚書省，近乎六官之制，第法不具爾。宇文周官名度數，小有可觀者也。隋文之法無不善者，而多以臆決，故不足以持久。

或問：「孔子何譏大閱？」曰：「爲國者

武備不可廢，則農隙而講肄焉，有時有制，保國守民之道也。魯之秋八月，則夏六月也，盛夏閱兵，妨農害人，其失政甚矣。有警而爲之，無及也；無事而爲之，妄動也，是以聖人不與。」

子曰：居今之世，則當安今之法令，治今之世，則當酌古以處時。制度必一切更張而可爲也，亦何義乎？

子曰：後漢名節之風既成，未必皆自得也。然一變可至於道矣。

子謂子厚曰：「洛之俗難化於秦之俗。」子厚曰：「秦之士俗尤厚，亦和叔啓之有力焉。今而用禮漸成風化矣。」子曰：「由其氣質之勁，勇於行也。」子厚曰：「亦自吾規矩不迫也。」

子曰：先王以仁義得天下而教化之，後世以智力取天下而糾持之，古今之所以相絕

者遠矣。

子曰：「三代而後，有聖王者作，必四三王而立制矣。」或曰：「夫子云三重既備，人事盡矣，而可四乎？」子曰：「三王之治，以宜乎今之世，則四王之道也。若夫建亥爲正，則事之悖繆者也。」

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爭奪興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

子曰：王氏之教靡然而同，是莫大之患也。以彼之才之言，而行其學，故其教易以人人：始也以利從，久則心化之，今而既安矣。天下弊事一日而可革，若衆心既定，風俗已成，其何可遽改也？

子曰：赤子未有知，未能言，其志意嗜慾未可求，而其母知之，何也？愛之至謹，

出於誠也。視民如父母之於赤子，何失之有？

子曰：必井田、必肉刑、必封建，而後天下可爲，非聖人之達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臨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迹。迹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利焉者耳。

子曰：治道有自本而言，有就事而言。自本而言，莫大乎引君當道，君正而國定矣。就事而言，未有不變而能有爲者也，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補。

子曰：苻堅養民而用之，一敗不復振，無本故也。

子曰：用兵以能聚散爲上。

子曰：古無之而今有之者，一釋、老是也。

子曰：有田則有民，有民則有兵。

侯仲良侍坐，語及牛李朋黨事。子曰：「作成人材難，變化人才易。元豐諸人，其才皆有用，繫君相變化之耳。凡人之情，豈甘心以小人自爲也？在小人者用之於君子，則其爲用未必不賢於今之人也。」

子曰：「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責任，求賢。」

子曰：「賢不肖之在人，治亂之在國，不可歸之命。」

子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人之所以順從而不辭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

子曰：「漢文誅薄昭，李衛公謂誅之是，溫公曰誅之非。考之於史，不見所以誅之之故，則未知昭有罪，漢遣使治之而殺漢使

乎？抑將與漢使飲酒，因怒而致殺也？誅之不以罪，太后憂悵不食而至於大故，則如之何？如治其罪，而殺王朝之使者，雖寐不安席，食不甘味，昭之死不可免。必知權其輕重，然後可議其誅之當否也。」

子曰：「論治者貴識體。」

子曰：「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

子曰：「古之時分義、和以職天運，以正四時，遂司其方，主其時政，在堯謂之四岳，周乃六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復知其道，故星曆爲一技之事，而與政分矣。」

呂進明爲使者河東，子問之曰：「爲政何先？」對曰：「莫要於守法。」子曰：「拘於法而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也。若某之意，

謂猶有可遷就，不害於法，而可以有爲者也。昔明道爲邑，凡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於法有礙焉者，然明道爲之，未嘗大戾於法，人亦不以爲駭也。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焉則過之，與今爲政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必大駭。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之，又何嫌乎？」

子移書河東使者呂進明曰：「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於嚴敬。漢武遠祀地示於汾陽，既非禮矣。後世之人又建祠宇，其失亦甚。因唐人有妖人作《韋安道傳》，遂設以配食焉，誣瀆之惡，有大於此者乎？公爲使者，此而不正，尚何爲哉？宜以其象投之河流，不必請於朝，不必詢於衆，不必虞後患，幸勿疑也。」

子移書河東帥曰：公蒞鎮之初，僉言交至，必曰虜既再犯河外，不復來也，可高枕

矣。此特常言，未知奇勝之道也。夫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謂其不來，乃其所以來也。今日彼不徒興大衆，必不利於河外既空之地，是大不然。彼誠得出吾不意，破蕩數壘，已足以勞敝一道，爲利大矣，何必負戴而歸然後爲利也？夫謀士悅其寬憂，計司幸於緩責，衆論既一，公雖未信，而上下之心已懈矣。故爲今之計，寧捐力於不用，毋惜功而致悔。豈獨使敵人知我有備而不來，當使內地人信吾可恃而願往，則數年之內，遂致全實，疆場安矣。此長久之策也。自古乘塞禦敵，必用驍猛，招徠撫養，多在儒將。今日之事，則異於是。某以荷德之深，思所報也，是以有言，惟公念之。

論事篇

子曰：行事在審己，不必恤浮議。恤浮

議而忘審己，其心馳矣。

子曰：息，止也，生也。一事息則一事生，生息之際，無一毫之間，碩果不食，即爲復矣。

子曰：久閱事機，則機心生。方其閱時，而喜入其趣，則猶物之遺種，未有不生者也。

子曰：天下之事，無一定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時極道窮，理當必變，惟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使其不至於極。堯、舜，時也。

子曰：或謂賢者好貧賤而惡富貴，是反人之情也。所以異於人者，以守義安命焉耳。

或人惡多事。子曰：莫非人事也。人而不爲，俾誰爲之？

子曰：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可以

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爲害。

子曰：人以料事爲明，則駸駸乎逆詐而億不信。

或問無妄之道。子曰：「因事之當然，順理而應之。」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皆造端而非因也，豈妄乎？」子曰：「因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人也。如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舉，又何必累聖繼聖而後備？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已。」

子曰：疾而委身於庸醫，比之不慈不孝，況事親乎？舍藥物可也，是非君子之言也。

子曰：關中學者正禮文，乃一時之事爾。必也脩身立教，然後風化及乎後世。

子曰：天地之生，萬物之成，合而後遂。天下國家，至於事爲之末，所以不遂者，由不合也；所以不合者，由有間也。故間隔者，

天下之大害，聖王之所必去也。

子曰：惟篤實可以當大事。

子曰：養不全固者，處事則不精，歷事則不記。

子曰：豫，備也；豫，逸也。事豫備則逸樂。

子曰：萬變皆在人爾，其實無一事。

子曰：一世之才，足以周一世之事。不能大治者，由用之不盡耳。

子曰：君子之遇事，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

子曰：謝良佐因論求舉於方州，與就試於太學，得失無以異，遂不復計較，明且勇矣。

子曰：禮院關天下之事，得其人，則凡舉事可以攷古而立制，非其人，未免隨俗而已。

子曰：較事大小，其弊必至於枉尺直尋。

子曰：西邊用師，非小故也，未聞一人勸止其事者。自古舉事，不以大小，必度其是非可否於衆庶而不敢專也。今雖公卿，惟其言而莫違，況其下者乎？逢合之智如此，幾何不至於一言喪邦！

子曰：凡避嫌處事者，皆內不足。所爲誠公矣，初何嫌之足避乎？

新法將行，明道言於上曰：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以順道，則事無不成者。故曰：「智者如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一時之功者，未聞輔弼之論乖，臣庶之心戾，而能有爲者也。況於施置失宜，沮廢公論，國政異出，名分不正，用賤陵貴，以不肖治賢者乎？凡此，皆

理不克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就緒，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非朝廷之福也。今天時未順，地震連年，人心日益搖動，此陛下所宜仰觀俯察而深念者也。

子曰：至顯莫如事，至微莫如理，而事理一致也，微顯一源也。古之所謂善學，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子曰：外事之不知，非患也，人患不能自見耳。子曰：古之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强有力者，將以爲亂。

子曰：公天下之事，苟以私意爲之，斯不公矣！

子曰：閱天下之事，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

子曰：世以隨俗爲和，非也，流徇而已矣。君子之和，和於義。

子曰：官守當事，不可以苟免。

子曰：籩豆簠簋不可用於今之世，風氣然也。不席地而椅桌，不手飯而匕筯，使其宜於世，而未有，聖人亦必作之矣。

呂申公常薦處士常秩，秩既起，他日稍變其節，申公謂知人實難。以語明道，且告之悔。明道曰：「然不可以是而懈於好賢之心也。」申公矍然謝之。

子曰：事以急而敗者，十常七八。

子曰：好疑者，於事未至而疑端先萌；好周者，於事未形而周端先著，皆心之病也。

二程粹言卷之一

二程粹言卷之二

宋龜山楊時訂定

宋南軒張栻編次

天地篇

子曰：霜，金氣也；露，星月之氣也。露結爲霜，非也。雷由陰陽相薄而成，蓋沴氣也。

子曰：雨水冰，上溫而下寒也。隕霜不殺草，上寒而下溫也。

子曰：日月之爲物，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

劉安節問：「人有死於雷霆者，無乃素積不善，常歉然於其心，忽然聞震，則懼而死

乎？」子曰：「非也，雷震之也。」然則雷孰使之乎？」子曰：「夫爲不善者，惡氣也；赫然而震者，天地之怒氣也，相感而相遇故也。」曰：「雷電相因，何也？」子曰：「動極則陽形也，是故鑽木戛竹皆可以得火。夫二物者，未嘗有火也，以動而取之故也。擊石火出亦然。惟金不可以得火，至陰之精也；然輒磨既極，則亦能熱矣，陽未嘗無也。」

或問：「五德之運，有諸？」子曰：「有之。大河之患少於唐，多於今，土火異王也。」

關子明推占吉凶，必言致之之由與處之道，曰：「大哉人謀，其與天地相終始乎！故雖天命可以人勝也。善養生者，引將盡之年；善保國者，延既衰之祚，有是理也。」

子曰：冬至之前，天地閉塞，可謂靜矣。日月運行，未嘗息也，則謂之不動可乎？故曰動靜不相離。

子曰：致敬乎鬼神，理也；暱鬼神而求焉，斯不知矣。

子曰：陰過之時必害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欲無害者，惟過爲防耳。弗過防之，從或戕之。

或問天帝之異。子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至妙謂之神，以功用謂之神鬼，以情性謂之乾，其實一而已，所自而名之者異也。夫天，專言之則道也。

子曰：天地所以不已，有常久之道也。人能常於可久之道，則與天地合。

或問：「日月有定形乎？抑氣散而復聚也？」子曰：「難言也。然究其極致，則二端一而已。」

范蜀公言鬼神之際，曰：「佛氏謂生爲此，死爲彼，無是理也。」子曰：「公無惑，則有是言也。」蜀公曰：「鬼神影響，則世有之。」子曰：「公有所見，則無是言也。」

子曰：卜筮在我，而應之者蓍龜也；祭祀在我，而享之者鬼神也。夫豈有二理哉？亦一人之心而已。卜筮者以是心求之，其應如響；狗以私意及顛錯卦象而問焉，未有能應者，蓋無其理也。古之言事鬼神者，曰如有聞焉，如有見焉，則是鬼神答之矣，非真有見聞也。然則如有見聞者，誰歟？

子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理無二也。若夫天之所爲，人之所能，則各有分矣。子曰：天地之心，以復而見，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

子曰：天地之道，至順而已矣。大人先天不違，亦順理而已矣。

或問鬼神之有無。子曰：吾爲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爲爾言有，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

子曰：天地之間，感應而已，尚復何事？

子曰：日月之在天，猶人之有目，目無背見，日月無背照也。

子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間，有功用而已。

子曰：天地日月，其理一致。月受日光而不爲之虧，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天氣不下降，天氣下降至於地中，生育萬物者，乃天之氣也。

或問：「日食有常數者也，然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子曰：「天人之理甚微，非燭理明，其孰能識之？」曰：「無迺天數人事交相勝負，有多寡之應耶？」子曰：

「似之，未易言也。」

子曰：君子宜獲福於天，而有貧瘁夭折者，氣之所鍾有不周耳。

子曰：天地陰陽之運，升降盈虛，未嘗暫息。陽常盈，陰常虧，一盈一虧，參差不齊，而萬變生焉。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莊周強齊之，豈能齊也？

或謂張繹曰：「吾至於閑靜之地，則洒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繹以告子。子曰：「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修乎？然則以靜爲悅者，必以動爲厭。方其靜時，所以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哉？」

或問：「人多惑於鬼神怪異之說，何也？」子曰：「不明理故也。求之於事，事則奚盡？求之於理則無蔽，故君子窮理

而已。」

子曰：古今異宜，人有所不便者，風氣之異也。日月星辰皆氣也。亦自異於古耳。月何食？不受日光也。何爲不受？與日相當，陰盛亢陽，不下於日也。古者鼓以救日月之食，然則月之食亦可鼓者，以其助陽歟？

子曰：五祀非先王之典。以爲報邪？則遺其重而舉其輕者。夫門之用，顧大於井之功乎？祭門而不祭井，何說也？

子曰：當大震懼，能自安而不失者，惟誠敬而已。

子曰：靜動者，陰陽之本也；五氣之運，則參差不齊矣。

子曰：史遷曰：「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耶？」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

者也。

子曰：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鬼神者數也，數者氣之用也。

或謂：「殺孝婦而旱，豈非衆冤所感邪？」子曰：「衆心固冤之耳。而一人之精誠，自足以動天地也。」然則殺暴姑而雨，豈婦冤既釋邪？子曰：「冤氣固散矣，而衆心之憤亦平也。」

子曰：天地之間，善惡均於覆載，未嘗有意於簡別也，顧處之有道耳，聖人即天地也。

子曰：天地之化，雖蕩無窮，然陰陽之度，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久之道，所以爲中庸也。

子曰：萬物皆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

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也。

子曰：事鬼神易，爲尸難。孝子有思親之心，以至誠持之，則可盡其道矣。惟尸象神，祖考所以來格者也。後世巫覡，蓋尸之遺意，但流爲僞妄，不足以通幽明矣。致神必用尸，後世直以尊卑，勢遂不行。三代之末，亦不得已焉而廢耳。

子曰：物之名義，與氣理通貫。天之所以爲天，本何爲哉？蒼蒼焉耳矣。其所以名之曰天，蓋自然之理也。名出於理，音出於氣。字書由是不可勝窮矣。

子曰：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長而無窮者，寒暑是也。

子曰：天理生生相續不息，無爲故也。使竭智巧而爲之，未有能不息也。

子曰：在此而夢彼，心感通也；已死而夢見，理感通也。明乎感通，則何遠近死生

今古之別哉？楊定鬼神之說，其能外是乎？

子曰：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

或問：「天地何以不與聖人同憂也？」子曰：「天地不宰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

子曰：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於此者，必知道也。

聖賢篇

或問：「聖人有過乎？」子曰：「聖人而有過，則不足以爲聖人矣。」曰：「夫子學《易》而後無大過者，何謂也？」子曰：「非是

之謂也。猶刪《詩》定《書》正樂之意也。自期年至于五十，然後乃贊《易》，則《易》道之過誤者鮮矣。」曰：「《易》亦有過乎？」曰：「如《八索》之類，亂《易》者多矣。」

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若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曰「吾無隱乎爾」，「吾非生知，好古敏而求之者也」。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等而進也。

子曰：損益文質，隨時之宜，三王之法也；孔子告顏淵爲邦者，萬世不易之法也。

子曰：孟子論子濯孺子之事，特曰不背師可稱也，非言事君之道也。事君而若此，不忠之大也。

子曰：齊威之正，正舉其事爾，非大正也；管子之仁，仁之功爾，非至仁也。

或問泰伯之三讓。子曰：不立一也，逃焉二也，文身三也。

或問：「趙盾越境，果可免乎？」子曰：「越境而反，且不討賊，猶不免也。必也越境而不反，然後可免耳。」

子曰：泰山雖高矣，絕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於太虛耳。

子曰：桓魋不能害己，孔子知矣，乃微服過宋。象將殺己，舜知之矣，乃同其憂喜。饑溺而死，有命焉，而禹、稷必救之。國祚修短，有數焉，而周公必祈之。知性命並行而不相悖，然後明聖人之用。

子曰：顏回在陋巷，淡然進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道爲己任哉？

或問：「聖人亦有爲貧之仕乎？」子

曰：「爲委吏乘田是也。」或曰：「抑爲之兆乎？」曰：「非也。爲魯司寇，則爲之兆也。」或人因以是勉子從仕。子曰：「至於饑餓不能出門戶之時，又徐爲之謀耳。」

子曰：子厚之氣似明道。

子曰：天子之職守宗廟，而堯、舜以天下與人；諸侯之職守社稷，而大王委去之。惟聖賢乃與於此，學者守法可也。

子曰：聖賢在上，天下未嘗無小人也，能使小人不致肆其惡而已。夫小人之本心，亦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說也，故四凶立堯朝，必順而聽命。聖人豈不察其終出於惡哉？亦喜其面革畏罪而已。苟誠信其假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是以惟堯、舜之盛，於此未嘗無戒，戒所當戒也。

或問：「伐國不問仁人，然則古之人不伐國，其伐者皆非仁人乎？」子曰：「展禽之

時，諸侯以土地之故，暴民逞欲，不義之伐多矣，仁人所不忍見也，況忍言之乎？昔武王伐紂，則無非仁人也。」

子曰：强者易抑，子路是也；弱者難彊，宰我是也。

子曰：信一也，而有淺深。七十子聞一言於仲尼，則終身守之，而未必知道，此信於人者也。若夫自信，孰得而移之？

劉安節問曰：「志篤於善而夢其事者，正乎？不正？」子曰：「是亦心動也。」曰：「孔子夢見周公，何也？」子曰：「聖人無非誠，夢亦誠，不夢亦誠。夢則有矣，夢見周公則有矣，亦豈寢而必夢，夢而必見周公歟？」

子語楊迪曰：近所講問，設端多矣，而不失大概。夫二三子豈皆智不足以知之？由不能自立於衆說漂煦之間耳，信不篤故也。仲尼之門人，其所見非盡能與聖人同

也，惟不敢執己而惟師之信，故求而後得。夫信而加思，乃致知之方也。若紛然用疑，終亦必亡而已矣。

子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漢王允、唐李德裕功未及成而禍敗從之者，不知包桑之戒也。

李觀有言，使管仲而未死，內嬖復六人，何傷威公之伯乎？子曰：「管仲爲國政之時，齊侯之心未蠱也；既蠱矣，雖兩管仲，將如之何？未有蠱心於女色，而盡心於用賢也。」

或問：「郭璞以鳩占，何理也？」子曰：「舉此意，向此事，則有此兆象矣，非鳩可占也。使鳩可占，非獨鳩也。」

或問：「孔子不幸而遇害於匡，則顏子死之可乎？不死乎？」子曰：「今有二人，相與遠行，則患難有相死之道，況回於夫子

乎？」曰：「親在則可乎？」子曰：「今有二人，相與搏虎，其致心悉力，義所當然也。至於危急之際，顧曰吾有親，則舍而去之，是不義之大者也。其可否，當預於未行之前，不當臨難而後言也。」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如此義何？」子曰：「有可者，遠行搏虎之譬也。有不可者，如游俠之徒以親既亡，乃爲人報仇而殺身，則亂民也。」

子曰：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及也。穆生爲酒醴而去，免於胥靡之辱；姜肱爲土室之隱，^①免於黨錮之禍；薛山守箕山之節，免於新室之汙；其知幾矣。

子曰：漢世之賢良，舉而後至，若公孫弘猶強起之者，今則求舉而自進也。抑曰欲廷對天子之問，言天下之事，猶之可也。苟

①「姜」，涂刻本作「袁」。

志於科目之美，爲進取之資而已，得則肆，失則沮，肆則悅，沮則悲，不賢不良，孰加於此？

子曰：守節秉義，而才不足以濟天下之難者，李固、王允、周顗、王導之徒是已。

劉安節問：「高宗得傳說於夢，何理也？」子曰：「其心求賢輔，雖寤寐不忘也，故精神既至，則兆見乎夢。文王卜獵而獲太公，亦猶是也。」曰：「豈夢之者往乎？抑見夢之者來乎？」曰：「猶之明鑑，有物必見，豈可謂與鑑物有來往哉？」

或問：「周公欲代武王之死，其有是理邪？」抑曰爲之命邪？子曰：「其欲代其兄之死也，發於至誠，而奚命之論？然則在聖人，則有可移之理也。」

子曰：聖賢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也，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

強此之衰，難彼之進，圖其暫安，而冀其引久。苟得爲之，孔、孟之屑爲也。王允之於漢，謝安之於晉，亦其庶矣。

子曰：仲尼無迹，顏子之迹微顯，孟子之迹著見。

子曰：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和氣自然，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顯其才用，蓋亦時焉而已矣。學者以顏子爲師，則於聖人之氣象類矣。

子曰：古人以兄弟之子猶子也，而人自以私意小智觀之，不見其猶也。或謂孔子嫁其女，異於兄弟之女，是又以私意小智觀之，不知聖人之心也。夫孔子蓋以因其年德相配而歸之，何避嫌之有？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而況聖人乎？

子曰：陳平言宰相之職，近乎有學。

子曰：顏子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累

其心，而改其所樂也。

子曰：伯夷不食周粟，其道雖隘，而又能不念舊惡，其量亦宏。

朱光庭問：「周公仰而思之者，其果有所合乎？」子曰：「周公固無不合者矣。如其有之，則必若是其勤勞而不敢已也。」

子曰：游酢、楊時，始也爲佛氏之學，既而知不足安也，則來有所請，庶乎其能變。

謝良佐既見明道，退，而門人問曰：「良佐何如？」子曰：「其才能廣而充之，吾道有望矣。」

子曰：顏子虛中受道，子貢億度而知之。

子曰：子厚、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

子曰：邦無道而自晦以免患，可以爲智矣，而比干則非不知也。

子曰：顏、孟知之所至則同，至於淵懿溫淳，則未若顏子者。

子曰：觀武帝問賢良，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曰：「堯遭洪水，不聞禹世之有洪水也。」而不對所由，姦人也。

子曰：堯、舜，生而知之者也；湯、武，學而至之者也。文之德似堯、舜，禹之德似湯、武，雖然，皆聖人也。

子曰：身之，言履也；反之，言歸乎正也。

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猶春生也，孟子則兼秋殺見之矣。

子曰：學聖人者，必觀其氣象。《鄉黨》所載，善乎其形容也。讀而味之，想而存之，如見乎其人也。

子曰：魯、衛、齊、梁之君，不足與有爲，孔、孟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爲。

者也。

子曰：顏子具體，顧微耳，在充之而已。孟子生而大全，顧未粹耳，在養之而已。

子曰：傳聖人之道，以篤實得之者，曾子是也。易簣之際，非幾於聖者不及也。推此志也，禹、稷之功，其所優爲也。

子曰：聖人無夢，氣清也；愚人多夢，氣昏也。孔子夢周公，誠也，蓋誠爲夜夢之影也。學者於此，亦可驗其心志之定否，操術之邪正也。

子曰：周勃入北軍，問士卒，如有右袒，將何處哉？已知其心爲劉氏者，不必問也。當是之時，非陳平爲之謀，亦不能濟矣。迎文帝於霸橋而請問，^①則非其時；見河東守尉於其國而嚴兵，則非其事。幾於無所能者，由不知學也。

子曰：仲尼渾然，乃天地也；顏子粹

然，猶和風慶雲也；孟子巖巖然，猶泰山北斗也。

周茂叔曰：「荀卿不知誠。」子曰：「既誠矣，尚何事於養心哉？」

子曰：王仲淹，隱德君子也。其書有格言，非其自著也，續之者勦入其說耳，所謂售僞必假真也。通之所得，粹矣，非荀、楊所及。續經，其僞益甚矣。自漢以來，制詔之足紀者寡矣，晉、宋以後，詩之足采者微矣。

孫覺問：「孔明何如人也？」子曰：「王佐。」曰：「然則何以區區守一隅，不能大有爲於天下也？」子曰：「孔明欲定中原，與先主有成說矣，不及而死，天也。」曰：「聖賢，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不爲，孔明保一國，殺人多矣。」子曰：「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

①「問」，涂刻本作「問」。

義有大於殺也。孔子請討陳恒，使魯用之，能不戮一人乎？」曰：「三國之興，孰爲正？」子曰：「蜀之君臣，志在興復漢室，正矣。」

子曰：楊、墨，學仁義而失之者，則後之學者有不爲仁義者，則其失豈特楊、墨哉？

子曰：與巽之語，聞而多礙者，先人也；與與叔語，宜礙而信者，致誠也。

子曰：君子正己而無恤乎人。沙隨之會，晉侯怒成公後期而不見魯，當是時，國家有難，彼曲我直，君子不以爲恥也。

子曰：世云漢高能子房，非也，子房用漢高耳。

子曰：楊子雲去就無足觀，其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則悔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遜于不虞，以保天命」，則欲以苟容爲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幾而作，其

及是乎？苟至於無可奈何，則區區之命，亦安足保也！

子曰：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

子曰：楊子雲之過，非必見於《美新》、投閣也。夫其黽勉莽、賢之間而不能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子曰：韓信「多多益辦」，分數明而已。

子曰：君實謂其應世之具，猶藥之參苓也，可以補養和平，不可以攻治沉痾，自處如是，必有救之之術矣。

或問：「舜能化瞽、象於不格姦，而曷爲不能化商均也？」子曰：「舜以天下與人，必得如己者，故難。於商均之惡，豈聞如瞽、象之甚焉？」

子曰：張良進退出處之際皆有理，蓋儒者也。

子曰：孔門善問，無若顏子，而乃終日如愚，無所問也。

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必盡。

子曰：顏子默識，曾子篤實，得聖人之道者，二子也。

或謂：「顏子爲人，殆怯乎？」子曰：

「孰勇於顏子？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孰勇於顏子？」

或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①何也？」子曰：「如小人日行不善，人不以爲言；君子一有不善，則群起而議之，一道也。白者易汙，全者易毀，一道也。以《風》、《雅》考之，幽王大惡爲小惡，宣王小惡爲大惡，一道也。」

子曰：孟子言己志，有德之言也；論聖

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之而未能至之者也。

或問：「伊尹出處，有似乎孔子，而非聖之時，何也？」子曰：「其任也氣象勝。」

子曰：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

或問：「孟子何以能知言？」子曰：「譬之坐乎堂上，則其辨堂下之聲如絲竹也；苟雜處乎衆言之間，群音囂囂然，已且不能自明，尚何暇他人之知乎？」

子曰：孔子爲宰，爲陪臣，皆可以行大道，若孟子，必得賓師之位而後行也。

子曰：明叔明辨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蓋美材也。其學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

①「祥」，原作「詳」，據涂刻本改。

焉而已者，豈不可惜哉！

游酢得《西銘》誦之，則渙然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也。

子曰：和叔任道，風力甚勁，而深潛縝密，則於與叔不逮。

鮮于侁問曰：「顏子何以不能改其樂？」子曰：「知其所樂，則知其不改。謂其所樂者何樂也？」曰：「樂道而已。」子曰：「使顏子以道爲可樂而樂乎，則非顏子矣。」他日，侁以語鄒浩，浩曰：「吾雖未識夫子，而知其心矣。」

或謂：「佛氏引人入道，比之孔子爲徑直乎？」子曰：「果其徑也，則仲尼豈固使學者迂曲其所行而難於有至哉？故求徑途而之大道，是猶冒險阻，披荆棘，以祈至于四達之衢爾。」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

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知《易》者莫如孟子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春秋》者，莫如孟子矣。

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子曰：聞善言則拜者，禹之所以爲聖也。以能問於不能者，顏子之所以爲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則充然而自足，哀哉！

或問：「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而與拂父母之心孰重？」子曰：「非直不告也，告而不可，然後堯使之娶耳。堯以君命瞽瞍，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在瞽瞍不敢違，而在舜爲可娶也，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於是乎

皆得。」曰：「然則象將殺舜，而堯不治焉，何也？」子曰：「象之欲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慝而治之，非堯也。」

子曰：伊尹之耕于莘，傳說之築于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已。

子曰：董子有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

或問：「陋巷貧賤之人，亦有以自樂，何獨顏子？」子曰：「貧賤而在陋巷，俄然處富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顏子簞瓢由是，萬鍾由是。」

子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子曰：「『真積力久則人』，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

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子曰：孔子教人，各因其才，有以文學入者，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行人者。

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

或問：「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太公，知之素矣，恐民之未信也，故假夢卜以重其事。」子曰：「然則是僞也，聖人無僞。」

子曰：盟可用，要之則不可用。要而盟，與不盟同。使要盟而可用，則賣國背君，亦可要也。是故孔子舍蒲人之約，而卒適衛。

子曰：顏子之怒在物而不在己，故

不遷。

子曰：仲尼之門，不仕於大夫之家，惟顏、閔、曾子數人而已。

或問：「小白、子糾，孰長？」子曰：「小白長。」何以知之？子曰：「漢史不云乎？齊威殺其弟，蓋古之傳者云爾。有如子糾兄也，管仲輔之爲得正，小白既奪其國而又殺之，則管仲之於威公，乃不與同世之仇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威，聖人之言，無乃甚害於義，而啓後世反復不忠之患乎？」

子曰：生而知之者，謂理也，義也；若古今之故，非學不能知也。故孔子問禮樂，訪官名，而不害乎生知也。禮樂官名，其文制有舊，非可鑿知而苟爲者。

子曰：人所不可能者，聖人不爲也。或曰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陋哉斯言也！

子曰：荀子謂博聞廣見可以取道，欲力

行堯、舜之所行，其所學皆外也。

子曰：工尹商陽追吳師，既及之，而曰「我朝不坐，宴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夫商陽惟當致力君命，而乃行私情於其間，慢莫甚焉，孔子蓋不與也。其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蓋記《禮》者之謬也。

子曰：曾子易簣之際，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同心。

子曰：孔子之道，得其傳者，曾子而已矣。時門弟子才辨明智之士非不衆也，而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也。觀易簣之事，非幾於聖者不足以臻此。繼其傳者，有子思，則可見矣。

劉安節問：「孔子未嘗以仁許人，而稱管仲曰『如其仁』，何也？」子曰：「闡幽之道也。子路以管仲不死於子糾爲未仁，其言仲

者小矣，是以聖人推其有仁之功。或抑或揚，各有攸當，聖人之言類如此，學者自得可也。」

子曰：在邦家而無怨，聖人發明仲弓，使之知仁也。然在家而有怨者焉，舜是也；在邦而有怨者焉，周公是也。

子曰：堯、舜、孔子，語其聖則不異，語其事功則有異。

子曰：象憂喜，舜亦憂喜，天理人情之至也。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管叔初未嘗有惡，使周公逆度其兄將畔而不使，是誠何心哉？惟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

子曰：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使夫國人有所矜式，其心善矣，於孟子有可處之義也，然時子以利誘孟子門人，故孟子曰：「我非欲富也，如其欲富，則辭十萬而受萬乎？」故

當知孟子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特不可以利誘耳。

子曰：不已則無間，天之道也，純則不二，文王之德也。文王其猶天歟！

或問：「莊周何如？」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

子曰：世之博聞強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然其說之流，亦未免於有弊也。

子曰：「瞻之在前」，未能及也，「忽焉在後」，則又過也。其差甚微，其失則有過不及之異。是微也，惟顏子知之，故興卓爾之歎也。

或問：「後世有作，虞帝弗可及，何也？」子曰：「譬之於地，肇開而種之，其資毓於物者，如何其茂也！久則漸磨矣。虞舜當未開之時，及其聰明，如此其盛，宜乎後

世莫能及也。胡不觀之：有天地之盛衰，有一時之盛衰，有一月之盛衰，有一辰之盛衰。一國有幾家，一家有幾人，其榮枯休戚未有同者。陰陽消長，氣之不齊，理之常也。」

子曰：知之既至，其意自誠，其心自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是以未嘗復行，有復行焉者，知之不至耳。

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或過或不及。無非惡也，楊、墨之類是也。

明道十五六時，周茂叔論聖道之要，遂厭科舉，慨然欲爲道學，而未知其方也。及泛濫於諸家，出人於釋、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

明道志康節之墓曰：「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運化，陰陽消長，以達乎萬物之

變，然後頽然乎順，浩然乎歸。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樂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之功亦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才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人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有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所從來。獨先生之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李、穆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見也，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高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人者與？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以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伯淳既沒，公卿大夫議以「明道先生」號之。子爲之言曰：「周公死，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天不憖遺，哲人早世。學者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古而長存也。」

君臣篇

子曰：人君欲附天下，當顯名其道，^①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四海蒙其惠澤可也。若乃暴其小惠，違道干譽，欲

致天下之親己，則其道狹矣。非特人君爲然也，臣之於君，竭其忠誠，致其才力，用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以求君之厚己也。雖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疏戚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己也。雖鄉黨親戚亦然。

子曰：君道以人心悅服爲本。

子曰：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子曰：君子有爲於天下，惟義而已，不可則止，無苟爲，亦無必爲。

子曰：止惡當於其微，至盛而後禁，則勞而有傷矣。君惡既甚，雖以聖人救之，亦不免拂違也。民惡既甚，雖以聖人治之，亦

①「名」，涂刻本作「明」。

不免於刑戮也。

子曰：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者，必達其所蔽，而因其所明，乃能入矣。雖有所蔽，亦有所明，未有冥然而皆蔽者也。古之善諫者，必因君心所明，而後見納。是故訐直強果者，其說多忤；溫厚明辯者，其說多行。愛戚姬，將易嫡庶，是其所蔽也；素重四老人之賢而不能致，是其所明也。四老人之力，孰與夫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也？高祖不從彼而從此者，留侯不攻其蔽而就其明也。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爲質於齊，是其蔽也；愛之欲其富貴久長於齊，是其所明也。左師觸龍所以導之者，亦因其明爾，故其受命如響。夫教人者，亦如此而已。

子曰：小人之於君，能深奪其志，未有由顯明以道合者。

子曰：王者奉若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則天命也，討則天討也。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持天下者，霸道也。

子曰：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己出，人惟知有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之也，亦其次歟！

張子厚再召如京師，過子曰：「往，終無補也，不如退而閒居，講明道義，以資後學，猶之可也。」子曰：「何必然？義當往則往，義當來則來耳。」

子曰：剛健之臣事柔弱之君，而不爲矯飾之行者鮮矣。夫上下之交不誠而以僞也，其能久相有乎？

或問：「升卦有大臣之事乎？」子曰：「道何所不在？」曰：「大臣而猶升也，則何之矣？」子曰：「上則升君於道，下則升賢於朝，已則止其分耳，分則當止而德則當升也。盡是道者，文王也。」

子曰：士有志在朝廷而才不足者，有才可以濟而誠不至者。誠苟至焉，正色率下，則用之天下治矣。

劉安節問：「賜魯天子禮樂以祀周公，可乎？」子曰：「不可。人臣而用天子之所用，周公之法亂矣。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過也。王氏謂人臣有不能爲之功，而周公能之，故賜以人臣不能用之禮樂，非也。人臣無不能爲之功，周公亦盡其分耳。人臣所當爲者而不爲，則誰爲之也？事親若曾子可也，其孝非過乎子之分也，亦免責而已。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苟不盡其責之所當

爲，則事業何自而立？而謂人臣有不能爲之功，是猶曰人子有不能爲之孝也，而可乎？後世有恃功責報而怏怏於君者，必此之言夫。」

子曰：當爲國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矣，而猶不免，則命也。苟唯致其命，安其然，則危塞險難無足以動其心者，行吾義而已，斯可謂之君子。

子曰：君子之處高位也，有拯而無隨焉，在下位也，則有當拯，有當隨焉。

或問：「爲官僚而言事於長，理直則不見從也，則如之何？」子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於去則當去，事輕於去則當留，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當已。雖然，今之仕於官者，其有能去者，必有之矣。而吾未之見也。」

范公爲諫官，嘗諫上曰：「今欲富國強

兵，將何以爲？」子聞之，曰：「野哉！烏足以格其君？」《周禮》所記，亦有強富之術，惟孟子爲梁惠王言利之不可爲，至於不奪不厭，言兵之不可用，至於及其所愛也，庶乎其可矣。」

子曰：凡諫說於君，論辯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子曰：臣賢於君，則輔君以所不能；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孔明之於劉禪是也。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誠積而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人，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以己誠上達，而其君信之之篤耳。管仲之相威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

或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諫？」

曰：「王陵廷爭不從，則去其位。平自意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之怒也。夫漢初君臣，徒以智力相勝，勝者爲君，其臣之者非心說而臣事之也。當王諸呂時，而責平等以死節，庸肯苟死乎？」

子曰：士方在下，自進而干君，未有信而用之者也。古之君子，必待上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崇己以爲大也，蓋尊德樂道之誠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爲耳。

或謂：「《屯》之九五曰『屯其膏』，然則人君亦有屯乎？」子曰：「非謂其名位有損也，號令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威權去己而不識所收，如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或不勝其忿，起而驟正之，則致凶之道。其惟盤庚、周宣乎？修德用賢，追先王之政，而諸侯復朝焉，蓋以道馴致，不以暴爲之也。若唐之僖宗、昭宗是也，恬然不爲，至於屯

極，則有亡而已。」

昔有典選，其子當遷官，而固不之遷者，其心本自以爲公，而不知乃所以爲私也。或曰：古者直道而行，於嫌有所不必避，後世人僞競生，是以不免耳。

子曰：非無時也，時者人之所爲，蓋無其人耳。

子曰：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而後出者以此。

子曰：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爲阿黨之計。

或問：「臣子加謚於君父，當極其美，有諸？」曰：「正終大事也，加君父以不正之

謚，知忠孝者不爲也。」

子曰：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饑則爲用，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期也，曾是之謂愛身乎？

或謂：「禮局設官，地清而職閑，可居也。」子曰：「朝廷舉動有一違禮，則禮官當任其責，安得謂之閑？」

或曰：「未有大臣如介甫得君者。」子曰：「介甫自知之。其求去自表於上曰：『忠不足取信，事事待於自明。』使君臣之契果深，而有是言乎？」

子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子曰：君子不輕天下而重其身，不輕其身而重天下。凡爲其所當爲，不爲其所不可爲者而已。

或問：「孔子事君盡禮，而人以爲諂。」

禮與諂異矣，諂何疑於盡禮？」子曰：「當時事君者，於禮不能盡也，故以譏聖人。非孔子而言，必曰『小人以爲諂也』，孔子曰『人以爲諂』而已。聖人道大德宏，故其言如此。」

子進講至「南容三復白圭」，中侍謂講至南字，請隱之，子不聽。講畢進曰：「人君居兆人之上，處天下之尊，只懼怕人過爲崇奉，以生驕慢之心，此皆近習諂媚以養之耳。昔仁宗之世，宮嬪謂正月爲初月，易蒸餅曰炊餅，皆此類，天下至今以爲非。嫌名舊名，請勿復諱也。」翼日孫覺講曰「子畏於正」，子曰：「以諱之故，獨無地名可稱也，謂畏於正，此何義也？」

司馬溫公、呂申公、韓康公上子行義於朝，遂命以官，典西都之教。子辭，不聽，又辭曰：「上嗣位之初，方圖大治，首拔一人於畎畝之中，宜得英材，使天下聳動，知朝廷之

急賢也。今乃官使庸常之人，則天下何望？後世何觀？朝廷之舉何爲？臣之受也何義？臣雖至愚，敢貪寵祿以速戾於厥躬？是以罔虞刑威，而必盡其說。願陛下廣知人之明以照四方，充取臣之心以求真賢，求之以其方，待之以其道，雖聖賢亦將爲陛下出矣，況如臣者，何足道哉？」又不聽，而召之至京師，且使校讐館閣。子以布衣造朝也，則曰：「草萊之臣蒙召而至，未見君，先受命，非禮也。」既見于庭，又命之陞對，遂有講筵之除。子退而上疏曰：「知人則哲，堯舜所難。臣進對於頃刻之間，陛下見臣何者而遽加擢任也？今之用臣，蓋非常之舉，必將責其報效，此天下之所觀聽也。苟或不然，則失望於今，而貽笑於後，可不謹哉？臣請有所言焉。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則由乎周公。周

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性長，化與心成。今陛下春秋方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也。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尤在涵養薰陶之而已矣。今夫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宦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臣欲謹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磨德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比之深處官闈，爲益多矣。夫傳德義者，在乎防聞見之非，節嗜慾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故左右近侍，宜選老成厚重小心之人，服飾器用，皆須朴實之物，俾華巧靡麗不至於前，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凡動作言語，必使勸講者知之，庶幾隨事箴規，應時諫正。調護聖躬，莫過乎此矣。人君居崇高

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而莫敢仰視，萬方崇奉而所欲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成則中常之君無不驕肆，^①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所由也。所以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懼爲首云。夫儒者得以經術進說於人君，言聽則志行，自昔抱道之士，孰不願之？顧恨弗獲。然自古君臣道合，靡不由至誠感通，信以發志。臣也道未行於室家，善未孚於鄉黨，而何足以動人主之心乎？苟不度其誠之未至，而姑善辭說於進退之間，爲一時之觀則可矣，必欲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久而無數，臣知其不可也。是以欲進而思義，喜時以愧己。夫海宇至廣，賢俊非一人，願博謀群臣，旁加收擇，期得出類之賢，真諸左右，輔成聖

①「其成」，涂刻本作「其惑可知」。

德，則爲宗社生靈之福矣。」久之，意有不合，上書太后曰：「臣鄙人也，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于茲幾三十年。昔在兩朝，累爲當塗者薦揚。臣於是時，自顧道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上嗣位，陛下臨朝，大臣仰體求賢願治之心，搜揚巖穴，首及微臣。以爲召而不往，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如臣微賤，食土之毛而爲王民，召而不至，則邦有常憲矣。是以奔走承命，甫至闕庭之外，又有館職之除，方且表辭，遂蒙賜對。臣於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陛，咫尺天光，未嘗一言及於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玉音，擢實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已萌矣。辭不獲命，於是服勤厥職。夫性朴而言拙，臣之所短也。若夫愛上之心，事上之禮，

告上之道，則不敢不盡也。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直欲舉太平，不止於因循苟安而已。苟能日謹一日，天下之事，誠不足慮。而方今所謂至急，爲長久之計，則莫若輔養上德。歷觀前古，成就幼主，莫備於周公，爲萬世之法。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必可信，以先王之道爲必可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然後知周公誠不我欺也。考之《立政》之書，其言常伯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同以爲戒，要在得人，以爲知恤者鮮也。終篇反覆，惟此一事而已。夫僕臣正厥后，克聖左右，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旦夕承弼，然後起居出入無違禮也，發號施令無不善也。後世不復知此，以謂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夫此一端而已，苟曰如是而足，則能文官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

導，又何必置官設職，求賢德之士哉？自古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勢位使之然也。臣服職以來，六侍宸御，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說者竦立案傍，解釋數行，則已肅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也？亦已異於周公輔成王之道矣。或以謂上方幼冲宜爾者，不知本之論也。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故所急在先，而不憂其太早也。或又曰：聖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則尤非也。莫聖於禹，而益以丹朱傲游慢虐爲之戒，禹豈不知是也？

以唐太宗之聰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其始也，惡隋煬帝之侈麗，毀其層觀，未六七年，乃欲治乾陽殿矣。人心奚常之有？所以聖賢處崇高之位，當盛明之際，不忘規戒，爲慮至深遠也。況幼冲之君，而可懈於閑邪拂違之道乎？夫開發之道有方，而朋習之益至切。夫學悅而後入，宜使上心泰而體舒，然後有所悅懌。今也前對大臣，動虞違謬，一言之出，史必書之，非所以遜人主之志而樂於學也。凡侍講讀，皆使兼視他職，比於輔導，則弗專矣。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則不能感發。古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聲武，悲而擊之則聲哀。誠意之人也，其於人亦猶是矣。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於心思，及至上前，然後責功於簡冊，望化於頰舌，不亦淺乎？道衰學廢，世不得聞此言也久矣。雖聞之，必

笑之，以爲迂且誕也。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采。聖學不傳，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量度，方且區區駕其說於學以示天下後世，不虞幸會，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誠使臣得以所學上沃帝聽，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

神宗首召伯淳，首訪致治之要。子對曰：「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上曰：「定志之道何如？」子對曰：「正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

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閒，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後，罔匪正人，輔成德業。臣願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又博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睿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益偷薄，末俗曉曉，無復廉恥，蓋亦尊德樂義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化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之幸。」上嘉納焉。

明道告神宗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上拱手前坐曰：「當爲卿戒之。」因論人才。上曰：「朕未之見也。」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上聳然曰：「朕不敢。」明道之未爲臺諫也，察荆公已信用矣。明道每進見，必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一言及功利。上始疑其迂濶，而禮貌不少替也。一日，極

論治道，上斂容謝曰：「此堯、舜之事也，朕何敢當？」明道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上益敬之。荆公畫策寢行，子意多不合，令出有不便者，即論奏之；其尤有益，則論大臣不同心，謂小臣預大計，謂青苗收二分之息，謂鬻祠部度牒良民爲僧，謂民情怨咨而公論壅遏，謂興利之臣日進而尚德之風寢衰。上不敢用，子遂以罪去。

明道補外官人辭，上猶眷眷問政。他日，明道曰：「當是時，吾不能感動君心，顧吾學未至，德未成也。雖然，河濱之人捧土塞孟津，亦復可笑。人力不勝，以至于今，豈非命哉？」

心性篇

劉安節問：「心有有限量乎？」曰：「天下

無性外之物，以有限量之形氣用之，不以其道，安能廣大其心也？心則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所主爲心，實一道也。通乎道，則何限量之有？必曰有限量，是性外有物乎？」

子曰：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也。心無遠近。

子曰：占出於自然之理，聲發於自然之氣。聽聲者知其資之善惡，善卜者知其人之姓氏，是一道也。

子曰：論性而不及氣，則不備；論氣而不及性，則不明。

子曰：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未應不爲先，已應不爲後。如百尋之木，本根枝葉則一氣也。若曰高明之極，無形可見，必也形諸軌轍之間，非也。高明之極，軌轍之間，皆一貫耳。

子曰：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待於聞見。

子曰：告子言生之謂性，通人物而言之也。孟子道性善，極本原而語之也。生之謂性，其言是也。然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牛有牛之性，馬有馬之性，而告子一之，則不可也。使孟子不申問，告子不嗣說，烏知告子之未知義，孟子爲知言？

子曰：凡物既散則盡，未有能復歸本原之地也。造化不窮，蓋生氣也。近取諸身，於出入息氣見闔闢往來之理。呼氣既往，往則不返，非吸既往之氣而後爲呼也。

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可聞，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命在人則謂之性，其用無窮則謂之神，一而已矣。

或問：「性與天道，是誠不可得而聞乎？」子曰：「可自得之，而不可以言傳也。」

他日謝良佐曰：「子貢即夫子之文章而知性與天道矣，使其不聞，又安能言之？夫子可謂善言，子貢可謂善聽。」

子曰：「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聽於物，惟物之聽，何所往而不妄也？」或曰：「心在我，既已入於妄矣，將誰使之？」子曰：「心實使之。」

子曰：視聽言動，身之用也。由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

子曰：心本至虛，必應物無迹也。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故視聽言動，必復於禮，制於外所以安其中也，久則誠矣。

張子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同稟於性，遇其適然爾。力行不至，難以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難以語命，可以言遇也。」或問：「命與遇異乎？」子曰：「遇不遇即命也。」曰：「長平死者四十萬，其命

齊乎？」子曰：「遇白起則命也。有如四海九州之人，同日而死也，則亦常事爾。世之人以爲是駭然耳，所見少也。」

或問：「韓文公、楊雄言性如何？」子曰：「其所言者才耳。」

或問：「盡心之道，豈謂有惻隱之心而盡乎惻隱，有羞惡之心而盡乎羞惡也哉？」子曰：「盡則無不盡，苟一一而盡之，烏乎而能盡？」

韓侍郎曰：「凡人視聽言動，不免幻妄者，蓋性之不善也。」子哂之曰：「謂性不善者，則求一善性而易之，可乎？」

子曰：「君子慮及天下後世，而不止乎一身者，窮理而不盡性也。小人以一朝之忿，曾身之不遑恤，非其性之盡也。」

子曰：「天人無二，不必以合言，性無內外，不可以分語。」

子曰：「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爲一者，有己則喜自私，私則萬殊，宜其難一也。」

子曰：「氣質沉靜，於受學爲易。」

子曰：「志御氣則治，氣役志則亂。人忿慾勝志者有矣，以義理勝氣者鮮矣。」

王介甫曰：「因物之性而生之，直內之敬也；成物之形而不可易，方外之義也。」子曰：「信斯言也，是物先有性，然後坤因而生之，則可乎？」

子曰：「動以人則妄，動以天則無妄。」

子曰：「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爲貴。」

子曰：「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爲本，是曰『先立乎其大者』也。」

或曰：「窮理，智之事也；盡性，仁之事也；至於命，聖人之事也。」子曰：「不然也。誠窮理，則性命皆在是。蓋立言之勢，不得

不云爾也。」

子曰：有爲不善於我之側而我不見，有言善事於我之側而我聞之者，敬也，心主於一也。

或曰：「惟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子曰：「豈其然乎？有心於息慮，則思慮不可息矣。」

子曰：人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猶寐也，呼而覺之，斯不蒙矣。

子曰：有得無得，於其心氣驗之：裕然而無不充悅者，實有得也；切切然心勞而氣耗，謂己有得，皆揣度而知之者也。

子曰：所守不約，則泛然而無功。約莫如敬。

子曰：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息而縱之，則存者亡矣。

子曰：義理客氣，相爲消長者也。以其

消長多寡，而君子小人之分，日以相遠矣。

子曰：公則同，私則異，同者天心也。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可乎？」子曰：「恥不能而爲之，可也；恥不能而隱之，不可也。至於疾人之能，又大不可也。若夫小道曲藝，雖不能焉，君子不恥也。」

或問：「君子存之，何所存也？」子曰：「存天理也。天理未嘗亡，而庶民則亡之者衆矣。」

或問：「志乎道，而玩之不樂，居之不安，何也？」子曰：「無乃助之長歟？」

子曰：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遷也，臨患難而能不懼，處貧賤而能不變，視富貴而能不慕者，吾未見其人也。

或問敬忠孚信之別。子曰：「一心之謂敬，盡心之謂忠，存之於中之謂孚，見之於事之謂信。」

子曰：「自得而動者，猶以手舉物，無不從也。慮而後動者，猶以物取物，有中不中矣。」

或問：「人情本明，其有蔽，何也？」子曰：「性無不善，其偏蔽者，由氣稟清濁之不齊也。」

子曰：「德性云者，言性可貴也。性之德，言性所有也。」

張子曰：「太虛至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則濁，濁則有礙，礙則形窒矣。」子曰：「神氣相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神外有氣，是兩之也。清者爲神，濁者何獨非神乎？」

或問：「獨處夜行而多懼心，何也？」子曰：「燭理不明也。明理則知所懼者皆妄，又何懼矣。知其妄而猶不免者，氣不充也，敬不足也。」

子曰：「以私己爲心者，枉道拂理，諂曲邪佞，無所不至，不仁孰甚焉！」

子曰：「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劉安節問曰：「孝弟之行，何以能盡性至命也？」子曰：「世之言道者，以性命爲高遠，孝弟爲切近，而不知其一統。道無本末精粗之別，洒掃應對，形而上者在焉。世豈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心至命者，亦由之而弗知也。人見禮樂壞崩，則曰禮樂亡矣，然未嘗亡也。夫盜賊，人之至不足道者也，必有總屬，必有聽順，然後能群起，而謂禮樂一日亡，可乎？禮樂無所不在，而未嘗亡也，則於窮神知化乎何有？」

子曰：「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則坐馳，有忘之心，是則思而已矣。」

或問：「性之成形，猶金之爲器歟？」子曰：「氣比之金可也，不可以比性。」

子曰：言不足以得意，得意則言可忘矣。非心自得之，終非己物。

子曰：泛乎其思之，不如守約。思則來，捨則去，思之弗熟也。

子曰：天德云者，謂所受於天者，未嘗不全也。苟無污壞，則直行之耳。或有污壞，則敬以復之耳。其不必治而修，則不治而修，義也。其必治而修，則治而修，亦義也。其全天德一也。

或問：「性善而情不善乎？」子曰：「情者，性之動也，要歸之正而已，亦何得以不善名之？」

子曰：受於天之謂性，稟於氣之謂才。才有善否，由氣稟有偏正也。性則無不善，能養其氣以復其正，則才亦無不善矣。

或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何以異？」子曰：「赤子之心，已發，發而去道未

遠也。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

或問志意之別。子曰：「志自所存主言之，發則意也。發而當，理也；發而不當，私也。」

子曰：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

楊迪言於子曰：「心迹，固夫子以爲無可判之理，迪也疑焉。」子曰：「然則舜同象之憂喜，孟子不以爲僞，即是宜精思以得之，而何易言也？」

子曰：與叔昔者之學雜，故常以思慮紛擾爲患，而今也求所以虛而靜之，遂以養氣爲有助也。夫養氣之道，非槁形灰心之謂也。人者生物也，不能不動，而欲槁其形，不能不思，而欲灰其心，心灰而形槁，則是死而已也。其從事於敬以直內，所患則亡矣。

游酢曰：「能戒謹於不覩不聞之中，則上天之載，可循序而進矣。」子曰：「是則然矣。雖然，其序如之何？循之又如何也？荀卿曰『始乎爲士，終也爲聖』，其言是也，而曰『性者惡也，禮者僞也』，然則由士而聖人者，彼亦不知其所循之序矣。可不深思而謹擇乎？」

子曰：有能全體此心，學雖未盡，但隨分以應事物，雖不中不遠矣。

子曰：西北與東南，人材不同，氣之厚薄異也。

或問：「心有存亡乎？」子曰：「以心無形體也，自操舍言之耳。夫心之所存，一主乎事，則在此矣。」子因以目視地曰：「過則無聲臭矣。其曰放心者，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心則無存亡矣。」

子曰：佛者平居高談，自謂見性得盡，

至其應物處事，則有惘然不知者，是實未盡所得也。

或問：「有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也。」子曰：「求則是有思也，思則是已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哉？』子曰：『存養而已矣。及其久也，喜怒哀樂之發，不期中而自中矣。』」

子曰：不欲則不惑，惑者由有所欲也。欲，非必盤樂也，心有所向，無非欲也。

或曰：「心未有所感之時，何所寓也？」子曰：「莫知其鄉，何爲而求所寓？有寓，非所以言心也，惟敬以操之而已。」

子曰：邪說雖熾，終不能勝正道，以人之秉彝不可亡也。然亦惡其善惑人心，是以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

子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粹然達於外。

子曰：善惡云云者，猶杞柳之論也。善惡混云者，猶湍水之說也。

子曰：人性果惡耶，則聖人何爲能反其性，以至於斯也？

子曰：命受於天。或者服餌致壽，是天命而可增益也。

子曰：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人獨計其一身之窮通而已，非惑夫？

子曰：君子以識爲本，行次焉。今有人，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之惑，將流蕩而不知反，好惡失其宜，是非亂其真，雖有尾生之信，曾子之孝，吾弗貴也。

子厚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者，其人神之奧乎！學者欲以思慮求之，既以自累其心於不神矣，烏得而求之哉？」子曰：「有所事，乃有思也，無思則無事矣。孟子於是論養氣之道，而未遽及夫神

也。」子厚曰：「勿忘者，亦不捨其靈明，善應之耳。」子曰：「存不捨之心，安得謂之靈明？」然則其能善乎？」子曰：「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

子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梏，爲夜氣之所存，然後有以至於聖人也。

子曰：甚矣，慾之害人也！人爲不善，慾誘之也。誘之而不知，則至於滅天理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覺莫要於思，惟思爲能窒慾。

子曰：自性得者皆善也，而有仁義禮智之名者，以其所施之不同。合而言之，一道也。舍而行之，是悖理而違道也。而世言道與性者，必曰超然眇乎四端之外，是亦不學

之過也。

子曰：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所知，不假聞見。

子曰：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不知求放心而求放雞犬者也。

子曰：有一物而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害其爲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心無目不能視，目無心不能識也。

子曰：莫大於性。小人云者，非其性然也，自溺於小而已，是故聖人閔之。

子曰：人之性猶器，受光於日。佛氏言性，猶置器日下，傾此於彼爾，日固未嘗動也。

子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則於天德不盡，其於知天難矣。

子曰：真元之氣，氣所由生，外物之氣，不得以雜之，然必資物之氣而後可以養元氣，本一氣也。人居天地一氣之中，猶魚之在水，飲食之真味，寒暑之節宣，皆外氣涵養之道也。

子曰：神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而佛言有一物不亡而常存，能盜胎奪蔭，則無是理也。

子曰：不誠不莊，而曰盡性者，無之。性之德無僞慢，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子曰：體會必以心。謂體會非心，於是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心，與天爲一。或者滯心於智識之間，故自見其小耳。

或問：「克伐怨欲不行而非仁，何也？」子曰：「無是四者，非仁而何？原憲之問，在於止而不行，未免於有是心也，故曰可以

爲難而已。蓋將以起原憲之問而進之，而憲不能也。」

或問：「君子存之，如何其存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乃存之道也。」

子曰：無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

子曰：感而遂通，感非自外也。

子曰：退藏於密者，用之源也。

子曰：人心，私欲也，危而不安；道心，天理也，微而難得。惟其如是，所以貴於精一也。精之一之，然後能執其中，中者極至之謂也。

子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子思開示學者切要之語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其意亦猶是也。有得於此者，樂則生，生則烏可已也？

無得於此者，役役於見聞，知思爲機變之巧而已。

子曰：知命者達理也，受命者得其應也。天之應若影響然，得其應者常理也。致微而觀之，未有不應者，自淺狹之所見，則謂其有差矣。天命可易乎？然有可易者，惟其有德者能之。

韓康公曰：「今有人頓然明盡者，子信諸？」子曰：「必也生而知之，然未之見也。凡所貴乎學者，不謂生而知之者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言其至也。佛氏於陰陽生死古今，未之識也，而謂得夫形而上者與吾聖人無二致，可乎？人才智愈明，其所陷溺愈深，可不戒乎！」

子曰：學必知自謙之道，有一毫不自謙，則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

心」也。

子曰：「率氣在志，養氣在直內，有私意則餒，無不義則浩然。」

子曰：「心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子曰：「質之美者，一明即盡，濁滓渾化，斯與天地同體矣。莊敬持養，抑其次也；及其至，則一也。」

或問：「多怒多驚，何也？」子曰：「主心不定也。」

子曰：「心盡乎？智周萬物，而不盡乎，如死灰。形盡乎，動容周旋；而不盡乎，如槁木。以寂滅湛靜爲道者，其分遠矣。」

張子厚問伯淳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也？」子曰：「所謂定者，靜亦定，動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性爲有內外也。性爲隨於

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在內也？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生於西也。非其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其害在於是自私也，用智也。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何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聖人未嘗絕物而不應也。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能

以方怒之時遽忘怒心，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人物篇

子曰：萬物之始，氣化而已。既形氣相禪，則形化長而氣化消。

子曰：人以累物爲患，必以忘物爲賢，其失一也。

子曰：物固有是理，因而充長之，不俟乎造爲，故曰「益長裕而不設」，設則僞矣。

子曰：觀物理，於察己之理明，則無往而不識矣。

子曰：君子循理，故常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

子曰：時者，聖人之所不能爲也，而人之智愚，世之治亂，聖人必示以可易之道者，

豈徒爲教哉？蓋有其理也。

子曰：物形有大小精粗之不同，神則一而已。

子曰：物相入則相說，說則相入。說以正爲貴。君子之道，致說於民，如天地之施焉。

子曰：君子之自尚，蓋非一致：有抱道不偶，而高潔自守者焉；有知止足之戒，退而保身者焉；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者焉；有清介遠引，不屑世故者焉。孔子所謂志則可者，進退合道者也。

子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由一理復其初也。

子曰：非仁無以見天地。

子曰：感慨殺身，常人之所易；處死生之際，雍容就義，君子之所難。

子曰：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

子曰：聖賢之處世，莫不於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大同者，是亂常拂理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污而已。

子曰：一行非所以名聖人。

子曰：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

或問：「凡人辨論，自直其說，求勝人而無含容之氣，何也？」子曰：「識量狹也。聖人之有量，天資也；君子之有量，學識也。

聖人與日月並明，故天地同量。下此者，猶之江海也，鐘鼎也，釜斛也，斗筲也，其涯雖異，其受也不齊，而末有不滿者也。惟道無限量。知道者量必宏，學而充之，則亦隨其知之所至而已。人有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推而上之，至於爲公輔而滿者，方其未滿，猶可蔽也，既不能承，則必盈溢，不可掩也。鄧艾位登三公，年七十矣，其自處

亦善，及破蜀有功，則心動矣。謝安聞苻堅之敗，不形喜色，及折屐齒，則心動矣。有飲酒既醉而執禮愈恭者，雖賢於顛沛，而爲酒所動，一也。富貴公子折身過於謙抑，視驕傲者亦賢矣，亦爲富貴所動也。

或問：「視朋友之過，不告則不忠，善告之不聽，則當何如？」子曰：「誠意交孚於未言之前，雖不言而人信之矣。不信者，誠不至也。」

子曰：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多矣。惟妻孥之牽，情慾之愛，能斷而不惑者，鮮矣哉！

子曰：勇一也，而用不同。勇於氣者，小人也；勇於義者，君子也。

劉安節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爲其然也？」子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

變也。曾子易簣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既堅，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況老少之異乎？」

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

子曰：天下之聚，貴以正。聚不以正，於人則爲苟合，於財則爲悖入。

子曰：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也，剪綵以爲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肖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

子曰：不以己待物，而以物待物，是謂無我。

子曰：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矣。

子曰：一介之士，苟存心於愛物，亦必有所濟。

子曰：氣之所鍾，有偏正，故有人物之殊；有清濁，故有智愚之等。

劉安節問：「太古之時，人物同生。」子曰：「然。」「純氣爲人，繁氣爲物乎？」子曰：「然。」「其所生也，無所從受，則氣之所化乎？」子曰：「然。」

子曰：物窮而不變，則無不易之理。易者，變而不窮也。

子曰：萬物始生也，鬱結未通，則實塞於天地之間，至於暢茂，則塞意亡矣。

子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乎！志士勵行，守之於爲乎！順理則裕，而從欲則危乎！

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或各因所虧者成之而已。

張子曰：「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子曰：「謂聖

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張子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

或問：「天民與大人之道何以異？」子曰：「順天而行道者，天民也；順天而為政者，天吏也；大人則進乎此矣。」

子曰：君子處難，貴守正而不知其他也；守正而難不解，則命也。遇難而不固其守，以自放於邪濫，雖使苟免，斯亦惡德也。知義命，不為也。

子曰：先儒母弟之說，非也。《禮》云立嫡子，母弟者謂嫡也，非以同母為加親也。以同母為加親，是知母而不知父，非人道也。子曰：聖人之德，無所不盛。古之稱聖人者，自其尤盛而言之。尤盛者，見於所遇也。而或以為聖人有能有不能，非知聖人者也。

子曰：厚責於吾所感，薄責於吾所應，惟君子能之。

子曰：聖人責人緩而不迫，事正則已矣。

或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曰：「於是而能反己，兢謹以遠其禍，則德益進矣。《詩》不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

子曰：君子常過於厚，小人常過於薄。君子常過於愛，小人常過於忍。

子曰：欲利己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怨。

子曰：今之世，稱曰善人者，豈如無惡可欲也哉？殆亦昏棄無立之異名。

子曰：聖人之心未嘗有，志亦無不在，

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子曰：聖人之心，雖當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靜，亦有至憂，而未嘗勞也。

子曰：萬物之理皆至足，而人於君臣父子之間，不能盡其分者多矣。

子曰：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

或問：「聖人之道，其難知也？」子曰：

「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是言也，涵蓄無窮之旨，學者宜深思也。」

子曰：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制在人，而不知羈勒之用本於馬也。聖人之化亦如之。

子曰：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有濟物之用，而未及乎物，猶無有也。

子曰：天地萬物之理，^①無獨必有對。

子曰：聖人，天地之用也。

子曰：聖人盡道，以其身之所行者教人，是欲天下之人皆至於聖人之域也。佛氏逃父棄家，毀絕倫類，獨處山林之下，乃以所輕所賤者施諸人，豈聖人君子之心哉？

子曰：凡物有形，則聲色臭味具焉。四者之虛實均而實勝也，意言數象亦然。

子曰：夢之所接無形聲，而心所感通則有形聲之理。物生者氣聚也，物死者氣散也。

子曰：君子在蹇則有以處蹇，在困則有以處困，道無時而不可行也，不以蹇而蹇，困而困也。

子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未有不善者。成而後有敗，興而後有衰，得而後有失，事無不然者。故孔子贊之曰：「元者善

①「物」，原無，據涂刻本補。

之長也。」

子曰：「凡人有己，必用才。聖人忘己，何才之足言？」

或問：「符瑞之事，有諸？」子曰：「有之。」「聖人不道焉，何也？」曰：「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禎祥而自恃則有害，是以不道也。」

子曰：「堯夫云：『能物物，則我爲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爲物之物也。』夫人自人，物自物，其理昭矣。」

子曰：「合而生，非來也；盡而死，非往也。然而精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謂之往亦可矣。」

子曰：「與昧者語，如持掖醉人，左扶之則右仆，右扶之則左仆，欲其卓立中塗，不可得也。」

子曰：「莊周言神人者，非也。聖而不可

知，則不可得而名，故以神稱之，非謂神人加於聖人一等也。

子嘗言：昔游乎雍、華之間，關西學者六七人從予行。一日亡千錢，僕者曰：「非晨裝遺，必涉水沉之矣。」子曰：「惜哉！」有謂子曰：「是誠可惜也。」又有曰：「微哉千錢，亦何足惜也？」又有曰：「水中囊中，人亡人得，可以一視，何歎可惜也？」子曰：「人苟得之，則非亡矣。今廼墜諸水，則無用，吾是以歎之。」及語呂與叔曰：「人之器識，乃如是之不同也！」與叔曰：「夫三子之言如何？」子曰：「最後者善。」與叔曰：「善則善矣，觀夫子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善誌之。既十有五年，閱故編見之，思與叔不幸而蚤死，爲之隕涕。

①「遺」下，涂刻本有「失」字。

子曰：君子之學，必日進則日新，不日進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子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若不可階而升也；其近若地，則亦可以履而行也。

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以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以適道。

子曰：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子曰：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

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心與事遇，則內之所重者更互而見，此一事重，則此一事出。惟能物各付物，則無不可矣。

子曰：爲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耳。聖人無爲異於是。

子曰：元氣會則生聖賢。

子曰：凡物參和交感則生，離散不和則死。

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

子曰：聖人濟物之心無窮，而力或有所不及。

子曰：聚爲精氣，散爲游魂；聚則爲物，散則爲變。觀聚散，則鬼神之情狀著矣。萬物之始終，不越聚散而已。鬼神者，造化之功也。

子曰：才高者多過，過則一出焉，一人焉。才卑者多不及，不及者殆且弛矣。

或曰：「凡物之出，各自其氣之所勝而化焉。」子曰：「何以見之？」曰：「如木之生，新根既大，則舊根化矣。」子曰：「是克也。」或曰：「克則木化爲土而何？」子曰：「非化也，克也。物無一定，盛衰相因，古之

人以迭王言五行，盡之矣。」或曰：「五行一氣也，其本一物耳。」子曰：「五物也。五物備，然後生。猶五常一道也，無五則亦無道。然而既曰五矣，則不可渾而爲一也。」

子曰：物有本末，而本末非二道也。

子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曰致曰位，非聖人不能言，子思蓋得之云爾。

子曰：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己也。

子曰：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生養萬物而不尸其功，應物而見於彼，復何存於此乎？

子曰：輕浮巧利之人，去仁遠矣。

子曰：天理無私。一人於私，雖欲善其言行，皆非禮。

子曰：不履聖賢之行，則亦不能入其

閭奧。

子曰：不可爲而爲之，聖人無忘天下之心也。

子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拔本塞源之教也。

子曰：因是人有可喜則喜之，聖人之心本無喜也。因是人有可怒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諸明鏡試懸，美物至則美，醜物至則醜，鏡何有美醜哉？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可喜可怒之事，必容心其間，若不啻在己者，亦勞矣。

子曰：上一於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所不至？此聖人修己以安百姓之道也。

子曰：爲惡之人，原於不知思，有思則心悟。

子曰：物未嘗不齊也，強欲齊之者，非

物不齊也，汝自不齊耳。

子曰：上竿而戲者，自數尺至於百尺，習化其高也，況聖人至誠妙物之功乎！

子曰：聖人一言，即全體用，不期然而然也。

子曰：人之所以爲人者，以有天理也。天理之不存，則與禽獸何異矣？

或問：「於《傳》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頭蛇身者，信乎？」子曰：「謂之人，則無是矣。或言其賦形之有肖焉，則可謂云爾已矣。」

子曰：物我一理，明此則盡彼，盡則通，此合内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於一草木所以如此者，皆窮理之功也。

子曰：窮物理者，窮其所以然也。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幽顯，必有所以然者。苟

曰天惟高耳，地惟厚耳，鬼神惟幽顯耳，是則辭而已，尚何有哉？

子曰：惟聖人凝然不動。

子曰：惟聖人善通變。

子曰：五行在天地之間，有則具有，無生出先後之次也。或水火金木土之五者爲有序不可也，然則精神魂魄意之五者爲序亦不可也。

二程粹言卷之二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壹佰萬元

本冊審稿人
本冊責任編委

王國軒
沙志利

